

# 奇俠別傳

陶君起  
著



潞生  
1934

# 奇俠別傳第二集目次

- 第十六回 (雙鴛侶避難走荒原 一俠士解圍殲強寇) ..... 一
- 第十七回 (埋雲澗衆寇受鏢傷 積玉莊群雄尋酋首) ..... 一六
- 第十八回 (別摯友豪士迎親 殲賊盜俠女救難) ..... 三四
- 第十九回 (雲中人單身敗衆虎 海底蛟百騎獲羣雄) ..... 四九
- 第二十回 (計重重清晨攻峻嶺 情脈脈良夜訴衷腸) ..... 六六
- 第二十一回 (薦名捕衙中授計 飲佳釀酒後遭擒) ..... 八五
- 第二十二回 (脫縲綉俠士鬧燕京 殲追騎巾幗奪魚艇) ..... 一〇七
- 第二十三回 (逢故劍羣俠投水寒 起姦心二寇死黃沙) ..... 一二六
- 第二十四回 (訪人傑水寒肆游說 敗名捕山莊施勇力) ..... 一四三
- 第二十五回 (縮同心敵人成良友 明大義俠客拯飢民) ..... 一六三
- 第二十六回 (追山寇莽漢墮牢籠 救蛾眉英雄入虎穴) ..... 一八二
- 第二十七回 (國棟倒取萬花山 荀忠暗伏毒龍口) ..... 二〇一
- 第二十八回 (俏倩霞荒山鋤巨愁 勇雲飛迪衢雪深讎) ..... 二二四

奇俠別傳

第二集 目次

二

第廿九回

(楊大貴假意留賓

黃子肅真心救友)

.....二四七

第三十回

(海水滔滔群雄破浪

雲山渺渺俠士留踪)

.....二六五

## 第十六回

(雙鴛侶避難走荒原 一俠士解圍殲強寇)

話說雲飛與曹氏四虎，李明，齊雲標，李建龍，胡文孝，何文玘，何文埏，何文瑜，何文琳，秦元培，秦元琦，朱冒，聞江等十七個朋友，引三百餘殘軍，奔回莊院，纔到惡虎莊前，大家都吃一驚，只見滿莊牆上都是官軍旗號，光欽氣得腦門都幾乎破了，大喝「奸詐狗奴，怎敢襲我莊院，……」喝聲未歇，只見莊牆上轉過兩個人來，正是王達范義，背後隨着五十餘個莊丁，和一百多個官兵，王達范義見了光欽，一齊大笑道，「曹光欽你既責打我們，污辱我們，卻又叫我們守莊，豈非錯了主意，我們如今棄暗投明，已然降了官家，你若再不走開，休怪我們無情，光欽聽了，氣得暴跳如雷，手指二人罵道，「背主的奴才，還有臉來見我，快些開莊，饒你死罪，……」王達斜着母狗眼，拍胸脯笑道，怎麼沒有臉見你，開莊啊，今生休……」一言未歇，卻哎呀一聲，眉心早中了雲飛一石子，仰面跌倒，光欽大喜，范義大驚，方要回身請官「射箭放槍，雲飛又喝一聲，范義耳根上也着一下，撲地倒了，莊上官軍，都嚇得往後倒退，光欽便叫攻莊，何文埏忽叫道，「不好，追兵來了，」光欽手下莊丁，已是驚弓之鳥，一聽此言，左顧右盼，一個個心神淆亂，光欽道，「一不作，二不休，衆弟兄休要頹唐，助我與官軍決一死戰，」雲飛急止住道，「大哥，我軍此時銳氣已挫，再戰時，徒送衆朋友

與兒郎們的性命，」光欽道，「賢弟所言雖是，但莊中還有我的眷屬，並且邱仁兄何五弟的靈柩，也在裡面，我怎能丟開不管，」光銘道，「駱兄機智絕人，必然有謀，大哥不可固執，況且嫂子與弟婦們，都懂些武藝，一定不會遭着毒手，」光欽只得應允，雲飛急請曹光銳與胡文孝朱冒闖江何文琳何文瑜秦元培秦元琦，傾二百莊丁繞過莊子埋伏，又道，「即使那厮識破，也教他不敢小覷我，」正說着，嚴唯明大軍已到，光欽把頭巾扯下來，擲在地下道，「我死也要宰了你這厮，」言罷拍馬便奔嚴唯明那嚴唯明勒馬大喝道，「曹光欽聽着，你此時巢穴已失，快些下馬投順，衛輝府山高水低，由我承當，」光欽罵道，「你這混淆黑白的狗奴，國家大事都壞在你們這夥東西身上，還叫我降你，」嚴唯明大怒，把手一揮，孔華潘亮魯明謝剛吳嵩陳厚王江黃壽，八騎馬一擁殺上，這壁廂，曹光銓李建龍李明何文玘何文璉，與光欽連忙敵住，雲飛方要與曹光銘齊雲標也上前幫助，猛抬頭惡虎莊牆上，轉過一員將官，接着莊上的烏槍大銃，乒乓兵兵的打下來，雲飛見事不諧，叫聲快走，領莊丁便往莊子西北跑去，曹光欽等也且戰且走，跳出圈子，繞莊而逃，嚴唯明且不進莊，只留下潘亮王江在此，自領全軍只顧追去，纔轉過莊子，就見雲飛等都放慢了馬匹，緩緩而行，遙望前面土阜後，隱隱有些旌旗閃動，嚴唯明知道有詐，不敢深追，卻也不退，只在這裡停住，觀望動靜，雲飛看見，對光欽道，「此人真正不弱，我只望他看出埋伏，不再追趕，誰想他仍舊不退，我們被他牽制

住，老大不便，」李明道，「何不依着曹大哥的計較，和這厮們死鬥一場，」雲飛急道，「李兄休要亂作，我自有道理，」說着勒緊繮繩，提了大刀，便往嚴唯明馬前跑來，曹光欽等出其不意，都吃一驚，光銘道，「大哥休驚，我料駱兄必有計策，」於是這裡諸人，俱凝神無語的看着雲飛，嚴唯明見雲飛不走，反而迎上來，也是不解，只將長槍舉起，準備廝殺，只見雲飛馬還未到，左手忽的往上一揚，跟着顆石子，箭也似飛來，嚴唯明急把槍來隔，當不得那石子圓滑異常，抹過長槍，正打在嚴唯明鼻子上，鮮血迸流，跌下馬來，孔華急挺刀上前死救，陳厚謝剛等也一齊接應，官軍大亂，光欽衆人，喜出望外，方要驅兵掩殺，雲飛已回馬擋住道，「快走，快走，」光欽等忙撥馬轉去，又命人到土阜後知會曹光銳胡文孝等，合在一處，官軍只顧救援嚴唯明，無心追擊；雲飛等走了三四里路，光欽忍不住問雲飛道，「賢弟既然打了那領兵官，爲何不反身殺去？」雲飛笑道，「小弟爲我們脫身起見，纔用了這個無賴着，只求他們暫不敢來追，如果真的殺過去，那厮們不會又作一回困獸之鬥麼？」光欽恍然道，「賢弟端的料事如見，只怪我起初不肯聽賢弟的話堅守，以致遭此大敗，……」正說着，已走到枯樹林邊，光欽登時歎道，「人事滄桑，端的可怕，前四五日我還在此處追擊翟授楓，不想我今天也作了敗軍之將，雲飛方要用話來勸，只見林子裡有人探頭探腦，雲飛大喝道，「那林子裡有人，大家仔細。」李明再也按捺不得，下了馬便奔那林子，雲

飛光欽那裏叫得住他，朱冒怕李明有失，也下馬跑進林子，雲飛又請齊雲標引三十個莊丁，進林去接應，不一會卻引着一夥人出來，曹氏兄弟一看，頓時大喜過望，光欽叫道，「娘子怎的同弟婦秦世兄都在這裡，」雲飛聞言把目光射去，只見光欽的娘子杜夫人，光銘的娘子阮夫人，光銖的娘子藍夫人，光銳的娘子閔夫人，都騎着馬，持着兵刀，後邊隨着的一簇人，多一半是婦女，都是曹氏的親戚，和衆莊丁的眷屬，又見秦洪保也引着三十餘人，抬着兩口棺木，正是邱良與何文瓚的靈柩；不禁大喜，又聽那杜夫人對光欽道，「你與衆位叔叔出了南門以後，忽有一隊官兵來攻北門，秦世兄便與他們相持住，後來不知怎的，那王達范義糾合許多人，在莊中放起火來，我情知事壞，急與弟婦們商議，收拾些細軟，聚集諸位戚友，和莊丁的家眷，開了南門，先出莊去，然後我便與弟婦引莊丁重復進莊，去救北門，恰遇見秦世兄領人逃轉來，告知我北門已破，王達等降了官軍，秦世兄又命人取了這兩口棺木，和我們一起繞莊而走，我回頭看我們莊子，已插上官軍旗號，又不知你與衆位叔叔的生死，心裡十分難過，秦世兄引導着便來到這樹林中，猛聽得林外有人聲，我還以爲是官軍追來，差人探看，誰料卻是你們，」光欽等聽罷，又是憤恨，又是歡喜，光欽便一一的安慰了衆親眷一番，這時那夥婦女中有個老婦，熟視雲飛多時，忽叫道，「你老人家可是駱恩公麼？」雲飛看那老婦時，認得正是秦洪保的老母，急下馬上前相見，秦氏兄弟也上前給秦母道驚，秦

母卻只管絮絮叨叨的與雲飛叙澗。雲飛一面敷衍，一面對光欽道：「我們還得快走，既然無處存身，只好先到武家堡暫住，以求再舉。」光欽道：「真是的，武峻前去攻城，也不知成功與否，這般說還得快去，他若不在莊中，我們安置好家眷，就須前去接應，以免官軍回去夾攻他們。」說着催衆人便往武家堡行去，不多時已離武家堡不遠，卻聽得殺聲震耳，兩軍正在混戰，雲飛大吼一聲，與衆人齊往官軍旗號處殺去，那孔華顧昌，奉了嚴唯明秘令，繞道來攻武家堡，與武峻袁瑞等，已苦鬥了這半日，如今怎禁得雲飛等夾擊，於是節節後退，轟然逃散，武峻會着雲飛光欽，又喜又愧，忙着一同所以，光欽便將與官軍對敵失敗的事，告知武峻，武峻聽了，咬牙切齒的恨道：「這場事都因我辦事不力，以至於此。」雲飛忙道：「武大哥不必說了，要論禍首罪魁，還是在我，曹大哥若不因爲我，又怎能與翟授楓反目，不與翟授楓反目，官軍又怎能前來尋事呢？」光銘在旁搶着說道：「駱兄你又來了，翟授楓要不害邱仁兄，我們弟兄也不肯和他破臉了。」雲飛武峻聆言，已不禁笑了，武峻便請衆人一同進莊，安置好了衆女眷，方纔坐定，武峻又將自己的拜弟袁瑞，與住在這裡的幾位朋友，孔天盛，孫繼祖，龍剛，給雲飛李明等介紹了，雲飛一聽孔天盛三字，心裏一動，便問道：「此位孔兄，可認得孔天太孔大哥麼？」孔天盛撚着小髭忙答道：「那不是別人，就是家兄，大哥曾在何處會過，齊雲標便將雲飛在梁銘粹家中，結識孔天太的事，告知孔天盛



，孔天盛十分喜悅，正談着話，莊丁又來報道，「現在莊外又添了無數官兵，盡力攻打，」光欽驚道，「真不料這領兵官如此厲害，只不知這厮喚作什麼，」楊鏞道，「既是衛輝城來的，莫不是叫什麼嚴唯明嗎，此人是山東河南一帶名將，無怪大哥著他道兒，」光欽憤道，「難道我就甘心受他欺毀麼，」雲飛忙勸道，「我們銳氣已挫，只宜堅守，」武峻道，「倘若官兵再調大軍前來，我們孤莊也難久守，……」李建龍道，「如此看來，河南我們是存身不住了，小弟倒想起一個去處，」說着又向雲飛道，「小弟不是曾對大哥說過，山西楊大貴仗義疏財，我們何不去投奔他，或者得遇機緣，也未可知，」光欽皺眉道，此仇未報，怎擦得下這口怨氣，並且武賢弟爲我失掉了這般基業，人非草木，怎麼過意得去，」袁瑞叫道，「此二層大哥可以不必憂慮，常言道得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何在一時，至於我們弟兄與大哥心腹相交，赴湯蹈火，入地升天，死而無怨，大哥又何必介懷，」光鏞道，「只是我兄弟與武兄威名夙著，如果携兒帶女去仰人鼻息，豈不吃人笑我們沒志氣，」雲飛道，「我們現在只求離開河南，等到了山西，再相機行事，也還不遲，」楊鎮道，「我們這麼多人，又領了七八百個莊丁，四五十位眷屬，走起路來，不怕人疑作盜匪，堵截阻攔麼，」雲飛還未答言，光欽也道，「我也是這般想，」雲飛哈哈笑道，「大哥端的健忘，上次獲得那些官軍服色旗幟，不是武兄携到此地來了麼，如今正好拿來扮作官軍模樣，遮掩旁人眼目，」光鏞道，「

不過我們扮成官軍殺出莊去，嚴唯明那賊看見，不會通知各省邀擊我們嗎？」雲飛大笑道，「二哥好獸，我們殺出去時，先不要裝扮，姓嚴的看不見，又怎能通知別人，」武峻聽了喜道：「此計大妙，」光欽也佩服道：「原來駱賢弟在先已預算下此計，真的是眼光深遠，」眾人聞言，也越發敬服雲飛，到了晚間，各自安歇，只請齊雲標楊鋼胡文孝何文玘孔天盛五人，輪流到莊上守禦，次日武峻便忙着拾掇財物，雲飛又道：「此番出走，有家眷隨行，便得分隊行走，以防不測，」，眾人稱是，於是便將眾位朋友，分作三隊，武峻，曹光銘，胡文孝，李建龍，何文瑜，何文琳，孔天盛，朱冒，開江，領前隊，雲飛與楊鋼，曹光銘，李明，秦元培，秦元琦，孫繼祖，龍剛，在後策應，其餘諸人與光欽袁瑞居中，保護老小，三隊各領三百莊丁，那邱良何文瓚的棺木，也夾在中隊，布置已妥，齊雲標忽向雲飛道，「師弟你那柄祖傳剛刀，可在身旁麼，」雲飛笑道：「不勞三哥惦念，小弟當官兵圍曹兄莊子時，已把他順手插在身後了，」說罷伸手向後一撈，已從背後抽出一把冷森森的剛刀來，「齊雲標這纔放心，光欽見準備停當，便大叫一聲道：「布置既妥，我們就走他娘，」喝罷，眾人重整精神，先後殺出莊來，嚴唯明身負創傷，不敢迎敵，令官軍讓開一條去路，雲飛等急忙殺出，嚴唯明急令顧昌孔華，與眾將在後追殺，惡虎莊武家堡眾人，無心戀戰，奪路而走，只剩下雲飛，拼力攔禦，官軍卻只是不退，那吳嵩陳厚魯明謝剛黃壽，倚仗人多，將雲飛團團圍住，雲

飛施起神威，那柄大刀，舞得人頭暈眼花，黃壽稍爲失神，被劈兩半，吳嵩衆人大怒，拼命來敵，不移時，謝剛陳厚又倒撞下馬，一命嗚呼，魯明驚得魂飛天外，撥馬欲逃，又被雲飛砍於馬下，那吳嵩那裡還有魂呢，一個筋斗蹶在地下，早到一十八層地獄，給閻王老子挖煤去了。顧昌孔華見雲飛如此勇猛，不敢窮逼，引軍自回，雲飛脫身，飛速趕上，光欽等人，一齊往山西進發，等出了河南境內，便穿上官軍服裝，打着官軍旗號，袁瑞又僞造了幾張公文，那龍剛心思靈巧，善於雕刻，便假剔了幾種印信，印蓋在公文上面，聲稱奉命剿捕賊盜，居然免去許多麻煩，在路非止一日，又已冬去春來，這日來到太原府境內，天已黃昏，光欽雲飛，令莊丁們扎起帳篷，四周撒上刺黎，大衆休息一會，各自安睡，只留下李明引二十餘人守望，內中惟有雲飛，翻來復去，只是睡不着，便悄沒聲兒的爬起來，換上便服，趁着李明等背衝着他，沒有留心，順着帳幕，溜將過去，縱過刺黎，向西北方飛步走了一里多地，纔放慢下來，抬起頭來看時，只有幾點暗淡的星光，挂在天邊，左方一帶黑森森的樹林，陰闇中挾有鬼氣，端的令人胆慄，信步又向右邊走了幾步，瞥見白茫茫的一條小溪，擋住去路，雲飛止住脚步，仰視天空，默默的出了會神，那前塵影事，又一一的在腦中盤旋洄溯，就在這時，那左邊林中，忽的燈光大明，還夾雜着人聲，雲飛不願再惹麻煩，見溪邊也有一棵大樹，便飛身躍上樹梢，往下張望，不一會便見有兩個黑影，踉踉跄跄的奔到樹下，雲飛

是練就的目光，雖在黑夜之中，還能辨別人物，當下往樹下仔細看時，卻是一男一女，在下寫到這裡，暫且讓雲飛略歇一歇，先講山西太原府，榆次縣，有一處大村落，這村中有一所最大的莊院，主人姓魯，名叫正忠，家財萬貫，稱得起村中首富，夫婦二人，只有一個兒子，取名仲卿，那仲卿生得機警異常，聰明絕世，並且還有一種料事如神的本領，那正忠夫人姓許，有個妹子，嫁給同村一家姓林的住戶，丈夫早已亡故，僅留下一個女兒，芳名露妍，生得如花似玉，玲瓏嬌小，林母雖然孤幃獨守，但看着這活潑潑的女孩兒，也不禁略展愁顏，那仲卿與露妍，自幼兒便在一處玩耍，十分融洽，天真未漓中，已蘊着一種神聖的愛，等到年齡漸長，露妍留心看那仲卿，愈覺得品貌出衆，胸襟廣大，便不由得垂青起來，仲卿既得了美人的青睞，益發努力上進，魯母林母也早暗地裡交換過意見，簽定過公約，所以眼看着這一對未來的佳兒佳婦，說不盡的歡喜，不料好事多磨，正在這幸福之花，剛剛茁出了一點萌芽的當兒，忽然這榆次縣闖來一大夥流賊，這村莊也使遭了劫數，衆村民呼兄喚弟，竟子尋爺，一個個分頭亂竄，魯林兩家，也棄了莊院，隨着村人逃難，不幸有幾個不成材的賊兵，不去搶掠財物，搜括油水，卻殺人殺得高興，追上這一大夥村民，逢人便砍，衆村民自相踐踏，沒命奔逃，那仲卿一回頭，不見了父母等人，心中驚慌，纔要停住脚步尋覓，卻被衆村民潮水般的擠來，不由自主的被擠出老遠，好容易離了那夥賊兵，纔放慢下來，仲卿身

子得了自由，放下手中的包袱，左右張望，更找不着父母的踪影了，正在着急，忽覺得身後有人扯他的袖子，仲卿回頭一看，卻是露妍，只見她秀髮蓬鬆，淚痕滿面，嬌怯怯的立在自己身邊，仲卿急問道，「妹妹可看見姨母與我的爹娘麼？」露妍搖首道，「我嚇得昏了，一轉眼就不見了你們，沒奈何東西亂走，直到此時纔看見你，卻不知姨父姨母，與我的娘在那裡，」仲卿急道，尋又尋不見，此地更不能久留，如何是好，「說着略爲沉思了一會，叫道，「如今只有一個方法，仗着我身邊還有幾十兩銀子，不曾遺失，這包袱裡也有一百多兩銀子，和幾副首飾，先同妹妹往太原府去投奔我姑丈那裡，安插下妹妹，我再去找尋我姨母，或者我的爹娘與姨母已往那裡去，也未可知，」露妍抹乾了眼淚道，「如此全憑表哥做主，只是我的娘不會遇着什麼危險麼，」仲卿道，「吉人自有天相，我想不至出甚麼危險的，」兩人商議定了，辨了一辨方向，便取路往太原行去，路上雇不着車子，只好步行，幸虧天氣溫暖，不覺寒冷，仲卿又體貼着露妍，每日只走十里路，走了數日，已入了太原境內，這日經過一個樹林，天已向晚，忽聽林中有許多脚步聲，並且夾雜着笑語道，「老尙，你看外面的那個女子好不好……話未說完，又聽一個粗聲大氣的人笑道，「你管人家好不好，看她則甚」又聽先說話的那人笑道，你難道不知我們莊主要娶位姨太太嗎，我們現在四處尋訪美女子，訪着就要娶的，……說着那足音漸近，仲卿露妍不覺一怔，回頭一望，只見林內轉出一大簇人，爲

首一個獐頭鼠目的，看着露妍嚷道「好的好的，跟着跟着，」仲卿露妍都大吃一驚，洒開腿便跑，那大漢大怒道，「好小子，那裡去，」拔刀要追，却被那獐頭鼠目的攔住道，「老尚不要動粗，前面便是我們莊子，諒他們也跑不脫，只是務要活的，」那大漢依言，領着衆人拼力追去，再說仲卿與露妍，沒命的向南奔逃，但是露妍究竟是個纖弱女兒，又加着受了意外的驚嚇，如何跑得動，仲卿雖然機警，卻還是個公子哥兒，手裡又提着包袱，所以跑了一會，兩人的腿，都有些不聽使喚，天又昏黑起來，路徑又不熟悉，仲卿心裡十分着急，明知被那夥人追上，決無善果，不過表面上卻不得不勉強鎮定，去安慰露妍，正跑着，忽見前面路上透出些兒燈光，跑到切近，卻是一個小小人家，仲卿對露妍道，「我們先到這家暫躲一躲，倘若不成時，我和你都休，」露妍這時，只有顫抖着嬌軀，含淚點頭的分兒，仲卿急上前叩門，接着有個婦人聲音問道，「誰呀！」仲卿道，「落難的人，不幸遇着強人，望乞奶奶賜個方便，」裏面笑了一笑，那門就呀的開了，猛的一股亮光，耀得兩眼生花，仲卿仔細看時，瞥見一個胖大的婦人，擦着一臉的胭脂鉛粉，樣子十分凶惡，手裡拿着一盞燈，來照二人，方要開言，仲卿急了，便從身邊取出二兩銀子，塞在那胖婦人手裡，那婦人手裡掂了一掂，泚着黃牙，又笑了一笑，便讓二人進去，重新關上了門，纔進了屋子，就聽外面咚咚的打門，仲卿露妍嚇得戰戰兢兢，婦人出去，又問是誰，只聽許多人嚷道，「王大嫂，我們莊子裏姨

太太，被一個野小子拐走，莊主命我們四外追趕，那兩個可在你家裏沒有，」又聽那婦人道，「沒有，沒有，可是方纔我聽見有脚步聲往東跑去，」外面說了句打擾，便一擁的去了，仲卿露妍這纔放下心中的石頭，忽聽一個老婦聲音問道，「媳婦，是誰打門，」那婦人道，「沒有人，你老人家睡覺罷，」老婦咳嗽了一陣，又寂然了，那婦人這時取出兩床鋪蓋，向二人擺手道，「沒事了，你兩位放心吧，」說着就引二人到另一間小屋裡道，「地方太小，兩位別亂委曲一夜，」仲卿連連稱謝，那婦人又提了一大壺開水來道，「兩位用茶，」仲卿起來謝了，那婦人便一屁股坐下，向二人問長問短，仲卿只是一味含糊答應，露妍怕那婦人的惡樣，祇閉了俊眼，那婦人坐了半晌，便起身自去安歇，仲卿低聲對露妍道，「天可憐，遇見這樣好人，」露妍也點頭嘆息，仲卿暗忖道，「這幾天在旅店裡住宿，我兩人還不感覺怎樣不便，如今在這一間小屋裏，又只有這一張坑，怎好同床，那露妍見仲卿坐着無語，自己雖是疲倦，卻也不好意獨睡，於是兩人只是閉目養神，猛的聽隔壁有人低聲講話，仲卿心中一動，忙與露妍貼耳細聽，只聽那胖婦人笑道，「婆婆好狀，等一會那兩個睡熟，憑我氣力，一條索子綁起來，明天我親送到洪莊王莊上，不是可以得些賞銀麼，到嘴的肥羊不吃，反讓那貪嘴狼他們，現現成成的去領賞請功，不是狀麼，我看那小子的包袱很是沉重，莫若便留下來，給您老人家和我作兩件棉衣，」又聽老婦也笑道，「原來如此，等一會就可以動手了，……」

「仲卿露妍聽了大驚，仲卿道，「險些兒又遭毒手，那婆娘很是有力，還是逃罷，」說着便與露妍躡足出房，又輕輕的開了院門，跑到外面，正是慌不擇路，一直跑去，露妍方纔已經力倦筋疲，此刻咬着牙，掙扎着跑了一會，又跑不動了，面前一帶黑森森的樹林，沒有一點兒光亮，仰面看那天空，如同蒙了一層黑幕，道路又是坑坑不平，仲卿只得扶着露妍慢慢前進，忽的林中燈火大明，仲卿叫聲不好，拉了露妍向南邊跑去，只聽有人喊道，「兀那兩個黑影不是他們嗎？快追，」語聲未絕，便有黑忽忽一大堆人飛也似趕來，二人纔跑了幾步，又見前面有條白茫茫的小溪，擋住去路，那小溪流水很急，露妍登時泣道：「表哥，都是我害了你，我也不逃了，」又叫道「母親啊！女兒今生再不能見你了，」說罷向着溪湧身便跳，仲卿慌忙扯住道：「妹妹快不要先輕生，就是逃不脫，也死在一處，」話未說完，那些人早已趕到，火光中那大漢大喝道，「那裡走，快些留下雌兒，那獐頭鼠目的在後叫道，「老尚不動手更待何時，」那大漢把刀一舉，惡狠狠向前便闖，轟的一聲斷喝，從那溪邊大樹上，跳下一個人來，手中持一柄寒光四射的剛刀，擋住那漢，那漢大怒，挺刀便砍，雲飛哈哈大笑，舞動剛刀，力敵那漢，仲卿大喜，扶着露妍，立在溪邊，藉着火光看二人賭鬥，鬥了半日，雲飛大喝一聲，剛刀起處，那大漢的頭，已骨碌碌的滾到水裡，衆人大驚，舉棍輪刀一擁上前，將雲飛圍住，雲飛那有功夫與他們爭鬥，一個掃堂腿，只見那些人哎唷哎唷，接連



倒地，雲飛一刀一個，不移時那二十多人，都作了無頭之鬼，那獐頭鼠目的，嚇得動彈不得，被雲飛趕上一把揪住，喝道：「你這廝叫做甚麼？」他道：「我叫高升，不干我事，都是貪嘴狼幹的，……」說着忙又改口道，不，不，我說錯了，我原叫貪嘴狼，都是這大漢幹的，……」雲飛大笑道：「分明是你幹的，」說罷從地上拾起燃着未熄的火把，拉了高升對仲卿道：「是這廝起意要害閣下麼？」仲卿定了定神，忙上前謝道：「足下拔刀相助，解我二人之危，此恩沒齒難忘，」說畢便將所遭的事實，述了一遍，雲飛聽完，目注高升，高升早嚇得變了顏色，雲飛喝道：「不必裝腔，你那該死的主人，名喚甚麼？」高升道：「我主人姓洪名叫大奎，就在這裏檀玉莊居住，他手下的人都着實厲害，他的勢力也大，無人敢惹，你老人家看主人面上，饒了我吧，」雲飛冷笑了兩聲，又問那大漢姓名，高升道，「他名叫尙甲，是個綠林中人，……」雲飛聽到此處，就喝聲住口，又道：「你這廝拿洪大奎來恐嚇我，我偏不饒你，宰了你再和他講話，」言已順手一刀，早將高高升了天國，那手中的火把已盡，又重復檢起一根來，仲卿露妍就火亮中細看雲飛，更覺得天神一般，不由得又上前稱謝，詢問雲飛姓氏，雲飛通了姓名，又道：「二位既與堂上失散，可到小可營中暫住幾時，以後再儘力命人尋覓三位老人家，」仲卿道，「怎奈表妹卻是女流，與貴友們一同居住，恐怕不便，」雲飛道：「小可營中各友，原有女眷，小姐光臨不妨事的，」仲卿不好固辭，欣然

應允，於是攬了露妍，隨雲飛逕回營來，卻說光欽等天明起身，不見了雲飛，當是有了甚麼事故，他不辭而去，都不覺惶急，詢問李明，李明也回稱不知，齊雲標更是心慌，正在亂烘烘的尋覓猜疑，卻見雲飛領着一男一女回營，大家十分驚異，雲飛使將仲卿的遭遇，和自己怎樣援助的事，說了一遍，又給仲卿介紹過了，那杜夫人阮夫人偶然出來，看見露妍美麗聰明，滿心歡喜，急攬住露妍的手，請到後營敘話去了，這裡李明忽大叫道，「怎的駱大哥出去，我卻沒有看見呢，」武峻笑道，「這是營中少了個人，要是多了個人你還看不見，那可就糟了，」衆人聽罷，略一尋思，都止不住哈哈大笑，李明被說得面孔紅了半回，光欽忙令手下排好酒席，款待仲卿，席間雲飛舉盃向光欽武峻道，「恭喜二位兄長，我們已有了安身處了，」正是

亡羊莫漫嘆歧路，失馬於今羨塞翁，

欲知雲飛所言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痴廬主人評曰，雲飛雖敗，猶能智傷嚴唯明，力斬五將，其失意不亂之慨，洵有大將風度，又可見凡人處世，愈在失意之時，愈鎮定不搖，所以能出荆棘而達康莊，不能戰勝環境者，非英雄也，此書寫一人便有一人形狀，一人便有一人性情，令讀者決無混淆誤認之時，卽以此回論之，人物疊出，極爲熱鬧，而寫每一角色，皆如閱者夙識，筆力絕大，寫魯仲卿林素

妍一段悲歡離合之情史，又與黃子肅雲珠之情史，截然弗同，且叙來傳神阿堵，各合身分，著者誠爲善作題目相犯文字，人情鬼域，無從捉摸。夫以二鄉婦村嫗，竟敢害人求榮，此所以謂行路難也，寫尙甲之死，引出下文之極大波瀾，高升不知害死多少無辜，今惡貫滿盈，僅死於刀下，我猶覺其便宜，仲卿露妍一雙可憐蟲，相依爲命，雖幾落於虎口，而第被雲飛所拯，斯天之報有情人歟，或又問，何必寫避難走荒原一段文字，殊不知寫雲飛光欽等事太長，恐覺累墜，因夾入此段，以疎其氣，而又藉此生出奪檀玉莊一樁事蹟。

## 第十七回

埋雲澗衆寇受鏢傷 檀玉莊群雄尊酋首

話說雲飛對光欽等道，「恭喜曹武兩兄，我們已有了安身處了，」光欽急問何處，雲飛道，「小弟看那檀玉莊附近，地勢險峻，那檀玉莊一定穩固雄壯，我們何不設法奪了那莊子，鏢了這洪大奎，一者爲地方除害，二者我們也免得去寄人籬下，……」一言未終，李明孫繼祖早跳起來道，「既這樣我兩個便作第一路去宰了那群害人賊」武峻道，「二位兄弟休得魯莽，我們此時元氣未復，須得想個計出萬全的策略，方保無虞，」雲飛也道，「武兄言之最當，」那仲卿忽開言道，「小可倒有一言，不知諸位以爲如何，」光銘喜道，「魯兄有何高論，我等願聞，」仲卿便道，「小可看那地方，道路曲折，十分難認，諸位既要前去，切

不可不審查明白，免得遭人暗算，」雲飛拍掌道，「強龍不敵地頭蛇，魯兄此言，端的有理，」光鈺道，「這樣說來，我們就必須先探明地勢了，」光鈺也跳起來道，「不料魯仁兄這樣的智計絕人，駱大哥誤打誤撞的，又請來這麼位神機軍師，武大哥你瞧，咱們還有憂慮麼，」仲卿連連謙遜，袁瑞便喊道，來來來，魯兄不必客氣，咱們情投意合，一見如故，再者駱曹武三位兄長，都在這天涯飄泊的當兒，您肯不幫助他得個安身處麼，」說着又笑道，「您還當真讓我們弟兄來一回三顧茅廬麼，」李建龍也忍不住說道，「真是的，魯兄要讓他們三顧茅廬，我可沒地方替您找綸巾羽扇去，」衆人聽了不覺笑起來，雲飛武峻又一齊的誠懇勸說，仲卿被大家說得無法，只得應允，衆人大喜，雲飛使請齊雲標孔天盛，引五六個莊丁，到檀玉莊附近探路，以便安排，這裡仲卿見他們服裝雖是官軍打扮，看他們的舉動，卻又不像，方纔聽袁瑞說，「駱曹武三位都在天涯飄泊的當兒，」這句話更不像是官軍口氣，不由得心下十分怙懣道，「雖承駱恩公排難相救，可是他們行徑很是詭異，倘有什麼大逆不道的行爲，我魯仲卿的清白身體，豈不要拋入糞窟裏去麼，唉，悔不該適纔答應入夥，」他正在猶豫不定，早吃雲飛看出來，當下便笑道，「魯兄敢是看了我弟兄的行徑，疑惑我們都是甚麼強盜麼，老實對魯兄說罷，我們一不是官軍，二不是強盜，卻都是安分的良民，」接着便把武曹兩人的顛末，毫不隱瞞的告訴仲卿，仲卿聽了也不禁頭髮上指，代爲不平，這纔放下心中

的石頭，就在這時，齊孔兩人綁着兩個村夫模樣的人回來，光欽等還未動問，孔天盛已嚷着道，「恭喜諸位，取檀玉莊只在今日，」雲飛伸腳二人，審言觀色，已經了然，果然聽齊雲標說道，「我兩人前去探路，走到一條河邊，正見這兩個在那裡站着，旁邊地下，橫七豎八的躺了許多人，這兩個便嚷道，壞了，高升怎的死在這裡，咱們趕快去報知莊主要緊，我與孔兄聽了，曉得正是那檀玉莊的人，我們便命莊丁將他們綑縛帶回，要知檀玉莊形勢，只問他兩個，」光欽大喜，便喝道，「你這兩個東西，快將檀玉莊的地勢形狀，詳細說來，如有半句虛偽，便打折你們的狗腿，」那兩個嚇慌了，只得告道，「大大人，饒我兩個，實說便了，」楊鎮在旁見了，不禁噗哧一笑，暗暗扯着雲飛袖子道，「大哥你看，這幾身服裝和這座營盤，居然朦得這兩個蠢貨，一迭的叫大人哩，」雲飛也忍不住一笑，卻又喝道，「你兩個兩張嘴一齊說，真不懂規律，快挨次講來，」這兩個又是哆哆嗦嗦，於是便由一人先說道，「小的們莊主，姓洪名叫大奎，他有一個朋友，名喚姜天杰，十分了得，最近又新來了三位客人，一個姓王，一個姓周，一個姓翟，都是我們莊主的夙識，現在莊子裡添了這幾個人，極爲興旺，武峻又問道，「你們莊裡有多少人，」那人道，「小的莊裏，有五十多個頭目，一千多個伙伴，另外還有二十位護院，婦孺老弱，也有一千餘人，」光欽也問道，「你們莊子的形勢方向怎樣，」那人道，「我們莊子的西門，高踞山坡，中間夾着一條長澗，峻險異常

，真是飛鳥難渡，有名的喚作埋雲澗，南門外是一道澗溪圍繞，將莊子與陸地隔成兩處，東門外卻是平陽大道直通太原城，「說着又將那形勢路徑，一絲不漏的說出，楊鋼聽了皺眉道，「難難難，不用說人家有那麼多人，就是沒有這多人，那西南兩門，也難直上，我們又怎能繞大灣單攻他東門呢，」雲飛笑道：「楊兄何如此頹唐，現擺着一位魯仁兄，爲何不向他求計，」仲卿見說，立起身來笑道，「且把這兩個先押下去，」等兩個綁出去以後，便道「這厮們既特有西門山澗之險，此處必然托大，以爲凡人難越，我們不可畏縮，便出其不意的由此進攻，卻在西門外虛張聲勢，再繞道到東門外大道上埋伏，防他逃走，……」一言未了，雲飛首先贊道，「魯兄端的妙計如神，」武峻也道，「戰略既定，便請分派，」雲飛道，「且慢，須得傳齊手下人，着實曉諭他們幾句，免得再蹈前次的覆轍，說着便將那八百多名莊丁，一齊喚到，雲飛與光欽武峻等走出帳外，對衆莊丁道，「我們前次偶然失算，以致大敗，恥累你們也不得安寧，但你們竟不肯背主遠去，足見你們忠義，決不像那王達范義的好險無恥，如今我們已尋得一個安身處所，還望你們大家努力攻奪，……」衆莊丁聽了，齊聲應道，「我等情願替莊主出力，有死無二，」光欽武峻大喜，且令衆人散去，雲飛又對光欽道，「此次既有衆位眷屬同行，應當多請幾位保護，預先鞏固好了大本營，然後再請暗器高手去搶埋雲澗，這處唯有此法纔可制勝，我就運到東門外堵截，」光欽急道，「駱賢弟你不去時，

埋雲澗誰奪得下呢，雲飛笑着指曹光銘道，「有我們這位曹二哥，他的鋼鏢神技，還愁搶不了那埋雲澗麼，並且我三師兄也能使用袖箭，此路可保無慮，小弟所以要在東門外等候，爲的是防那洪大奎逃走，」光欽道，「我可以往那裏替賢弟分一分勞，賢弟還是攻西門好，」雲飛點頭答應，當下商議已畢，光欽便與李明何氏四雄，領二百莊丁押着一個村夫，繞道去棧玉莊的東門外堵截逃走之人，再請武峻袁瑞楊鋼楊鎮孫繼祖龍剛，也引二百莊丁到南門設法牽制莊中人，然後請曹光錕孔天盛朱冒開江秦洪保，陪伴魯仲卿，引二百莊丁在此保守大營，護衛家小，那杜阮藍閔四位夫人，也自動的伴着露妍，雲飛看分配停當，這纔回了光銘光銳齊雲標李建龍胡文孝秦元培秦元琦，也引二百莊丁，押着一個村夫，直奔埋雲澗，內中單說武峻袁瑞這一路，來到棧玉莊南門，果然見一片大水，阻住去路，看那棧玉莊，恰像飄浮在水上似的，離着這邊陸地，約摸有半里遠近，眼見得沒有舟楫，決不能通過，武峻也不管他，先命衆莊丁一字排開，搖旗吶喊，故意在這裡虛聲恫嚇，鬧了半日，早被棧玉莊的莊丁望見，飛也似報進莊來，那洪大奎聞言，登時吃了一驚，他本來是個懦夫，倚着他叔父洪範通，是順天府尹，霸住這棧玉莊狐假虎威，魚肉鄉民，莊中那些鄉民，都畏懼他叔父勢大，只得受他荼毒蹂躪，不敢倔強，他那氣味相投的朋友姜天杰，更在旁助紂爲虐，欺凌鄉民，在前兩月，又有翟厲崙同着王十勇周彪兩個強盜來投奔他，他也收留三人，作爲羽翼，又加上那

貪嘴狼高升，是個催命鬼，無風起浪的挑撥，鬧得這全莊鄉民，叫苦連天，這日洪大奎聞報，連忙請出姜天杰等人來道，「我夙日並沒有開罪官中，怎麼有官軍來攻莊子呢，」（蓋雲飛武峻等皆服官軍服裝此點讀者應注意，）翟厲崙道，「管他三七二十一，先聚集全村壯丁，把官軍殺退再說，」洪大奎道，「使不得，我叔叔現吃着官家的俸祿，我若與官軍對敵，不是安心砸他的飯碗麼，」王十勇獻計道，「我們莫如出了南門，詰問官軍，爲何圍我莊院，看他們如何對答，倘他們無禮取鬧，我們就可以動手廝殺，好在有令叔的權勢，我們也不怕他，」衆人俱各贊同，於是洪大奎便請姜天杰翟厲崙兩人，領二百名壯丁，備好船隻，出了南門，駕船巡往河邊與官軍打話，繞離那岸不遠，已見岸上隊伍整齊，吶喊振天，果然是官軍旗號，那方看見這方船隻，猛的都用弓弩，對着船上，姜天杰抬頭一望只見官軍隊裡，爲首一人，長眉入鬢，雙睛閃閃有光，手中持一柄鋼叉，襯着那身戎裝，分分精神，旁而一人，廣額秀目，虎背熊腰，倒提一隻長槍，姜天杰看罷，方要大喝，翟厲崙眼快，認得那兩人正是武峻袁瑞，登時大吃一驚，急用手一扯姜天杰道，「不妙，我的對頭來了，這廝們那裡是官軍，分明喬裝來此尋我，這廝們很是了得，再者他們來了決不能只這些人，那曹光欽等人，一定也在後面，那廝是我的大仇人，總得想法拿住他，劈尸萬段，方洩吾恨，」姜天杰道，「既如此，我同你先捉住這兩個再說，」翟厲崙點頭，纔要命衆莊丁上岸廝殺，一回頭卻見後面一隻小划子，如飛趕



來，到了切近，看出正是莊中頭目，那頭目便對姜天杰喘吁吁的叫道，「不好了，您二位方出南門，就有西門的莊丁來報說，西門外也好像有官軍蹤跡，王老爺命小人請您二位快些回去，說南門有這大河保障不妨事。那理雲澗卻十分重要，周老爺一人怕照顧不來，」姜天杰大笑道，「我們全莊險峻之處，卽是埋雲澗，你回去請王老爺去幫周老爺守禦西門足矣，你再報知莊主說，來者並非官軍，請他放心，那廝們如果搶奪埋雲澗，可用滾木石子打他，再命刁元皮蠶毛蛟勾隆四位護院，去守東門，須防他那分頭來攻，那頭目領命划船回去，這裡翟厲崧不覺詫異道，「這廝們真個大夥前來，難道連家都不要了麼，」姜天杰尙未答言，岸上武崧已認出翟厲崧，頓時大怒，大叫「翟厲崧小奴才，原來逃到這裡，敢上來領死麼，」翟厲崧聆言怒極，揚眉叫道，「來來來，你把隊伍稍退，我就上去取你的狗命，怕你的不是好漢，」武崧聽了，便約束衆莊丁，讓出一大片空地來，姜翟二人，忙領一百五十人登岸，翟厲崧更不俄延，挺槍逕刺武崧，袁瑞吼一聲，掄槍迎住，兩桿神槍，互相攢刺，如舞金蛇，姜天杰見翟厲崧戰袁瑞不下，心頭火起，舞動兩條鐵鏢，直上直下的逼過來，龍剛急使蛇矛擋住，鬪不移時，姜天杰看出破綻，右手一鏢，攪開矛影，直捲到龍剛肘下，龍剛急急閃過，姜天杰那左手鏢，早又當頭打下，龍剛招架不及，脚下一滑，撲的跌倒，早趕上幾個人來，吶喊連聲，橫拖倒曳的，將龍剛掙到船上綁了，武崧見龍剛被捉，怒火中燒，一鏢又向姜天

杰劈臉刺去，姜天杰雙鎗一起，架過鋼叉，兩人各逞英雄，合攏使門，那邊袁翟二人，已門到六十餘合，翟厲崙漸漸抵禦不住，卻又不甘心退讓，就這時，袁瑞一槍將翟厲崙那槍一挑，借勢攪了一個花，接着往上一揚，翟厲崙叫聲不好，慌忙把槍一隔，只聽潑刺一響，翟厲崙的槍桿，已被袁瑞那槍劈碎，翟厲崙嚇得目瞪口呆，拋了那槍，抹頭便跑，一直跳下船去，姜天杰見了，心中一慌，險些中了武峻鋼叉，楊鋼孫繼祖見了，催動衆莊丁，大呼殺上，姜天杰不敢再鬥，也返身跳上船，檀玉莊莊丁也接連便跳，跪不及的，都被武峻等人砍在水裡，姜天杰率領衆人，不要命的駕船逃回莊內，武峻袁瑞等沒有船隻，又不曾泅水，只好眼睜睜的放姜翟二人押了龍剛逃走，再說姜天杰敗進莊來，對洪文奎訴說一番，洪文奎立刻驚慌失措，只叫怎的好，姜天杰急道，「不要慌，那厮們雖然厲害，卻沒有船隻，不怕飛過來，如今西門可有什麼動靜，」洪文奎道，「這半日沒有消息，不知怎麼樣了，王周兩位在那裡，或不至有甚失手，」姜天杰聽罷，略略放心，又差王簿史坦兩位護院，到南門看守，再請翟厲崙領二百人到西門接應王士勇周彪，然後命人將龍剛推上來，左右領令，將龍剛押解上來，姜天杰問道，「你這厮喚作甚麼，爲何來犯我莊子，」龍剛睜圓怪眼大罵道，「害人賊還有臉來問我，你們這一夥狗黨狐羣，欺凌鄉民，作威作福，又收羅亡命之徒，我弟兄纔來給地方除害，你這賊死在眼前，還敢在此示威，」姜天杰忍着氣又問道，「你們共來了多少

人，龍剛冷笑道，「你問明白了，好去用甚麼詭計麼，哈哈這纔叫白費心機，我弟兄中，駱大哥英雄蓋世，魯大哥智計絕人，曹大哥威振五嶽，武大哥力掃千軍，衆弟兄也俱是武藝超群，還懼你這個麼小醜麼，」姜天杰見問不出所以然，反挨了一頓臭罵，氣得渾身亂抖，喝手令下將龍剛幽囚起來，親自點起一百莊丁，辭了洪大奎，便奔西門，纔走到西門，就見王十勇周彪兩人，領着五十多人，踉踉跄跄的跑進莊來，一個個身負創傷，流血遍體，姜天杰大驚，忙着問詢，王周兩人搖頭道，「好厲害，好厲害，」說着就把受傷的原因，告知姜天杰，原來姜天杰翟厲崙方出了南門，雲飛光銘，已與衆人來到埋雲澗，只見橫玉莊互延數里，那西門果然位於半山，山雖不高，卻十分險峻，正中間夾着一條長澗，瀑布懸空，砰轟之聲不絕，一直通到山脚水灘，水中礁石矗立，逼得那水都成旋渦，澗左山坡，盡是怪石荊棘，無法插足，只有澗右一條筆直小徑，可通山頂，但是路極狹隘，只能魚貫而行，雲飛看罷，便請曹光銳秦元琦，與一百莊丁在山下等候，這裡光銘挺刀當先，雲飛緊隨在後，齊雲標胡文孝李建龍秦元培也領着一百矯健壯士，相繼登山，光銘在前走着，十分提心，纔走了幾十步，便聽山上有人喊道，「啊啊，有人上來了，快放滾木，……」言未絕，早骨碌碌滾下幾根大木椿，光銘叫聲駱大哥小心，叫罷，自己丹田裡提氣，騰身躍起，讓過滾木，方纔落地，那滾木已到了雲飛身前，雲飛霍的一轉身，坐於就地，齊雲標吃了一驚，當作雲飛

被滾木衝倒，他卻不知雲飛暗暗運足內功，却全身神力，都集在脊背上面，那幾隻千斤重木，竟被擋住，不得下來，胡李等人這一聲喝采，端的驚天動地，光銘回首一看，也頓時眉飛色舞起來，便回身帮着雲飛，將那些滾木一一推下山去，然後大家一鼓作氣的搶上山來，到了西門前面，道路略爲平坦，那周彪在莊門上，望見光銘雲飛上來，不覺訝道，難道這廝們都是神仙不成，怎的都不曾被滾木打着呢，「正在驚疑，恰巧王士勇前來接應，周彪精神陡長，兩人胡亂商量一會，便放屁添風的，引了一百人殺出莊來，光銘見地方狹小，不便廝殺，眉頭一皺，已然得計，用手扯了扯雲飛，又低低說了「暗器」兩個字，雲飛會意，回頭叮囑胡李秦三人幾句，三人便領了衆莊丁往下退了幾步，這裡安排方妥，王士勇已上前大喝道，「無端草賊，焉敢假扮官軍來此嚇人，」光銘也不答話，提刀便砍，王士勇也輪刀來迎，那壁廂齊雲標也纏住周彪，交起手來，不過都因爲在這百尺，高的峭壁上決鬥，都不敢施展開全身解數，光銘心下焦燥，便用左手抬架，右手向錦囊裏取出鋼鏢，覷准王士勇只一揚手，肩頭早中，翻身跌倒，周彪急撇了齊雲標來救，光銘又是一鏢，正打在腿上，周彪狂叫一聲，險些兒滾落山澗，那一百多人，又慌忙來救，卻因心慌意亂，地窄人多，登時有二十餘人被擠下山去，跌得粉身粹骨，雲飛光銘齊雲標看了，雖覺不忍，但又怕自家無處立足，於是對着那些人，鋼鏢石子袖箭，連珠般打去，那些人料苦不迭，大驚大亂，忍着疼痛，冒着矢

，石救起王周二，敗退進莊，這時霍厲崙又已趕到，急忙督促衆人，拚力敵住，王周兩人，便領着受傷的人，往內莊而走，卻好撞着姜天杰，二人便把上項事，一五一十的告訴姜天杰，姜天杰聽罷，鼻子都氣歪了，一面差了十人護送王周等人回去，一面緊催衆人速赴西門，纔到西門，便見莊外高岡上塵土飛揚，人聲吶喊，姜天杰登了莊門仔細看時，瞥見霍厲崙正與一個長鬚壯士，捨死忘生的苦鬥，那岡子地方既小，兩人又用的是長大兵刀，分外運轉不靈，對方還立着兩個壯士，一個黃面微鬚，一個少年英武，都靜悄悄的立在旁邊觀戰，再看自家的莊漢們，也立在莊前，乾睜大眼，姜天杰心中按捺不住，留下七十人守莊，自己領了三十多人衝出莊去，光銘看敵人又添了許多，知道他們都在外面，莊上決不至再放滾木心裡反覺安定，暗忖道，「不乘此刻用鏢打他，更待何時，」主意纔定，姜天杰已掄錘奔來，口中大叫道，「翟二哥少歇，看我捉這厮，」霍厲崙喊道，「姜兄只管殺那兩個，我足敵得過這……」語未畢，一鏢飛來，正中嘴邊，霍厲崙滿嘴流血，哎唷都叫不出來，跌跌撞撞，連滾帶爬，逃進莊去，積玉莊隊裡，一個個真魂出竅，轉眼間便溜走了二十多位，雲飛在旁大笑道，「曹二哥我今天不動手，倒要看你能打多少人，」姜天杰一聽此言，又羞又氣，上前大叫道，「今天將銳氣挫了，怎對得住洪莊主，你那厮敢打我麼，」叫能使起雙錘，豁出死命的向前闖去，光銘虛晃一刀，回身便走，姜天杰又叫道，「識得你的鬼八卦，誰來怕你，」

光銘摸出鋼鏢，右手起處，鋼鏢早到，姜天杰急閃，那鏢擦耳而過，餘勁未衰，直飛到檀玉莊隊中，將一個莊漢，當胸穿透，橫屍地上，雲飛雲標一齊喝采，光銘見打不着姜天杰，再取一隻，鏗的打在頭巾上，嚇得姜天杰，胆戰心慌，拔步便走，雲飛抽刀當先，光銘雲標向後招呼一聲，李建龍胡文孝秦元培，領了那一百名壯士，潮水般搶來，姜天杰神智已昏，只顧逃命，守莊莊漢，措手不及，雲飛已撲進莊門，光銘等人一擁而入，檀玉莊西門大破，守莊人等，盡被捉住，依着李建龍，便要乘勝殺去，雲飛止住道，「且慢，我們須先鞏固好了此處，纔可再進，否則我們難免進退無路，再者我們得了此處，已佔優勢，又何必忙在一時呢，」說着就差莊丁下山，請曹光銳秦元琦，引那一百莊丁一齊上來，光銳聞聽雲飛等已得了檀玉莊西門，歡喜異常，忙領衆莊丁押着那個檀玉莊的村夫上山，進了莊門，雲飛見人已到齊，便命帶過那村夫問道，「從這西門，可以直通那裡面麼，」那村夫見雲飛等，居然奪過這險峻的埋雲澗，那裡還敢支吾，便吃吃的應道，「從這西門，可以直通裡面，不過，不過，裡而還有一個內莊，那裡也有人把守的，」雲飛又問道，「不進內莊，可以直到南門麼，」那人道，「可以的，雲飛問罷，便令莊丁把這村夫，和那些被捉的人，押在一處，然後又與光銘商議一會，仍留下曹光銳秦元琦引二百人在此駐守，監視囚人，自己與齊雲標秦元培，領五十人去攻內莊，曹光銘與胡文孝李建龍，引五十人直趨南門，作武峻的內應，如今再說姜

天杰敗進內莊，洪大奎早嚇得尿屁齊流，翟厲崙王十勇周彪三人，調治傷痕，也出來坐在廳堂上嘆氣，黑闇闇的燈光下，照着這幾個愁眉不展的倒霉蛋，頓成異彩，正在這相對無言之時，南門忽來警報，說是武峻等不知何處，尋得船隻，渡過河來攻打，現在南門十分危急，姜天杰聽了，只是眼睜睜沒擺布處，周彪拍了拍腦袋道，「我受傷不重，我且去抵擋一下」姜天杰踟躕無計，只得依了，又叮囑道，「周兄此去，切不可出戰，只宜堅守，」周彪領首，纔要點兵，又跑來莊漢報道，「不好了，那些人又把內莊圍住，並且還有一隊人一直奔向南門去了，」姜天杰只是叫苦，那敢出內莊去救南門，只請周彪到內莊牆上抵禦，周彪方去，又有莊丁來報道，「此刻全莊村民，都曉得莊主失敗，人心很是慌張，請莊主定奪，」姜天杰聆言，便請洪大奎親去撫慰一番，怎耐洪大奎，已嚇得失了魂魄，如何敢出宅院，姜天杰登時嘆了口氣道，「這廝們得西門，真是心腹大患，我們全莊都受震動，如今南門危急，東門諒也保不住，如之奈何，洪大奎插言道，「這個西門南門，先不必管他，姜兄你看，那廝們能不能殺進莊來，」姜天杰聽了這類似小孩子的話，又是好笑，又是生氣，只給他個不睬，洪大奎又回頭問翟厲崙道，「翟二哥，你既認得這廝們，你可知他們喜歡姑娘不喜，」翟厲崙詫異道，「洪兄同這個作甚，」洪大奎顫抖的道，「小弟最不放心的，就是小弟這三個小妾，那個第三小妾，尤其可人意兒，倘被那廝們奪去霸佔了，不是要了我的命麼，」焦天杰忍不

住大聲說道，內莊若是破了，咱們的性命都休，豈但您那三位如夫人，」洪大奎尙未答言，又有莊漢氣急敗壞的跑進來叫道，「莊主禍事了，南門已被那些人裡應外合攻破，王簿史坦兩位被害，現在那些人已分頭來攻內莊。」洪大奎聽罷，用手抱了頭，只叫爺爺，姜天杰大怒，急請霍王二人先到莊牆上去助周彪，又遣人從圍師闕處緋下去，飛速到東門，召回刁皮毛勾四位護院來守內莊，這時莊內的一千多個村民，有的鬼哭神號，有的怨天恨地，亂嘈嘈的鬧成一片，把個曙大的內莊，弄得陰氣沉沉，直同鬼域，姜天杰也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忽而登牆，忽而下牆，等到掌燈時節，只見四位護院回來，那派出去的人，也沒有音信，姜天杰急得抓耳撓腮，就在這當兒，莊外吶喊忽歇，人聲頓寂，霍厲崙王士勇周彪，都領着衆莊漢回到宅中說道，「那廝們正在攻打之時，忽然停住，一齊都退去了，」姜天杰也是不解，當下只慰勞霍王周三位一番，發放衆莊漢且去歇息。姜天杰又道，「看這廝們這種舉動，顯然是有甚詭計，須要加緊防備纔好，」霍厲崙冷笑道，「甚麼詭計，這廝們內部分明起了變故，所以回去照顧，王周兩人也深以爲然，洪大奎道，「這兩天的事，真的不可思議，我命高升出去辦事，也兩日不見回來，確是古怪，」正說着院外一片聲喧喊道，「四位護院回來了，」姜天杰聞言，急立起身來，向廳外看時，果然刁元皮鬻在前，毛蛟勾隆在後，大踏步的走進來，姜天杰等急迎出去，那刁元見了姜天杰，便上前說道，「姜老爺命人喚我們弟兄，我弟兄即刻回來，不防撞着敵人，兩下裏廝併起來



，我弟兄領的人，都被殺死，那廝們忽然退去，我兄弟纔得進來，此次失機之罪，尙求莊主與諸位赦宥，」姜天杰忙道，「不妨事，且用過晚飯再說，」洪大奎便招呼手下，安排飲食，草草吃過，姜天杰又道，「我內莊也有三門，今晚不可不小心提防，恐怕那廝們再來分兵攻打，翟厲崙跳起來道，「我去守內莊東門，」刁元勾隆道，「我們去守內莊西門，」皮羅毛較道，「我們去守內莊南門，姜天杰大喜，於是每門各點三百莊漢，五人分頭到各門上去了，這裡洪大奎姜天杰王士勇周彪，自去安寢，單說洪大奎回到臥房，靈機一動，命僕婦將三位姨太太喚到自家臥室裡，對他們道，「險了，險了，我們同睡過這一宵，明天恐怕要分手了，」三位姨太太道，「老爺何出此言，」洪大奎道，「我的對頭死不肯饒我，我如何跑得脫，今夜咱們快活一夜，明早兒一齊升天，」三位姨太太只知道逢迎老爺，那管得甚麼家敗人亡，當下四人豬鬃似的，爬到床上，放下羅帳，摟在一處，鮮鮮的睡了，讀者們人人都睡過覺，當然曉得睡覺的種種風光與姿勢，不過像這四位的睡覺法兒，卻是少見，但著者手筆呆滯，不能赤裸裸的描寫出來，未免有負讀者的期望了，且不談這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洪大奎，再說姜天杰剛剛睡熟，就被從人喚醒道，「姜老爺大事休矣，那刁皮毛勾四位護院，正守着內莊莊門，忽的呼哨一聲，一齊動手，開了莊門，翟老爺一人擋不住，敗出東門，此刻敵人已三面殺進來了，」姜天杰一聽，如兜頭一盃涼水，急令幾個心腹僕從備馬，自

已綽了雙劍，奔進洪大奎臥室，不管好歹，掀起帳子，叫醒洪大奎，洪大奎聽說內莊已破，險些兒嚇死在被衾底下，忙推開三位姨太，穿好衣服，此時性命要緊，也不顧他那三個宛轉嬌啼的小妾了，隨着姜天杰走出臥室，會合王周兩人，一齊上馬，領着幾名健僕，殺出宅院，只見內莊中殺氣干霄，火光燭天，四下裡人聲鼎沸，震天撼地，姜天杰等走不數步，正撞着楊鋼楊鎮，引軍衝來，王士勇死命擋住，戰不三合，早被楊鋼一刀砍中面門，倒撞下馬，姜天杰大驚，保着洪大奎便奔內莊西門，瞥見火光中，曹光欽躍馬提刀，左有李建龍李明何文玘，右有何文璉刁元勾隆，領着二百餘人，飛搶過來，洪大奎見了心胆皆裂，坐不穩雕鞍，跌下馬來，早被光欽上前，一俯身就地抓去，姜天杰顧不得去救洪大奎，與周彪撥馬逕往內莊南門逃奔，忽的一聲大喝，武蛟舞動鋼叉，飛馬截住，姜天杰無心戀戰，拍馬便回，左手衝出袁瑞何文琳何文瑜，右手衝出齊雲標皮鼉毛蛟，拚力殺來，周彪傷痕未愈，被袁瑞一槍，刺落馬下，姜天杰死命冲出重圍，仍往原路跑去，正走間，迎面又殺出一彪人來，爲首正是雲飛，姜天杰欺雲飛年輕，一鎗當頭打下，雲飛不慌不忙，逼開雙鎗，輕舒猿臂，扯住姜天杰腰帶，只一提，早把個力大如牛的姜天杰，提起來往地下一擡，跌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衆莊丁方要上前攔捉，斜刺裡忽搶過一騎馬，覷定地下的姜天杰一刀劈下，姜天杰半個腦蓋，登時飛去，雲飛看那人時，卻是龍鋼，原來楊氏弟兄殺了王士勇，便進了洪大奎的宅

院，捉住一個僕從，問出囚禁龍鋼的地址，忙救出龍鋼，龍鋼纔出了囚室，就急問姜天杰逃走的方向，楊鎮方說了幾句，龍鋼便從自家莊丁手內，搶過一柄刀來，跳出宅院，縱上一騎馬，飛也似的追去，追了多時，撞着的都是自己人，只見姜天杰，正在焦急，恰巧跑到此處，遇着姜天杰落馬，龍鋼不管好歹，一刀砍死，卻解了心中怨氣，當下雲飛免不得詢問龍鋼被捉的情形，龍鋼也不顧旁邊立着許多手下人，將自己被捉的經過，一一告知雲飛，說得高興，連那囚室裡的塵土有多厚，牆壁有多漏，都說了出來，雲飛聽罷，禁不住笑了起來，那些莊丁們，也都掩口而笑，於是雲飛命人割下姜天杰的頭，便與龍鋼並馬達往洪大奎宅院而來，曹光欽武峻已先進了洪大奎莊院，差人分頭救滅了內莊餘火，安慰了莊中居民，便將洪大奎拖出宅院外殺死，那曹光鍾孔天盛朱冒聞江秦洪保，與魯仲卿也保着家眷老小到來，曹武兩人安頓好了眷屬，坐在大廳上面，聽得雲飛龍鋼殺死了姜天杰，不覺大悅，忙率衆人接入內，衆英雄也陸續到齊，紛紛獻功，戮獲姜天杰的羽黨，一二百人，洪委王周四個賊首，俱已身死，並且還添了刁皮毛勾四位新首領，只有霍厲崙不知去向，又從洪大奎宅中，搜出金銀財帛，珠玉服飾，不計其數，光欽與雲飛武峻查點了一番，將所有財物，分成三份，一份賞給自家莊丁，一份付與被擒的姜天杰羽黨，放他們出莊，各自謀生，一份散給莊中居民，全莊人等，都喜得心花怒放，感激莫名，那些村民雖知雲飛等並非官軍，卻毫沒有歧視的

心，一個個商量着擁護雲飛等作莊主，於是推出幾個年老的村民來見光欽道，那洪大奎黏住此莊，任意胡行，攪得我等都不能安生，如今蒙首領們仗義前來，鋤了此害，端的恩同再造，但是請首領們，千萬不要棄了我們他去，我等都願首領們作我們的莊主，「光欽笑着安慰了幾句，便請那幾個老年村人，暫且退出，然後舉眼一看，見眾弟兄都在面前，便叫道，「路賢弟智勇足備，累建奇功，如今天下人聞他名字，無有不知，今日既有了安身之處，以義氣爲重，推他爲此莊之主如何，」衆人聽罷，都跳起來道，「曹大哥言之極當，」雲飛忙道，「不可，自古強賓不壓主，曹大哥作惡虎莊主，已經人所共知，我駱雲飛不過是遠來的一個客位，如何敢有佔曹大哥，而且武大哥也應有莊主之分，我安敢使來佔上，」武峻搖手道，「路大哥才具名聲，都凌駕我等之上，曹大哥與我，固然是惡虎莊武家堡的領袖，然而此時惡虎莊武家堡已經冰消瓦解，現在既有了新莊，自然從新推舉了，路大哥你就不必推辭了，」雲飛方要開言，曹光銘李明二人搶上前去，將雲飛按在椅上叫道，「路大哥英雄蓋世，怎的學那些婦人女子的扭扭捏捏，曹武二兄與諸位弟兄，以及全莊村民，都願大哥爲首，大哥還要推卻時，就是看不起我們弟兄，雲飛正在動禪不得的時候，光欽使與衆人在廳前參拜，正是，

逸足且藏千里志，倦飛聊借一枝栖，

欲知雲飛處此情形之下，還是允與不允，且看下回分解，

痴廬主人評曰，奪櫃玉莊一段，如火如熾，而地勢瞭然，毫無拖沓，雲飛等又直取埋雲澗，則檀玉莊遂天經地義是雲飛等口中物，使讀者掩卷，卽知孰勝孰敗，妙不可言，此篇出力寫光銘，飛鏢神技，令人心驚，實則仍寫雲飛也，部屬猶如此，主帥可知悟，此可明文章襯托之法，洪大奎因人成事，結果家敗人亡，此所以戒天下倚賴人者，寫洪大奎庸懦異常，且極好漁色，種種行動，令人噴飯，此回寫洪與諸妾之活劇，復纖不傷雅，魯仲卿料事如神，運籌帷幄，想讀者莫不慶幸雲飛之得人也，刁皮毛勾四護院之作內應，筆墨間已隱約露出，而著者並不加以說明，使讀者細玩，此種含蓄處，較之一覽無餘者，自耐人咀嚼，

## 第十八回

（別擊友豪士迎親 殲賊盜俠女救難）

話說雲飛見衆朋友都是誠心擁戴，自己又吃曹光銘李明按兩人在椅上動彈不得，曹武兩人，也不由分說，與衆人一齊參拜，雲飛沒奈何，只得依了，嘴裡又吃吃的道，「小弟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諸兄幫助，同心合力，共爲股肱，不過只有一件，小弟生來是喜動不喜靜，並且家中大仇未報，不能時常住在莊中，最好請一位作二莊主，就專管全莊事務，小弟既不拘束，莊中也有人照料，豈不大妙，」衆人齊聲叫道，「既這樣卽請曹大哥作二莊主便了，」雲飛武

峻十分贊同，光欽推辭不得，只好應了，雲飛又道：「今日就可分了大小，排了座次，於是大家又推武峻作了三莊主，再請魯仲卿坐了第四位，與駱曹武三人，共掌大權，光欽使道：「刁皮毛勾四位，有做內線的大功勞，如今須請來坐，」刁元等如何肯坐，死讓活讓的，請曹光銘坐了第五位，然後袁瑞齊雲標曹光銜曹光銳楊鋼楊鎮李建龍胡文孝李明孔天盛秦元培秦元琦朱冒開江何文璉何文瑜何文琳孫繼祖龍剛刁元皮鼈毛蛟勾隆秦洪保等，依次坐下，雲飛又對衆人道：「我看此莊南門一帶土地肥沃，最宜耕耨，收入也必然豐富，我們可以不肯安分度日的宗旨，安享其成，此後官中如果向我們起釁，我們非萬不得已，不得顯露鋒銳，那東西南三個外莊莊門，都應加緊防守，不可托大，雖然我們不存心廝殺，卻不可不時常操練，以防萬一，總而言之，我們的宗旨是和暴徒強寇作對頭，替良民善士作救星，我們自家裡，若有殘忍奸險的人，大家也要齊去撲滅他，」說到這裡，衆人都轟雷似的應了一聲，雲飛忽想起一樁事來，問衆人道：「諸位可知道洪大奎還有餘黨沒有，」毛蛟起身說道：「他有個叔父，名叫洪範通，現作順天府府尹，須防此人前來囉囉，」雲飛笑道：「他的職位非小，怎肯棄了職守，離了官署，親自前來，他如果派人來看他姪兒，我們使宰了來人，給他個不理不睬，他再派人來時，還是如法泡製，日子一久，他也就嫌煩不問了，」光欽道：「只是雀屠崙逃亡在外，他若將此事告知洪範通，我們這把戲豈不就戳穿了麼，」仲卿也笑道

，「霍厲崙存亡生死，尙不可知，便是他還活着，候門似海，他也定見不了洪範迪，並且作官的人，大半都是貪利忘義，洪範迪如果真愛惜他的姪兒，怎的不與援姪兒去作官呢，再者那霍厲崙也不見得就如此義氣，巴巴的前去送信，此層可以不必憂慮，」衆人聽罷，都拜服道，「仲卿兄端的眼光如炬，洞悉世情，」於是衆人這纔放下心來，雲飛便請刁皮毛勾四位，與秦洪保去調查全莊居民，與房舍田園的數目，然後又道，「那姜洪兩人雖然作惡多端，卻念他們也是一莊之主，不可使尸骨暴露在外，」武峻等人口中應是，莫不贊揚雲飛的仁義，光欽又命排上慶功席筵，請衆人入座，並使那些莊丁們也都去飲酒，盡情歡樂，不一會秦洪保與刁元等回來，洪保報告道，「全莊的人，與我們原帶來的人，共是二千九百六十餘人，其中有莊丁頭目八十七人，莊丁一千四百二十人，其餘的盡是老幼婦孺，全莊房舍，共是三千餘間，樹木田園無數，焚燬坍塌的不在其內，」雲飛聽了，登時大笑道，「曹武二兄失了河南的莊基，卻在此處得了這般偉大的基業，這不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麼，」光銘也笑道，「這樣說起來，我們得有今日，卻當歸功於霍授楓與嚴唯明這兩個狗才哩，」衆人聞言，也不禁大笑起來，不說這一日的酒席，直吃到夜深才散，且說雲飛過了兩日，便招集了許多瓦木石鐵匠人，前來修築莊門道路，添蓋房舍廳堂，打造刀槍兵刃，那刁元皮羅四人，深知此莊情形，熟識此地土著，便去監工，那朱冒孫繼祖是農戶出身，雲飛便請他兩個，督着莊

丁們耕耘田地，種植花果，龍剛心思周密，便請他去掌管錢糧，兼理賬目，秦元培秦洪保叔姪專掌文書，盡後又請何文珽何文璉把守外莊東門，何文琳把守南門，兼管船隻，秦元琦開江把守西門，又在莊中空地上，擇了塊清淨處所，安葬了邱良何文瓚，立了墓碑，雲飛每日前去祭掃一次，寒暑不輟，自此雲飛等三十位英雄，就在這檀玉莊中韬光隱晦，忽一日那皮輩前來對雲飛道，「小弟原作過幾天礦師，略略懂些相度地脈的法門，小弟看那西門外山中，似有煤礦，可以採掘，」雲飛喜道，「這樣恰好，又可省了我們籌畫財源了，」當下便請皮輩聚集礦工，監督開礦，又請何文瑜疏通商賈，將煤運往各處銷售，這一來檀玉莊錢糧豐富，更加興旺，光陰似箭，轉眼又是暮春時節，花草爛熳，和風怡人，魯仲卿在莊中悶坐無聊，便出了莊子，信步往郊外散步，偶然想起，「駱莊主的爲人，仗義疎財，雄心俠骨，怎的卻不爲國家所重，隱於草野之間，」走了一會，經過從前借宿的那家院落，業已蠟墮滿牆，蓬蒿沒戶，分明是無人居住的現象，仲卿看了，不覺微微一歎，登時憶起父母來，存亡未卜，心中黯然，忽的村道，「我既已來到太原，距我姑丈那裡只在咫尺，我何不乘空前去看望一遭，或者我的爹娘真在那裏，也未可知，」主意已定，且回莊去，次日便將這意見告訴露妍，露妍魔着要同去，仲卿不肯道，「妹妹只在此處等候好音，同去反而不便，」阮夫人閔夫人等，也在旁相勸，露妍方纔應允，仲卿又向雲飛說知，雲飛忙差幾名頭目沿途保護，



仲卿領了那些人上了馬匹，急急出了東門，便往太原城行去，直到晚間，還不回來，雲飛放心不下，便請刁兀勾隆，領了二十名莊丁前去打探，次日早晨，勾隆先回來報道，「魯先生已尋着堂上雙親，此刻已回莊來了，」雲飛光欽聽了，都替仲卿歡喜，忙與衆人出東莊門迎接，不多時只見仲卿與刁元，并馬走來，後面隨了幾輛車子，那仲卿喜洋洋的，口都合不攏來，見了雲飛等立在莊外，慌忙下馬，對雲飛光欽武峻笑道，「天可憐見，小弟進城毫不費力的，便在鄙姑丈處遇着了家嚴家慈，」說着又回身跑去，催着車杖人等，到了莊前，攙出父母姨母，雲飛等忙上前參見，正忠夫婦與林母都謝雲飛救援仲卿露妍的恩誼，雲飛遜謝不惶，一同入莊，卸了行李什物，遣發了那些車子，賞了那幾名頭目，那露妍聞信忙跑到大廳來，骨肉重圓，自有一番感傷，雲飛喝叫手下，速速打掃出上等房子來，請正忠夫婦與林母居住，又命排好筵席，與仲卿慶賀，過了幾日，雲飛光欽阮夫人杜夫人等，都攬撥着正忠夫婦與林母，使仲卿露妍擇日成婚，正忠自然贊同，那林母魯母曾交換過意見，更不必說，等到合卺那天，全莊居民，都來賀喜，懸燈結彩，十分熱鬧，少時行了婚禮，紅綠彩帛，掌燈送入洞房，外面雲飛等，一個個興高彩烈，開懷鬯飲，那仲卿露妍閨房之樂，自有甚於畫眉，因為經過那番驚險，情愛便越發密切了，且不談二人的粧臺艷史，再說雲飛那一晚席散之後，回到自己房中，忽的觸起一樁心事來，想道，「在曹武兩兄未得此莊之前，我不好離

去，如今既有了安身之處，我何不到師傅那裡，奉請爹娘到此地來，我早晚也好服侍孝養，略盡人子之道，並且稟知師傅，我救邱師兄未成的事，如此則孝道師道友道，三者俱全，豈不是好，」主意打定，纔上床安睡，明早餐已畢，便對光欽武峻道，「現在既有了安身之處，小弟想迎請家父家母上來，……」話未說完，武峻早叫道，「大哥說的是，伯父伯母到來，我們也可稍盡些子侄之禮，」雲飛連道言重，接着又道，「所以莊中一切事故，便求兩兄照料，」李明聽了嚷道，「駱大哥何必親自前去，你說明地址，小弟便替你走一遭，」雲飛笑道，「李兄熱心，小弟十分感激，不過此事非同小可，我怎敢不親自前往，」說着又向衆人道，「我遲則一月，少則二十天，必回莊來，諸兄請勿掛念，」衆人都道，「祝此行平安，」雲飛謝了，光欽又道，「賢弟不帶幾名伴當麼，」雲飛道，「人多反而不便，小弟夙來是獨來獨往慣了，帶人便覺累墜，」袁瑞在旁笑着說道，「如此說來，駱兄前次與我們同行了那些日子，真是情誼莫大了，」衆人方纔要笑，李建龍卻又嚷道，「不然的話，他還不在那天夜裡溜出營去，到處亂闖呢，」說罷，衆人禁不住闐然大笑，齊雲標在旁插言道，「師弟要往師傅那裏，我卻願同去，」雲飛道，「也好，」當下計議已定，光欽便命治筵，給雲飛餞行，並遣幾名莊丁，挑了食籃好酒，預先往莊外的酒店裡等候，席散後，雲飛便略爲收拾，帶了那柄祖傳剛刀，懷中藏了那邱良的血書，同着雲標出了積玉莊西門，走下山來，光

欽等二十八人都送出莊外，一齊上了馬匹，都到了那家酒店，先到的莊丁，忙安排齋饌，在旁伺候，衆人都下馬進店，與雲飛雲標把了盞，雲飛雲標起身，道聲珍重，上了馬，洒淚而別，光欽等直到看不見雲飛影子，纔撥馬快快回莊，且不言雲飛回到大名府隱龍觀，迎請父母，卻說光欽等自雲飛走後，都很是懸念，這日正在廳內閒話，忽有個莊丁來報道，「小方纔經過莊前一家酒店，覺得口渴，便進去買碗酒吃，卻見一個人，只管向人打聽駱莊主，看他那形狀很透着詭異，」光欽聆言，不覺詫異，光銘站起來道，「待我去看看，便知分曉，」於是命那莊丁引路，又領了兩個莊丁，上馬跑出西門，逕往那酒店走去，走了一會，瞥見路旁一家酒店門前，木樁上繫着一匹青驃馬，那莊丁便道，「那人就在這裡，」光銘下了馬，細看那酒店，正是上次與雲飛餞行的所在，纔踏進去，便見一個文弱的人穿一件青布衫，坐在一張櫬子上，同店主人談話，光銘也不理會，便坐在門邊一張桌旁，那店主人認得光銘，連忙過來，光銘卻笑道，「我走得乏了，在這裡略歇一下，你有事只管去作，」店主躬身笑道，「不妨事，不妨事，」說罷又與那侍立的幾個莊丁，略點了點頭，仍退回原處，問那人道，「您請說，怎的訪了許多省都尋不着那位姓駱的呢，」那人方要開言，光銘忙上前向那人拱了拱手，那人也慌忙立起身來問道，「足下敢是有甚話講，」光銘道，「請問足下與駱雲飛有何瓜葛，」那人猛的一驚道，「並無瓜葛，足下又怎知我說的姓駱的，便是駱雲

飛塵，「光銘捋鬚笑道，「聽足下此言，已不啻是自畫供狀了，」那人疑光銘有甚麼不利自己的舉動，便道，「小可尚有要事，改日再會吧，」說着便要走出店去，光銘益發疑心，忙上前攔道，「足下還沒有說明，怎好便去，」那人怒道，「你這人好沒道理，人家有事，怎的糾纏不休，」光銘大喝道，「看你不出，竟敢公然前來查訪，」那人辯道，「我何曾查訪，並且我查訪不查訪，與你何干，……」光銘不等說完，愈怒道，「你這廝還敢強口，你不是來查訪，爲何見我問你，你就要走，」那店主人與衆莊丁在旁看着兩人口角，都面面相覷的不敢作聲，那人冷笑道，「好好你竟將我看作訪拿駱雲飛的麼，我本因慕駱雲飛的英雄，纔到各處相訪，以期一觀他的丰彩，你卻三不知的跑來尋鬧事，哈哈，我如果真是官中人，聽你這口氣，便知道你是駱雲飛的相識，早把你先捉獲了，唉，我真真是白費了心，空用了力，駱雲飛的朋友如此，駱雲飛的本人，也絕不會是甚麼大不了的人物，……」光銘聽了，忙回曠作喜道，「足下休怪，我確是駱雲飛大哥的至友，只因他曾與官中爲難，足下又問得蹊蹺，所以我疑足下是來偵查他的，魯莽之罪，尙祈見宥，」那人也道，「小可性情急躁，錯怪老兄，十分該死，」光銘不等說畢，忙問那人姓名，那人道，「賤名喚作許煥章，乃是山東青州人氏，」光銘又問道，「足下可認識陳景初孔天太二位麼，」那許煥章登時喜道，「那不是別人，都是小可至交，不敢拜問老兄高姓大名，又怎的認得陳孔二位，」光銘也喜道

，「小可曹光銘與陳孔兩兄，本是夙識，故……」許煥章忙搶着問道，「老兄敢是江湖上盛稱的曹氏四虎麼，」光銘笑道，「不敢，便是在下，」許煥章喜得跳起來道，「曹兄府上可是在此處麼，」光銘道，「小可兄弟原在河南居住，纔遷居此地，不到一年，」許煥章口中，有一句話要說，看着那店主人在前，不好便講，光銘早看出來，便笑道，「許兄有言，但說不妨，許煥章方纔說道，「駱大哥可在尊府上麼，」光銘道，「駱大哥便是我莊莊主，但他於前數日回原籍迎請兩位尊親去了，此刻卻不在莊中，」許煥章不覺嘆道，「我說我無緣，真是無緣，眼前的好機會，又空空放過去了，光銘道，「許兄既然閒暇，何不到鄙莊盤桓幾時，駱大哥最多一個月，也就回來了，那時候豈不便會見了麼，」許煥章道，「曹兄盛意，不敢有違，只是未免太打攪了，」光銘忙道，「小弟與許兄雖非夙識，但一見如故，請不要客氣，……」正說着，只聽店外馬蹄杳杳，還夾雜着笑語，光銘聽那聲音，卻象楊鎮，令莊丁出去觀看，少時店門一閃，走進三人，頭一個果然是楊鎮，後面便是秦元培毛蛟，接着又進來幾名莊丁，楊鎮見了光銘嚷道，「曹二哥，你你真是打虎親兄弟，你出來這會子，曹大哥便放心不下，命我們出莊看視，」說着看見許煥章，不覺驚訝道，「此位是誰，」光銘便與衆人介紹了，楊鎮等也一迭的請許煥章到檀玉莊裡去，許煥章欣然答應，光銘便取出十兩銀子，給那店主人道，「今天的事，你不可對旁人講，你如果遵守，我便收你作我莊子的耳目，你這酒

店的開銷，可以都向我莊中支取，你願意麼，」那店主喜得眉開眼笑，唯唯應是，於是光銘四人，同了許煥章出了那酒店，光銘方要請許煥章乘自己的馬，許煥章指着那木椿上繫的青踪馬笑道，「不勞曹兄費心，小弟已有脚力了，」說着解下馬來，縱上雕鞍，光銘等各自上馬，領了衆莊丁，說說笑笑的逕往莊中走來，那光欽武峻聽說，忙與李明光銓等出了西門，下山來迎，接住許煥章，客套了一陣，一齊入莊，到了裡面，又與袁瑞仲卿等見了，李建龍胡文孝孔天盛，與許煥章原是相識，當下會見了，分外喜悅，賓主落座以後，滔滔不絕的便談起話來，談了多時，十分相投，許煥章不覺嘆道，「我枉走了好幾省，沒有遇着真正值得欽佩的豪傑，不想今日得會群英，可謂三生有幸，如此看來，我心目中唯一的駱大哥，更一定是位出類拔萃的英雄了，」武峻等聽了，正在謙遜，光欽忽然問道，「許兄既久在各省遊歷，可見過甚麼新奇的事，講些出來，也好叫我們長點見識，」許煥章道，「小弟雖是在外日久，然而自己的能爲有限，所遇的事，也都是平淡無奇，不曾目覩甚麼駭人的事，說着又偏着頭想了一會道，「只有半月前，舍弟倒遇着一件奇異的事情，別看他是個手無縛雞的人，反有如此的遭遇與眼福，」秦元琦李明急道，「許兄快些說罷，不要閒談了，」李建龍忽又問道，「許兄所言的令弟，是否就是煥文，」許煥章點頭道，「正是，」光銘詫異道，「李賢弟怎的曉得，」胡文孝搶着說道，「我兩個與許兄過從甚密，他府上人我們沒一個不認

得，何況他這位舍弟，不瞞你說，這換文先生，相個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哩，「光欽在旁噪道，「胡賢弟你不要打攪，且聽許兄講下去，」李明跳起身來嚷道，「曹大哥說的不差，這李麻子胡矮子，是有名會打攪人的魔頭，」衆人笑了一會，許換章便道，「小可家中原是山東青州的一個大族，田園家屬都在那裡，只有我一人流連在外，半月前，舍弟從家中入京會試，帶了一個老僕作伴，並帶了三千兩銀子，舍弟身體雖然荏弱，卻自幼兒喜歡騎馬，所以只教老僕雇了車子，將銀子行李也裝在車裡，自己乘了家中家養的馬，在車後押着，這日剛剛出了山東地界，忽聽後身馬蹄聲響，回頭一看，卻見一個少年，用些綢帕子裹着頭，面目姣好，身軀很透着細弱，腰中斜掛一柄長劍，騎着一匹白馬，鞍子下面，懸着一個大革囊，從舍弟馬後跑來，到了車子切近，便放慢了馬，緩緩而行，一面走，一面看舍弟的車子……」，說到此處，袁瑞插嘴道，「許兄別看他樣子文弱，卻定是嚮馬無疑，」許換章道，「當時舍弟也是這般想，心裏十分害怕，忙催着車馬快走，走了一程，再回頭看時，已不見那少年了，舍弟心中稍覺安定，仍命車馬加緊趲路，不知不覺天已昏闇上來，恰巧面前有家旅店，舍弟便與衆人歇宿了，店主人買酒肉，殷勤招待，舍弟飲了幾盃酒，不覺有點醉意，便對那老僕道，今天爲這銀子，倒教我耽了半日的心事，」老僕聽了，登時失色，忙用眼去看舍弟，待了一會，店主退出，老僕忙向舍弟說道，老奴看這店裡人，都不像是善良之輩

「滴纔店主聽公子說銀子時，臉上露出癡笑來，必然不懷好意，舍弟也自悔失言，便要立刻離了那店，老僕勸道，「走不得，此時如果一走，他們曉得我們看破，恐怕就要下毒手了，並且晝夜之間，走路更是危險」，舍弟聞言，無計奈何，只叫怎的好，僕情急智生，想到外面去喚車夫，打算賞給他們幾十兩銀子，使他們進內保衛舍弟，不料他走到門邊，用手一推，那門已從外面反鎖了。老僕大驚，舍弟越加慌亂，推那牆上窗子，也是釘得牢牢的，莫想開得，主僕二人，嘆了口氣，只好坐以待斃，到了夜間，門上嘩喇一聲，房門大開，店主領着八九個人手裡都持着兵刀，闖了進來，舍弟與老僕魂飛天外，跌倒在地，只是哀告，店主人也不拿正眼瞧看，走到床鋪前，扯過包裹箱籠，放在桌上，又用嘴一努，群賊一擁上前，將舍弟與老僕抓起，用繩牢牢的綁住，擲在地上，然後他們坐在桌邊，打開包裹箱籠，二一添作五，三三三十一的，無移時便把銀子瓜分得乾乾淨淨，便又商量殺死舍弟與老僕，舍弟哭求饒命，那店主發話道「好小子，老爺告訴你，老爺自從開了這店，宰了不是一個了，擒虎易放虎難，我若放了你，你就是我的禍根，說罷便令羣賊動手，……」說到這裡，在座諸人，都不禁替那二人捏一把汗，光銳急問道，「以後怎樣呢，」換章笑道，「曹四哥不必急，救星來了，」接着又道，「這時忽聽一聲喝叱，窗門大開連着飛進十幾道白光，店主與羣賊次第倒地，舍弟與老僕都被人挾了出去，舍弟雙手被縛，掙扎不得，黑夜中又觀看不清，



心下十分惴惴，被那人挾着走了半日，忽覺那人止住脚步，將自己與老僕放在地上，舍弟睜眼四下一望，依稀稀稀看出這地方是一處叢林，正看時，便見那人敲開火石，拔開寶劍，將舍弟與老僕的繩索挑開，舍弟就着火光仔細看時，認得正是路上遇見的那美少年，說不出的驚異，忙立起身來拜謝，那少年閃在一旁道：「二位休要拜謝，且在此處稍等一會，不可他去。」語着只見他回轉身只一縱，已經人影全無，舍弟與老僕坐在黑忽忽的地上，又不敢動，不一會偶然向西一看，只見那地方火光衝天而起，反照得這裡亮堂堂的，舍弟看那起火地點，正是滴纜投宿的那旅店，心裡更加駭怪，卻又見那少年將行李箱籠，分細在舍弟的那匹馬，合另外一匹白馬上，牽着走來，舍弟感激得涕泗橫流，與老僕只顧下拜，那少年還禮不迭，好半晌舍弟才立起身來，問那少年姓名，那少年笑了一笑道：「你只喚我作雲中人便了。」說着就將那銀子行李解下，交與舍弟，又道：「好教足下得知，你那幾名車夫，已被那夥強盜殺死，我只從強盜身上搜出這銀子，裝在箱籠裏，將你自己的馬，與車輛上的一匹馬牽來，給你們騎坐。」舍弟還未致謝，老僕忍不住問那少年道：「你老人家怎的知道老奴主僕遇難，前來相救呢，……」許換章剛講到此處，楊鋼早將手一拍桌子道：「是呀，我也正要問許兄哩。」許換章接着道：「那少年聆言笑道，我日間在路上遇着你們，看見你們車裏藏有重金，我曉得前面便是賊店，你們必遭羅網，又不能向你們說明，可是我又有個好管閑事的脾氣，打

算隨在你們車後，保護你們步過這幾里路，不想公子看我行徑詫異，起了疑心，催着車子快走，我只好暫且躲避，卻繞大道向那賊店中去，到了那裏，天已黑了，我便繫好馬匹，跳在房上偵視，半日不見動靜，耐心等到夜深，就見那廝們打開房門，將你們二位綁住，分了銀錢要殺，我這纔劈開窗子，用飛刀將羣賊送終，舍弟聽罷方始明白以往的事，和他白光的來歷。那少年詢問了舍弟的名姓與此去的路途，又道：「你們車輛既失，車夫又死，道路又不平靜，救人救澈，我便護送你們一程，舍弟聞聽，越法感激，這時那邊火光雖然漸漸熄滅，天已破曉，舍弟忍不住問那少年道：「那賊店怎的起了火，那少年笑道，那夥狗強盜，惡貫滿盈，死不足惜，若是有這麼多屍首，地方官吏豈不要受累歷，所以我爽性性放了一把火，消滅了這痕跡，舍弟聽畢，頓時醒悟，又不禁佩服少年心思縝密，當下那少年讓舍弟上馬，命老僕也騎上那白馬，將銀子箱籠，重復分繫在兩匹馬上，舍弟方要請那少年騎馬，那少年已從林外牽了另一匹白馬進來，舍弟看時，正是那少年昨天乘坐的，那少年縱身上馬，便同着舍弟等，離了那座叢林，仍向西方走去，這當兒，天空中已透出黃金色來，舍弟看那少年，愈覺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心裡暗暗忖道：「不想這麼一個書生模樣的，會有這般的本領，」思想之間，三騎馬又經過那賊店，卻見那店業已燒成白地，斷磚零瓦之中，還有幾個燒焦的骷髏，不過時光尚早，還沒有人發覺，三人步了一程，正經過一遍野地，舍弟也不知說了句

什麼話，招得那少年不住的笑，就見他身子往後一仰，舍弟以爲他跌下馬來，慌忙催馬上前要扶，猛見那少年的褲子脫落下來，露出一隻尖翹翹的小腳兒來，舍弟與老僕都大吃一驚，那少年也登時紅暈於頰，卻又笑道，行藏既露，我也不必廝瞞，老實告訴你們，我原是個女子，先父本是一個著名武功專家，我還有個哥哥，終年在在外，我自幼便喜歡喬裝男子，此次奉母命出來，尋我哥哥，恰巧遇着足下落難，因此特效微勞，……」舍弟聽言，驚得舌橋不下，那少年又道，我本要送足下再走幾里路，但是男女授受不親，並且前面道上已經安穩，就此告辭，舍弟也不敢挽留，取出銀子酬謝，那女子只是不受，只說了一句珍重，便撥轉馬匹，踏着征塵跑去，霎時間已不見她的踪影了，諸位請看，舍弟一個文弱的人，反有如此的奇遇，不是怪事麼，「許換章說罷，衆人都連聲贊嘆，光欽道，「這位名叫雲中人的女子，頗似古時紅線聶隱之流，我們枉爲男子，望之不覺有愧色了，」武峻卻笑道，「不過我們這裡有一個人，足可與她比肩，」衆人忙問是誰，武峻不慌不忙說出那個人來，正是，

聚語正然欽俠女，片言忽又論英雄，

欲知武峻所說的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癡廬主人評曰；寫雲飛處理積玉莊諸事於前，復藉魯仲卿之口感歎於後，可爲世間埋沒英才者，一洒同情之淚，禮葬姜天杰洪大奎之屍，祭掃邱良何文瓚之墓，是極力描出雲飛仁義處

，以經過投宿院落，引起仲卿尋親之動機。以魯氏夫婦之蒞莊，引起雲飛迎親之觀念，以雲飛之去，而生出許換章之來，以許換章之來，而生出女俠之踪跡，情文相生，綿延有致，以後漸入女俠雲中人傳，從許換章口中叙出，入筭自然，乘馬懸劍，偵伺旅客，此舉已奇，然此不足奇也，落難盜窟，有人來救，此舉又奇，然猶不足奇也，男子一變而為女子，此真奇之又奇矣，愈寫愈奇，使人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非著者有生花之筆，奚能如是，寫雲中人之種種情性舉動，栩栩如生，不惟不是本書之雲珠露妍，並與一切俾宮之寫女俠，絕無相犯處，十三妹近之矣，然讀至後幅，實又不同也。

## 第十九回

（雲中人單身敗衆虎

海底蛟白騎獲羣雄）

話說當下武峻對衆人笑道，「我所說的非是別人，便是我們的駱大哥，他那武功，足與這女子並駕齊驅，」李明聽了噪道，「一個女娘，怎配與駱大哥相提並論，就是我老李一個，她也未必敵得過，怎的曹武兩兄卻只管稱贊不絕，」李建龍擺了，忍不住噗哧一笑，他這一笑不打緊，衆人都不禁大笑起來，曹武兩人反有些兒不好意思，魯仲卿在旁搭訕着問許換章，「許兄既在外面遊歷，又怎的得知家裡令弟遇着的事呢，」許換章登時笑道，「好個目光如炬的魯老哥，我說的如果稍有虛偽，准教你同得張口結舌，」光銘也在旁笑道，「許兄你真得小心，我們這位魯大哥

，端的聰明絕世，料事如神哩，」許換章點頭笑道，「不過這件事魯兄卻問不倒我，我在前數日，曾回家一次，恰巧舍弟因忘掉一件要事，折回家中，這事都是舍弟親口告訴我的，」衆人看他三個門口，不覺又笑起來，正在這當兒，忽莊丁來報說，「南莊門外來了一個少年，指名要見曹武兩位莊主，秦元琦孫繼祖李明三個跳起來道，「我們且去看看，多一半許是熟人，」光欽道，「我也是這般想，」仲卿卻道，「李兄等去看，卻要留心，此事很是可疑，」李明嘆道，「來了個人要見曹武兩位哥哥，怎的可疑」仲卿笑道，「我們初來此地不久，並且無人曉得，這個人怎會知道呢，」光欽等聽了，也一個個猜疑起來，光銓道，「既這般我同他們去看看，相機行事便了，武峻道，「曹三哥同去最好，」李明見光欽武峻已答應教他去，喜得手舞足蹈，就喝令備馬，仲卿又叮囑他不要魯莽，李明應了一聲，拖了秦元琦孫繼祖跑出大廳，步身上馬，光銓也隨後跑出，上了馬，四人便奔南門而去，仲卿見他們走後，又急請袁瑞孔天盛朱冒聞江，也隨後接應，先說光銓李明四人，跑到外莊南門，何文琳接着，忙撥船隻引渡四人到對岸，方纔上岸，便見岸邊立着一個俊俏少年，纖看見這裡船隻，就手持劍靶，用着一種恨恨的目光看着四個人，光銓等看他只一個人，卻不放在心上，只是在自家莊院範圍以內，總要對來人謙遜一點，便把手一拱問道，「敢問足下尋曹光欽有何貴幹，」那少年瞋目大喝道，「且休巧言，我問你這厮們爲何害我長兄，……光銓訝道，「令兄高姓大名，」那少年道

，我哥哥便是邱，……」李明不等說完便喝道，「那姓周的狗奴才，幫着姜天杰爲非作歹，我弟兄纔將他殺死，你這廝還有臉來問，我真替你羞死，」那少年聞言大怒，嗖的拔出那劍道，「無知草賊焉敢出口傷我，」李明睜着眼道，「憑甚麼不敢傷你」那少年再也按捺不住，提劍便搶到李明面前，一劍砍下，李明大怒，抽出腰刀來敵，光銚見此情形，也以爲那少年當真是周彪的兄弟，遏不住心頭火起，方要提刀去助李明，秦元琦孫繼祖兩個急人，已殺進圈子裏；三個人丁字脚圍住那少年，聯合夾擊，你別看這三個莽漢，氣力武功，樣樣不弱，三般兵器，真如一座刀山劍樹，惡性性的壓將下來，但那少年不慌不忙，施展開劍術，渾身上下，一片劍影，寒光四射，那三個人竟得不着他的破綻，氣得山嚷怪叫，光銚在旁冷眼看時，李秦孫三個，刀兵閃耀，力量縱橫，那少年卻足足敵得住，又鬥了半晌，只看那李明等，氣餒業已退挫，那少年卻仍舊神閒氣定，轉戰不衰，光銚暗叫不好，才要上前，忽聽身後槳聲欸乃，回首一看，瞥見袁瑞孔天盛朱冒開江，領了二三十人，分乘三隻小船，順流向岸邊划來；光銚大喜叫道，「袁大哥快來，」一言未絕，那邊秦元琦哎呀一聲平空跌倒數十丈外，光銚上前慌忙扶起，孔天盛一看，氣充兩叻，不等船隻靠岸，飛身蹀到岸上，搶入那圈子裡去，便刺那少年，袁瑞等也陸續登岸，袁瑞看秦元時，跌得頭破血流，心裡氣極，大叫，「罷了我今日不殺死此賊，誓不回莊，」光銚朱冒開江一聽此話，大叫一聲，一齊趕上前

去，那少年見對面又添了三個，仍舊毫無懼色，用力抵敵，鬥不多時，李明又一個筋斗，蹶於地下，聞江急要去扶，那少年又一劍乘空砍來，幸虧光銖將刀一架，聞江方得躲過，急拖了李明跳出圈外，命莊丁將秦李兩人，送回莊內，並請光欽撥人來助，然後返身殺轉，袁瑞也怒憤填膺，趕上去廝殺，那少年一面對敵，一面打量袁瑞，看袁瑞身材魁梧，槍法高絕，再加上曹光銖孔天盛朱冒聞江孫繼祖五個，在旁奮力攢擊，「暗忖自己雖然對付得，卻再傷不着他們，那麼兄長的冤仇，怎生能報，」想罷虛幌一劍，抹身便走，孫繼祖大叫那裡去，……語聲未歇，那少年喝一聲着，一飛刀飛來，孫繼祖肩窩裡早中，一個倒栽葱摔於就地，朱冒挺兩口刀去救，那少年又一揚手，朱冒大腿上早着一刀，哎呀未曾喊出，聞江又中刀跌倒，光銖氣壞，不要命的趕去，那少年右手起處，飛刀已到光銖咽喉，光銖急忙把頭一低，讓過那刀，那少年見打不着，將手一招，飛刀登時縮回，光銖這纔明白那飛刀的作用，原來刀柄上都有細練子，長約一丈，伸縮如意，發出以後，還可收轉，光銖觀看之際，飛刀又往下三部飛來，光銖往上一縱，那刀嗖的從腿一穿過，恰巧孔天盛跑來，與飛刀撞個正着，臂膊上頓時劃了一條很深的血口，袁瑞咯吱一挫牙齒，趁着那飛刀尚未收回的當兒，舉起長槍一挑那鐵練，無巧不巧，那槍上紅纓可的與鐵練纏住一處，光銖看見，大喜過望，奮勇去撲那少年，卻不防那少年從囊中又取另一口飛刀，箭也似望光銖鏢來，光銖措手不及，只得將

頭一偏，那刀貼臉擦過，連皮帶肉削去了一大塊，光銚雖然英雄，也有些掙扎不來，吼一聲，拖着朱開孔孫四人，回身便走，袁瑞又急又氣，用力去扯那槍，那少年乘勢將練子一放，袁瑞身子晃了兩晃，險些跌了一交，赶忙用力站住，那少年一聲喝叱，一刀飛來，將袁瑞的頭髮截去一綹，袁瑞大吃一驚，棄了那槍，拚命奔逃，那少年收回飛刀，插好寶劍，抬起袁瑞那槍，流星般追來，光銚等身帶創傷，跑了一會，越法不支，看看那少年將到身後，正在危急，忽見面前河內，又來了八九隻船，傍在岸邊，船上的人，爭先登岸，頭一個便是光欽，光銘楊鎮緊隨在後，李建龍胡文孝何文玘秦元培刁元皮置毛蛟勾隆，也一齊跳上岸來，後面隨着四十餘名莊丁，光欽一眼看見袁瑞等的狼狽情形，怒不可當，大叫一聲，舞刀逕奔那少年，那少年看他那像貌氣勢，不覺問道，「來者莫非曹光欽麼？」光欽圓睜碧眼，大叫道，「正是你家莊主，」那少年聞聽，眉梢一挑，喝道，「我久聞你也是個好漢，怎的如今忘了道理，將我長兄害死，」光欽正摸不着頭腦，孫繼祖在旁噪道，「大哥不必遲疑，這廝是那姓周狗奴才的兄弟，你快拿住他，教他弟兄在黃泉下團圓，替我出氣，」光欽尚未答言，那少年又喝道，「曹光欽，你手下人已經承認，你又何必裝腔，」光欽聆言，氣得說話不出，叫道，「好好，我確是把你哥哥殺了，你待怎麼，」那少年得知是實，越法大怒，不再多言，舉起長槍，劈面刺來，光欽急忙閃過，掄動剛刀，直搶過去，鬥了多時，未分勝負，那少



年忽的回身又走，光欽那裡肯捨，提刀便追，袁瑞急叫道：「大哥小心，這厮會使飛刀，」光欽聞知，便不再趕，那少年停住脚步叫道：「匹夫敢來領死麼，」光欽那無明業火，登時高三千丈，方要拔步，卻聽光銘在旁吼一聲，一隻鋼鏢早脫手飛到那少年胸膛，那少年哎喲一聲，翻身跌倒，袁瑞楊鎮等，震天價喝了個連環大彩，那受傷的光銓與孫孔朱開五人，也忘了疼痛，歡欣鼓舞，光銘自己更是說不出的歡喜，飛步上前，掄刀便砍，卻見那少年驀地躍起，喝了句「禮尚往來，」嗖的一隻鋼鏢，向着光銘打來，光銘作夢也想不到那少年竟有如此的接鏢手段，這時如何躲得開呢，自己的鏢正打在自己發鏢的右手上，站立不住，望後便倒，楊鎮看看何文玘秦元培等道：「我們大夥一齊上，教他騰不出手脚，看他怎樣打人，」於是楊何秦三個居左，刁皮毛勾四個居右，一齊奔上，那少年冷笑道：「量你千軍萬馬，我也只是一個，」笑畢舞起長槍，化作一個白霧，敵住七人，光欽急令莊丁護送光銘光銓孔孫朱開六人，回莊將息，自己同袁瑞胡李立在河邊觀戰，見那少年的長槍，連轉飛騰，逼得那七個人走馬燈似的亂轉，光欽心下焦燥，左手一扯袁瑞，右手一扯胡李兩人，挺起刀把搶到前面，幫助七人圍那少年，那少年看光欽四人又奔上來，全然不慌，右手掄槍，左手取劍，兩般兵器，將全身護住，又是半晌，那少年終是孤掌難鳴，有些不支，於是棄了長槍，賣個破綻，躍開數尺，就見他雙手上一下一分，跟着七口飛刀，雨點似的打來，刀如虛發，光欽差等不多

都瞥了一下，光欽看他只用兩手，竟能同時打出七口飛刀，料知利害，掩着傷痕，望自家船上便跑，袁瑞楊鋼等見光欽一跑，也不由自主的敗退下來，那四十多名莊丁，更是胆裂魂飛，爭先恐後的跳上船去，那少年仍不歇手，運轉十個手指，使發七口飛刀，緊緊逼來，光欽袁瑞兩人離那船近，忙跳到船上，用弩弓射住岸邊，那楊鋼與胡李秦何刁皮毛勾九個人，來不及上船，只得落荒而走，那少年見了，捨了光欽等，便追胡李，胡文孝等見了，那敢止步，沒命的奔逃，少年毫不放鬆，在後死追，衆弟兄被他趕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經過一座樹林，李建龍對衆人使個眼色，大家一齊往林中跑去，少年見了大怒，一刀飛來，李建龍急閃，那飛刀從耳邊擦過，插入樹中，衆弟兄喪魂落魄，逃進林子，纔跑幾步，瞥見一株樹上，繫着一匹白馬，毛蛟便道，「且解下這個畜牲，讓傷重些的騎坐，秦元培依言，走到那馬前，方要解那繮繩，那馬看見生人，長嘶一聲，飛起後蹄，秦元培身軀矮小，正被踢中右臂，噗地倒下，楊鎮方要去扶，那少年已追進林子，大喝道，「無端匹夫，安敢盜我馬匹，」楊鎮大驚，背起秦元培，與衆人向南逃去，少年上前解下馬來，騰身縱上鞍韉，向着楊鎮等逃走的方向追去，轉了幾個灣，楊鎮等人都不見了，少年又策馬跑了一會，瞥見面前一片平陽，遠遠有個人騎着馬緩緩走來，來到切近看時，那個騎馬的也是一個英俊少年，十分面善，只是記憶不起，便問道，「請問足下可看見九個人跑過去麼，」那人笑道，「這廣濶的大道，來

往的人極多，又怎知你問的是誰呢，」少年道，「便是那個有名的曹光欽羽黨，那人訝道，「曹光欽與你有何仇恨，」少年咬着銀牙說道，「這夥賊胎賊骨的賊，端的可恨，」一言未了，那人大怒道，「這小廝無禮，安敢毀罵我的朋友，」少年也怒道，「原來你也是這廝的伙伴，不要走，看刀，」言已一飛刀覷准那人飛去，那人霍的閃過，這當兒兩馬業已靠攏，方要放對，猛的背後一人大叫道，「雲飛不要慌，我來也，」雲飛回首一看，正是與自己一同來的師傅，不禁喜道，「師傅快來，這廝十分無禮，」隱龍道人聞言催馬奔來，那少年看見隱龍道人，登時哎呀一聲，跳下馬來，拜於道左，雲飛倒吃一驚，隱龍下馬，雙手扶起那少年一看，笑道，「我料你便要來，所以我使隨着我徒弟，一同往此處來，」雲飛在旁忍不住問隱龍道，「此位是誰，」隱龍綽着長髯大笑道，「你道他是男子哩，她便是你邱良師兄的妹子，你的師姊邱倩霞，」說着就指着雲飛對那女子道，「這便是你四師弟駱雲飛，」雲倩兩人，於是連忙見禮，拜罷，那邱倩霞又熟視雲飛道，「他便是駱雲飛麼，怪道有些面善，」隱龍道人不覺詫異道，「你難道認識他麼，」雲飛在旁也是不解，倩霞卻笑着問雲飛道，「師弟還記得在北京中，有一次援助一個讀書人，那天晚間忽然從房外擲進一顆石子，上面包着一張字紙，……」話未說完，雲飛登時叫道，「姊姊莫非就是那位雲中人麼，」倩霞笑道，「不敢，便是我的一個別號，」雲飛又道，「那麼那個金老虎也定是姊姊殺死的了，」

倩霞點了點頭，雲飛方纔恍然打破這幾年來心中的悶葫蘆，隱龍道人也笑道，「如此說來，你們兩人早已會過面了，」正說着，又聽車聲鱗鱗，馬蹄達達，駱應麟齊雲標伍雲發，與老僕魏福騎着馬，林夫人坐着車，一同來到，伍齊兩人認得倩霞，忙下馬上前廝見，倩霞又參見了駱氏夫婦，應麟林夫人聽說她是女子，都十分驚異，倩霞等亂完了，便向隱龍問道，「師叔可知我哥哥的下落麼，」雲飛方要答言，隱龍忙對雲飛使個眼色，向倩霞道，「你哥哥前幾天還到我觀中去了一次，據他說好像要回山東去省視你母親哩，你到此處來便是尋你哥哥麼，」倩霞道，「是的，」忽又說道，「不過我聽人說，他被這裡檀玉莊的曹光欽與武峻害死了，隱龍笑道，「這完全是一種無稽之談，那曹武兩人，都是你師兄弟的好友，並且與你哥哥也是素識，怎能害死他呢，」說到這裡，倩霞頓足道，「這般說來，我真個上了那廝的當了，」隱龍道，「你上了誰的當，」倩霞恨道，「我在途中遇着一個剪徑的賊，被我捉住要殺，那賊央告我說，可憐他家敗人亡，我問他怎的家敗人亡，他說他是此地檀玉莊的一個莊主，三月前有一夥人來，把他全莊的人殺死，佔了他的莊院，只有他逃出性命，我聽了這話，心中一動，怕我哥哥也在那地方，便問他是否認識我哥哥，他便說我哥哥與他至好，就住在他的莊中，可是已被那夥人害死了，我急問這夥人的名字，他說只知道爲首兩人，一個名叫曹光欽，一個名叫武峻，我起初還有些不信，他指着他的臉對我說，這個傷痕便是証

據，我看他嘴邊，果然有一條很深的疤痕，我登時信以為真，不禁心慌意亂，問明了地址，就往那檀玉莊去，我到了那裏詰問，那曹光欽的手下人，竟承認將我哥哥害死，所以我使用飛刀連傷他們十九個人，其中又有九個，被我追得落荒而走，我追上來，卻遇着師叔，「雲飛聽罷，大吃一驚，不知光欽等誰受了傷，心下十分忐忑，又不明白光欽等怎的竟承認害死邱良，隱龍卻笑着對倩霞道，「你上了那賊的當，已無疑義，」倩霞又搖首道，「我只不明白那姓曹的手下人，怎麼竟承認害死我哥哥，」隱龍道，「其中必有緣故，我們便是往檀玉莊去，你何不同我去問個水落石出呢，」倩霞道，「但是侄女傷了他們許多人，他們能不仇視我麼，」齊雲標在旁插言道，「那曹武兩位，都極義氣，決不會有甚異心，師妹可以放心，」倩霞領了領首，於是隱龍便與雲飛等重新上馬，催着車仗向檀玉莊行去，纔走不多時，瞥見迎面塵土大起，一彪人馬，飛也似跑來，雲飛眼快，認得那頭一個正是武峻，左邊是袁瑞楊鋼，右邊是曹光銳何文連，後面的莊丁都肩着火槍，武峻看見這裡道上有幾個人，大喝讓路，雲飛拍馬向前道，「武大哥為何這般腦怒，」袁瑞見是雲飛，大叫，好了，駱大哥快隨我們，……」一言未終，忽的看見雲飛同行人中，一個長髯道士身旁，有匹白馬，上面騎坐的，正是方纔那個少年，登時嚇了一跳，便指着倩霞對武峻道，「大哥這就是適纔傷衆弟兄的，」武峻一聽，雙目睜圓，方要大叫，雲飛忙道，「武袁兩兄且慢憤怒，小弟有言相告

，「正說着，齊雲標伍雲發也忙上前與武袁見禮，武峻看雲飛身邊的車仗，恍然憶起，忙問雲飛道，「伯父伯母可是迎請來了麼，」雲飛笑道，「不但家父母來了，鄙老師也到此處來了，」曹光銳一聽此言，忙向隱龍道人注視了一會，猛的跳下馬，上前向隱龍嘆翻身便拜道，「你老人家還認得曹光銳麼，」隱龍下馬扶起笑道，「賤辰那天，賢昆玉不是都去過麼，貧道如何不認得，」武峻等久慕隱龍的德望英名，忙一齊上前參拜，又拜見了應麟夫婦，隱龍又指着倩霞對武峻等人道，「貧道這個師侄，誤信人言，以為諸位將他兄長害死，他便到貴莊上詰問，傷了諸位，此所謂不知者不作罪，可否看在貧道面上……」話言未了，武峻忙道，「老師太謙了，」倩霞也上前施禮道，「小可魯莽，尚祈見宥，」武峻連道，「沒事沒事，」袁瑞卻滿面疑容的看看倩霞，武峻便對雲飛道，「大哥既歸，且先回莊，以免曹兄盼望，大哥意下如何，」隱龍稱是，楊鋼忽道，「舍弟與胡李諸位，往那裡去了，須得前去尋覓，何文地卻道，「想此時大約已轉回莊中去了，」武峻道，「我也是這般想，」當下大眾一同上馬，逕奔積玉莊，光欽一聽雲飛回來，登時忘了創痛，急引衆弟兄出莊，當下相見，免不得洒一些英雄熱淚，光欽等又見過隱龍與應麟夫婦，並伍齊兩人，及至看見倩霞，頓時吃了一嚇，武峻省得，便在旁說道，「曹兄不必驚訝，此位乃是隱龍老師的師侄，……」光欽口裡雖然也一樣客氣，心中卻還以為倩霞是周彪的兄弟，總有些不懌，卻不說破，

相請入莊，倩霞見光欽等迎接出來的人，大半身帶傷痕，深悔方纔自己魯莽，李明秦元琦等，一個個咬牙切齒，看着倩霞，等到了大廳，光欽就請隱龍與駱氏夫婦坐在首座，自己與雲飛一般朋友隨意坐下，此刻全莊莊丁聞聽駱莊主回來，都忙着前來參拜，雲飛一一接見，又勉勵了他們幾句，大眾這纔紛紛退出，隱龍見已亂完，便向光欽等，將倩霞的姓名身世，與此來的緣由說明，「光欽方纔明白便埋怨李明道，「李兄弟忒也魯莽，邱小姐的令兄，便是邱大哥，你卻怎的聽作周彪是她令兄呢，「李明不服道，「曹大哥，你聽得清，我須聽不清，這邱周兩個字誰耐心去辨別他，「武峻等也都抱怨李明，雲飛忙道，「事已過去，不須提了，「那許換章因為與魯仲卿談得投機，便到仲卿屋裡談心，此時方始聽得雲飛回莊，慌忙前來，仲卿便與駱許介紹了，許換章看雲飛果然堂堂一表，英氣逼人，喜得稱慕不絕，雲飛連連謙遜，光欽又將許換章與隱龍倩霞等一一引見，許換章起初在光欽等敗進莊的時候，便疑倩霞是雲中人，此刻曉得是實，忙出座向倩霞揖道，「蒙小姐高義薄雲，拯救舍弟，小可感激不盡，「倩霞聆言倒蕊的一呆，凝着兩隻俊眼，看着許換章，許換章便又道，「賤名許換章，舍弟名叫換文，曾誤宿賊窟，被小姐解救過，小姐還記得否，「倩霞這纔憶起，因笑道，「這點微勞算得甚麼，「光欽武峻等也記起許換章口中說過雲中人的俠舉，不由得欽佩異常，把適纔的仇視態度，早消滅得乾乾淨淨，杜阮藍閔四位夫人，聞知林夫人到來，都出來

拜見，聽倩霞是女子，也都十分駭異，拖袖携手，細細扳談，這時袁瑞又觸起心事，問光欽道，「大哥，胡李諸位可回來了麼？」光欽道，「還未曾回來，」武峻與楊袁等人，不覺大驚，倩霞越加不安，雲飛也十分焦灼，魯仲卿道，「此時不歸，莫非遇着什麼意外不成，須得請人走一遭，」武峻便道，「龍賢弟與何二弟可以勞動一跑，」龍剛何文堃連忙答應，纔待起身，莊丁忽來報道，「李老爺回來了，」雲飛大驚道，「就是李老爺一人麼，」那莊丁還未答言，李建龍已走進大廳，抬頭看見雲飛，不禁大悅，忽又看見倩霞，不由得一呆，光欽忙又領他見過隱龍應麟，與林夫人倩霞，李建龍參見已畢，心裡忖道，如此說我們這次的打是自挨了，「武峻急問道，「李兄怎的一個人回來，」李建龍立刻像挨了一鞭似的，叫道，「說來端的慚愧，我同楊二哥等九個人，被邱小姐追進一座林子，邱小姐又騎馬來追，我們只得專從狹隘難行的路走，正走間，忽見面前一座山峰阻路，我們五個從來未到過此處，那刁皮四位，也不知這是那裡，正在停步觀看，猛然一聲呼哨，槍出一夥強人，那個爲頭的正

是翟厲崙那小子，那小子看了我們，立即眼睛出火，喝令手下來捉我們，我們雖然受傷，卻仗着人多，一擁齊上，那小子抵禦不住，逃進山去，我們怕山裡人多，慌忙轉身便走，走不上半里，見後面沒有人追，纔放慢下來，不提防後面一聲吶喊，一隊人遮天蓋地的追來，約摸有一百餘騎，」光欽道，「這一定是翟厲崙的救兵到了，」李建龍點頭道，「正是，當時



我們情知逃無可逃，於是把心一橫，並肩而立，瞥見那邊出來一個凶眉惡臉的人，瞎了一隻左眼，騎着一匹高頭大馬，那厮看見我們，便對我們喝着駱大哥的大名道，「你們都是他的手下人麼，我們方要答話，翟厲崙那小子就在旁叫道，譚大叔不必問了，這厮們俱是害我的魔頭，那姓譚的聽罷，便把牙一咬，把馬一夾，舉起一條鐵鞭，向楊二哥打去，」楊鋼聽到此處，忙問道，「我兄弟受傷沉重麼，」李建龍道，「二哥受傷雖然不重，只是那姓譚的鐵鞭力量太大，楊二哥纔用刀一架，那刀已脫手震飛，身體也是一晃，被那厮一手抓住，向後一拖，早被翟厲崙那小子按住，綑縛起來，光欽武峻聞言，大叫一聲，鬚眉直豎，雲飛勸道，「且安心聽李兄說下去，」李建龍接着道，「我們見楊二哥被捉，便不顧性命的前前槍救，那姓譚的端的厲害，把鞭一揮，那一百騎馬，便蜂擁上來，頓時打了一個大圈子，將我們八個團團圍住，酣鬥多時，胡大哥與秦何刁皮毛勾七位，次第遭擒，我見勢不佳，便往地下一躺，豁出死命的亂破馬足，卻得一路滾將出來，急急逃命，這一場爭鬥，端的挫盡銳氣，」楊鋼與何家兄弟，秦氏叔侄，聽李建龍說完，怒憤填膺，按捺不住，駱曹武三個，尤其氣憤，魯仲卿只是仰天深思，衆朋友也都恨恨不已，情霞因爲此事都由她一人而起，更是滿心的不安，惟有隱道人坐在那裡，一言不發，緊閉雙眸，正在打瞌睡，好像這一件事，他完全沒聽見，雲飛與伍齊兩人，看師傅這等光景，心中大喜，曉得師傅業已胸有成竹，登時精神

抖擻，曹武等人卻還以為隱龍對此事，漠不關心，光欽忍不住對雲飛道，「爲今之計，只有請賢弟同未受傷的兄弟，到那裡同那廝們要人，那廝必然不與，就同他們硬作一場，好在隱龍老師在此，可以求他老人家幫助一臂，」隱龍道人忙道，「貧道近日偶染小恙，頑軀十分不爽，恕不能奉陪，」光欽等越發猜不透隱龍的心思，楊綱與何秦等都心裡不快，私下憤憤的道，「這老道因爲他的徒弟沒有被捉，他使不再管旁人的死活，俠義何在，真可惜我們駱大哥，會有這麼一個師傅，」依着秦兀埒就要大罵，卻吃何文埋攔住了，這時駱應麟忽的靈機一動，對雲飛道，「據李世兄說，這個姓譚的分明是認識你，並且瞎了一隻眼睛，此人莫非就是在你金伯父家中，被你打傷的那個江洋大盜麼，」雲飛聽父親一說，猛然憶起，越想越是，便對光欽等將自己以前打傷那姓譚的事，略叙數語，衆人也以為然，光錢便道，「那廝既與駱兄有仇，須防他殺害楊胡諸位兄弟，」仲卿道，「這一點倒不必耽心，那廝所以捉獲楊胡諸兄者，純粹是一種安排香餌釣鯽魚的手段，爲的是激惱駱兄，好親身前往，如今駱兄未去，楊胡諸位絕不致遇害，」雲飛憤然道，那姓譚的既然要我去，我便單身去走一遭，倒要看他們有甚麼技倆，」光欽道，「那廝既是蓄心報復，豈能沒有詐謀，賢弟一人，前往不是正中其計麼，」雲飛道，「我若不去，卻反示以不武，只是我們此莊土著，有知道那山裡情形，與那地方的人數，以及幾人爲首，……」話言未了，階下早走過一個莊丁頭目

，對雲飛道，「聽李老爺所說的地方，小人略有些曉得，那山喚做青鳳嶺，那個姓譚的便是首領，他名叫譚國襄，使一條鐵鞭，異常勇猛，並且深通水性，能在海底伏得六七天，因此人都稱他海底蛟，第二個盜頭，姓新排行第七，第三個名叫尚中，第四個名叫尚甲，也都十分凶悍，此外還有幾個散值頭目，手下約摸有四五百人，平日打家劫舍，殺人如麻，這附近村坊，都被他攪得不堪，只有這植玉莊他們卻從不侵犯，因為洪大奎姜天杰原與他們有來往，要真是此處，卻有些辣手，」衆人聽了，還未開言，隱龍忽對曹武道，「既然如此，小徒先去最好，那厮雖然好惡，但一定有個倔强的性兒，若用話激他，他必不肯倚仗人多來加害，穩住他們以後諸位便分頭攻打，小徒在內接應，管叫那厮們措不及防，」光欽喜道，「老師此計大妙，不過駱賢弟仍須小心纔好」雲飛答應，林夫人見雲飛單身去入虎穴，心裡放心不下，雲飛看母親的神情，知道不放心自己，便安慰道，「母親不必憂懼，兒子如果沒有把握，決不敢輕身嘗試，而且師傅說去得，一定去得，何況又有衆兄弟接應於後呢，」林夫人聽了，這纔領了領首，倩霞見林夫人抵牾情深，不覺感動，便立起身來道，「駱伯母如不放心，侄女也願前往接應，」林夫人謝道，「怎敢勞動邱小姐，」隱龍道，「嫂嫂不必客氣，她去最好，」倩霞大喜，於是雲飛使請武峻齊雲標楊鋼李建龍秦元琦引一隊，請袁瑞曹光銳伍雲發何文地龍剛引一隊，再請曹光銓朱冒開江孔天盛孫繼祖等受傷兄弟，去把守外莊各門，替

同何文瑜何文琳，隨着自已前去，分派已畢，又對倩霞道：「請同姊姊願從那路攻山」倩霞蛾眉一挑笑着道，「我只相機行事便了，」雲飛便不再說，見已停妥，便辭別父母師傅與光欽同着何氏二傑，命那莊丁引路，方要起身，忽見曹光錕挽了一個人，大踏步走進廳來，口中叫道，「駱大哥咱們又添了一位幫手了，」正是，

纔是莊中看點將，如今錦上又添花，

欲知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癡廬主人評曰，許煥章談雲中人事甫畢，雲中人卽飄然而來，不必有是事，而不可無是文，蓋過渡處，文氣貴緊湊也，以邱周二音之誤，而愈鑿實曹武傷害邱良之冤，不惟描出李明孫繼祖之魯莽，且挑動下文之風波，甚妙甚妙，雲中人爲此書之第二主人，但以前均作虛寫，此時始正式露面，遂使女俠之神情，騰躍紙背，章法奇絕，前數回對光緒之飛鏢神技，極力點染，乃至此回，竟爲雲中人所挫，寫雲中人武功之神奇，真不可方物矣，此回雖極寫雲中人，而於曹氏四虎武袁諸人，仍不減色，是作者煞費苦心處，於寶劍飛刀之後，復夾寫一名馬，斯種烘雲托月之法，極爲精警，青鳳嶺譚國襄之苦心報復，霍厲崙之逃亡去處，只從楊鎮等逃走上遞落，結構緊嚴，倩霞見林夫人牴牾情深，遂毅然協助雲飛，而落落大方，毫無狎意，此著者思想高超，力矯一般卑鄙之習氣也，

## 第二十回

計重重清晨攻峻嶺

情脈脈良夜訴衷腸

話說雲飛等聽光鈺一嚷，都不由得立起身來，向光鈺挽着的人細看，瞥見那人是個年幼的後生，舉動卻很是矯健，雲飛見那後生不是別人，正是陸錦柱，光銳與李建龍何文埋秦元琦都呵了一聲，搶上前攔住錦柱的手，問長問短，錦柱見黑壓壓的坐滿了一廳人，內中多半是不認識的，便走上廳，先叩見了隱龍道人與應麟夫婦，然後拜見了師伯師傅，雲飛便給錦柱一一引見，光銳等知道他是雲飛的唯一弟子，不禁十分欽慕，雲飛見錦柱拜見已畢，便問道，「你可曾打聽明白，」錦柱看座中俱是雲飛的心腹，便道，「弟子纔出了大名府境內，就遇着大師伯，弟子問那包十岡賊的動靜，」大師伯說這一年來師傅雖沒有往那賊家去，但那賊仍舊防備不懈，並且近日還聘了一個著名的鏢師，在他那裡護院，他又得了南樂縣令的報告，說是師傅畏懼火槍，所以那賊又添了許多火槍手，在家中晝夜守衛，大師伯說恐怕師傅要去，不能得手，……」隱龍道人不等說完，掀着長髯向雲飛笑道，「我說何如，我看那卦象便知目下一定不能得手，」我寫到此處，便有人駁我道，「喂喂，你大約是有點兒自相矛盾罷，你曾說過最不贊成迷信，卻怎麼把個隱龍道人屢次寫成一個未卜先知的活神仙，這不是罵禿子而當和尚麼」，哈哈諸君少安勿躁，聽我道來，迷信是迷信，哲學是哲學，迷信我

們決不可信，哲學卻不能不信，就以周易這一部書來說，所包含的，雖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消長，變化無窮，但是仔細看去，卻仍舊以人事為主，所以說「知者觀其辭，則思過半矣」，「下明白這個道理，那麼隱龍僅憑一部周易，便能看透未來，也不是什麼神秘的事了，並且隱龍對未來的事，只不過是觀其大略，至於詳細情由，仍舊不能預知，你們曉得已後，就知在下不是信口胡柴了，且慢談玄妙之學，再說雲飛聽師傅一說，登時剔起雙眉叫道，「那賊真的就如此狡猾，我就真的這般庸懦麼，」光欽等都從旁勸解，隱龍便道，「天已這般時候，你且辦了目前的事再說，錦柱此來很好，便教他隨你前去，」雲飛唯唯領命，於是又叮囑武袁等幾句，同了何文瑜何文琳陸錦柱走出廳外，跨上馬匹，出了南莊門，渡過那河，由那個莊丁引路，便往青風嶺進發，時方夜半，已到青美鳳嶺下，雲飛抬頭觀看，只見月光下照着那山嶺長約數里，四面都用頑石堆砌，山頂邊牆上插滿刀槍，兵器，端的如同一座銅牆鐵壁，雲飛看罷，心裡怙愾一回，便叫過那莊丁，附耳吩咐幾句，那莊丁領命上馬，往來路奔去，錦柱到這時候，實在忍耐不住，便向雲飛悄聲問道，「師傅到這裏來作甚麼，弟子端的要悶死了，」雲飛笑個不住的，將此來的情由，又附耳告知錦柱，錦柱這纔略略有些明白，何文琳方也要問雲飛命那莊丁回去的原故，忽聽路旁深草裡一聲呼哨，搶出三十多人，對雲飛喝道，「甚麼人敢來窺探，」雲飛用着沉著的聲音道，「我便是你家大王要會見

的駱雲飛，請你們通報一聲，」那些人就月光中打量了雲飛一會，又互相商議半晌，於是便由一個頭目答道，「既然如此，且在這裡等候，」雲飛點了點頭，那個人領了兩個人，跑上山去，遠遠聽他喊了句口號，是「青鳳」二字，接着寨門大開，放他進去，雲飛不禁心中一動，忙對何文瑜低言道，「這廝們的口號，我們既然曉得，何不將計就計，請武袁兩位使用這口號賺開寨門，單刀直入呢，三哥可否往來路告知武袁兩位，」何文瑜連聲應是，將馬緩緩掉轉，向來路行走，不知不覺已出了那些人的視線，飛馬便跑，他這裡纔走，就見那山上燈火大明，一隊人走下山來，燦爛的月光照着那頭一個人，生得膀闊腰圓，臉上兩道蘊滿殺氣的凶眉，右眼眼睛睜睜，左眼卻瞎了一隻，雲飛看他那身材，鬚髯正是從前在金紹隆家會過的人，不過那夜十分黑闇，始終沒有看清他的面貌，這時只是默默的看着，那人也認不清雲飛，兩人在月光下對相了多時，雲飛把手一拱道，「敢問足下便是譚寨主麼，小可駱雲飛，特來拜訪，……」話未說完，早見那人身後，搶過三個人來，一個是凸眼凹鼻，縮肩長項，一個是馬面蛇睛，細腰狼背，一個便是那壞蛋翟厲崙，三個一齊睜着眼睛，指着雲飛大喝道，「姓駱的，你傷了我家寨主，就應當即刻前來低首謝罪，不然就應當遠走高飛，別再露面，如今隔了許多年，你又跑到這裏來討野火，恐怕我兄弟不肯放你過去，錦柱與何文琳聽了這種無禮的話，如何忍耐得住，方要拔刀，雲飛連忙以目示意，止住兩人，自己卻仰天哈哈大笑道，「我駱

雲飛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當初與姓譚的交量，原非找的本意，並且成敗不足以論英雄，我贏了他，不算是榮耀，他輸於我，也不算是羞辱，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因為我的八個朋友，迷失道路，被你們擒住，故此來向你們要人，我與姓譚的沒有深交，而且還有仇隙，當然不能輕輕易易的使人送還，我此來美其名曰拜訪，其實不過是要分一個高低強弱，我贏了他，他得將八位弟兄還我，他贏了我們，這裡三個人與那八個兄弟，十一個人一齊由他處治，刀鋸鼎鑊，誓之皺眉，與你們三個何干，姓譚的如果也象你們這樣不要臉，儘可使你們大夥一齊上，就使千軍萬馬，我也是一個人抵擋，……」……說罷又是一陣大笑，再看那三個時，已經縮了脖子，紅了面孔，閉着三張嘴，一句話也說不出，那譚國襄聽了這一席話，氣得暴跳如雷，指着霍厲崙等罵道，「糟糠劣貨，裝甚麼英雄好漢，人家光明正大的來與我較量，用着你們來多嘴，……」喝罷又向雲飛冷笑道，「賂壯士既然願意比試，就請上山，」雲飛欣然點首，於是雲飛與譚國襄在前，錦柱何文琳在後一齊登山，霍厲崙等隨着上去，雲飛一路走，一路觀看形勢，只見這山嶺兩邊，岡巒起伏樹，木叢生，所有要害之處，都有關卡，月光雖然明亮，那山嶺深處，卻仍是黑闇闊觀的察不清，正東邊一坐大寨門，此刻二門大開，立着許多雄糾糾的壯漢，手裡都拿着兵刃，怒目橫眉的看着雲飛三人，雲飛只作不見，大踏步進了大寨門，走了一會，又是一座略小的寨門擋住，也有許多人兩旁分立，見了雲飛等，故意的摩拳擦掌，槍刀舞棍，將去路攔住，何文琳



到了此時，不禁有些胆寒，雲飛卻瞋目大喝一聲讓路，喝聲纔停，那些人都是一哆嗦，手裡一震，刀棍落地，再也沒有方纔的勇氣了，譚國襄見了，心中暗暗稱奇，又走不上一刻，只見面前一條濶河，長約五丈，正中間有一座木橋，橋上站着幾個人，提着燈籠迎迓，譚國襄便笑向雲飛道，「國襄生來懶懶，最怕走橋，所以雖建了這橋，我卻從來沒有走過，」雲飛故意問道，「敢是搭船過去麼，」譚國襄大笑道，「若用船渡來渡去，還生這兩條腿作甚麼，」雲飛一聽此言，暗叫，「不好，我忘了這厮會水，他若要和我賭賽泅水，我豈不是甘拜下風麼，」想着卻笑道，「這樣說來，是泅水過去了，」譚國襄又笑道，「觀於海者難爲水，大江大浪中，我兀自住得六七天，要在這澡盆似的小河裡泅水，不是大才小用麼，老實說了罷，我便是喜歡用這個法子，……」一言未畢，兩脚稍頓，已燕子般躡到對岸，方纔立定，便大聲說道，「獻醜……」雲飛叫道，「哎呀，這可坑了我了，就寨主這宗能爲，我已是望塵弗及了，」說畢兩眼看着那河，只管皺眉，這一來何文琳心中大驚，錦柱也有些氣餒，翟厲崙等那番得意，就不用說了，譚國襄也洋洋自得的，在對岸高聲叫道，「尙三弟還不快陪駱壯士從橋上過來，」那個凸眼回鼻的，擠眉弄眼的應了一句，便向雲飛說了個「請」字，雲飛卻大吼一聲，左手挾住錦柱，右手挾定文琳，凌空一縱，便像一朵紅雲，早跳到對岸，立在譚國襄面前，翟厲崙見了，殺心陡起，乘雲飛身軀尙未站穩之時，從身旁一個隨從手內，

取過一隻長槍，就着月光，覷定雲飛身子，盡力擲去，雲飛放下文琳錦柱，正要與譚國襄打話，猛聽身後一股寒風，忙將身軀一歪，順手向下一綽，剛好將那槍綽在手裡，錦柱等冷不防，倒吃一驚，譚國襄見了，心中不禁有些慌張，翟厲崙等不知虛實，跑過橋來，瞥見雲飛手裏持着那根槍，用手一彎，那槍已折爲兩段，擲在地下，翟厲崙嚇得矢滾屁流，看着雲飛，動都不敢一動，譚國襄使仍請雲飛進內，走不上半里，只見一個大操場上，有五間大廳，兩旁種着幾株果樹，操場盡頭，都是房子，那大廳後有四個角門，大約可通內院，觀看之間，已進了大廳，卻見一個黑慘慘的瘦漢，坐在廳上，旁邊又坐着兩個大漢，見了譚國襄，都站起來，譚國襄指着那瘦漢給雲飛介紹道，「這是我二弟新七，」駱新兩人略拱了拱手，於是分賓主坐，文琳錦柱，便坐在雲飛肩下，譚國襄又指着餘人，挨次給雲飛介紹，看他那樣子，好像是故意顯耀自家人才濟濟，雲飛暗笑道，「如此恰好，我正不知你們狐羣狗黨的姓名，你倒一一告訴我了，當下知道那個凸眼叫鼻的名叫尙申，那個馬面駝睛的名叫郭殿臣，廳上那兩人，一名徐明元，一名智遷，至於翟厲崙，因譚國襄沒有介紹，也就裝作不認識，不去理睬，於是略談了幾句話，就商議起賭賽的章程來，錦柱也暗暗將師傅與自己的方寸道，「譚國襄雖與姓略的有仇，他卻生來古怪，愛充好漢，他若贏了還好，倘使輸了，他

一定把那八個人還給姓駱的，這一來我的仇怎生報得，」看那姓駱的那股子勇氣，譚國襄還是八成得輸，莫如我先把那八個人宰了，就是姓駱的贏了，也不能讓他白白的將人帶回去，並且譚國襄近來又有些看不起我，我給他破壞了這事，也多少解一點恨，橫豎我也是不想再住下去了，」想罷，看譚國襄與雲飛還在商議，於是候了一刻，覷個方便，暗暗溜出大廳，回到自己屋中，取了柄刀，逕往幽禁楊鎮等的房屋來，到了那幾間房外，只見天已破曉，那六個看守的人見了，都喊一聲翟老爺，翟厲崙笑道，「你們辛苦麼，」那些人笑道，「辛苦也是無法，」翟厲崙道，「你們且去歇息，我來替你們看守一會兒好麼，」那六人一齊搖首道，「我們不得着寨主的命令，可不敢擅離，」翟厲崙聽了，勃然大怒，手起一刀，早把一顆人頭，血淋淋砍落埃塵，那五個人大吃一驚，方要逃走，翟厲崙一連四刀，又殺了四個，剩下那一個，跪在地下，搗蒜也似的叩頭，哀告饒命，翟厲崙喝道，「拿鑰匙來，饒你性命，」那人顫抖的從一個死尸身上，取出一把鑰匙，遞與翟厲崙，翟厲崙順手一刀，那個人也撲地倒下，翟厲崙用鑰匙開了房門，向裡一望，瞥見黑黝的屋中，殘燭欲盡，借着曙光照見楊鎮等八個人，一個個繩穿索綁，縛在那裡，翟厲崙登時眼中出火，指着八人罵道，「你這八個狗奴，今天也落在我的手中，你們誰也不用想着逃命，」說罷提刀便要闖入，驀地背後一聲嬌喝，一口飛刀，擦耳飛過，翟厲崙回首看時，只見對面房上跳下一個人來，此時天已大明，看出

那人卻是個女子，只見她生得禪肩細腰雪膚花貌，兩鬢似蹙非蹙的蛾眉，一雙似喜非喜的秀目，丹脣微啓，玉齒將粲，鬢邊斜穿着一隻玫瑰花，身上穿一件杏黃箭袖的縐綢短衫，腰間繫着一條藍綉長汗巾，尖翹翹的小腳兒上，套着一雙盤金飛鳳鞋，手中持一柄亮晶晶的寶劍，下了房便奔霍厲崙，讀者閱過前書，一定知道霍厲崙是個好色之徒，那麼霍厲崙與既明是一母所生，當然也不能獨異，這當兒就見他兩眼直視，嘴上還掛着唾涎，叫了一聲，挺刀上前，便捉那女子，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倩霞，看他這副醜形兒，不覺一默，頓時憶起他恰是那剪經的賊，那次被自己捉住要殺，便造出檀王莊傷害自己哥子的謠言來，自己一時不察，到檀王莊幾乎作出來，想畢不由得挑起娥眉，罵道，「奸賊還認得你家姑娘麼，」說罷纖腕略轉，舞動寶劍，便刺霍厲崙，霍厲崙聽她那句話，正摸不着頭腦，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個女子，便是自己曾吃過她大虧的，當時見那劍勢來得凶猛，急忙抬架，當不住倩霞一劍跟着一劍，連珠般砍來，霍厲崙弄得手足無措，一個失神，被倩霞逼開刀，乘勢用劍往他腰間一送，腰眼早着，翻身跌倒，倩霞趕上去，用小腳兒踏住他的胸膛，又用劍在他那脖子上攔着，笑喝道，「不度德不量力的畜生，赶快爬起來，給屋中那幾位鬆綁，不然我便是一刀，」霍厲崙不敢支吾，乖乖的爬起來，一癱一點的走到屋子前面，方要進去，猛的颼颼數響，從屋中跳出幾個人來，霍厲崙看時，登時大吃一驚，原來跳出來的，乃是適纒縛在屋中的楊鎮，

胡文孝等八人，倩霞見了，也是一默，楊鎮上前一腿，將霍厲崙踢了個筋斗，指着他罵道，「巧言敗義的奸賊，你的威風那兒去了，……」一言未畢，秦元培何文玘早上前將霍厲崙搭胳膊擰腿的網綁起來，然後八人一齊上前，對倩霞施禮道，「多謝邱小姐仗義，前來搭救，我弟兄昨日多有冒犯，望乞恕罪，倩霞不禁詫異道，「你們諸位怎麼會認得我，又怎的知道我便是昨日衝撞諸位的那人呢，」胡文孝笑道，「我弟兄原不曉得，這話都是方纔給我們解綁的何文瑜三弟告訴的，」倩霞笑道，「此時何壯士又往那裏去了呢，」刁元道，「他告知我們以後，又到山下給武袁兩位報信去了，」倩霞這纔明白，又道，「昨日實是我一時魯莽，傷了諸位，……」話未說完，楊鎮忙道，「沒事沒事」倩霞又道，「諸位既然脫險，我們就到前面去接應駱陸何三位，」秦元培等連連稱是，勾隆却道，「那麼這霍厲崙放在那裡好呢，」倩霞用手攏了攏鬚髮，抿着嘴笑道，「你們衆位中，請一位抗了他走就得了，」皮鼈搶道說道，「來來就是我抗，」說着一俛身扛起霍厲崙，隨着倩霞楊鎮等，便向前面走去，楊鎮忽叫聲「哎呀，我們沒有兵刀，怎樣好呢，」倩霞指去霍厲崙道，「這廝有一把刀，你們先拿來用，少時再奪幾把便成了」衆人應了一聲，毛蛟使回身抬起霍厲崙那把刀，一齊前進，纔走了幾十步，劈頭便撞着二十幾名山賊，那些山賊看見楊鎮等，都喝道，「小子們那裡逃走，」毛蛟大怒，搶上前一刀一個，排頭兒砍那去，那些山賊應聲跌倒十多個，剩下幾個，抱頭

鼠竄而逃，毛蛟舞刀當先，衆弟兄也拾起那些人的兵刀，隨後使追，倩霞忽道，「諸位既有了兵器，我便要失陪了，」楊鎮方要問她那裡去，她已聽的一聲躍上房子，轉眼間便不見了，這裡衆人都不由得贊嘆了幾句，然後一擁向前奔去，纔走到大操場的角門，就聽裡面人聲嘈雜，刀槍亂響，等到推開那門，便見那五間大廳前，圍着許多人，楊鎮急請刁元皮巖兩人，在此看守霍厲崙，自己與胡文孝秦何毛勾等，忙趕上前去，走到切近，就聽譚國襄的聲音喝道，「好你個姓駱的，竟敢老虎嘴裡拔毛，施展你那鬼八卦，救出那八個小子，老實對你說，我不但要報當初那一石之仇，並且還要替我尙甲四弟雪恨，今天要讓你出了這青鳳嶺，算我不是人，」說着就見那夥人，忽喇喇一閃，閃出一大片空地來，譚國襄氣哼哼的挺着一條鐵鞭，走出廳外，接着又見雲飛啞然大笑，掄起單刀，搶上前去，兩人合攏便鬥，那新七抄起一根花槍，向錦柱劈臉就刺，錦柱急架相迎，何文琳挺刀逕奔徐明元，智遷掄鎗敵住，剛剛交手，楊鎮已看出他不是智遷的對手，大喝我來也，舞刀便取智遷，尙甲大怒，提起雙錘，接連打來，胡文孝便上前去助何文琳，這邊郭殿臣徐明元，便攔住秦何毛勾，那一百多個山賊，也夾七雜八的幫助狠鬥，這場爭鬥，真個是震天撼地，那譚國襄自那次敗馭以後，便安心蓄志的操練，以圖雪恥，那隻鐵鞭，舞開來，端的變化入神，有如游龍奪彩，令人目眩，怎奈雲飛也是個好學不輟的性兒，幾年來增了無窮解數，此時一口刀要圓了，真是飛騰莫測，直似掣

電流光，一來一往，鬥了二百多個照面，兀自勝敗不分，那尙申看了，便棄了楊鎮跳到雲飛面前大喝道：「譚大哥少歇，看我擒他，」譚國襄聆言，跳出圈子，且讓尙申去鬥雲飛，尙申先不交鋒，指着雲飛罵道：「你這厮爲何將我兄弟害死，」雲飛已明白他是尙申的哥哥，便喝道：「他助桀爲虐，做惡多端，我就要剪除了他，你待怎麼，」尙申怒氣填膺，挺錘直取雲飛，雲飛使用殺尙甲的刀法敵他，說也不信，他竟照樣上鈎被雲飛一刀，將頭砍去老遠，衆山賊不覺大驚，譚國襄狂吼一聲，一鞭向雲飛拼命打來，兩人重復酣鬥，又是二百餘合，那邊楊鎮胡文孝與秦何毛勾六個人，傷痕未愈，何文琳氣力又衰，如何擋得住郭殿臣徐明元智遷，和那二百多個山賊，正在不支，忽的有一夥山賊從外面跑來，大叫道：「寨主不好了，檀玉莊的人，用山上的口號，賺開寨門，分兩路殺進來了，」譚國襄等登時大驚，心神淆亂，雲飛等聽言，精神大振，向外看時，只見烟塵飛處，一隻猩紅烈火旗，已電光般衝了進來，大旗前面，有數百山賊，叫苦連天的奔來，旗號招展之間，已看出頭兩個便是伍雲發何文琳，隨後袁瑞居中，曹光銳龍剛在後，引着三百餘人，排山倒海的搶來，郭殿臣等急忙揮衆抵禦，正亂着，操場外面又是一陣步伐聲音，也是檀玉莊的旗號譚國襄等叫苦不知高低，雲飛等人，越法大悅，只見楊鋼何文瑜在前，武峻李建龍秦元琦在後，又引三百多人，風雨般裹上來，雲飛正詫異三師兄怎的不見，武峻已撚鋼叉向新七刺去，這當兒青鳳嶺寨內，

火光烘烘，山石爆烈，衆山賊神號鬼哭，四下亂竄，譚國襄情知事壞，把牙一咬，拼力去鬥雲飛，無移時，徐明元智遷，業已雙雙喪命，郭殿臣一個寒噤，扭轉屁股便逃，李建龍秦元琦何文埏，在人叢中望見，那裏肯捨，用力追去，不防郭殿臣縱身上房，揭起一瓦，往下就打，何文埏閃躲不及，正打在頭上，鮮血迸流，往後便倒，李建龍秦元琦急忙停步救護，郭殿臣又舉起一瓦要打，驀地身後颼一聲，一口飛刀飛來，手腕早着，拋了瓦，哎呀一聲，滾下房來，秦元琦看見，不管好歹，一刀砍去，郭殿臣第二個哎呀才喊了一半，便糊裡糊塗的了眼，李建龍急向房上一看，卻是倩霞，只見她笑吟吟的收好飛刀，縱下房來，李建龍大喜，使一面攬起何文埏，一面指着雲飛等對倩霞笑道，「他們正打得不可開交，邱小姐何不去援助一臂，」倩霞搖首道，「我暫且觀看一會動靜再說，」於是李建龍扶了何文埏，與秦元琦使同情霞在此觀戰，那裡雲飛已與譚國襄鬥到八百餘合，仍舊不見輸贏，就聽旁邊哎呀一嚷，人聲鼎沸，新七已從一大夥人中跳了出來，血流全身，搖搖欲仆，武峻錦柱兩人，隨後追出，新七不要命的竄上大房，武陸兩人不肯歇手，也縱上房追去，轉眼都不見了，再看袁瑞曹光銳伍雲發二楊等，已把那些山賊殺得乾乾淨淨，見只剩了譚國襄一人，就喊一聲合在一處殺來，譚國襄曉得大勢已去，撥開雲飛那刀，躍離十丈，那雲飛毫不放鬆，掄刀趕上，譚國襄虛晃一鞭，便往大廳跑去，倩霞早拔劍擋住，譚國襄見是個女子，那裏放在心上，一



鞭打去，倩霞不慌不忙，施展開劍術，化作一團白霧，繞住譚國襄，譚國襄氣力已乏，竟自不敵，正惶急間，雲雲已與袁曹等人趕到，譚國襄大驚，身形一晃，上了那房，雲飛方纔要追，忽覺眼前一亮，一個女子已飛身上房，追蹤而去，雲飛正然一怔，李建龍使笑道，「駱大哥人家改了裝，你就不認得了麼，」雲飛經他這一說，才記起是倩霞，不覺佩服她身軀的靈活與矯健，這時刁元皮輩，已將霍厲崙押解過來，袁瑞便將那六百莊丁交與曹光銳楊鎮，請他兩個與胡李秦何等人，在這裡看守霍厲崙，並救熄山上火燄，又搜集譚國襄的財寶，散給山賊們的家屬，發放他們下山，自己就與雲飛伍雲發楊鋼刁皮毛勾，一齊上房去追譚國襄，如今且說譚國襄心慌意亂，逃出大寨，一逕地往山後跑去，正跑着，忽聽背後脚步聲響，回首一看，正是那女子，譚國襄不敢交鋒，抹頭飛跑，跑了一會，雲飛等也追到了，譚國襄越發大駭，便順着山旁一行叢木，拚力逃奔，瞥見面前一個懸崖，下面水音澎湃，聲如雷鳴，雲飛在後望見，大叫，「不好，這廝會水，不要讓他滑了去，」倩霞聆言，颯的躍到譚國襄身邊，方將寶劍一起，譚國襄已哈哈一笑，撲通跳落大水之中，雲飛頓足叫道，「完了；這……」一言未畢，倩霞一聲嬌叱，雙足一迸，也跳下水去，雲飛喜出望外，忙與袁瑞伍雲發楊鋼等，跑到崖旁，只見譚國襄一個筋斗，翻入水底，倩霞也隨波逐浪的翻了下去，不一會譚國襄又翻上來了，圓睜一眼，看着水底，倩霞卻從他身後游上來，這時她那件杏黃衫子

業已濕透，隱隱露出裡面的綠色水衣來，譚國襄聽見身後水響，回首一看，冷不防一鞭打去，水中打人最不容易，但他卻能運轉自如，同陸地一般，倩霞見那鞭勢不弱，忙舉劍來迎，兩人便在水中廝殺起來，那譚國襄得了水，就如同猛虎添翼，勇不可當，倩霞竟得不着他的破綻，雲飛等在岸上望着焦急，只是不能爲力，就在此時，忽然呼的一響，從雲飛身後躍過一人，撲的跳在水裡，身軀輕捷，水花兒都未濺起，雲飛急看，登時喜極欲狂，原來那人就是昨晚假稱身體不爽的隱龍道人，楊鋼心下釋然，這纔明白隱龍的的確確是位大俠，毫無爾我之見，先時所以不說明者，大約是怕走漏消息，想罷心下說不出的欽佩，那譚國襄見崖上跳下這人，是個夙不相識的長髯道人，便不顧一切，覷定隱龍就是一鞭，隱龍向下一沉，閃過那鞭，倩霞見師叔赤手空拳，忙揮劍去助，隱龍卻笑道，「你不用管，讓我捉他，」倩霞聽說，使不上前，慢慢游到崖邊，用手牽住一條葛藤，在那裡觀戰，譚國襄見一鞭未中，又是一鞭，隱龍仍不招架，側身沉落海底，譚國襄大怒，睜圓那隻右眼，轟的一聲，追了下去，半晌兩人都未上來，雲飛雖然知道傳師非比等閒，只是這半日不見上來，不覺有些詫異，倩霞已放心不下，拋了葛藤，方要重新下去，忽然噗哧一響，接着從水底冒上一股紅水來，不到盞茶時，水面都染成血紅顏色，雲飛倩霞正在驚慌，隱龍已踏水而上，左手提了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那人頭上滿是泥草，睜着一隻赤紅右眼，樣子十分可怕，正是譚國襄的首級，雲飛大

喜，楊鋼等更不用說，直佩服到五體投地，雲飛猛然覺來，對隱龍道，「師傅怎樣上來呢，」隱龍笑道，「你先接住這東西，」說着將譚國裏的人頭，往上一擲，雲飛急忙接住，再看隱龍拖着倩霞的手，喝了個「起」字，已一齊飛到了崖上，衆人見了，越發景仰，倩霞使到那叢木後，擰乾了衣裳，然後隨着隱龍等一齊回到青鳳嶺寨內，曹光銳已將寨內諸事，辦理完備，整起隊伍，準備下山，武峻與陸錦柱也因追不上新七，空手回來，一見雲飛提着譚國裏的首級，十分歡喜，雲飛略詢數語，便命押了翟厲崙，將山上的力槍兵刃，火砲矢石，全數載上車子，然後又放火燒了山中寒柵，大隊回莊，路上雲飛問隱龍，「弟子三師兄怎麼不見，」隱龍掀髯笑道，「日內你自然曉得，」雲飛聽了這話，更大惑不解了，師徒們說話之間，已望見檀玉莊南門外的一片大水，這時水面飄浮着百十隻快船，船頭站立一人，正是曹光欽，左右光銘，右有光銜，想是三兄弟已得了捷報，出莊來接，雲飛慌忙下馬上前，光欽一眼望見自家旗號上，懸掛着一顆人頭，曉得那便是青鳳嶺山賊的首級，登時樂不可支，與光銘等跳上岸來，問長問短，又忙着上前與隱龍倩霞道勞，雲飛在旁看他三個，精神抖擻，行走便利，不覺詫異，問光銘道，「二哥的傷處，已痊愈了麼，」光銜大笑道，「大哥真不知道麼，自你啓行以後，隱龍老師便將我弟兄的傷痕，一一調治好了，」雲飛聽畢，方始明白，這兒全隊人馬，已挨次到齊，光欽又一眼看見翟厲崙被兩個莊丁押着走來，登時瞪起碧眼

，指着他罵道，「翟小畜生也有今日，我曹氏四虎與武家堡諸弟兄，若不因爲你，怎能鬧得有家難奔……」翟厲崙聞聽，只是默默無言，衆人連忙勸解，光欽兀自咬牙切齒的看翟厲崙，恨不得抓來撕碎了他，隱龍笑道，「曹家賢契，且休氣憤，有甚麼事，進莊再發落也還不遲，」光欽依言又慰問了楊鎮等八人一番，然後喝令手下人將船靠岸，便請隱龍倩霞與衆弟兄登船，跟着六七百莊丁一齊上船，往南門划來，進了南門，朱冒接着從船上牽過馬來，大家又乘馬前行，隱龍與倩霞因爲昨日來的時候，天已向暮，沒有細看莊中景緻，後來夜間出去，雖有月光，也沒有十分看清，此刻趁着清晨的陽光，便慢慢瀏覽，這時節正當初夏，百花開放，野草叢生，幾隻蝶蜂，往來飛翔，雲飛等走在這萬紫千紅的野道上，端的曼妙如仙，倩霞心中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就在這時，瞥見路旁草地上，留出一大片空地，正中間有兩座墳墓，轟然聯立，倩霞不由得凝着星眸一望，不看時，萬事全休，一看頓時驚得魂飛魄散，卻見那左邊墓碑上，清清楚楚鐫刻着，「廣西邱義士諱良之墓，」九個大字，倩霞立刻嚶嚶一聲，險些落馬，隱龍慌忙向前扶住，倩霞這時就覺得頭暈眼花，天旋地轉，支持不住，倒在隱龍臂間，暈了過去，昏昏沉沉的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纔悠悠醒轉，暈眼一看，自己安安穩穩的臥在床上，床前圍着許多人，靠得最近的便是林夫人，杜阮藍閔與露妍等，也都在床前，見她醒轉，忙着上前看視，倩霞淚下如雨，口裏只喚帥叔，林夫人忙着

去安慰她，又命人到外面去請龍隱不一會龍隱走進房來，含笑道，「賢侄女且休悲傷，敢是有甚話講，」倩霞含淚道，「師叔可知我哥哥死的情由麼，」龍隱道，「這件事你四師弟都是親眼看見的，我就喚他來告訴你便了，」說着便向屋外叫道，「雲飛，你且進來，」雲飛原隨着師傅一同來的，此時聽師傅呼喚，應聲走了進來，龍隱便道，「你將你邱師兄遇害的情形，告訴你師姊，雲飛答應，便恭恭敬敬的從自己救邱良說起，一直說到邱良因傷身死，……」倩霞聽罷，又是一陣痛哭，掙扎着向雲飛道，「師弟念同門之情，深入虎穴，拯救先兄，愚姊感謝不盡，」雲飛連連謙遜，林夫人也用手拍着倩霞的肩頭勸解，雲飛說罷，又從身邊取出那半幅皮衣，遞與倩霞，倩霞顫抖抖的看了那「吾妹別矣」的血書，越加泣不可仰，待了半晌，忽的挑起雙眉向龍隱道，「師叔那霍厲畜生，已經殺死沒有，」雲飛答道，「小弟已暫留他的狗命，預備讓姊姊報仇，」倩霞道，「如此多謝師弟，」說着又對龍隱道，「既這樣，侄女明日便動身回里，將此事稟知我母親，」龍隱笑道，「不勞你前去，我昨晚已命你三師兄到山東迎請，你母親去了，」雲飛在旁聆言，纔知就裡，倩霞感激涕涕的道，「師叔如此體貼侄女，侄女雖粉骨碎身，也難答報了，」龍隱笑道，「這算什麼，但是你母親來時，你哥哥的凶信，卻先不可稟告，她老人家若乍聞聽此訊，痛子心切，難免有甚危險，最好暫時隱瞞，」倩霞唯唯答應，於是龍隱便與雲飛退出，人生如電光石火，端的不

差，轉眼又已是孟秋時節，忽一日積玉莊中，鼓樂喧天，燈彩雙照，全莊人等，一個個笑容滿面，並且成群集隊的往莊主宅院裡去，讀者可知這是怎麼回事嗎，哈哈，這日正是積玉莊莊主駱雲飛，與邱賢峰的愛女倩霞合巹之期，原來隱龍道人曾受過師兄臨終的囑託，再三請他留心倩霞的終身大事，隱龍物色了許久，覺得只有雲飛堪稱佳偶，此次與應麟夫婦一同到積玉莊來，也完全爲的是這回事，所以等齊雲標迎請邱母到來，過了幾日，由倩霞慢慢將邱良的凶信，稟知邱母，殺了翟厲崙，又祭奠了邱良，邱母得隱龍與女兒的竭力勸慰，也減了些哀痛，隱龍便乘暇與邱母商量，將倩霞許配雲飛，邱母因爲雲飛冒險救過邱良，又有丈夫的遺囑，自然願意，隱龍又徵得應麟夫婦的同意，便告知雲飛，雲飛因大仇未報，只是不肯，隱龍卻勸他道，「你的志願我非不知，只是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並且你師姊的終身一日未定，你邱老師伯便一日不能瞑目，你成婚之後，再去報仇，也還不遲，再者有她助你，豈不更好，」雲飛雖然是個堂堂丈夫，不喜女色，只是眼前現放着這一個花枝般的美人兒，甘心不要，萬無此理，而且英雄兒女，原無分別，若只會殺人放火，不解溫柔，也不成其爲英雄了，因此雲飛就欣然應允，至於倩霞她對雲飛的義勇貌相，久已傾慕過了，既有父親從前的叮嚀，又有母親師叔此日的主張，也使低首含羞的聽憑做主，於是便擇定七夕這天合巹，曹武群聞聽此訊，先就忍不住了，不管雲飛允與不允，就大肆鋪張起來，所以這一天

竟如此的熱鬧，當下那些拜堂合巹等等儀節，都不必細說，單講雲飛被曹武等人扯到喜筵上，左一盃右一盃的大灌，雲飛那裡推辭得過，光銘忽的噪道，「駱大哥，尊夫人打我那一鏢的時候，曾說了句禮尚往來，我今天也要灌你一番，來一個禮尚往來，」衆人大笑，雲飛無法，只得放量豐飲，直到夜間，衆人纔將他推回洞房，雲飛此時已有些捉脚不定，纔進了那門，只見所有粧奩，都擺在房裡，但見寶燭映輝，繡帳生暖，新娘斜倚在粧台前，杜阮等四位夫人都在床前陪伴，雲飛從來也不曾見過這等世面，倒覺得心中亂跳，十分不得勁兒，酒也醒了一半，杜夫人等見了雲飛，笑了一聲，都跑出房外去了，雲飛愈發不得主意，倩霞抬頭一看，不禁微微一笑，雲飛這時忽然靈機一動，便轉身關了房門，走到床邊，故意將桌上的燈剔了剔亮，趁勢便坐在床上，向倩霞一看，恰巧倩霞也不覺向雲飛一望，四目一碰，都不由得一笑，雲飛便搭訕着對倩霞道，「人生聚散，端的不可思議，姊姊與我只在京中無意中會過一面，不想今夜竟成了百年眷屬，同是一樣的夜裡，今昔竟有這樣的不同，這不是奇妙麼，」倩霞聽了此言，壓波紅暈，眉峰微逗，對雲飛說出幾句話來，正是，

紅顏相對今思昔，絳燭高烧秋似春，

欸知倩霞所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癡盧主人評曰，雲飛迎親返莊，隱龍與伍齊等相偕而至，獨遺一錦柱，讀者莫不詫異，此回

飄然而來，將包士岡之近况，順手叙出，於是錦柱初未同來之原因，及雲飛不忘復仇之孝思，一一標出，筆力絕大，寫譚國襄頑強好勝，又與翟授楓姜天杰不同，且武功高絕，堪稱雲飛勁敵，設非隱龍倩霞之協助，雲飛殆難操勝算，此種寫法，較一般棒角式之說部，祇重一人者，自是不同，攻青嶺鳳之前，先寫青鳳嶺之形勢，駱譚酣鬥之前，先寫駱譚耀武，極盡襯托之能事，而此中又夾寫翟厲崙之奸險，何文琳之胆怯，遂覺靈活跳脫，令人神往，翟厲崙方欲殺害楊胡諸人，忽天外飛來一倩霞，及擊敗翟後，楊胡等已爲何文瑜救出，筆筆出人意表，擒翟二而走新七，來隱龍而死國襄，有如春雲出岫，變化無窮，此回極寫雲飛，無所不能，而獨於泗水及酬應上，毫無所能，正是善描寫英雄，蓋人無萬能者，如曰萬能，適證其僞耳，常見售僞藥者，必曰無病不治，實則無一病能治也，雲飛倩霞，真是天生配偶，寫洞房之夜，旖旎漏洒，又是一種境界，於亂亂烘烘之戰後，繼以一段文字，宛如烈風暴雨乍止，濃雲盡斂，皎月初升幽靜中別饒逸趣，

## 第二十一回

（薦名捕衙中授計 飲佳釀酒後遭擒）

話說當下倩霞含羞對雲飛道，「你當日看了我那簡帖，可有甚麼感想麼，」雲飛便毫不隱瞞的將自己看後的疑慮，告知倩霞，倩霞笑道，「我寫了那字簡以後，也有些懊悔，怕你起甚疑



心，果然不出我所料，」雲飛又問道，「姊姊既住在山東，那麼那年到京中去，敢是有甚事情麼，」倩霞點首道，「是的，因為我外祖家原住在京中，那年恰值我外婆仙逝，我母親帶着我進京奔喪，我偶然經過那客店，看見你正與那土棍口角，要替那書生還債，我一時好奇，倒要看你怎樣接濟法，到了晚間，便暗地到那店去調查，後來便隨着你到了那土棍家裡，你失神驚醒了他，我怕你施不得手脚，便殺了他，仍暗暗隨你回店，得空便寫了那幾個字擲了給你，」說罷不覺一笑，雲飛也笑道，「姊姊的輕身本領，真不可及，以我這練武的人，竟沒有覺察你在身後，幸虧你沒有害我的心，否則我可就危險了，」倩霞輕輕啐了一口道，「說這個作甚，」言已略靜了靜，又低聲詢問雲飛的家世，雲飛便將祖父的冤仇，與父母的情性，一一告知倩霞，倩霞聽了，登時挑起柳眉，對雲飛道，「兄弟不必傷感，將來我遇着那包士岡奸賊時，碎剮了他與你雪恨」雲飛稱謝，又乘空說道，「夜已深了，請姊姊就寢罷，」倩霞一聽此言，不由得粉頸低垂，兩隻手只顧拈弄那衣角，儘雲飛說了幾次，只是不答，雲飛見她不睬，心裡一急，急出一個着兒來，驀地叫道，「哎呀，你忘了，」倩霞聽他這一嚷，嚇了一跳，忙問道，「我忘了甚麼，」雲飛道，「今夜不是七夕麼，姊姊竟忘了乞巧了，」倩霞情不自禁的笑道，「馱子，今天是甚麼日子，如何有空暇去乞巧，」說到這裡，自知失言，羞得兩頰緋紅，雲飛便趁勢道，「世谷門說今天是甚麼牛郎織女鵲橋相會之期

，但據我看來，那織女未免太痴了，自己與牛郎伉儷既篤，爲何偏聽信旁人的話，忍心去了牛郎逃回上界，」雲飛這句話，本帶着刁鑽，倩霞聆言略一尋思，不覺嫣然一笑，只這一笑裏，雲飛便放下羅幃，作了那人生破題兒第一遭的要義，一宿無話，次日那些零星事情，都不去管他，過了三朝，隱龍便辭了應麟與邱母，又訓勉了雲飛倩霞一番，帶着伍雲發逕回隱龍觀，那許換章見雲飛智勇過人，越加欽佩，便在積玉莊中住了下來，錦柱自然更是隨着師傅的行止以爲進退，從此積玉莊，便又添了邱倩霞陸錦柱許換章三位豪傑，駱曹武魯等心中的歡喜，自不必說，應麟夫婦看着這雙佳兒佳婦，承歡膝下，尤其欣慰異常，衆弟兄見了，也來湊趣，因此每日輪流作東，大排筵宴，放懷歡樂，不知不覺就將雲倩兩人燕爾新婚的期間，消磨過去，忽的一天，雲飛尋思道，「爹娘是迎請來了，婚姻是成就了，我可以專心進京報仇了，」於是立即稟明了父母，應麟見他不爲情慾所縛，一心一意只是復仇，很是喜悅，不忍過拂他的志願，便叮囑他小心，曹武等人見雲飛又要離去，十分不捨，只是復仇大事，又不敢挽留，當下雲飛便囑咐倩霞好生侍奉父母，並說自己不久便要回來，倩霞曾聽說包十岡家添了許多火槍手，心裏放心不下，再三教雲飛謹慎，雲飛對她自然有一番安慰，將錦柱也留在莊中，自己別了父母妻友，單人獨騎向京城進發，雲飛從山西往京城去，還是頭一次，所以雖是心中有事，有時也不免要瀏覽沿途的風景，這日到了京城，一逕的就往明修

廟裡來，明修與雲飛久別重逢，歡喜得嘴都合不攏來，忙着問雲飛這兩年來所做的事，與此來的目的，雲飛見禪室內無人，便撮要說了一遍，又詢問包士岡的近況，明修頓時皺了皺眉頭道，「不是我打賢弟的興頭，這事恐怕很難得手，你不知道自你走後，那賊又添了無數的火槍手，晝夜的防範麼，」雲飛點頭道，「我也略有些風聞，只是如此就罷了不成，大哥不必耽憂，我一定要取了他首級，纔算完了我的志願，」明修見他這樣決絕，也是佩服，於是雲飛便在廟中住了下來，次日晚間，等廟中人俱已睡熟，便帶好了那柄祖傳剛刀，往包士岡的家來，纔轉過鼓樓東面，就見包士岡的門首，燈籠照耀，幾個雄糾糾的家丁站在那裡，雲飛便繞了個大灣子，走到包家後牆，觀看四下無人，方要縱上牆去，猛覺得心裡一陣難過，想起這地方自己已來過兩次，至今仍舊沒有報得仇，雪得恨，端的拿甚麼臉面來對爹娘，和死去的祖父呢，想到這裏，幾幾乎要哭出來，呆了半晌，把牙一咬，飛身上了那牆，跳落院內，這時正在仲秋，與前兩次來的景象，又是不同，雲飛那有心腸賞玩山石花草，飛步向內宅便走，且喜沒有碰着一個人，跳過那個月亮門，只見黑忽忽沒有一些人跡，那三間大廳，也冷清清的矗立在那裡，想是包士岡經過那次驚嚇，已不敢到此處來了，正在觀望，忽聽那月亮門外有很重的脚步聲音，雲飛忙縱上房去，向下看時，瞥見許多人肩着火槍，打着燈籠，走進院子來，用燈四下審看一番，又重整隊伍向前去了，雲飛見他們果然都肩着火槍，心裡不禁憤

怒·便在房上暗暗跟隨，正走間，偶向宅西一望，就見那裏燈光明亮·雲飛忖道·「且到那裏看看，想罷，轉過身來，竄房越脊，往宅西跑去，到了切近，果然是一個小小院子，有三間北房，燈光照着那院子，十分潔淨，屋裡陳設，極爲精緻，那窗邊一張木榻上，坐着一男一女，正在低首談話，那女子年紀很輕，裝飾也很是鮮艷，細看那男子·不是別人，正是包士岡，雲飛看了，頭髮上指，目眦盡裂，渾身的血液，都凝住了，兩臂筋肉怒張，咯吱咬一挫牙齒，更不遲延，跳下房來，左手捲開五指，右手握緊剛刀，颯一聲搶進屋去，覷着包士岡拼力砍去，就聽晚吟一響，包士岡已被劈爲兩半，連那婦人的腿都劈將下來，說也作怪，就見那兩個人身上，嘩喇嘩喇掉下一大堆碎木屑來·卻一滴血也未流，雲飛大愕，定睛細看時，那裡是真包士岡，卻是兩個木製的假人，都穿了真的衣服，兩張臉也是兩副假面具，造的倒很是精巧·雲飛看罷，又羞又氣，向那兩個假人一陣亂劈，不一會連那木榻都砍成枯柴，這當兒屋外忽然大喊道，「又有了刺客了，快給大人送信去，」聲盡處，屋外已圍滿了人，雲飛也不管他們有無火槍，不要命的搶出屋來，舞起那把刀，上下左右排頭兒砍去，那些人那裡逃得開，一個個都作了斷頭之鬼，雲飛怒猶未息，丟了那些血肉狼籍的死屍，提着刀四下亂闖，逢人便殺，遇人便砍，就如同一隻瘋老虎，那些火槍手得信，火速來捉雲飛，雲飛殺了一陣，頭腦纔略略清醒過來，瞥見前面夾道裡，有一片火把，許多人拿着火槍趕來，

雲飛見了，只得捺下這口氣，竄上房去暫避，那些人在明處看不清暗處，提燈吶喊的一直跑過去了，雲飛纔要跳下房去，忽的又一隊火槍手跑來，其中有個人眼快，看見房上有個黑影，一言不發，舉槍向着雲飛便放，雲飛慌忙伏身，那槍彈擦腰飛過，下面的人見了，不管虛實，也向房上亂放，雲飛曉得這次又成畫餅，只得氣哼哼的抹身逃出包家，回到明修廟中，人不知鬼不覺的走進自己住的室中，掩了門，坐下來休息，不說雲飛在這裏悔恨交并，如今且說包家那些護院，亂紛紛鬧了半夜，直等到天明，纔安靜下來，仔細檢查殺死三十八人，傷了六十六人，打碎的什物陳設，不計其數，包士岡在臥室中得了信，正在驚駭，又有下人稟告雲飛砍碎了西院設置的假人，包士岡見說，心裏雖然慶幸，卻又皺眉忖道，「這小畜生端的厲害，竟這般再接再厲的不肯甘休，此番不是我有防備，險些死在他手，只是長此以往，防不勝防，怎樣好呢，……」想到這裡，十分憂懼，忽然下人又進來稟道，「蕭教師前來給大人問安。」包士岡急命請到書房，自己也便往書房來，方纔坐定，就從房外走進一個清晴濶口，突頂圓額的漢子，中等身材，略略有些鬚鬚，此人姓蕭名彬，乃是黃河以北有名的鏢師，包士岡聞他名字，便用重金聘來護院，上一回錦柱口裡說的，就是此人，當下那蕭彬見了包士岡，慌忙施禮道，「小人疏於防範，吃刺客混進宅來，累大人耽驚，」話未說完，包士岡忙道，「不妨事，只是這刺客此次雖去，難保不再前來，教師替我想個安全法子

纔好，「蕭彬聽了，沈思半响道，「要想安全，除了宅中加緊防範，別無他法，」包士岡道，「這厮一日不死，我一日不得安枕，我的意思，須要設法捉住他，」蕭彬道，「這人來無影，去無蹤，我等都沒有看清他的面貌，如何拿得了他，我保護大人又不能出宅去訪拿他，……」包士岡搶着道，「所以我就爲此事躊躇，衙門中那些蠢材，又都不可靠，就使認得那厮，也沒有胆子捉他，……」蕭彬聽了，忽的叫道，「聽大人這一說，小人倒想起一個人來了，此人若肯來時，不要說這麼一個小小刺客，就使多少江洋大盜，也能够手到擒拿，」包士岡忙問是誰，蕭彬道，「小人說了也是沒用，此人在前幾年已退役在家發誓不出來了，」包士岡道，「此人叫做甚麼，是個何等樣人，」蕭彬道，「此人姓余，單名一個虎字，本是大興縣的捕頭，生平拿獲悍匪要犯，不計其數，他認得人也真多，武藝也真高，小人與他是刎頸之交，不過他既退了役，怎肯再出來呢，」包士岡道，「就命大興知縣命人喚他來便了，」蕭彬擺手道，「此人生性高傲，若隨便差人喚他，他必推病不來，豈不是心思白費，」包士岡道，「教師既與他交好，可以拿朋友情誼，請他出來幫助，」蕭彬道，「既這般小人便走一遭，」包士岡大喜道，「事不宜遲，教師就勞動一踮罷，」蕭彬答應一聲，問明了雲飛的姓名，記在心中，便退出書房，包士岡自命下人買棺裝殮那些死的護院，並用錢撫卹死者的家屬，受傷的人，也給錢去療治，再說蕭彬早點都未曾吃，便出了包家，逕往城外

走去，走出城來，天方正午，一邊走，一邊看路旁的景物，不多時已來到一個小小村子，進了村，便投余虎家來，來到門首看時，只見短短的矮牆裡，露出幾間草房，柴扉虛掩，扉前蹲着一條小狗，見了生人便汪汪的吠起來，蕭彬縮住腳，推開那門，向內叫了一聲「余大哥在家麼」，只見從裡面走出一個略具姿首的婦人，看見蕭彬，哎唷一聲道，「我說是誰，原來是蕭叔叔」，蕭彬忙施禮道，「嫂嫂，余大哥可在家麼」，婦人笑道，「他在屋裡又喝上了，蕭叔叔請進來罷」，蕭彬笑了一笑，大踏步便走進去，瞥見余虎坐在屋門邊一矮矮橙上，面前放了一張小桌，上面擺了兩碟小菜，一隻酒壺，余虎拿着一個大盃，低着瘦臉正在狂飲，聽見脚步聲音，抬頭一看，忙放下酒盃，大笑而起，上前握住蕭的手道，「蕭賢弟，什麼風兒吹你來的」，蕭彬道，「大哥且請飲酒，我一早出來，還沒有用飯，須得請嫂嫂費一費事」，余虎叫了一聲爽快，便對他渾家道，「如此你快去作，把昨天劉老五送我的那兩條魚也烹了來，給蕭賢弟下飯」，他渾家笑着自去安排，蕭彬也不客氣，便順手取了一個矮橙，坐在余虎對面，余虎便問道，「賢弟一向都在那裡」，蕭彬答道，「小弟在前三月，方保了一踮鏢回來，便被城裡一位京堂大人聘到他家護院，小弟原不願當作官的爪牙，只是這個官兒，對我十分謙恭，再三請我前去，我推辭不得，只好勉強答應」，余虎笑道，「大丈夫擇地而棲，有甚麼使不得，只不知這官兒名叫甚麼」，蕭彬道，「他姓包，名叫士岡」，

余虎登時變色道，「這包士岡的名聲，我有些風聞，據說此人十分奸險，賢弟怎的卻投他門下，」蕭彬忙道，「那都是外面的傳言，其實此人尊賢敬士，心地也很忠厚，不然小弟怎敢欺瞞大哥，」余虎拈着短鬚笑道，「我不過是偶聽人言，賢弟又何必偏促不安，」於是相與大笑，這時余虎的渾家，業已將菜做好，便一一端了出來，又添了一雙箸，余虎酒已喝完，便與蕭彬吃起飯來，須臾畢，余虎便起身，幫助渾家，將食且送到厨下，然後抹乾了桌子，砌了壺茶，重復入座與蕭彬談話，談了一會，蕭彬便漸漸說到余虎退役的事來，只見余虎嘆了口氣道，「我一生的責任算是完了，現在守着這個小小田園，享些清福，倒也無愁無慮，回想從前辦案時，那些的耽驚受怕，嘔盡心血，端的恍如隔世，」蕭彬故意問道，「如此說來，大哥是永無出山之想了，」余虎笑道，「這個自然，」蕭彬哎喲一聲道，「那麼小弟這躑，豈不是白來了麼，」余虎道，「賢弟此來有甚麼事，」蕭彬便把自己的來意，與雲飛大鬧包家的事，一一告知余虎，說完又道，「所以大哥看小弟面上，千乞走這一遭，等拿住了這個姓駱的，小弟便再不勞動你了，」余虎搖首道，「蕭賢弟，你真的不叫我安妥穩穩的吃這口粗茶淡飯，偏叫我前去冒險麼，並且這個姓駱的，聽說也是一個好漢，惺惺相惜，又何忍與他爲仇，……」話言未了，蕭彬叫道，「我的爺，你若再不肯去，我可急了，」說罷，也不顧地上骯髒，撲地跪下，余虎慌忙上前扶住道，「賢弟有話好說，何必如此，」蕭彬在地



下噪道，「大哥不答應，我便永遠不起來，」余虎無奈，只得應允，蕭彬道，「大哥此話可是真的。」余虎正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賢弟你將我看成甚麼樣人，」蕭彬這才立起身來，余虎的渾家在旁看了，止不住要笑，余虎卻道，「我去是前去，只是你須依我三件事，」蕭彬道，「請問那三件事，」余虎道，「第一件我此次出去，可不受縣官的節制，因我純粹是幫助賢弟，並不受誰的束縛，」蕭彬道，「這個自然，」余虎又道，「第二件，賢弟回去對那包大人說，所有各縣衙的捕快，都須聽我調度，第三件，我擒了那姓賂的，可不受官家的賞銀，以示我捉他，並非爲的是利祿，」蕭彬道，「只是大哥受此辛勞，若再不叙功邀賞，小弟怎麼過意得去呢，」余虎道，「這算甚麼，你依了我才去，」蕭彬只得答應，又道，「事不宜遲，大哥收拾收拾，我們便進城去罷，」余虎笑而點頭，又對他渾家道，「我此去最多不過一月，便回家來，你自安心等候，」他渾家應了，又叮嚀他小心，余虎大笑道，「你放心，我若受了傷來，便算對不起你，」說着走進屋去，拾掇了半晌，提着一個包裹，一柄刀，走出屋來，蕭彬忙替他背了包裹，余虎掂了掂手裏的刀，又用手刮了刮那綠沙魚皮靴，仰天嘆道，「不彈此調，已七年多了，」蕭彬看余虎滿腔的牢騷，只得用話來打岔，催着余虎起身，余虎的渾家送出門外，轉身關了柴扉，余虎便同蕭彬向村口走去，纔出村口，余虎忽想起一樁事來，對蕭彬道，「往日我辦案，所以得心應手，屢建奇功，還賴

三個得力的帮手，此次既是我一生辦案的最末一次，更須請他三個來助，免得我一世英名，付之流水，」蕭彬驀然覺來叫道，「大哥所說，是不是王氏昆仲，」余虎喜道，「你怎曉得，」蕭彬笑道，「大哥的事，又幾曾瞞過我來，」余虎聽了，不覺大笑，蕭彬道，「只是他弟兄現在何處，」余虎回身指着村裡笑道，「他們與我是一同隱居的，也在這村裡住，我和你便回去找他們，」蕭彬欣然答應，便隨着余虎重復進村，走過余虎的家不數武，就見斜對着這裡有一個小小院落，余虎上前拍了拍門，便見一個黑黝黝的長漢，走了出來，一見余虎笑道，「余大哥昨天晚上回去，醉了沒有，」余虎也笑道，「我倒沒醉，昨晚走時，看三弟的舌頭都喝得短了，」那人大笑方要說話，看見蕭彬，不覺一怔，余虎便將蕭彬的姓名告訴了他，又指着他對蕭彬道，「這是我二弟王仲，蕭王兩人都是聞名而未見面的，見過禮後，王仲看余虎手裏拿着刀，蕭彬背着包裹，不禁訝道，「大哥難道又要辦案麼，」余虎道，「一言難盡，進去再說，」王仲忙陪着兩人進去，又向內嚷道，「大哥三弟，余大哥來了，」接着一間屋裡哈哈一笑，搶出兩個人來，頭一個黃臉高鼻，身材矮胖，第二個少年英俊，體格雄偉，見了余虎都笑道，「昨天的酒味如何，」余虎笑道，「果然不錯，」說着便與蕭彬介紹了，蕭彬纔知道那頭一個胖子名叫王保，第二個少年名叫王代，都是王仲的同胞兄弟，相見已畢，王保請衆人一同進了屋子，方纔坐定，王代眼快，看見余虎手裡的刀，忙問道，「

余大哥敢是靜極思動，又要去辦案麼，」王保見說，也目注余虎，疑容滿面，余虎嘆了口氣道，「三位賢弟休亂，聽我相告，」說着就將蕭彬來請自己，自己怎樣固辭不得，又想起請他三個幫助的話，說了一遍，王氏弟兄聽罷，一齊拍着自家的腦袋，對余虎叫道，「大哥不必躊躇，我弟兄的熱血和性命，都憑大哥調度，大哥如果不肯驅使我們，便是看我們不够朋友，」余虎見說，自是感動，蕭彬在旁也是說不出的欽佩，當下王氏兄弟，更不耽擱，一個去收拾行李，一個去整理兵器，一個進內去吩咐妻子看家，不一會已準備停當，王保喊了聲走，三人便隨着余虎蕭彬，頭也不回的出了家門，逕往城內進發，進了城，余虎便對蕭彬道，「我們四人，暫且在客店住下，你自己去回覆那包大人，等那包大人准了我那三件事，我便去安排，」蕭彬忙道，「不須如此，大哥與王氏昆仲，儘管同我前去，那包大人十分愛才，一定會允諾的，」余虎點首道，「也好，但是他三個切切不可露面，必須先找個客店住下，以免誤事」蕭彬知道余虎辦事，向來是令人捉摸不定，於是也不再說，到了包宅，便讓王氏弟兄在包宅左近，找了個客店住下，自己與余虎便到包宅來，余虎且在外面等候，蕭彬就一直去見包士岡，包士岡聽蕭彬回來，登時大喜，一疊的叫快請，自己也顧不得尊嚴，飛速往書房來，蕭彬見過包士岡，便將訪邀余虎的情形，告知包士岡，並將余虎的約法三章，也對包士岡說了，包士岡道，「前兩件自不消說，只是這第三件我有些疑心，此人莫非與那駱雲飛

相識麼，「蕭彬指天誓日的道，「小人敢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人與那姓賂的決無瓜葛，」包士岡道，「既這樣，教師爲我喚來一見，」蕭彬領命出來，便引余虎到書房去，余虎昂然滿步的走進書房，瞥見那太師椅上，坐着一個氣派十足的官兒，生得很是白晳，精神也很壯健，余虎的眼睛，何等銳利，一眼便看出他左耳的毛病來。心裡不覺詫異，便向上打了一躬，包士岡略點了點頭，看那余虎時，只見他生得瘦腮尖嘴，圓眼鷹鼻，嘴上微微有幾根鬚鬚，淡黃的面孔，瘦小的身軀，遠遠看去，不像個猿猴，也像個病夫，不覺起了藐視的心，蕭彬見包士岡不語，只管打長余虎，明白他是看余虎的相貌不揚，忙插言道，「這便是余捕頭，大人有甚麼話，吩咐便了，」包士岡鼻孔裡哼了一聲，閑閑的問余虎道，「你有甚麼意見，儘管說來，」余虎曾經滄海，官場中的勢利傲慢，有甚不曉得，當下便平心靜氣的答道，「大人府裡開刺客的話，蕭教師已對小人說了，據小人愚見，這個刺客既恁般凶悍，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包士岡略露出些喜色道，「依你之見便怎樣，」余虎道，「現在唯一要着，須先認識了這刺客的面貌，」包士岡道，「此人從前曾到我這裡攪亂過一次，事後我命各縣衙訪拿，內中大興縣與各協尉廳，已經都認明了他，緝捕的告示上，就有此人的年歲貌相，你可以到縣衙去察看，」余虎道，「如此只求大人賞小人一個執照，小人好分派各縣衙的捕快巡丁去訪拿他，大人意下如何，」包士岡大喜道，「有何不可，」說着使向屋外喚了聲來呀，就

應聲進來兩個家丁，包士岡吩咐道，「把黃師爺請來，」家丁領命出去，須臾走進一個駝背彎腰的老頭兒，冷冷的看了看余虎，同蕭彬點了點頭，便向包士岡搖頭擺尾的道，「大人有何吩咐，」包士岡道，「師爺且與我作個執照，再給希金一封信，命他通知各縣，都聽余捕頭的調遣。」那黃師爺抬頭又看了看余虎，轉身退出，不一會便走進來，手裏持着一封信，和一張執照，恭恭敬敬的遞給包士岡，包士岡接過，看了一回，隨手打開圖書匣，蓋了兩個圖章，便交與蕭彬道，「教師可與余捕頭走一遭，」蕭彬唯唯，於是余虎使向包士岡又打了一躬，與蕭彬走出書房，纔走了幾步，不覺長吁了一口氣，蕭彬一心看那執照，卻沒有覺察，兩人出了包宅，先到那客店，將要得執照的事，告知王氏弟兄，然後五人一同往大興縣衙而來，這時大興縣的知縣，仍舊是從前雲飛懲治過的希金，這位先生，雖然在夢中作過某省道台，可是直到現在，仍然作這七品微職，未免有些兒對不起他的志願，閒話少說，單將這日希金聽說包大人的教師來了，登時放下烟槍，離了烟盤，穿上長褂，命人先請到客廳去坐，自己隨後也到客廳，當下與蕭彬見過，看了看余虎等四人，卻不認得，蕭彬先給王氏弟兄引見了，然後指着余虎對希金道，「此位曾在貴縣當過捕頭，太爺可認得麼，」希金頓時露出不屑的神氣，看着余虎道，「不認得他，」蕭彬笑了一笑，便取出包士岡的信，和那張執照遞與希金道，「這是包大人給太爺的書信，希金一聽，聳起肥臀，連呼吸都停止了，兢兢業業的接過

那信，專心致志的看了一遍，看完恭恭敬敬的裝入信封，放在棹上，立刻露出滿面笑容，向余虎招呼道，「余班頭既是包大人委任前來，爲何不早說，本縣多有怠慢，」余虎忙道，「小人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訪拿刺客駱雲飛，因知太爺這裡有此人的圖影，不知能否讓小人一觀，」希金叫道，「這算甚麼，待本縣便教他們取來，」說着便喚進一個下人，吩咐幾句，接着那人出去，領着幾個人進來。放置棹椅，擺上盃筷，蕭彬忙道，「太爺這做甚麼，」希金道，「這棹薄饌，一者爲教師接風，二者爲余班頭洗塵，望勿推卻，」蕭余等固辭不得，只好入座，希金紆尊降貴，在首位相陪，哈哈，皂隸輿臺，居然和這堂堂朝廷命官，分庭抗禮，是何等的殊榮，這位縣太爺真能開千古以來未有之創例，這是甚麼原故呢，讀者想早已明白，就此心照不宣好了，當時命人端酒肴，賓主相對飲酒，酒酣，希金命人將緝捕雲飛的告示，取來給余虎看，余虎看了那圖影，頓時吃了一驚，暗道，看這副像貌，果然是個英雄之士，我怎好去捉他，」想到此處，十分懊悔，忽又轉念道，「我已答允了蕭賢弟，若丟手不管，怎對得住他，」於是只得對希金道，「請問太爺衙中，有多少捕快，」希金道，「大約有四十多個，」余虎點了點頭，蕭彬忍不住說道，余大哥，現在太爺既然允許相助，你就將計策說出來，我們也好商量，」余虎使停盃道，「這駱雲飛的面貌，我們既已曉得，就可以進一步偵察他的蹤跡武藝與嗜好，」希金問道，「偵察他的嗜好作甚麼，」王代在旁笑道，「小

人這余兄，往日辦案，都先察明犯人的嗜好與武藝，然後便從這兩點下手，所以百戰百勝，「希金聆言，不禁驚異，余虎使道，「請太爺將衙中的捕快都喚來，小人有話詢問，」希金依言，就命下人出去呼喚，不到盞茶時，從外面進來四十多個七長八短的漢子，希金便對他們將余虎的來意說明，那些人中有多一半認得余虎，只是礙了希金在座，不敢叙瀾，余虎把手一拱道，「小可奉令捕捉刺客駱雲飛，列位有曉得他嗜好與武藝的麼，」言猶未了，走出一個捕快來道，「我有個兄弟，曾在一個客店裡充當夥友，那駱雲飛就在他的店中住過，曾看見那駱雲飛和人比武，端的武藝高強，但是嗜好極少，不過有時與頭上飲些酒，此外別無其他嗜好，」余虎聽了閉目沈思了一刻，便又拱了拱手道，「諸位請便罷，」那些人一擁退出，余虎便附耳對蕭彬希金與王氏兄弟說了幾句，蕭彬頓時把桌一拍叫道，「此計大妙，只是須先和各酒店飯館的老闆商量好了纔好，」余虎道，「這個自然須借太爺的鼎力了，」希金道，「這個容易，但偵知了他在酒店喝酒，又怎樣拿他呢，」余虎笑着又低低說了幾句，希金點首，於是余虎便對王保道，「王賢弟與二弟三弟可出縣衙各處游囑，等察明刺客的蹤跡，便如此如此，」三人領命，辭了希金蕭彬出縣衙去了，這裡余虎又佈置分派了多時，纔和蕭彬起身辭了出來，蕭彬自回包宅，余虎便找了一個小店住下，又買了幾件衣服，將自己扮成鄉人模樣，到街上隨意遊囑，這一日沒有一些線索，只得回店，次日又在各酒樓飯館訪查了一天，仍舊毫無所得，這樣不知不覺

便過了三天，余虎壯志未歇，依然鼓勇出來，到旁晚的時候，經過一條僻巷，只見一所破廟斜在路邊，余虎停步觀望了半晌，忽聽那門呀的一響，走出兩個小沙彌來，小沙彌看了余虎的像貌，都不覺嘆味一笑，余虎只作不聞，故意作出愚笨的樣子來，坐在廟門前一株大樹下歇息，那兩個小沙彌又看了他一眼，便向前走去，余虎也沒在意，方要立起身來，猛的聽那兩個之中有一個笑道，「你說老師傅同誰最好，」那個道，「自然要屬那姓王的了，」這個道，「你說的是那個姓王的，」那個笑道，「你這人多麼糊塗，姓王的還有那個，不就是住在咱們廟裡那姓王的麼，」這個搖搖頭道，「你還當他姓王哩，」那個笑道，「不姓王姓甚麼，……」余虎聽到此處，不覺心中一動，見那兩個一邊說一邊走，已漸漸的走出老遠，說的話業已模糊不清，余虎怎肯放鬆，縱身立起，輕輕追去，且喜天已將黑，那兩個都不覺身後有人跟隨，只聽這個又道，「前天我從老師傅的禪房外面走過，忽聽老師傅對那姓王的說道，駱賢弟不必煩惱，凡事都有個機緣，或者那斯氣箴還未到消滅的時候，所以不能得手，駱賢弟你要知道，他既作了那忘恩負義，傷天害理的事，決不會有好結果的，你聽他連着說了兩個駱賢弟，難道是我聽差了不成，」那個也道，「這事可真透着奇怪，好好姓王，怎麼又姓駱了呢，」余虎聽到這裡，心下恍然，登時大喜過望，便捨了他兩個，仍回到那廟前，四下一望，恰看見廟牆邊那株大樹，余虎乘着無人，便颺一聲竄上大樹，向內看時，只見有



幾間大殿，轟然而立，卻靜悄悄的渺無人聲，余虎耐心守候了許久，那廟門響了一下，接着走出一個人來，余虎急睜大了雙目望下細看，隱約看出那個人是在家的裝束，余虎暗笑道，「多半是那話兒了，」想着便輕輕向下移了兩移，注視着那人，等那人走了幾十步，便慢慢溜下樹來，在後緊緊跟隨，不一會已轉到街上，看那人舉動卻很斯文，心下不由得怙懣起來，又細心視察了一回，見那人脚上穿着一雙漆黑的靴子，走了多時，靴上並未沾土，余虎暗暗點頭，卻又忖道，「此人工夫，真個不弱，」兩人一前一後，走了一會，那人便往一家清靜的酒樓走去，余虎笑道，「這更不錯了，」等那人上了樓，看了那酒樓字號是「壺春樓」三字，於是自己也便走了上去，過賣過來，看余虎是個鄉人打扮，便頓添了三分怠慢，余虎也不睬他，舉眼看樓上時，除了寥寥的幾個酒客外，便是那個人，自己就在那人桌子附近坐下，那人看了余虎兩眼，仍舊低了頭飲酒，余虎借着燈光看那人，果然與那告示上的圖相似，至於他那眉宇間的英氣，顧盼間的精神，當然比那圖影更強過萬倍，余虎心中又是一驚，看那過賣走過，便隨意要了些酒菜，小酌起來，嚐了一口，那酒十分芬芳，余虎不覺暗暗誇讚道，「不想這一個小小酒樓，竟有如此的好酒，」看那雲飛也是左一盃右一盃的喝個不休，余虎不敢多飲，便叫過賣盛上飲食，又添了兩樣菜蔬，打算在這裡一面用飯，一面偵察雲飛，不料飯食來，雲飛已起身付了酒錢，下樓去了，余虎只得匆匆吃了一點，付了錢趕忙下樓，到了

街上，已不見雲飛的蹤影了，余虎靈機一動，不到別處追尋，單往方纔那廟追去，行走很輕，恐怕雲飛走得不遠，被他聽見，走到那廟前，天已不早，那條巷內越發僻靜了，余虎仍竄上大樹，便從樹上跳到裡面，看四下都是黑忽忽的一片，只得慢慢前進，忽見那大殿旁一個角門裡，隱隱透出燈光，余虎便縱上大殿，向後一望，見各禪室裡都有燈火，看其中一間大些的禪室中，果然雲飛正與一個老僧談話，余虎看得真實，便爬在房上觀看，直到夜深，纔見雲飛出了那禪室，到另外一間房裡去，接着見他長吁一口氣，便吹了燈就寢，余虎偶然向天上一看，瞥見烏雲四合，很象要下雨的樣子，不敢停留，轉身出了那廟，纔出了那條巷，大雨已傾盆下來，余虎慌忙飛跑，等回到店中，身上已落湯鷄似的，沒有一些乾燥的地方，那雨直淋漓的下了一夜，直到天明纔歇，次日晚間，余虎不動聲色的仍舊往那壺春樓去，看見雲飛果然又到那裡去飲酒，余虎還不放心，又調查一晚，曉得雲飛每晚必到那個酒樓，於是便會合王氏弟兄，與大興縣諸位捕快，又在各縣衙調了幾十名巡丁，秘密布置了半日，等到傍晚，余虎便與王代往壺春樓，先要酒樓老闆接洽好了，又授了幾條錦囊妙計，便留王代在此飲酒，自己便下樓安排去了，王代在樓上等了半晌，心裡不覺有些忐忑，就在這時，樓梯登登，雲飛走上樓來，過賣見了，那敢怠慢，急忙請到一張桌子坐下，雲飛便隨意要了幾樣酒菜，喝了起來，那過賣在這幾天裡，已與雲飛熟識了，當下就笑着說道，「你老喝這酒好麼，

「雲飛點了點頭，過賣又笑道，「我們掌櫃卻有一罇好酒，比這酒還強過萬倍，我只是輕易不肯賣，」雲飛聽了，不覺心癢起來，便笑道，「你對你們老闆商量一下，我多與他些錢，賣我一些如何，」過賣搖頭道，「我可不敢說，」雲飛推着他道，「你只管說，他若責罵我，我就替你分辯。」過賣只是搖頭，王代便在旁插言道，「你去對老闆說，我也不怕花錢，我也要買些兒喝，」雲飛回首看了看王代，便笑道，「你看這位也要喝，你快去說罷，」乘着此時無人，我們好喝，也決不對旁人講，」過賣無法，只得下樓，少時雙手端着一個大碗，走了上來，笑道，「我好容易說了半天，掌櫃方纔答應，可就是這一碗，慫兩位分着喝罷，」雲飛大喜，過賣就先給雲飛斟了一大盃，又給王代去斟，王代卻笑道，「我喝得不多，一些兒便够了，餘下的你都給那位斟上罷，」雲飛也不謙讓，便拱了拱手，接過那大碗看時，還有大半碗酒，隨手放在桌邊，先就盃裏呷了一口，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香味，沁人心脾，就在這時，自己心中猛的有一種異樣感覺，憶起從前錯殺了那個李岱江後，二次來京，曾在一家酒樓飲酒，與今日這般情景，正是相同，統計自己報仇以來，一連四次，竟沒有一次得手，不要說對不起祖父和父母，就是自己的妻子朋友，也無顏相見了，想到此處，心中鬱悶已極，取過酒來一飲而盡，只是，心中終覺不搨，雲飛也不管他，只給他個越愁越喝，人都說酒能澆愁，我說心裡越愁，喝酒越容易醉，又何況這酒是極有力量的呢，當下雲飛喝罷，只覺得一陣頭暈

眼花，胸間亂跳，叫聲不好，待要起身，已有些立脚不穩，只得雙手扶了桌子，向過賣叫道：「來來算賬，」只這一聲裡，王代大喝一聲，掄起一把椅子，向雲飛打去，雲飛急閃，那椅子撲通通滾在樓板上，過賣嚇了一跳，抱着頭跑下樓來，這時王保王仲已領了四五十名捕快，在樓下等候，聽了那一響，慌忙拔出兵刀鐵尺，搶上樓來，瞥見王代雲飛已演上對刀步戰，王保急令二十個捕快，把住樓門，又在各窗子前面安置下十幾個巡丁，以防雲飛逃走，自己便與王仲拉刀直取雲飛，雲飛雖然大醉，卻還招架得住，四個人便在樓上酣鬥起來，樓上的碟盞盃盤，摔得粉碎，樓下行人聽得殺聲，都圍着樓觀看，鬥了多時，雲飛酒卻湧上來，端的有些支持不住，於是覷着王保一刀劈去，王保閃過不迭，雲飛乘空跳出圈子，向一個窗子奔去，那十幾個巡丁急急攔住，王氏兄弟也一齊大吼，莽熊似的奔來，雲飛見勢不佳，拚命一個轉身，刀光到處，那十多名巡丁，登時屍橫樓上，不防王仲又一刀砍來，雲飛遮攔不及，飛起一脚，正踢中王仲手腕，噹啷啷單刀落地，王保王代掩救王仲之間，雲飛已踢破窗子騰身跳出，王代大叫不妙，也颼的竄了下去，王仲見那些捕快巡丁都趕了過來，便從一個人手中搶過一柄刀，也跳下去了，王保急喚過一個捕夥，叮囑幾句，並命他料理那些死屍，自己帶了四五個雄壯的，也從窗子跳出，追蹤而去，且說雲飛跳出酒樓一看，卻是一條僻巷，杳無人跡，但是身子經了震盪，酒越發湧上來，不覺頭惱昏憒，足軟如綿，祇得扎掙

飛跑，又因爲兩天前下了雨，僻靜的巷內，還是十分泥濘，走起來格外困難，正走間，脚下忽然一滑，收脚不住，已跌到一個泥塘中，雲飛用力爬了起來，正在搖搖欲仆，驀的身後搶過一個人，攔腰便抱，雲飛大驚，用足全身神力，要將那人擺脫，那人憑他跳躍，只是不放手。相持了半日，不覺都滾入泥潭中，就在這當兒，巷內燈籠火把齊明，趕過一大夥人來，高聲叫道，「在這裏了，快拿快拿，」正是，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癡廬主人評曰，寫雲飛不爲情欲所縛，專心復仇，此是何等仁孝，何等志氣，下半回又入余虎傳，活畫出一遜世無悶之豪傑，其智勇處，不是雲飛，不是武峻，不是光銘，不是錦柱，而同時寫王氏三傑，亦是活靈活現之至，王氏弟兄拍首言曰，「我弟兄的熱血和性命，都憑大哥調度，大哥如果不肯驅使我們，便是看我們不够朋友，」數語不特寫出王氏三人之英烈，直將余虎之豪爽得人，赤裸裸地活活托出，此回極寫余虎，實則仍是寫雲飛，與前文之寫包寫嚴，同一筆法，不復贅，卷首雲倩兩人之互談衷曲，語語含有趣味，將殺金老虎之情事補出，有舉重若輕之勢，擒雲飛之前，先寫大雨，前因後果，層次井然，雲飛是此書第一主人，一舉一動，靡不嘔心瀝血以描畫之，然苟自首至尾無一次受挫，用筆平庸，意味便索然矣。

，是以薛家村觀榜，則有火槍之厄難，惡虎莊抗敵，則有中伏之波折，而此回更寫其醉後被捉，深合情理，至其威武固未損毫末也，寫大興縣知縣仍爲希金，殆有深意存焉，蓋因政治之不良，權奸跋扈，濫用私人，如此膿包，乃能一帆通順，毫無動搖，官產如戲場，古今同然，偵探訪案之文字，已不易寫，而所訪者又爲雲飛，斯種難題，著者獨能應付自如，毫無鑿柄之痕，

## 第廿二回

（脫繯縋俠士鬧燕京 殲追騎巾幗奪魚艇）

話說雲飛大醉之後，被那人抱住，一同跌入泥潭，那夥捕快巡丁聞聲趕來，認出那人正是余捕頭，只見他與雲飛緊緊纏在一處，都嚇了一跳，只站在一旁吶喊，卻沒一個人敢下手，這時王仲王代業已趕到，見了大喜，顧不得泥水，一齊跳入泥潭，王仲便先握住雲飛兩手回首叫道，「快拿細索來，……」語音未絕，雲飛飛起一腿，正中王仲額角，直跌出潭外十丈，衆人急忙扶起，越發不敢向前。王代急了，搶過繩子，抱住雲飛雙足，正亂着，王保也到，與王仲分握住雲飛胳膊，然後喝令衆捕快上前將雲飛細綁起來，且先摘下他身邊的刀，余虎在雲飛身底叫道，「細索不濟事，須得用絨繩鐵練來細，防他掙脫，」衆人依言行事，拖起雲飛，王仲便攙了余虎，走出泥潭，余虎此時，累得滿頭大汗，坐在地上，只是喘氣，王

保問道，「大哥受傷了麼，」余虎搖頭道，「不會，祇後背與兩肘擦破了些，」王保還要說話，余虎卻道，「趁此人酒尚未醒之時，先送到官衙，免得使他停留長智，」衆人稱是，當下押了雲飛，便往大興縣來，到了縣衙，天正午夜，余虎不便驚動希金，便與衆人在班房歇息，雲飛也暫押在這裡，衆人悶坐無聊，便談起滴纜的事，衆捕快巡丁稱贊余虎，聲不絕口，內中有幾個是余虎從前的夥伴，便向那些人撇嘴道，「你們還不曾見余班頭從前捉拿許多江洋大盜時的機警勇猛哩，我管保你看了，舌頭伸出縮不回去，」衆人大笑，余虎只是謙遜，又有一個捕快向余虎道，「我不佩服您別的，只佩服您察出姓賂的嗜好，就能將他捉住，端的這是甚麼緣故呢，」余虎笑道，「小可平生辦案，專在不經意的地方注意，而往往就在此中探得線索，再進一步，便由此獲效，此次不過也完全用這個法門罷了，實則五六個我，也未必敵得過一個駱雲飛，……」正說得高興，天已大亮，裏面忽跑出一個衙役道，「大老爺已升堂了，」余虎聽了暗笑道，「若不是包士岡的事，這知縣怎能起得這般早，」想罷又不禁一嘆，於是忙到堂上，將拿獲雲飛的情形略述一遍，將刀呈了上去，希金點頭，慰勞了幾句，便把手一拍驚堂木喝道，「將要犯提上來，」手下人吆喝了一聲，將雲飛帶上堂來，希金瞪着小母狗眼向下一望，頓時嚇得魂靈兒飛去半天，堂下這人，果然是那一年夜裡割去自己小指的那位魔君，不覺呆了，好半晌纔醒悟自己是在公堂上，看衆皂隸捕快都看着自己，他

那老臉上，也居然紅了一紅，只得仗着胆子對雲飛喝道：「你這廝就是要犯駱雲飛麼？」雲飛這時，酒已略醒，見了希金，雖覺得有些面善，卻想不起他的姓名，聽他這一問，不由得氣充兩肋，登時瞋目大喝道：「你是甚麼東西，配向我問話麼，我是要犯，你們助桀爲虐，魚肉小民的狗才，更是要犯，看來國家數百年的基業，便要送在你們這一夥東西的身上，你還有臉來問我麼？」希金聽了，又是生氣，又是害怕，半日纔說出話來道：「不干我事，這本是琪親王與包大人要我拿你，你罵我怎的？」這話一出，堂上堂下的人，無不掩口而笑，雲飛越發大喝道：「作甚麼不干你事，我有生以來，還不曾見過你這樣胆小如鼠的糊塗東西。」希金用手掩了雙耳，渾身亂抖，對堂下衆人道：「且且……給他帶……帶上三……三十斤的枷，送……送他到……到監……監裡去。」衆人忍着笑，將雲飛上了枷，方要拖上堂去，余虎急叫道：「此人武術高強，因在普通監裡，恐他逃走，還是送入死囚牢裡罷。」希金點頭道：「是……是……是的，就這……這樣辦。」衆衙役領命，便將雲飛押到死囚牢去，這裡希金赶忙命人火速報知琪英與包十固，方要退堂，忽有一個捕快走上堂來，稟告靈春樓上有十個巡丁被雲飛殺死，余虎也趁勢將靈春樓老闆的功績，告知希金，請他斟酌賞銀，希金聽說拿錢的話，立刻眉頭緊皺，多時纔說道：「這兩件事等回明了包大人再說。」余虎不便再說，只好點首，這當兒那個報信的人已轉回來，向希金道：「親王與包大人聽說，都十分喜



悅，說太爺辦事敏捷，並請太爺將要犯駱雲飛，火速送交刑部發落，親王另有賞銀，請太爺分賞有功諸人，「希金聆言大喜道，「快命他們去預備囚車，」余虎忙道，「不可，那駱雲飛也有個小小的名兒，京城中難保沒有朋友，若就這樣的解往刑部，恐怕有人劫奪，太爺須得差人請刑部派重兵前來押解，方保無虞，」希金依言，便請師爺草了一封信，派個心腹衙役到刑部去請命，然後賞了余虎與王氏弟兄一桌酒席，命幾個捕快相陪，將雲飛那柄刀封入庫中，自到內宅吃烟去了，如今且說雲飛到了死囚牢，那牢頭禁卒便向雲飛索，被雲飛睜起眼睛，大喝一聲，連耳朵都震聾了，一個個雙手抱頭，跑到外面去了，雲飛四下一望，只見這地方四面不通風，只有兩個鐵窗，看鐵柱時，都十分粗壯，再往地下一看，垃圾塵土堆了滿地，鬧得臭氣撲鼻，牆角放着兩張鞭床，雲飛此時酒已大醒，不覺一嘆道，「不想我駱雲飛英雄一世，今天竟一蹶不振，困在這個地獄之中，」想着又念道，「擒我的那人，聽他們都叫他作余班頭，余大哥，莫非此人便是我那一年在京中聽人所說的余虎麼」越想越像，不覺又忖道，「可惜他如此的智勇兼備，竟作那些貪官污吏的爪牙」正想着，忽聽獄門外有人說話，忙側耳去聽，只聽一個啞嗓子笑道，「這個要犯，端的凶悍，真難爲余班頭將他拿住，又一個人道，「這是甚麼話呢，人家沒有這宗本事，還稱得起名捕麼，不用說別的，就是方纔太爺賞的那桌酒席，不是真有點能爲就吃不上，」那啞嗓子笑了一聲，又道，「

牢裏這個，明天解出以後，便要請他回老家了罷，「那人笑道，「可不是，送到刑部還能耽擱多少日子，」說着好像有人呼喚，兩個應了一句，跑過去了，這裡雲飛聽罷，頓時暗喜道，「聽這廝們說，好像余虎正在飲酒，乘這時何不走走他娘，」想罷向外一眺，看看無人，雙足一迸，腳鍊已斷，雲飛走到鐵窗前面，用力一搖，那鐵柱紋絲不動，雲飛心下焦燥，雙手一分，手鐐也斷，然後將全身神力，都集在兩臂上，握緊鐵柱，着力一搖，那鐵柱依然不動，帶累着牆上的磚，卻落下兩塊來，雲飛急了，拚力搖撼，不一會連窗下的地都震動起來，那鐵柱竟像生了根似的，再也不動，雲飛怕驚動了禁卒，不敢再搖，不禁深深嘆了口氣道，「爹娘啊，恐怕你兒子今生報不得大仇了，」想着又記起師傅來道，「師傅，你空傳授我全身的武藝，今日竟難逃此厄，」想至此，又憶起倩霞來，不覺又是一嘆道，「早知如此，又何必和她結褵，誤她的青春，」這一想，錦柱與曹武等等，一一洄旋腦中，雲飛雖然是個蓋世英雄，至此也不覺潛然淚下，忽的靈機一動，自己喚着自己道，「雲飛，雲飛，你今日怎的這般頹唐，天生我才必有用這一句話，也忘了麼，況且此刻的魔障，祇是這個地獄，不能闖出，算不了甚麼大事，況且我的武功智謀一些不曾消失，憑武力已足敵擋全衙的蠢材而有餘，憑智謀還逃不出這小小的牢獄嗎，再者手鐐腳鍊已斷，更沒有束縛的了，這面枷還够自己一劈的麼，」正想着，脚下忽的一蹶，低頭看時，卻是一個鐵鏟，不知是誰棄在這裏的，雲飛暗

暗得計，頓時精神大振，雙手一扯枷梢，用力一掙，嘩喇喇那枷已劈作兩半，自己便照着自己  
 的計畫行事，好久好久，纔立起身來，自己便大吼一聲，退向鞭床，再說那些禁卒被雲飛喝  
 出以後，都聚在一處商量道，「這人端的有些棘手，一錢也不肯花，我們豈不是白費心機麼  
 ，」一個禁卒道，「不要忙，這厮少不得有個磕睡，只要他一睡，咱們便將他吊起來，一頓  
 皮鞭，不怕他不乖乖的聽話，說罷，衆人都贊好計，於是便又湊了幾個人賭起錢來，正賭得  
 高興，猛聽得章字號死囚牢內，一聲大叫，衆人都吃一驚，一窩蜂似的向大牢走去，走了章  
 字號外，往裡一望，卻不見雲飛，仔細看時，依舊沒個人影兒，衆人大驚，慌忙開了牢門，  
 闖了進去，各處俱已找到，除了地上空擲着一付手鐐，一付腳鐐，和兩片劈碎的枷外，雲飛  
 已不知去向，衆人嚇得魂飛魄散，爭先搶後的跑出牢門，也顧不得鎖門，一逕的去報知司獄  
 趙老爺，趙司獄一聽，也不覺涼了半截，同着衆人赶到章字號死囚牢，果然是杳無人跡，趙  
 司獄驚得血都冷了，連跑帶跌去報知希金，希金聞言也急了，搔頭搓手不知怎樣纔好，這時  
 余虎在外聞信，只叫休亂，綽了把刀，領了王氏三傑，並一千捕快，飛星也似撲向死囚牢，  
 余虎進了牢門，一語不發，只是四外察看瞥見那鞭床旁，有一塊大磚，隆隆墳起，余虎叫道  
 ，「在這裡了，」忙命衆人用刀向着那磚，自己噙的一腳，那塊磚登時跌翻出來，就見那磚  
 下有一個深坑，約摸可以容一個人在內隱藏，余虎頓足道，「罷了，你們忒也粗心，眼見得

這廝是出不去這牢獄，纔作出這金蟬脫殼計來，他喊那一聲便是爲招你們前來，他便藏在這坑裡，上面用磚蓋了，等你們看牢中無人，以爲他已逃脫，心中慌亂，忘掉鎖門，他便乘此時，掀開這磚從獄門逃去，」說罷衆人都恍然大悟，嚇得沒了主意，王仲嚷道，「這麼說，我們真算白費心機了，」余虎攔道，「不必多言，還須請縣太爺報告包大人要緊，……」話言未了，又跑進一個衙役來，氣急敗壞的喊道，「不好了，駱雲飛不知怎的，跑到官庫，掙開鎖，搶了他那柄刀，竄向外邊去了，」余虎聆言，急去見希金，略述數語，領了王氏兄弟，又選了四十幾名巡丁，出衙來追，追過幾條街巷，只見雲飛的蹤影，正走着，忽見一個老僧扶着一根禪杖，很急的走來，余虎一看，登時認出這老僧，正是那天夜間在廟中和雲飛講話的，當下便把刀一緊，攔住去路道，「老和尚慢走有話問你，」那老僧聆言，便站住道，「問老衲甚麼，」余虎問道，「駱雲飛是你甚麼人，」老僧笑道，「老衲向來深居簡出，斷絕一切來往，知道甚麼駱雲飛，」余虎喝道，「不必巧言，我早知那駱雲飛在你廟中藏匿，如今他已被擒，你也乖乖的俯首就縛吧，」老僧登時大笑道，「好好，有你的，老衲的確與駱雲飛情如手足，現在我便是聞他被擒，前去救護，你既看破行徑，老衲可就要開多年未開的殺戒了，」說畢掄起禪杖，向余虎就打，余虎側身纔要上前，王仲王代已掄刀直上，雙戰明修，明修舞開了禪杖，飄動兩隻大袖，接連打來，王仲王代也拚力攢刺，兩邊行人

都跑來圍着觀戰，余虎見二人贏不得明修，按捺不住，跳入圈子使砍明修，兩個合攏就鬥，鬥了許久，明修終是年老氣衰，怎敵得余虎藝業絕倫，正在壯年，於是發了禪杖，闖出人叢，拖了禪杖便跑，余虎急率衆人緊緊追去，不一會附近的官廳衙署，都得了信，派兵助着余虎堵截，霎時便聚了有二百餘人，發瘋似的趕來，明修情知事壞，竄房而逃，但是青天白日之下，一個和尚在房上亂跑，誰不注意，於是反惹得許多住戶舖夥，都拿磚石向房上亂打，明修越慌，不一會余虎與王氏弟兄也上房追來，明修不敢停留，盡力飛跑，正經過一個十字路口，只見下面車馬輻輳，十分擁擠，那些行人聽得房上有聲，抬頭一看，都叫起來，明修又是一驚，不提防踹在房上一堆雨後留的青苔上，立脚不穩，一個倒栽葱跌了下來，正跌在十字路中，就在這時，那些地上追緝的官兵已到，一擁來捉，明修騰身躍起，重整精神，舞動禪杖亂擊，房上的余虎王氏弟兄，又已追到，颯的躍下房來幫助官兵捉拿，此時雲飛越獄的消息，全城都傳遍了，這街上的行人，還以為明修就是雲飛，誰不知道雲飛的厲害，早脚底下抹了油似的，一個個溜之大吉，各舖戶，也都緊閉店門，不敢出來，這繁華的街市上，登時變成一片空地，單剩衆官兵的喊聲，震天撼地，琪英這時也得了信，勃然大怒，傳令城門緊閉，令九門提督飛速派兵，嚴拿要犯，提督領命，急令鐵騎馳往各處嚴緝，有一隊跑得最快，趕到這裡一看，大喝一聲，大刀濶斧，鐵桶般圍上來，明修汗出如瀉，堪堪就

要遭擒，猛聽得街旁一條巷內，一聲大吼，衆官兵急忙回首一看，瞥見那巷內搶出四五個人來，爲首一個圓睜環眼，倒豎虬髯，握着一根鐵棍飛奔過來，身後緊隨着一個瘦小精靈的人，手提着雙劍，同那人一齊殺進重圍，有幾個捕快頓時嚷道：「這不是上頭派咱們捕捉多年的劉申孔天太麼，快拿快拿，」王代聞言，便奔劉申，劉申大怒，提棍使打，王仲也邀住孔天太廝殺起來，余虎又向圈外一看，不覺吃了一驚，見那三人中間，正是雲飛，余虎怎敢怠慢，大聲喊道：「列位，那邊跑來的就是要犯賂雲飛，不要讓他跑了，」衆官兵聆言，轉身便撲雲飛，雲飛左有梁銘粹，右有徐少德，連忙迎敵，明修見了雲飛，心中大悅，鼓起勇氣，一禪杖向着王保便打，余虎便棄了明修逕取雲飛，雲飛正要試他的武功如何，舞刀抵擋，兩人恰是對手，半日不分勝敗，那些官兵急着要助余虎，卻吃梁徐兩人逼住，分身不開，恰巧第二撥官兵又到，那領兵官騎着一匹白馬，倒提大桿刀，雷火般殺來，正是馬軍都統何明傑，衆官兵大喜，抖擻精神，拚力圍攻，何明傑問手下官兵，知道余虎酣鬥的就是雲飛，便領衆兵向雲飛一馬衝去，雲飛見了，不慌不忙耍圓那口單月，一方敵住余虎，一方敵住何明傑，余虎在先原與雲飛戰個平手，此時何明傑來助，想着更是可操必勝之權，不料何明傑那匹馬，經過幾次戰陣，廝殺起來，總是長嘶亂跳，反防碍余虎靠近不得，單剩何明傑去鬥雲飛，余虎沒法，只好回身去敵梁銘粹，那何明傑自負不凡，見余虎閃開，還以爲他不敢奪自己

的功勞，十分欣喜，誰知與雲飛鬥不上四五合，他便吃上苦子了，那雲飛身軀是何等靈活，素來又精通步戰，此時見就他在何明傑馬前馬後，馬左馬右，來往竄躍，覷着破綻，就是一刀，何明傑鬧得手忙腳亂，人身馬腹，都挨了兩三刀，雲飛看他那樣子，乘勢一刀，向他馬頭砍去，那馬長鳴，向側一閃，剛好將明傑的左脅偃向雲飛，雲飛大喜，一刀刺去，何明傑大叫一聲，翻身落馬，官兵大驚，蜂擁來救，雲飛叫道，「上房走吧，」言未終，已颼的竄上房沿，劉申孔天太聞言，捨王仲王代，也上了房，明修與梁徐二人且戰且走，那些官兵忙着去救何明傑，都無心戀戰，只有余虎與王氏弟兄緊緊逼來，雲飛怕明修等有失，揭起一瓦，向余虎便打，余虎正纏住徐少德，忽見房上雲飛將手一揚，急忙低首，那瓦片擦頂而過，卻打在王代的鼻子上，王代撲倒地，余虎等轉身攙扶之間，明修三人已乘空上了房，雲飛哈哈大笑道，「余捕頭我弟兄失陪了，」說罷與衆朋友脚不點地的竄房越脊而去，等余虎領了王仲王保和衆捕快上房追時，雲飛等已無影無蹤，王保大怒，余虎忙道，「不要緊，」只顧追去，方纔聽兵說，九門提督已將城門閉了，何況又在白晝，這廝們決跑不脫，衆人聞言，頓時將灰冷的心，又重新燃燒起來，隨着余虎，拼力的追趕雲飛等人，再說雲飛與明修梁劉孔徐，一路越房逃跑，不多時已望見城牆梁銘粹便對雲飛道，「此時想孟兄等已出城了，」雲飛點首，於是六人放輕了脚步走去，走到房子盡頭，便是城牆，向下看時，只見城門緊閉，

許多官兵，持着槍刀，分立在馬道旁邊，一個武官，頂盔貫甲的騎在馬上，又有幾匹游騎，往來盤查巡綽，端的森嚴，抬頭向城上一看，也有十幾名官兵，雲飛回首對五人道：「事已至此，出得城便活，出不得城便死，城下既然人多，只有從城上設法了。」劉申聽了，提棍便要竄上城去，卻吃雲飛一把拉住，頓足道：「我的劉兄，你怎的恁般性急，你這一上去，豈不連城下的也驚起來麼？」孔天太開言，皺眉道：「這一上城，城上的看見了，城下的當然曉得，我們又怎比得駱兄的輕身本領，……」雲飛不等說完，笑着向他附耳說了兩句，孔天太幾乎喊出好來，雲飛又向明修等低聲說了兩句，俱各暗喜，於是雲飛明修徐少德先聽的一聲，跳上城牆，那些官兵見了，登時喊一聲殺奔過來，雲飛明修奮力迎戰，徐少德卻在旁邊不動，雲飛剛剛交手，便抓住一個官兵向後一摔，徐少德上前一刀砍死，蹲下身子，解下那官兵的腰帶，又拾起那官兵的刀，走到城濼口旁，找了一條罅縫，將那刀插了進去，又用自己刀柄用力鈍了幾下，那刀已牢牢的插在城上，少德急將官兵的腰帶繫在刀環上，剛剛繫好，明修又早擲過一個人來，少德如法泡製，將那人的腰帶同這根腰帶結在一處，正結着，城下的官兵已聞聲從石階蜂擁登城，梁銘粹劉申一聲大喝，跳上城來攔住，孔天太又上來助着少德打結，不一會，雲飛明修與梁劉四人，已分頭擲過十幾個官兵，孔徐兩人更忙着打結，那腰帶結在一處，直垂到城牆脚下，徐少德見已停妥，便握住腰帶向城外一跳，那些官兵見了，曉得他



們要縋城逃走，早鑽過幾個人來割腰帶，卻吃孔天太飛身擋住，這幾個官兵無意中又給人家多添了幾條腰帶，誰敢再過來，梁銘粹照着雲飛的計策，揪着劉申，棄了那些官兵，先後縋下城去，那些官兵吶喊振天，搶到城邊，孔天太雙劍如風，搶上前的又倒了四五個，那個武官見勢頭不好，便暗暗傳令，只纏住雲飛不可放走，任憑孔天太明修下城，官兵領命，便捨了明修孔天太，潮湧似的向雲飛逼去，依着明修就要和孔天太接應雲飛，孔天太卻道，「駱兄智勇超人，必然有謀，長老只管依計而行，」明修答應，便與孔天太縋城而下，雲飛見眾友已安然出了城，便把單臂攢勁，刀法一變，早又挨次跌翻十幾個人，官兵不由得都向後一閃，雲飛就從人縫中竄將出來，急奔城寨口，那武官急叫道，「不要教他縋下去，快先割斷那腰帶要緊，」雲飛不等他喊完，不慌不忙，也不動那腰帶，雙腳一頓，早如一朶彩霞般，一個筋斗翻下城去，梁銘粹等喝采不知高低，誰也沒想到雲飛竟能從這三丈多高的城牆跳下去，雲飛落地以後，便對眾友道，「事不宜遲，還得急早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眾人稱是，飛步跑了五里多路，方纔放緩了脚步，梁銘粹卻道，「孟兄與小弟的家眷，便在前面，我們可以前去相會，」明修也道，「老衲也命小徒在前面十里鋪等候，想也離此不遠，」說着又不覺向雲飛道，「駱賢弟你怎的能够出了監牢，又同諸位施主合在一處呢，」雲飛一邊走着，一邊笑着將自己越獄的情形說了一遍，又接着笑道，「小弟出了大興縣，就去投奔梁兄

，不想梁劉諸兄已得了我被擒的消息。請師兄保着梁兄寶眷先自出城，梁兄諸位便準備前去劫牢，我們合在一處，立即往城外殺去，恰巧遇着大哥被官兵困住，……」正說着，孔天太忽叫道，「兀那林子裡不是咱們的車馬麼，」雲飛等凝眸望去，果然見前面一座林子前，有幾個人牽馬而立，內中有個壯士向這裡一看，頓時呵了一聲，飛跑過來，雲飛看時，正是孟雲勝，忙上前見禮，孟雲勝答禮道，「我得了師弟被擒的信，急得甚麼似的，梁賢弟卻偏教我替他保護家眷，我到現在還抱怨他哩，」梁銘粹笑道，「好好，你們上陣父子兵，我真招惹不起，」雲飛卻笑道，「光陰寶貴，不可多事俄延，還是走罷，」明修也點首稱善，那孟雲勝原與明修認識，當下也不及叙瀾，便從林中請出梁銘粹的家眷，分頭上馬登車，往前逃奔，走了不久，又撞着明修的徒弟們，迎了上來，大家合在一處，繼續趕行，這隊裡人數雖然不多，可是甚麼人都有，有壯士又有僮僕，有和尚又有婦女，哈哈，你瞧瞧，端的是五花八門，十分熱鬧，纔走不上半里路，徐少德偶然回首一看，只見背後塵土大起，已影影綽綽望見幾匹戰馬，幾桿大旗，少德叫了聲不好，追兵到了，梁劉等人都吃了一驚，雲飛回首望了一望，說道，「看這形勢，說不得還許有場血戰，爲廝殺便利起見，仍請那位兄長保着梁兄家眷，暫避凶鋒，」孔天太道，「我們都願意廝殺，便讓家丁們保護罷，」雲飛搖頭道，「這如何使得，」梁銘粹道，「明修長老年邁，方纔又勞累了半晌，莫若使當此任，也好

休息，「明修方要推辭，雲飛忙道，「大哥不必推辭，再遲恐怕來不及了」明修見說，只得領首，便保着梁宅家眷，急急行去，這裡雲飛四外一看地勢，猛然得計，就請梁銘粹孔天太隱在前面林中，自己與劉申立馬中途，持兵而待，孟雲勝徐少德便在左側一個土阜後埋伏，方纔安排停妥，那一大隊人已奔雷掣電價追到，當先一位將官，手拈長槍大喝道，「要犯那裡逃走，快些下馬受縛，」雲飛方要放馬，猛覺得眼前白亮的一閃，跟着那將官哎呀一聲，翻身落馬，衆官兵見了，都大吃一驚，連雲飛也嚇了一跳，還以爲是孟雲勝發的袖箭，孟雲勝等卻以爲那白光雲飛的石子，那些官兵呆了半晌，見雲飛劉申勒着馬不動，便將胆量又恢復起來，慌忙抬起那血流遍體的將領看時，瞥見他咽喉上留着一條很深的傷痕，業已氣絕，不覺惱了兩員副將，拍馬出陣，雲飛劉申便分搦住兩人，四馬相交，狠鬥起來，鬥到分際，雲飛暗忖道，「這厮真個尋死，耐耐這口刀太短，馬上使用不便，莫如用拖刀計斬他，」想罷虛掩一刀，回馬就走，那人不顧死活，用力追來，雲飛等他追到切近，方要下手，驀的那人一聲狂叫，又一個筋斗翻落地下，這一來雲飛大疑，看此處離孟雲勝隱蔽之處很遠，預料那袖箭決不會達到這裡，正在默默的出神，那另一個副將，又被劉申大吃一驚，一棍打下，馬來，衆官兵大怒，嚷了句「殺」，刀槍劍戟，密匝匝的裹上來，這壁廂梁銘粹徐少德孔天太孟雲勝，四馬齊出，帮着駱劉兩人擋住，這一場廝殺，比那適纔在城中時，分外凶險

，正戰着，後面路上遠遠又有號角聲響，雲飛暗叫不好，就在這當兒，面前又飛來八九道白光，官兵隊裡無形中，頓死傷二十餘人，梁劉等人，此刻也看出那白光不是雲飛發的了，都不覺駭異，雲飛情知有故，猛的靈機一動，登時大悟，卻不說破，且自殺敵，那白光，好像也知道雲飛看破，更不像適纔的飄忽隱約，便如激筒似的，毫不停歇，接連向官兵陣中飛去，衆官兵既須抵禦雲飛等人，還得時常閃避白光，饒是這樣，白光到處，總有幾個倒地，鬧得叫苦連天，銳氣大挫，雲飛看了，大奮神威，與五位朋友吶聲喊直衝入官軍隊中，便如砍瓜切菜一般，衆官兵不敢再戰，紛紛潰散，雲飛等追了半晌，纔合在一處，並馬回來，梁銘粹方要請衆人下馬略息，雲飛卻拍馬向那路旁的樹林行走，來到切近，仰面叫道，「倩霞你還不出來麼，」語音纔停，便聽林中格格一笑，早跑出兩匹馬來，前面是一個英武童子，後面是一個美貌婦人，雲飛一看，果然那婦人便是倩霞，那童子正是錦柱，錦柱慌忙下馬，給師傅叩頭，梁劉等人看見錦柱，都不禁怪異，趕上前來，錦柱又忙見過舅父，與劉孔諸人，雲飛也便給倩霞介紹了，梁劉等人纔知道雲飛已授過室，只是當着倩霞，不好打趣，劉申卻問雲飛道，「方纔那白光便是嫂夫人發的麼，」雲飛方答了一個「是的，」就聽一陣號角，又破空傳來，雲飛急道，「這廝們生力軍又到了，此次他們難保沒有火槍，我們快些走罷，」於是大家攀鞍上馬，嘩喇喇飛也似的跑去，直跑到日落西山，追上梁氏家眷，方纔站住，於

是大衆緩轡而行，雲飛問倩霞道，「姊姊不在莊中侍奉爹娘，怎的也到此處來，」倩霞笑道，「自從你走後，婆婆放心不下，命我與錦柱也來助你，我們奉命來京，不想行到這裏，便撞着你，你可曾辦了那事麼，」雲飛嘆了口氣道，「不要說了，我這一次，還幾乎死在京中哩，」倩霞聞言大驚，雲飛便在馬上將以上的事說了一遍，倩霞聽罷，挑起蛾眉恨道，「那余虎忒也可惡，人家報仇不報仇，與你何干，要你來多管，你日後撞着我時，管叫你死無葬身之地，」雲飛在旁只是勸慰，梁銘粹也相謝明修保護家眷之誼，又走了半晌，天已昏黑，雲飛等便找了一個山凹隱藏，請孟雲勝孔天太劉申，輪流守夜，居然這一夜平平穩穩的過去，到了次日早晨，官兵仍舊沒有露面，雲飛等卻不敢遲延，陸續進發，雲飛夫婦便在前面領導，明修徐少德領了兩個家丁，在後策應，其餘的人都與梁銘粹在中隊保護家眷，行了幾日，已出了直隸交界，大家便沿着長城走，且說雲飛倩霞這天，正經過一個山峰，猛聽山中一聲砲響，伏兵齊出，旗號招展之間，已看見上面泥金大書，「山西大同鎮左營，」七個大字，又一副旗號上，寫着一個大「朱」字，旁面還寫了兩個「游擊」字樣，當先一將，頭戴得勝盔，手綽鐵脊矛，瞋目大喝道，「駱雲飛聽着，本將軍奉諭，已擺下天羅地網，你已是釜底游魂，乖乖的給我下馬受擒吧，」雲飛大怒，拍馬挺刀，逕取那朱游擊，朱游擊急架相還，只一合，雲飛刀起，砍朱游擊於馬下，官兵大驚失色，倩霞抽劍當先，雲飛舞刀緊

隨，夫婦二人，殺得那些官兵，七零八落，恰好梁劉等人已到，一問所以，都十分欣喜，就在這時，只見明修與徐少德狼狽逃來，雲飛等吃了一驚，忙問時，徐少德喘息道：「我同明長老正行着，驀的背後發出極重的鐵騎聲音，我上了高阜一看，那官兵們已漫山遍野的追來，我同明長老顧不得那兩個僕從，飛馬前來報告，駱兄快些設法纔好。」梁劉等人聽了，都叫怎的好，雲飛忙道：「諸兄休慌，只管護送家眷逃走，我在這裡與賤內小徒且抵擋一陣。」梁銘粹方要開言，倩霞卻道：「我們留在這裡也恐怕無濟於事，你須知此時各處官兵都得到了信，處處可以堵截的。」孔天太道：「似此如之奈何。」錦柱忽對雲飛道：「弟子倒有一計，」雲飛道：「你有話便說。」錦柱道：「師母帶着弟子來時，曾經過一個大河，那河中有許多魚船，離這裡並不遠，何不赶到那裡奪下幾隻，先躲離了陸地的追兵再說，……」言未了，倩霞鼓掌道：「這個主意不錯，我便去奪。」雲飛道：「姊姊前去不妨，只是須請小心，」倩霞含笑點頭，便別了雲飛梁劉等，騎着那馬，先自跑去，這裡雲飛也使催着眾人努力前進，單講倩霞單人獨騎，往太河狂奔，不多時果然望見眼前一道大河，白茫茫的河水，侵着碧天，水與天的界限，竟不可辨，蕪嶼荻州，掩映着千里烟波，河身旁，斜倚着一座青山，再往河岸旁一看，只見數十隻魚船，一字排開，繁靠在岸邊，船上的漁人，有的盹睡，有的結網，忙的真忙，閒的真閒，倩霞看罷，便下了馬，那馬機警善通人意，佇立地上，

也不他去，倩霞步行到岸邊，那些漁人見了，都吃了一驚，呆呆的看倩霞，倩霞便頷首，向最近一隻魚船的漁人說道，「你們這船可有一兩隻空閒的麼，」一個漁人翻了翻眼皮，揚長道，「沒有，沒有，」倩霞又道，「我到對岸有一樁要緊事情，你們借一隻船給我，等渡過這河，必要重謝，」那漁人冷笑道，「我們的船只爲捕魚用的，並不是渡人用的，你便是皇帝也借不得我們的船，」倩霞道，「我多給你們銀錢，」漁人搖頭道，「我們向來不要女人的錢，」倩霞怒道，「真個不借，」那漁人拍着胸道，「不借不借，渡你過河，恐怕山上的寨主聽信，把你劫上去當壓寨夫人，」倩霞聆言，圓睜星眼叱道，「不借時，請你吃這個，……」

「言未畢，回手拔劍當頭劈下，那漁人閃避不及，頭已骨碌碌滾入河裏，身子噗地倒了，那些漁人見了，禁不住心頭火發，忙喚醒盹睡的人，從艙中取出尖刀利斧，鼓噪道，「打打，打死這個雌兒，」喊罷跳上岸來，夾七雜八的向倩霞撲來，倩霞暗忖道，「這廝們雖然可惡，卻都是粗野的人，不值得和他們一般見識，莫若且傷了他們幾個，將他們嚇走便了，」想罷舞開那劍，略一盤旋，早有幾人受傷逃走，餘下的人，不敢再鬥，一窩蜂似的退到岸邊，撲通通跳下水去，倩霞乘勢，颺一下竄上漁船，向船艙裡一看，只見堆了許多蔴布包，倩霞順手解開一個蔴包一看，纔明白那些漁人不肯借船的緣因，原來袋裏裝得滿滿的都是海鹽，倩霞不覺咬着櫻脣笑道，「碎，原來這廝們都是鹽梟，……」語音未絕，就聽河中唼喇一響

，鑽出一個人的頭來，大喝道，「好大胆的雌兒，竟敢前來奪人的買賣，不要走，和你水中相見，」說完，兩手一攀船舷，着力一按，就見船底朝天，倩霞身軀一歪，噗的掉下河去，正是，

初從盜賊奪漁艇，復見英雌落漩渦，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癡廬主人評曰：寫余虎擒雲飛後，汗如雨下，喘息不止，入情入理，固不僅爲寫雲飛也，希金聞捕獲雲飛，急急升堂，及至雲飛上堂，驚慌膽怯，活畫出一庸懦無恥之貪官，被雲飛一罵，如揭鼓解穢，大快人心，著者慣作襯法，卽以此回論之，以衆捕之膽怯襯王氏三傑之膽大，以希金之糊塗，襯雲飛之豪壯，此反襯法也，又以王仲之勇，襯雲飛之勇，以余虎之智，襯雲飛之智，此正襯法也，有此數襯，使令文章生色不少，寫雲飛被困鐵窗，欲出不得，真令讀者驚絕愁絕，忽而以金蟬脫壳之計，悠然越獄，又令讀者眉飛色舞，繼而余虎率衆來追，琪英下令閉城，又令讀者於驚魂甫定之後，心悸弗已，於是脫身於街衢，施計於城上，高飛遠颺，讀至此處，蓋莫不喜氣揚揚矣，無何追騎復至，而倩霞錦柱竟破空飛來，從容退敵，又使人喜出望外，一回一篇之間，其氣象乃不同若是，吾服作者，筆下有神，擒雲飛之前，既預伏大雨，而此回恰又爲明修滑跌之用，一舉兩得，天然合拍，篇末寫倩霞之奪取魚船，又引



起下文無限波折，

## 第二十三回

（逢故劍羣俠投水寨 起姦心二寇死黃沙）

上回說到倩霞，被那漁人一攀船舷，翻身落水，有一部份的讀者恐怕不眼淚直流，也得搓手頓足，甚至要大罵作者狠心，把你們心目中的安琪兒，變成水底幽魂，哈哈這卻不能怪作者，只好算你們貴人多忘事了，你們想想前次破青鳳嶺的時候，跳入水中追趕譚國襄的是誰，如此一想，管保使你破涕爲笑，閑話休題，且說倩霞落水以後，心中止不住暗笑，看那人持着一根鋼鈎，游到切近，向自己便是一鈎，倩霞見那人水中也能睜眼，不敢大意，嚇的一聲，向上遊去，那人滿以爲既將倩霞翻到水裏，很容易的便可以將她殺死，如今見她也會泅水，不覺抽了一口冷氣，握着鋼鈎追了上去，到了水面，剛剛將頭一伸，不防倩霞一劍刺來，措手不及，左肩早中，口中哎呀纔叫出來，那水已灌了一嘴，你別看這麼個壯漢，喝了水，登時就變成綿羊，身子往下一沉，又往上一冒，再往下一沉，便看不見了，倩霞笑吟吟的游到另一隻船邊，方要攀上船去，忽聽岸上有人喚了一聲，回頭一看，卻是雲飛與梁劉諸人到了，雲飛方到這裡，看見岸上只有倩霞的馬，倩霞不知那裡去了，正在錯愕，瞥見倩霞從水中出來，要上漁船，便叫了一聲，當下倩霞將船櫂岸道，「快些上來，」雲飛與梁銘粹便招呼衆

人上船，先將那些鹽包一一搬到岸上，然後牽着馬，擄着行李，分乘了那些漁船，向河中划去，等到官兵搖旗追來，雲飛等已到中流，那些官兵只好眼睜睜看着雲飛等吶喊，卻說雲飛等正行着，忽聽水聲大振，濤音呶呶，雲飛回頭看時，數十隻快船飛也似趕來，頭一隻船上，立了七八個人，一條矮漢，手持長槍，立在船頭大喝道：「不要放走了奪船的賊！」雲飛便令自己的船斷後，倩霞在左，錦柱在右，雲飛居中，擋住來船，那船追到切近，倩霞喝道：「無知鹽梟，焉敢來追！」那矮漢大怒，手起一槍，劈面刺來，被雲飛一刀掃開，那漢一個踉蹌，險些跌下水去，忙將槍支住船板，身體晃了兩晃，睜起怪眼，向雲飛一看，卻登時喊了句「哎喲，你不是駱雲飛哥哥麼？」飛飛也吃了一驚，慌忙止住倩霞錦柱動手，向那矮漢細一觀看，認出那漢正是自己曾求他往家鄉投書的田士璽，不覺訝道：「田賢弟，你爲何在這裡？」田士璽方要答言，手下船隻已先後趕到，將雲飛這船圍住，田士璽手一擺喝道：「放什麼狗屁！」那些船隻，只好搖着船退到田士璽船後，梁銘粹等得了信，也划了回來，田士璽便問雲飛道：「駱大哥你一向都在何處，這些個人又都是誰？」雲飛笑道：「我們且休絮瀾，我問你是不是來追趕我們？」田士璽笑道：「知道是你，當然不追趕了，……」話未說完，從旁船上跳過一個尖嘴猴腮的人，向田士璽搖首道：「田爺，這可使不得，他們將咱們的鹽是毀了，把咱們的船是奪了，您若不叫他賠償，往後咱們的買賣，還作得成麼？」田士

璽睜着眼叱道，「你敢管我，」那人縮着脖子道，「不是管您，您放他們走了，等寨主回來，你担得起麼，」田士璽聞言大怒道，「我的朋友便是他的朋友，他敢不應允，要你來多嘴，」那人冷笑道，「對對，我還沒聽見說，寨主曾怕……」田士璽不等他說完，一把抓着他的腰帶，就像鷹抓小鷄似的，提了起來，然後往河裏一擲道，「小子去你的，」那人撲通一聲，沉下河去，那些水手見了，誰敢多言，偷偷的下河，把那人撈了上來，放在後面船上控水，這裡雲飛問田士璽道，「賢弟你端的爲何在此處，」田士璽頓時滿面惶恐的答道，「我那次貪着喝酒誤了你的大事，把你那信丟了，酒醒後幸了姓李的那個婆娘和那個小子，就跑到這山上來，這裡的寨主苟大哥，原與我是朋友，我就住在山上帮他賣鹽，駱大哥既然來了，何不上山去談談，」雲飛道，「你那位苟寨主，和我夙不相識，我又毀了他的鹽，怎好去見他，」田士璽嚷道，「不要緊，那苟大哥最愛交朋友，一定不會嫌你的，並且他這幾天往山東去了，不在山上，就算我請你上躡山還不成麼，」雲飛依舊不肯，田士璽急了道，「駱大哥你若不去，便是因我丟了你的信惱了我，」雲飛見說，無奈何只得應允，倩霞在旁用手扯了扯雲飛的袖子，意思是不讓他去，雲飛對她微笑了一笑，向她低聲道，「田兄弟情不可卻，我只好去一遭，姊姊與梁兄家眷，且在這裏等候，上山去恐遭不測，……」倩霞不等他說罷，將頭一搖道，「我不，我與錦柱隨你上山，請梁劉諸位在此等待便了，」雲飛依言，

便對梁銘粹附耳說了幾句，梁銘粹連連稱是，自與劉申明修等停船相候，田士璽喝令手下人划轉船頭，陪着雲飛倩霞錦柱，向大寨行去，走不上半里，瞥見面前一簇蘆葦，圍繞着許多汊港，穿過那些汊港，又見地形散挺，水勢浩大，正中一道水寨門，兩旁都編排着密密的竹城，另有一種森嚴的氣像，倩霞看了，心中不覺一動，暗道，「我殺了他們兩人，傷了他們許多人，這一進去，好便好，不好時，這道寨門真有些不易出來，」想罷卻又暗笑道，「雲飛錦柱都在一處，外面又有梁劉諸人，怕他什麼，」思忖間田士璽已叫開了寨門，二十多隻船，一齊搖了進去，又經過幾道小寨門，大家棄船登陸，走上山去，沿路的寨兵，看了雲飛，都目不轉睛的細看，雲飛也沒在意，依着田士璽便要請雲飛會見寨中衆首領頭目，雲飛只是不肯，田士璽只得請雲飛等到自己的小寨來，那田士璽最近在山上娶了個妻子，這當兒他渾家，自將倩霞請到內室去坐，此時大寨主未在寨中，二寨主三寨主，聞聽田士璽將奪鹽船的人請到寨中，心中大怒，三寨主使道，「姓田的是什麼東西，竟敢破壞我寨中的規律，等我出去先宰了那個奪船的，再和他講話，」二寨主忙道，「不可，姓田的與苟大哥是好朋友，你若這樣幹，不是顯着有意和苟大哥過不去麼，」三寨主還未答言，忽見那個尖嘴猴腮的走上廳來，三寨主氣哼哼的向那人問道，「黃高，你同田士璽去追趕奪船的人，怎麼竟讓那夥人進寨來，」那黃高躬身道，「提起這事，真氣死小人，這田士璽端的不講情理，小人同他

去追奪船的人，誰想他追上那船，卻與那人談起心來，說不上幾句，就發瘋似的請他進寨我一攔他，他登時反臉無情，揪着我，便將我推下河去，若不是水手們撈救，險些兒淹死，……」三寨主聽了，霍地立起，取過一柄刀，便要出廳，二寨主忙道，「三賢弟你作什麼，」三寨主睜着眼道，「不宰了那姓田的怎出得這口惡氣，」二寨主方要說話，黃高在旁急道，「三寨主使不得，姓田的還好辦，他請來的人可是厲害，咱們山上有人認得，內中有一個人，便是那有名的駱雲飛，他曾破過青鳳嶺，河南的翟授楓也死在他手裡，您若同姓田的破臉，他能不幫着姓田的冒犯您麼」三寨主聞言，默了半晌，二寨主也不得主意，黃高便道，「依小人之見，莫若二位寨主到姓田的寨中，假說慕那駱雲飛的名，前來相見，以前奪船殺人，一概不題，請他到這裏來擺酒款待，連他寨外的同伴一齊請來赴宴，筵上切不可露出馬脚，宴後您兩位便苦苦留他們住下，每日仍舊殷勤款待，使那厮們不疑，覷個方便，或用毒藥，或用火燒，連姓田的一網打盡，豈不是好，二寨主喜道，「此計大妙，三賢弟你且忍氣，同我到姓田的那裡去，三寨主依言，二人便帶了幾個從人，往田士璽寨中走來，二人纔踏進田士璽的小寨門，便聽廳上有人談話，寨卒見了，方要通報，二寨主忙向他們擺手，於是用手拍了三寨主肩頭一下，然後大嚷着走了進去道，「好呀，田大哥你請了位頂天立地的英雄來，竟不叫我弟兄知道麼，」田士璽與雲飛正談得高興，忽聽二寨主那一聲喊，登時

對雲飛笑道，「大哥你看，寨裡的人不是都有義氣麼，」言未終，二寨主三寨主已笑着進來，雲飛錦柱慌忙立起一看，頓時大吃一驚，原來這二寨主的面貌，竟與雲飛生得分毫不爽，活象雲飛的一個影子，那兩個寨主，也怔住了。田士璽在旁哈哈大笑，二寨主急問田士璽道，「此位便是駱仁兄麼，」田士璽大笑道，「不是他是誰，」二寨主聆言，搶到雲飛面前，翻身拜倒道，「杜昌濬久仰大名，只恨無緣不曾拜識，不想今日仁兄從天而降，」雲飛慌忙答禮道，「小可有何德能，敢蒙寨主如此錯愛，」杜昌濬且不答言，回首對三寨主道，「三弟還不快來拜見，三寨主聽了，忙上前見禮，雲飛問道，「這位寨主尊姓大名，」田士璽在旁搶着說道，「這是我們三寨主耿賓全，」當下駱耿兩個又客套了幾句，錦柱也見過杜耿二人，杜昌濬便道，「駱兄光降，小寨生輝，務祈駱兄到本寨小酌，」雲飛辭道，「小可天性不飲，有負寨主美意，」耿賓全噪道，「駱兄恁地見外，不飲酒也請過去一叙，」田士璽那曉得雲飛的意思，便喊道，「耿三哥不必聽他，他在金家一喝，便是半晌哩，」杜昌濬也道，「駱兄不肯去，莫非因我弟兄派手下追趕，有些惱怒麼，雲飛見他們樣子十分誠懇，只得答道，「小可奪了貴寨鹽船，還沒有賠償，怎敢惱怒二位，」杜昌濬叫道，「哎呀呀，駱兄你再提那鹽船的事，真比罵我們還難過，來來咱們到本寨懇談去罷，」雲飛只得應允，耿賓全又道，「據手下人說，駱兄寨外還有幾位令友，爲何不請進來相叙，」雲飛道，「鄙友尚有要事，等小可出去，便要啓行

的，「杜昌濬笑道，「只管請進來，與駱兄一同啓行不好麼，」雲飛見他兩個和藹可親，並無惡意，」也便欣然頷首，杜昌濬大喜，喚進一個頭目，命他出寨去請梁劉等人，雲飛卻道，「此事須小徒前去，他們纔肯進來，」杜耿兩人便同錦柱拱手，道聲有勞，急令那頭目隨着錦柱出去，這時田士璽又喊道，「杜二哥，人家駱大哥還有位嫂夫人哩，」耿賓全便問在那裡，田士璽道，「就在內人的房中，待我去請，」一聲未絕，早飛向內室，不一會內室的門一動，田夫人與倩霞便走出來，田士璽在後嚷道，「還不快拜見駱嫂夫人，」杜耿兩人一望倩霞，險些兒跌了個倒栽葱，兩人身上不由得一陣酥軟，四隻眼睛，直射過去，竟不轉睛，還是杜昌濬機警一點，用胳膊碰了耿賓全一下，遠遠的向倩霞一揖，耿賓全這纔醒過來，也照樣行了個禮，倩霞還了禮，雲飛指着兩人給倩霞介紹，倩霞看那杜昌濬的面貌，與雲飛相像，也不禁詫異起來，不由得多看了他兩眼，杜昌濬的心花兒都開了，急令手下安排小轎，請雲飛夫婦上了轎，一直抬到大寒花廳放下，田士璽夫妻也一同到來，耿賓全便吩咐擺酒，雲飛攔阻不住，筵已擺好，忽寨卒進來報道，「駱老爺朋友請到，」杜耿慌忙立起，下廳來接，錦柱便替孟梁劉孔徐明修等介紹了，杜耿二人，命人到後寨請出自己的渾家，接待倩霞與梁氏眷屬，那明修的徒弟，與梁氏的從人，也賞以酒食，這裡杜耿苦苦的讓雲飛坐了首位，梁劉等人挨次坐下，杜耿與田士璽在下面相陪，倩霞等也在另一桌酒筵上飲酒，那雲飛只

吃了幾個果品，酒卻涓滴不飲，杜耿兩人苦勸了一番，雲飛仍是不肯喝，也只得罷休，席間杜耿兩人便問起雲飛因何到此，雲飛夙來是以坦白待朋友的，既將兩人看作朋友，當然毫不隱瞞，一五一十的向杜耿說了，杜昌濬聽罷便道，「如此看來，恐怕沿路都要有官兵堵截的，路兄何不就在小寨盤桓幾日，暫避風頭，等這事冷淡了，再回寶莊，也免得一路上提心吊胆，小弟兩個人還款待不起你們幾位麼，」雲飛尙未回言，田士璽已拍掌叫道，「這話對極了，駱大哥你真忍心不聽麼，」雲飛真被這位傻老磨得無計可施，便向杜耿兩人道，「既是兩位如此相待，小可只好謹尊台命，不過……」耿賓全搶着道，「大哥若再有甚謙詞，真把我弟兄看成客齋狹隘的人了，」劉申在座聽耿賓全說話爽快，認爲與自己的性情彷彿，心中十分歡喜，至於梁銘粹帶着抱泥帶水的家眷，自然贊同杜耿兩人的話，於是也都攬撥着雲飛住下，當下杜昌濬喝令手下人，火速打掃出十餘間上等房舍，請雲飛等住下，並令寒卒將雲飛等的行李，一一送到那些房舍中，雲倩兩人便單住一室，梁氏夫婦與衆家眷分住兩室，劉孔兩人單住一室，孟雲勝錦柱單住一室，徐少德明修單住一室，梁氏的僕從，明修的徒弟，也各撥房住下，如今且說席散後，杜昌濬拉了耿賓全到了秘室議事，進人纔進了室內，杜昌濬不覺深深的嘆了口氣，耿賓全連忙問道，「二哥怎麼了，」杜昌濬搖了一搖頭道，「自從看了那雌兒以後，把我的計策心思，便改變了，」耿賓全笑道，「誰說不是呢，我和你也是一



樣，這半日神思還兀自不定哩，真奇怪那個姓駱的小子，會有這麼一個美人兒，」杜昌濬道，「這也是緣分，我同那姓駱的生得很像，怎麼他就有這樣的幸運呢，」耿賓全笑道，「我冷眼觀看，那個雌兒好像很注意你，你覺得麼，」杜昌濬道，「是的，我也覺得她常將目光射在我的身上，難道她看中了我麼，」耿賓全道，「婦人家的水性，大都如此，你的面貌又弱於那姓駱的，她豈能不動心，」杜昌濬喜道，「這般說來，我那個主意可就更拿定了，」耿賓全問道，「甚麼主意，」杜昌濬低聲道，「受人的轄制，終覺不如意，你肯幫我推倒大寨主苟忠麼，」耿賓全訝道，「苟忠怎麼得罪了你，並且適纔你不是還勸我看在他的面上，不要與姓田的破臉嗎，」杜昌濬道，「起初我何嘗不如此想，只是你要知道，我自從看了那雌兒以後，我甚麼都顧不得了，」耿賓全道，「但是苟忠未在寨中，你怎麼推倒他，」杜昌濬笑道，「默子，這纔是天假的好機會哩，他若在寨中，這計怎麼能行呢，」耿賓全急道，「什麼計，你快說吧，」杜昌濬悄聲道，「這計端的妙不可言，告訴你吧，就是設法推舉姓駱的作寨主，苟忠回來，必然不肯甘休，二虎相爭，必有一傷，那個勝的也一定是筋皮力盡，這時候咱兩人齊去撲滅那個勝的，剪除他們的同黨，霸佔了那個雌兒，豈不是美人權位一齊到手麼，」耿賓全道，「只是那姓駱的，若不肯作怎樣好呢，」杜昌濬道，「我已思量一計在此，我問你，可看過蕩寇志沒有，耿賓全道，「我沒有看過這書是誰作的，」杜昌濬道

，「這書是本期人俞仲華作的，咸豐年刊刻的，他內中有一段，說是荀桓讓陳希真作寨主，陳希真不肯，他使自己吊在樹上，手裡拿一把刀，說是若不答應時，他便割斷了繩索摔死，陳希真果然答應了，明天你我先用話讓他，他若不答應，我們使用這個法子，耿寶全拍手道，「此計妙極，只是我兩個誰吊在樹上呢」杜昌濬道，「你武功矯健，就担此任好麼，」耿寶全答應，卻又道，「你要害死姓駱的與荀忠，什麼法兒使不得，怎的單用此計，」杜昌濬笑道，那個姓駱的名頭很大，朋友也多，你若輕易將他害死，他的朋友豈肯甘休，必須使他與荀忠爭奪權位，纔令別人相信他不是真有義氣，那麼他的生死，別人也就不管了，」耿寶全點了點頭，又道，「只是那個雌兒，見你害了她的丈夫，她豈肯甘休，據咱們手下人說，她也不是好惹的哩，」杜昌濬笑道，「你不是說她看上了我麼，我害死姓駱的，她還許歡喜哩，」耿寶全聞言道，「你真的心思周密，當下兩人秘密計議了半日，纔出了秘室，到了次日，杜昌濬又請雲飛等赴宴，酒酣，杜昌濬舉盃向雲飛道，「小弟這個小寨，雖然仗着販鹽生活，卻總未能興旺，駱兄德威夙著，智勇雙全，如今光臨小寨，乃是天賜良機，小弟兩個，便代表闔寨人等，推舉駱兄爲此寨之主，」雲飛一聽，登時訝道，「寨主何出此言，」耿寶全道，「此乃是小弟真心，毫無謙虛之意，駱兄不應也得應，……」雲飛不等說畢，便道，「寨主若再讓時，便是不容小可居此，即刻告退，」在座衆人見杜耿這一席話，也覺得突兀異

常，都看着駱杜耿三人，言語不得，內中卻喜壞了田士璽，不管好歹，裂着大嘴叫道，「駱大哥，杜耿兩兄說得極是，你就答應了罷，」雲飛急道，「田兄弟你如何也如此說，此事不但我不當從命，便是二位寨主也不宜說出這幾句話來，第一小弟父母莊院，都在山西，我如何能在這裡，第二苟寨主乃是此山之主，我怎能僭越，第三小弟京中尚有大事未辦，豈能在此奪人基業，二位寨主，與田兄弟再也休題，」杜耿聽了，還要勸時，雲飛正色道，「小可情願開罪二位，那不孝不義之事，斷不可爲，小可就有告辭，省得二位見怪，」說罷便對錦柱道，「你快去收拾行李，告訴你師母準備登程，」杜耿二人見了，面面相覷了一會，見錦柱離了筵席，梁劉等人也要立起，二人只得對雲飛告罪道，「駱兄息怒，小弟三人把話說急了，累駱兄不懌，只是駱兄要走，小弟二人真置身無地了，孟雲勝見二人如此，便勸雲飛道，「師弟，二位既不再相逼，你就不要去了，雲飛唯唯領命，又對杜耿二人告了罪，自回室中去了，倩霞方從杜耿渾家的筵上回來，見雲飛面色不像平日，忙着問詢雲飛，雲飛便將杜耿二人的話說了一遍，倩霞笑道，「這兩個本是渾人，再說也是好意，您又何必這樣，我起初不教你來，你不肯聽，如今果然惹下麻煩，那兩人見你不應，說不定明天還要再讓，我看你怎樣推辭，真不成你就拂袖而去不成，」雲飛聽倩霞說罷，心中暗服，夫婦二人又談論了些個閒話，把這回事早忘掉了，次日清晨，雲飛纔走到房外散步，忽見那黃高跑來，氣急敗壞的，向

雲飛叫道，「駱老爺不好了，我們三寨主命在垂危，二寨主焦急萬狀，命我請你老人家快去，」雲飛一聽，吃了一驚，隨着黃高便走，孟雲勝錦柱等聞信，怕有不測，也跟在後面，黃高引着衆人便往大寨議事廳走來，雲飛到了一看，登時默了，瞥見廳前一株參天古木前，圍了一大圈人，那百尺枝頭上，吊着一個漢子，細一辨認，纔看出是耿賓全，只見他赤着胳膊，把一手兩脚，都用粗繩繫在一處，倒繫在樹枝上，單剩一隻右手，握着一柄寒光四射的潑風快刀，瞪着雙眼，一語不發，那杜昌濬卻熟視無睹的，帶着衆頭目立在樹下，一眼看見雲飛便叫道，「好了好了，」雲飛忍不住大聲問道，「杜寨主這是作什麼，杜昌濬方要答言，耿賓全已在上面叫道，「駱兄聽着，小弟二人昨日百般推讓作寨主，你執意不從，小弟無計奈何，便想出這個法子，你若答應便罷，倘若不應，小弟使用這刀割斷繩子，跌作肉泥，豪傑作事，不要躊躇，」雲飛聽罷，纔恍然明白他的用意，梁孟等人都鬧得目瞪口呆，雲飛急喊道，「耿寨主休得如此，請下來從長計較，」耿賓全依舊叫道，「駱兄只說應與不應，不必多言，」說着將刀鋒攔在繩上，雲飛慌忙叫道，「耿寨主且慢，待我略爲思索一下，再作答覆，」耿賓全也不言語，將刀又往繩上一比，不防那柄刀，鋒利異常，耿賓全懸在半空，力量又不平均，只這一比的當兒，不由得將刀用力在繩子上摩了一下，不好了，就聽唸喇一響，那繩子已被刀鋒挫斷，耿賓全一個筋斗，跌了下來，雲飛杜昌濬等，大叫不好，趕上前

來接，只是那裡來得及呢，撲的摔在地上，跌得個粉身碎骨，血肉糝糊，杜昌濬見了，登時如同冷水澆背，呆若木鷄，雲飛忍不住跑到耿賓全屍身前面跪下，酒淚道，「寨主摯情血性，小可久已心折，叵耐小可實有不得已的苦衷，誰料寨主竟因我而喪命，小可端的罪該萬死了，說罷捶胸頓足，放聲大哭，這一場哭，不但孟雲勝梁銘粹等，個個慟惶，就是那些頭目，也不禁潸然淚下，杜昌濬默了半日，纔假意唏噓了一會，又上前勸解雲飛道，「人死不能復生，駱兄不要悲傷，且到大廳商議，」梁劉等也在旁解勸，雲飛方纔收淚，杜昌濬便喚過一個頭目，命他裝斂耿賓全，自己就陪着雲飛等往大廳走去，到了大廳，衆人落坐，杜昌濬便向雲飛道，「駱兄你看在耿兄弟的面上，你還不應允當寨主麼，」雲飛露出詫異的顏色，看着杜昌濬道，「我以為杜寨主經了這個變故，定要後悔不迭，打消前意，怎的如今仍舊逼我，老實說，耿寨主爲我而死，我若再作寨主，也對不住他，寨主此事，再也休題，」杜昌濬聽了，不覺羞慚滿面，言語不得，雲飛又道，「小可因耿寨主身死，私心總感不安，住在貴寨，也沒有意味，小可只明日便要告辭，你我後會有期使了，」杜昌濬聽罷，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說道，「既是駱兄執意要去，小弟也不敢強留，只是你我相交一場，小弟打算今晚略具薄饌，爲駱兄祖餞，不知衆兄可肯賞臉麼，」雲飛自耿賓全跌死以後，總覺得對不起杜昌濬，當下並不謙讓道，「既如此，小可等就要叨擾了，」杜昌濬大喜，與雲飛等又

閒談了一會，這纔各自回房，到了晚間，杜昌濬又着人來請雲飛等，不一會大家已坐在大廳席上，紅燈下照着桌上的珍羞美味，端的令人饑涎欲滴，杜昌濬田士璽黃高在旁殷勤勸酒，雲飛仍是不飲，陸孟梁劉孔徐與明修，卻都左一盃右一盃的喝個不休，等到席散後，雲飛等起身告辭，杜昌濬便暗暗扯着雲飛的袖子道，「駱兄慢行，小弟尙有心復相告，」雲飛領首，錦柱等下階逕去，這裏雲飛杜昌濬重新落坐，再整盃盤，黃高田士璽也自退出，喏大的一個廳上，除了幾個寒卒以外，只有駱杜兩人，雲飛吃了一些菜蔬，便向杜昌濬問道，「杜兄有話請講，杜昌濬舉盃一飲而盡，將坐位往雲飛身邊拉近了一些，低聲說道，「小弟聞得那梁銘粹心懷不軌，他與那劉申徐少德合謀要害死仁兄，好受那官家的賞銀，小弟與耿賢弟纔竭力的推讓仁兄作寨主，住在這裏，免得與他們同行，受他們的詭計，」雲飛聽了笑道，「杜兄誠心愛我，我非不知，但此事卻不免有些虛無縹渺，不瞞仁兄說，梁劉諸位與小弟自幼相交，決不是貪利忘義之輩，就以此次說，小弟得逃出京城，還賴梁兄等的幫助哩，」杜昌濬道，「駱兄你真個忠厚待人，卻不知人情鬼蜮，你的身旁，有一個惹禍的根苗，你可曉得，」雲飛訝道，「我身旁有什麼惹禍根苗，」杜昌濬笑道，「這話小弟原不該說，可是你我已成知己，說出何妨，你那位嫂夫人，便是惹禍之根，你想美人禍水，今古同然，那姓梁的起初何嘗不是你推心置腹的良友，可是看了嫂夫人以後，他就變成你的情敵了，」雲飛聽罷，

滿面疑容，只顧尋思，杜昌濬又湊近一些說道：「小弟這裏有二百多心腹寨卒，略兄再與令師兄師令徒說明，咱們合在一處，便先剪除了他們，那時仁兄或去或留，豈不就沒有阻得了麼，仁兄意下如何，」雲飛聆言正色道：「此事真假難辨，怎能貿然出此，即便是真，小弟情願被朋友殺死，決不能殺死了朋友，」杜昌濬見雲飛意志堅決，曉得說不進去，頓時變了顏色，也不在說，取過酒盃，喝了一口，把酒盃往堂下一擲，嚙啞啞一聲裡，四下喊聲齊起，刀兵斧鉞，密麻似的搶上堂來，雲飛這纔知道中計，撲的一口吹變燈火，杜昌濬怕雲飛乘暗逃走，不暇顧慮，搶上去一把揪住雲飛，就勢按在椅上，衆伏兵趕到，向椅上火雜雜的砍去，就聽呀呀一聲，椅上的人已被砍爲兩段，大衆一陣高興，砍個不休，不一會已將那下半截砍作肉醬，猛聽得堂外一聲吶喊，燈籠照耀，陸錦柱孟雲勝田士璽從堂左殺來，邱倩霞梁銘粹孔天太從堂右殺來，衆伏兵措手不及，應聲死了三十多個，大驚大叫，便與孟雲勝等廝殺起來，倩霞上堂來，不見了雲飛，心慌意亂，丟翻一個寨卒，用劍攔在他的脖子上喝道：「略老爺那裡去了，」那寨卒抖抖的道：「已被他們殺死了，」倩霞借着一個燈籠光，向堂上一看，一個半截身子，臥在血泊中，看那面貌果然是雲飛，登時兩脚一軟，險些跌倒，這時忽聽背後哧的一笑，搶過一個人來，用手握住自己的兩眼，倩霞聽那聲極熟，回轉粉頸一看，不覺喜出望外，那人卻是雲飛，原來雲飛當杜昌濬按住自己的時候，便就勢一拖，將他拖在

椅上，自己一縱身，直飛到屋頂，施展開壁虎功，慢慢的從屋頂上爬出廳來，那些伏兵手裡雖有火把，怎奈杜昌濬的面貌與雲飛十分相像，所以大衆糊糊塗塗的，就將杜昌濬砍死了，此時雲飛看倩霞焦灼，這纔上前安慰。倩霞看了雲飛，歡呼一聲，挺起寶劍，殺進廳去，雲飛也檢了一把刀向廳內便闖，這時節錦柱等已將那二百多名伏兵，看着殺完，雲飛一眼看見黃高偃偻着身體，往裡探頭，一個箭步搶上去趁勢一丟，把脚踏住，用刀指着他喝道：「狗奴不許動，將杜耿二賊的好計，從實說來，饒你性命，」黃高顛抖抖的將杜耿二人的計策，一五一十告知雲飛，雲飛倩霞等方始明白，雲飛回首看見杜昌濬的上半截身體，氣充兩肋，跑過去罵道：「人面獸心的奸賊，我險些中了你的道兒，我交了無數的朋友，遇了無數惡人，卻不像你這樣的口是心非，」正說着就聽廳外一陣脚步聲響，卻是圍寨的人闖信趕來，雲飛見了，便把手一擺道：「杜昌濬耿資全心懷叵測，打算要害你們寨主，還要害死我們，我們這纔火併了他，與你們無干，你們有不服的，我在這裡等着較量，」這話說完，那些寨卒都面面相覷着，就在這時，外面一片聲喧，說是大寨主回來了，雲飛一聽，倒有些不得主意，倩霞在旁笑道：「好在有田家寨主，和那黃高的見證，怕他甚麼，再者以杜耿二賊存心害死大寨主這一點上看，這大寨主大半是個好漢，」雲飛點首，於是大家一齊向外便走，那些寨卒也不敢攔阻，雲飛等方走到內寨門前，瞥見前面來了一大族人，爲首一人，生得勝溜腰圓，豐



頤廣額，兩眼閃閃有光，見了雲飛大喝道，「無知強寇，安敢奪我寒柵，」雲飛走上前去，把手一拱，方要說話，猛的那人身旁跳過一個人來，高聲叫道，「不要亂，是自家人，」說罷搶到雲飛面前，撲翻身軀便拜，正是，

已是疑雲方密布，忽然舊雨巧相逢，

欲知那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癡廬主人評曰，奪鹽船而遇田士璽，因田之鹵莽，而引出雲飛投水寒之情事，雲飛投水寒恰逢杜耿二寇，於是二寇觀倩霞之美，遂生姦計，結果雙雙喪命，穿插絕妙，係最精彩之筆，寫杜昌濬耿賓全一舉一動，均不脫膽大忘爲之山賊本色，二人中杜精細奸險，耿粗豪狠辣，又各不同，讀者須於此等處仔細玩味，方不負作者苦心，田士璽天真爛漫，渾噩無知，不但照顧前文，兼以作此次驚險之媒介，其言語則含混直率，其舉動則放蕩不羈，寫盡麤人，寫杜昌濬貌似雲飛，不僅爲寒卒誤殺作地，實爲後文伏一重要之伏線，讀者宜注意，稗官小說多喜互相攘竊，襲用，如水滸傳有李逵遇李鬼一段，其後之說部遂多效倣之，展轉相沿，殊爲無謂，今著者故意用蕩寇志苟桓，三讓猿臂寒故事，而結果推陳出新，處處翻案，立旨高超，不落俗套，使此書之價值提高，能用此法，始可著書，吊樹讓位之計用明寫，設宴伏甲之計用虛寫，筆仗靈活，杜昌濬竭力逢迎雲飛，言語舉動，皆承雲飛之旨，寫小人偏會測君子

心思，可畏可恨，杜昌濬一見倩霞，頓改前議，置苟忠於不顧，只求損人利己，美色之魔力大矣哉，倩霞之眼波，無意射及杜昌濬，杜即喜極欲狂，以為彼已心屬，卒致身敗名裂，不可收拾，調侃世人不少，

## 第二十四回

（訪人傑水寒肆游說 敗名捕山莊施勇力）

話說那人搶到雲飛面前，翻身拜倒，口裡叫道，「王恩公還認得小人麼，」雲飛向那人仔細一看，覺得十分面熟，只苦記憶不起，倩霞看那人也很面善，心裡止不住詫異，兩邊的人都看呆了，雲飛一面攙起那人，一面問道，「恕小可眼拙，竟記不起足下尊姓大名，」那人笑道，「恩公真是貴人多忘，小人姓苟名叫少光，恩公曾在京中救過小人的性命，恩公還記得麼，」雲飛經他這一說，驀地覺來，叫道，「啊啊，足下可是在京中受過金老虎那廝的欺凌麼，苟少光喜得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倩霞至此也憶起他來，心裏暗笑道，「這人還是我倆的媒人哩，正想着，恰巧雲飛也回首向她微微一笑，倩霞輕輕啐了一口，苟少光這時回身對那豐頤廣額的說道，「大哥，此位就是我對你說的那王恩公，」那豐頤廣額的正打量着雲飛，驚訝不置，聽苟少光一說，方纔醒悟，登時喜溢眉宇，忙上前向雲飛施禮，雲飛慌忙答禮道，「足下大名，敢是個忠字，」那苟忠道，「不敢，正是小人，恩公如何得知，」

「話言未了，田士璪已扯着劉申孔天太明修跑了出來，看見苟忠，便喚了一聲，「苟大哥，來來來我給引見一個人，」說罷指着雲飛道，「這就是我常向你說的駱雲飛大哥，」那苟忠一聽，真是入了五里霧中，也不知雲飛是姓王還是姓駱，「雲飛曉得他們不解其故，對苟忠苟少光說道，「實不相瞞，小可實是姓駱名雲飛，前次在京假托姓王，欺哄苟兄，尙乞見宥，苟忠苟少光這纔恍然大悟，苟忠便殷勤的請雲飛入內，雲飛道，「貴寨兩位寨主，都死在小可手中，請問足下怎樣處置，」苟忠方要答話，田士璪已在旁搶着說道，「杜昌濬欺竇全兩個東西，不但要害駱大哥，還要推倒苟大哥哩，苟大哥不信，只問黃高，」苟忠聆言，暗忖這又是一樁奇聞，便道，「且到裡面再問那厮，」說着挽了雲飛向內就走，錦柱與衆人也一齊進去，到了大廳，那些死屍還兀自丟在廳裡，衆寨卒欲待打掃，苟忠卻擺手道，「先抬過椅子來，」寨卒領命，在廳外設了十幾把椅子，苟忠便請雲飛夫婦等坐下，自己嘆的坐在椅上。喝令將黃高押了上來，不一會那細得匪餽似的黃高，已丟在階下，苟忠喝道，「黃高，你快將杜耿兩人，怎樣要害我從實說來，有半句虛言，就叫你變作肉醬，」高黃哆嗦了一會，便將杜耿二人如何見色起意，如何要推舉雲飛，推倒大寨主，如何欺竇全用計，反而跌死，如何杜昌濬見初計不成，纔設宴要害雲飛，一一訴說出來，苟忠聽畢，臉都氣得黃了，大叫反了反了，又喝問道，「他們定計，你怎的曉得，」黃高道，「他二位定計時，也

命我在旁聽着，故此……」話未說完，苟忠回手拔出腰中寶劍，向黃高一劍劈去，黃高細着兩手，閃避不及，被那劍劈爲兩片，血濺滿地，雲飛等阻止不及，都不禁立起身來，雲飛道：「寨主爲小可殺人，小可真對不住滿山人士了，」苟忠道：「我不在寨中，凡有胡作非爲的，一律處死，並非因恩公纔殺人，」說罷又高聲對那些寨卒道：「你們知道還有誰幫着杜耿兩人要害駱老爺從實招來，」那些寨卒見寨主發怒，俱嚇得渾身打戰，誰敢作聲，雲飛忙道勸：「罪魁已死，寨主就不必深究了，」苟少光也在旁解勸，苟忠方纔暫息雷霆，又喝令將杜昌濬的上半截屍身，拖到面前，指着罵了幾句，命寨卒拋到山澗裡去，倩霞見了，靈機一動，附耳對雲飛說了兩句，雲飛忙道：「寨主且慢，小可有一事相求」苟忠道：「恩公有話儘管吩咐，」雲飛道：「此人屍骸，對小可很有用處，不知寨主可肯見賜，」苟忠笑道：「只要恩公肯說，要我的性命，我都雙手奉送，何況這個狗皮死屍，但不知恩公要他何用，」雲飛笑了一笑道：「寨主聰明，豈有不知的道理，即使不知，小可也須在無人之時見告，」苟忠便不再問，命手下將杜昌濬的上半截屍體，且送到一間空房，然後又問衆寨卒道：「杜耿兩人的家眷還在後寨麼，」寨卒們應了一個是字，苟忠便道：「給我喚來」寨卒領命，飛也似的去了，雲飛急道：「耿杜兩人已死，寨主就不必懲治旁人了，」苟忠笑道：「恩公兀自以爲我要殺他兩人的家眷哩，我雖不學，卻不至此，我喚他們來，不過是開導他們幾句，

給他們錢，教他們另尋生路，一人有罪一人當，我怎能妄殺無辜」，雲飛聆言，連連頷首，這時那寒卒跑得滿頭是汗，走了來稟道，「啓稟寨主，那杜耿兩人的妻子，都在後寨開信吊死了，」苟忠聽了，到裏嘆了一聲，揮手令寒卒退下，去買棺裝斂，又命手下人掃淨廳內死屍，洗去血迹，點上麝香，排好席筵，這纔向孟梁諸人，一一詢問姓名，雲飛使替他們，叙明來歷，苟忠見罷，哈哈大笑道，「不想我苟忠，今天得會羣英，真可謂三生有幸了，」說罷臉上那一種眉飛色舞的樣子，端的形容不出，苟少光見哥哥對自己的恩公如此欽佩，也是說不出的歡喜，苟忠便請雲飛等入席，雲飛辭道，「夜深了，明日再奉倍寨主罷，」苟忠叫道，「賂恩公你恁般風雅的人，怎說出這掃興的話來，古人義氣相投，常有徹夜嚶談的，怎的你卻不肯賞光，」雲飛笑道，「不瞞寨主說，小可近日正在戒酒，故此不能奉陪，」苟忠道，「哎呀呀，賂恩公你難道被那杜耿二賊嚇怕了，疑惑我有甚麼歹意不成，老實說，我對恩公若有一絲一毫的歹意，管保叫我不不得善終，」雲飛叫道，「寨主忒言重了，小可實是戒酒，不信你只問孟梁諸兄，」苟少光在旁道，「恩公不飲酒，也請少坐一叙，休辜負了良夜，」衆人聞聽，鼓掌稱善，大衆這纔相與落坐，那倩霞夙來大方慣了的，當下便在雲飛肩下坐了，席間雲飛動問苟少光一向都在何處，苟少光道，「自別恩公，小人便帶了家小往山東投奔一個遠房兄弟，想不到那裡那個族弟，已遷往別處去了，小人無法，使用恩公賜的銀子作

資本，經營了一個小店，聊作餬口棲身之計，幾年來，全憑這個小店生活，半月前我這堂兄恰巧往山東去，無意中相見，堂兄帶着小人回山寨來，誰料在此得晤尊顏，「雲飛聽罷，不覺喟然，苟忠也道，「小可聽舍弟訴說當年恩公的義舉，小可使心搔難熬，恨不得立刻見着恩公，痛訴思慕之苦，」雲飛道，「小可原有好管閒事的脾氣，那次得效微勞，也是激於一時的小憤，……」劉申明修等，這半日見苟忠苟少光都叫雲飛作恩公，卻始終不明白雲飛對他們有甚麼恩，便忍不住詢問雲飛，雲飛笑道「這點小事，說他則甚」苟少光見雲飛不肯說，就立起身將雲飛援助自己的事，叙說了一遍，衆人無不稱贊，苟忠使問雲飛道，「駱恩公怎的會誤打誤撞的光臨山寨來，」雲飛原想不說，繼而一想，我對杜耿二賊尙且說了，怎忍得欺瞞好人，於是又將自己京中的所作所爲，重述了一番，苟忠聽罷，把大指一伸道，「真不料恩公，還是個大孝之人，不畏艱險，不怕權威，一心一意的，只是個報仇，小可生平第一佩服英雄，第二佩服孝子，如今恩公既是英雄，又是孝子，我苟忠真要五體投地了，」雲飛吃吃的還未說出遜詞，苟忠又道，「小可已思得一計在此，可以幫助恩公復仇，……」說到這裡，忽的恍然道，「大約恩公留杜昌濟的屍身，也是這個意思，那就用不着小可多說了，」雲飛笑道，「寨主聰明，真不可及，這一會兒功夫，已經明白了，」倩霞聽了，也格格的笑個不住，劉申徐少德卻睜着大眼睛問道，「苟寨主，你有計快說出來罷，真悶死我們了，

「荀忠聽畢，不覺失笑，便問雲飛道，「恩公說得麼。」雲飛道，「有何不可，只是須請手下人迴避，」荀忠道，「這是自然，」言已把手一擺，屏退左右，然後低聲說道，「小可此計，正合駱恩公心思，都是因為夫子貌似陽虎，纔作個李代桃僵的妙計，」說着又回首向雲飛道，「恩公可是麼，」雲飛笑而點頭，劉申噪道，「你們忒也可惡，說話不明不白，專打市語，說了半天，我還是不明白，駱大哥你就痛痛快快的說了罷，」這話一出，衆人不覺哄堂大笑，梁銘粹忍着笑道，「劉兄弟不要鬧了，等席散後我告訴你，」劉申這纔不言語了，大衆又談了一會，方將殘席撤去，雲飛等這纔告辭回房就寢，一夜無話，次日荀忠又安排酒肴，請雲飛等暢談，這樣不知不覺就是旬日光景，雲飛與荀忠真是情投意合，極爲親密，兩人高興之餘，便叙了年齡，結爲兄弟，荀忠長雲飛兩歲，因此使呼雲飛爲弟，全寨人等，都知道雲飛是寨主的唯一好友，誰敢不敬，便是那鹽封着的杜昌游首級，也小心翼翼的看守，不敢疎忽。荀忠已與雲飛商量好了，等官中緝捕鬆懈，便帶領闖寨人等，隨雲飛夫婦往檀玉莊去，雲飛當然願意，這一天兩人正在閒談，忽一個寨卒進來報道，「寨外有一個人，自稱姓張，要見駱老爺，」雲飛聽了訝道，「這人是誰，又怎知道我在這裡，」荀忠也是驚疑不止，雲飛又問寨卒道，「你看這人怎樣打扮，形狀如何，」寨卒道，「這人身材中等，臉上很白皙，打扮也很斯文，大約是個讀書人，」雲飛更加詫怪，荀忠便道，「他既是一個人怕他甚麼

，就教他來便了，「雲飛搖首道，「不然，他既知道我在這裡，恐怕知道的還不止他一個人，那麼他此來不是穩軍之計，也是另有機謀。我們豈可不防，」苟忠道，「賢弟說得是，好在梁劉諸位都在寨中，就請他們幾位，分頭守住要隘，即使有人冷不防來攻，我們也有防備，這個人若不讓他進來，倒反示以不武，」雲飛稱是，忙喚人請梁銘粹等到來，自己略述數語，梁銘粹等欣然點首，各自安排去了，這裡苟忠雲飛領了二三十個寨卒，坐船出寨迎接，纔出寨門，瞥見寨外一支小船頭上，坐了一個人，果然是個文人模樣，見了駱苟兩人，雙手抱拳，立起身來道，「那位是駱壯士，」苟忠指着雲飛道，「此位便是，」那人忙施禮道，「聞名久矣，」雲飛一面答禮，一面問道，「不敢拜問尊姓大名，又怎知小可在此，」那人微笑道，「小可姓張，單名一個籍字，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小可此來，乃奉一個人的委託，來打探駱壯士的行蹤，不知壯士可許小可入寨，」雲飛聽畢，心中暗暗一驚道，「此人口才胆量真個不弱，竟敢在我面前來弄玄虛，」想罷卻啞然大笑，「我駱雲飛刀山劍樹尚且不怕，豈怕足下一介文文，那有不許入寨的道理，」說罷命人搭上舢板，跳上那船，一手挽了張籍，重複上了自己的船，與苟忠陪着張籍，便向寨內划去，又回頭吩咐寨卒道，「張老爺的船價，由寨中付供，打發他去罷，張老爹是要在此多盤桓幾日的，」說着偷眼看那張籍，只見他神色自若，正與苟忠互問姓名，不一會到了內寨，棄船登陸，苟忠喝叫預備轎子，張籍卻笑道，「不必用轎，寨主若有馬



匹，小可倒要試騎一下，沿路可以觀察貴寨形勢，以便作他日攻山的準備，」說罷哈哈大笑，那些寨卒聽了，無不慄然變色，苟忠心中也是一驚，惟有雲飛止不住暗笑，急令手下備馬，與張籍並馬登山，苟忠在旁，不覺佩服雲飛的胆識與涵養等，到了大廳，雲飛請張籍一同進了廳，分賓主坐，寨卒獻上茶來，雲飛便開言道，「不知張兄係受何人委託，」張籍笑着說道，「小可便是受了足下大仇人包大人的委託，來與足下疏通，」雲飛聽了，登時怒形於色道，「閣下若說別事，駱雲飛就洗耳恭聽，至於此事，免開尊口，」張籍點了點頭笑道，「那麼足下讓我入寨又作什麼呢，我把包大人的意思說出來，聽與不聽，是在足下，我卻不能不說，」說着頓了一頓，見雲飛不語，便又接着說道，「冤家宜解不宜結，當初包大人害死令祖，原是一時錯誤，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可是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如今包大人業已深自懺悔，準備下十萬兩黃金，二十名美女，以求贖罪，特命我來詢問足下意下如何，如果允諾，即刻遣人送來，從此兩下永罷干戈，包大人還要慢慢請求琪親王，讓足下作官，君子不先爲己甚，足下可肯俯允麼，」雲飛聽了冷笑道，「聲色貨財，我看着有如糞土，家君因君爲先祖喪在作官人手中，曾立下誓言，駱氏門中永遠不許作官，我雖不肖，這一句話還不敢忘，請足下轉告那包賊，駱雲飛只知道復仇，其餘各事，全不足動我心曲，」張籍笑了一笑又道，「足下孝義天生，真個可敬，不過據小可看來，還有一點不到處，」苟忠在旁忍不住說道

「我這駱賢弟英雄蓋世，怎的還有不到處，足下請說，」張籍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駱壯士雖是孝子，卻不曾顧及到國家大體，這包大人雖是心地略欠忠厚，但是他的才幹學問，都是不可多得的，目下朝中大政，固然是各有專司，然而他們每逢弄不轉時，大半都求包大人設法，那包大人對於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以及小大百事，無不瞭如指掌，一經他手，真個是點石成金，頓時井井有條，這樣人才，端的不愧國家柱石，駱壯士竟忍心因一己的私怨，把中流砥柱的人才，置於死地，讓滿朝官吏，失了嚮導前驅，使數萬萬生靈，受那庸懦官吏的茶毒麼，」雲飛聆言，冷笑了一聲道，「我倒不知那包賊還有如此的才幹，但我相信對友不義的人，對國也必不忠，足下此言，確實也罷，杜撰也罷，我是拿定主意要報仇的，」張籍又道，「從前齊桓公不讎管仲，霸於諸侯，漢高祖饒恕雍齒，王於天下，足下若恕了包大人前愆，天下豪傑都要贊足下是個寬宏量大之人，」雲飛叫道，「足下此言，荒謬萬分，我既不想霸諸侯，我也不想王天下，何必要學那齊桓漢高，並且他兩個對管仲雍齒，不過是個私仇小恨，我對那包賊，卻有不共戴天的殺祖之仇，我報仇與否，又不是有意博人贊美，再者有識之士，更斷斷不會稱贊大仇不報的人，我意已決，足下再休多言，便請回覆那包士岡好賊，叫他不必痴心妄想，駱雲飛活在世上一天，這報仇兩字，是永遠銘在心中的，更不必使甚麼聲色利祿來攏絡我，……」說到這裡，張籍還要開言，雲飛正色

道，「足下也有父母，也有祖先，怎的卻替那行同禽獸的人來講話，足下縱有蘇秦張儀之舌，也難打動我，匹夫之志，至死不渝，足下若再說時，休怪我不答一言，」張籍聽罷，滿面羞慚，立起身來道，「唐突唐突，小可就此告辭，」雲飛忙止住道，「足下雖是明珠暗投，小可卻是極端欽佩，那包賊的事不必再提，我們也應當鬯叙一會兒了，」說着便向苟忠道，「大哥可命手下治筵，」苟忠在旁聽了半日，都痴呆了，此時聽了雲飛一叫，方纔醒覺，忙令手下安排酒席，少時擺好，張籍也不謙讓，便在席上坐了，雲飛又向苟忠道，「張兄正直，不必相欺，那麼就請梁劉諸位也來飲酒好麼，」苟忠稱是，便着人去請，無移時都陸續到齊，張籍一一見了，大眾入坐痛飲，張籍見雲飛不飲，便問道，「駱壯士恁般英雄，爲何不飲酒，」雲飛唱道，「實不相瞞，小可因前次在京貪盃被擒，險些誤了大事，所以從此戒酒，等手刃了那包賊以後，方纔開戒，」張籍聽了，也不禁浩然興嘆，苟忠等，也方始明白雲飛不肯飲酒的原因，少時席散，張籍起身告辭，雲飛不再挽留，與衆友直送到塞外，並差寒卒駕船送張籍上岸，雲飛等回到籍中，便急急的拾掇行李，聚集全山寒卒，說明要離此山，另投他地，寒卒有不願意去的，便給他些銀錢，任他下山，有願去的，就都編在隊中，連梁銘粹的僕從，共有一百餘人，雲飛見人數很多，怕路上不便，就將全隊分成無數小隊，苟忠與苟少光夫婦領幾名隨從作一隊，梁劉孔三人帶着家眷僕從作一隊，孟雲勝徐少德田士壘三

人作一隊，明修帶着徒弟作一隊，雲飛倩霞錦柱作一隊，那個鹽封的杜昌游首級，便請明修帶了，其餘的寨卒，也三三兩兩的一同向太原府積玉莊進發，且說張籍回到京城，一逕地向包士岡宅裡走去，見了包士岡將自己與雲飛所說的話，和雲飛答覆的話，一一告知包士岡，包士岡聽了，嚇得真魂出竅，搓手頓足，只是沒擺布處，半晌纔對張籍說道，「張先生你看這廝，威脅利誘，都打不動，他一心只在報仇雪恨，我又防不勝防，怎樣好呢，」張籍道，「小生滿以爲此去，定可說動了他，誰想此人意志堅強，任你百口也說他不轉，小生從此真不敢復相天下士，大人的事，小生也無顏過問了，」你道張籍爲何說出此語，原來他見了雲飛的爲人，又看了雲飛的志向，早已心折，如何肯再替包士岡出力，所以回覆了包士岡，便想告退，當下包士岡聽了，心中大大的不懌，張籍又道，「大人保重，小人今日便告辭了，」包士岡也不挽留，喚進一個下人，命他到庫房取二百兩銀子來，等到拿來，自己便遞與張籍道，「這是給先生的程儀，就請收下罷，」張籍卻道，「小生給大人辦事，一事無成，怎敢受賞，」說罷只是不受，包士岡也就不讓了，張籍打了一躬，包士岡拱了拱手，張籍便出了包宅，往他處雲遊去了，再說包士岡見張籍走後，冷笑道，「無知豎儒，白誤了我一樁大事，」想罷又憶起雲飛的話來，不覺皺眉道，「這小畜生真是我心腹大患，」沉思了半晌，把脚一蹀道，「只恨余虎那廝捉住他卻不就殺，竟讓他逃走，累得我日夜不寧，」想到這裡

，把手向桌上一拍道，「我威逼余虎，不怕他不設法捉拿那小畜生，」計畫已定，便着人去喚蕭彬，蕭彬慌忙前來，包士岡見了蕭彬，劈頭便問道，「余虎還在京中麼，」蕭彬道，「小人不是對大人說過，自那駱雲飛越獄以後，王代受傷，余虎等追趕不及，他說無顏再見大人，便同着王保王仲王代回村去了，」包士岡道，「我現已命人探得駱雲飛在直隸山西交界的韜光寨中隱藏，我因累次捉他不住，不好再派官兵剿捕，煩勞教師再將余虎喚來，命他前去緝捕，成功之後，我必要保你二人作官，」蕭彬道，「不過小人前次請他出來時，已允許了他以後再不勞動，此次若再命他出來，小人不是對不起朋友麼，」包士岡沉着臉道，「教師前次對我說的約法三章，並沒有提到此事，那三件我件件依從，也不算對不住他，教師不必多言，就請前去罷，」蕭彬不敢再說，長嘆了一聲，俛首出了包宅，逕向余虎住的村莊前去，這裡包士岡又籌劃了半晌，就到親王府去，等到回來，天已將黑，問手下人說，蕭教師尚未回來，正說着，外面一片聲喧，說是蕭教師回來了，瞥見蕭彬滿頭大汗的走進廳來，包士岡急問道，「余虎可來了麼，」蕭彬搖了搖頭道，「不是小人不肯替大人效力，實是此人染病在床，不能前來，他說等他病體痊愈，一定替大人加緊緝捕要犯，請大人原諒，」包士岡聽了冷笑道，「教師曾說此人生性高傲，若隨意喚他，他必推病不來，如今他染病在床，真未免太巧了，」說着頓了一頓，便問余虎的住址，蕭彬明知包士岡不懷好意，但又不敢隱瞞

只得實說出來，包士岡眉心一縱，忙喚進一個下人進來吩咐道：「你命王福到大興縣，命希金火速派二十名捕役到余虎家中，將余虎喚來。他來便能，他若推病不來，連他家小一并拿來見我。」那下人領命退出，蕭彬一聽，又是羞慚，又是悔恨，羞慚的是包士岡竟不給自己面子，當着自己，命人去拿自己的朋友，悔恨的是當初不該舉薦余虎，以致如今累他不得安居，直恨不得有個地洞鑽下去纔好，抬頭一看，包士岡已不知何時轉到廳後去了，蕭彬長嘆了一聲，無精打彩的回到自己的房中，當不住那愁恨交并，躺在床上，兀自嘆息不止，晚飯也未曾吃，便和衣睡下，一直睡到次日早晨，方纔醒來，憶起昨晚的事，不禁又引起煩惱來，盥洗纔畢，忽見自己的一個隨從跑來了報道：「那余虎夫妻已被大興縣捕役押來。」蕭彬聽了，如同青天打個霹靂，登時呆了，半晌方問現在那裡，那個隨從道：「就在外面回事處，」蕭彬聽畢，顧不得盥洗，便向外面跑去，到了外面，只見二十幾名捕役，都坐在大門首的長橙上，與包宅的僕人間談，余虎夫妻卻不知在那裡，正在四下尋看，那些僕人捕快都立起身來施禮道：「蕭教師上那裡去，」蕭彬問道：「那余虎現在何處，」一個僕人指着回事處道：「就在那裡，」蕭彬忙進了回事處一看，瞥見余虎夫妻，坐在一張床上，那余虎的渾家已哭成個淚人兒了，余虎卻神色自若的左顧右盼，一眼看見蕭彬，便立起身來，蕭彬含羞帶愧的叫了一聲余大哥，搶到余虎身前，嘆地跪下，淚落如雨，叫道：「小弟千不該，萬不該

，不該在包大人面前舉薦大哥，以致有今日的麻煩，」余虎攥起蕭彬苦笑，「你我心腹相交，說什麼千不該，萬不該，況且你當初薦我，原是好意，又怎能怪你，不過我一世英名，今日竟受此腌臢，真不值得，」蕭彬聽了，愈加慚愧，就在這時，外面嚷道，「大人命帶余虎進去，聲盡處，早擁進幾個捕快，見蕭彬在這裡，不敢扯扯余虎，便上前道，包大人請余虎捕頭進去，蕭彬方要開言，余虎已霍的立起道，「走走。」說着又轉身拍着蕭彬的肩頭道，「愚兄若有不測，還請賢弟求包大人饒恕賤內，你再替我預備一口棺木，就算盡了朋友之情了，」蕭彬一聽，有如刀刺肺腑，不知怎樣纔好，看余虎夫妻，已隨着衆捕快入內去了，蕭彬慌忙跟着進去，到了大廳，見包士岡容怒滿面坐在椅上，兩旁立着許多家丁，由那捕快頭目，上前告訴了一面，包士岡點了點頭，那些捕快便將余虎夫妻帶上廳來，包士岡一見余虎，便獰笑道，「余虎，我有意提拔你，你偏不知抬舉，如今我將你拿來，倒看你拗得過我，還是我拗得過你，」余虎告道，「實是小人染病在身，不能前來，並非不肯効力，」包士岡喝道，「閑話少說，你抗命不來，我原要重重辦你，姑念你從前曾拿住要犯，又看在蕭教師的面上，格外施恩，給你一個月限期，將駱雲飛拿來，你妻子便押在這裡，作爲質當，也不怕你逃走，你若過了限期，便將你妻子殺死，話已說完，你就去罷，」蕭彬聽了，忍不住越衆出來，向包士岡躬身道，「小人情願以身家担保，余捕頭，還請大人開恩，赦了余捕頭家

小，」包士岡欲待不允，繼而一想，蕭彬昨日已碰了自己一鼻子灰，今日若再不給他些好顏色，他難免不生異心，」想罷便道，「既是教師講情，便赦了余虎家小，只是教師說不得要負全責了，」蕭彬道，「這是自然，」包士岡又向余虎道，「余虎你聽明白了麼，你若不念義氣，就不要連累蕭教師，」余虎道，「小人怎肯連累朋友，」於是包士岡把手一擺，自往廳後去了，蕭彬便將余虎夫婦，請到自已屋中，又引各自責了一會，余虎只是解勸，蕭彬便問余虎道，「大哥是先回家，還是從這裡動身，」余虎道，「愚兄回家，還要略爲收拾一下，」蕭彬點首，立起身來，到裡間屋中，打開箱子，取出一百兩銀子，走出來雙手奉與余虎道，「小弟積蓄了這點兒錢，如今卽贈給大哥以作路費，」余虎道，「蕭賢弟，我不是同你客氣，這銀子我要收下，真變成貪利的小人了，」蕭彬正色道，「小弟連累了大哥，大哥若再不收下這點薄貲，讓小弟端的還有什麼臉活着，」余虎見說，無計奈何，只得收下，當下便同着渾家洒淚別了蕭彬，回到村中，略爲拾掇，就待起身，忽的王氏弟兄從門外跑了進來，看見余虎使噪道，「余大哥，我弟兄聽你被那狗官捉去，正商量着要去劫牢，怎的你卻安然回來了，」余虎嘆道，「三位賢弟不必問了，我一世英名已付之流水，說他則甚，我此番就去尋那駱雲飛，尋着時，我就死在他手裏，尋不着時，我也永遠不回来了，只求三弟看戲賤內，愚兄就感恩不盡了，」王保道，「大哥何出此言，那駱雲飛的蹤跡，大哥可知道麼，」余虎



道，「據蕭彬兄弟說，此人現在直隸山西交界的韜光寨中隱藏，」王代叫道，「合該大哥成功，說也湊巧，小弟家中現來了一個親戚，他曾在那韜光寨中充當運鹽的頭目，他說那駱雲飛原在他們寨中住着，前幾天不知怎的，他和大寨主商量，聚集全寨人等，投奔太原府甚麼檀玉莊去，我那親族因爲那駱雲飛的妻子，將他兄弟殺死，他不願意去，那大寨主就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聽憑他下山臨行時，他們還叮囑他不要對外人說出他們的去處，他因爲駱雲飛和他有仇隙，他還央求我弟兄替他雪恨，如今大哥去尋駱雲飛，小弟等便同着他都隨着大哥去不好麼，」余虎道，「爲我的事，總勞動你們，令我何以爲情，」王氏弟兄同聲道，「大哥又來了，當初咱們有言在先，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現在怎能不算，」余虎只可點頭，當下王氏弟兄忙回家去安排，這裡余虎又安慰了渾家一番，不一會王氏弟兄已同着一個精瘦的漢子走了進來，王氏弟兄手裡都提着包裹，王仲指着余虎對那漢子道，「這就是我們余大哥，」那漢子慌忙施禮道，「久仰久仰，」余虎問那漢子名姓，纔知他叫錢傑，是王氏弟兄的表弟，於是略爲談了幾句，余虎便背上行囊，提好兵力，別了渾家，同着四人大踏步的出了家門，一同往山西太原府去，一路飢餐渴飲，這日已到了太原府，五人向人打聽檀玉莊，卻都回說不知，五人無法，只好到處訪問，忽一天，五人路過一個山澗，那山卻不很高，只是瀑布砰轟，十分險峻，澗左山坡，怪石嵯峨，荆棘叢生，竟無有插足之地，余虎看罷，對王

錢等道，「這地方端的蹊蹺，難免有什麼賊寇隱藏，我們不可不防，」王錢等人領首稱是，五人又觀看了一會，便信步往前走，走不上半里路，瞥見路旁有一家酒店，王仲錢傑走得口渴，就對余虎道，「大哥，我們到店裏歇息歇息不好麼，」這話一出，王保王代都鼓掌稱善，余虎卻皺眉道，「不妥，你們看這酒店離那山不遠，恐怕是那山上的耳目，」王仲道，「大哥太把細了，看見座山說是盜窟，看見個酒店也說是盜窟，老實說，就是賊店，憑咱們幾個人還怕他麼，」余虎笑道，「你倒說得輕鬆，也罷，我們就到那裡歇息一會，可是你們的嘴都要嚴密不要亂說，」四人答應，五人便進了那酒店，店主見了忙着擦桌招待，問余虎要些什麼，王仲吩咐打五角酒，切兩盤肉，店主應了一聲，忙催着酒夥去作，少時酒到，余虎又檢查了一番，五人便喝起酒來，正喝得高興，猛見的櫃台裡有個人探頭，余虎注目一看，那人就向余虎點了點頭，又縮回去了，余虎看是個不認識的人，以為他是店裡的夥計，也沒在意，錢傑等都沒有看見，又喝了一會，余虎看左右無人，便低聲對四人商量道，「少時店主出來，咱們向他打聽那山的名字，再搭訕着問問積玉莊在那裏，因為我看了那山以後，總疑惑積玉莊就在那裡，」四人點頭，等那店主出來，余虎便開言道，「店主人貴姓，」那店主慌忙答道，「小人姓鄭，」余虎便道，「鄭老闆，你們這地方可有甚麼，有名的去處麼，」我弟兄遊歷各省名山大川，看了不少的美景，聽人說山西很有幾處名勝，因此特意前

來遊覽，「店主答道：「此地有名的名勝，就是娘子關，和大同，客官可以去瞻仰瞻仰，」余虎搖頭道，「方纔我在西邊經過一座大山，卻十分雄壯清幽，你可知那是甚麼去處，」店主笑了一笑道，「那裡喚作埋雲澗，山上並沒有甚麼景緻，」王保在旁忽的問道，「山西有個檀玉莊，在什麼地方，」店主登時變色道，「這我可不曉得，」余虎看出破綻，方要追問，猛聽得店外一聲大吼，接着有人喝道，「五個小輩膽敢來將虎鬚，來來滾出來，吃你老爺一刀，」王仲聽了，舉起木樨便向店主打去，店主側身閃過，抱頭跑出去，余虎只叫休慌，就着窗孔向外一看，瞥見外面立了有二三十人，爲首四人，一個是鋼眉刀耳，玉面長鬚，一個是廣額秀目，虎背熊腰，一個是黑漆大漢，一個便是那孔天太，余虎看罷，忙回身囑咐王代幾句，自己伸手拉刀，與王保王仲聽的竄出店去，孔天太見了，便指着余虎大罵道，「我道是誰，原來還是你這殺不死的奴才」說着便向那玉面長鬚的道，「曹二哥，這厮就是和駱大哥作對的余虎，」光銘一聽，倒豎鋼眉，舞刀逕奔余虎，余虎輪刀敵住，孔天太看見王仲，挺刀上前便砍，王仲大怒，使動那刀，沒頭沒臉的亂劈，剛剛交手，李明已舞起大桿刀，向王保衝去，王保用刀一攔，覺得單臂微麻，暗暗心驚，只得凝住了精神，用刀抵禦，當時就見六口剛刀，光芒四射，如舞金蛇，半晌不分勝負，袁瑞看了，提起長槍，領了幾名莊丁，便往店內闖去，錢傑按捺不住，托地跳出，抽出雙鞭，一鞭架住長槍，一鞭當頭打下，袁瑞將槍一抽，

又向上一撻，剛好將鞭掃在一邊，錢傑不由得身軀微傾，袁瑞乘勢掉轉槍鋒，向他不致命的腿上刺去，錢傑看見，欲待閃躲，只是那裡來得及，大腿上早着一槍，哎呀一聲，翻身倒地，王仲大驚，撇了孔天太轉身來救，袁瑞棄了錢傑來逃王仲，王代也從屋中跳出，見王仲鬥袁瑞不下，方要上前幫助，卻見那些莊丁正按住錢傑綑縛，便撥轉身去搶，驀的背後一股寒風，向脖頸而來，王代叫聲不好，急急伏身，然後縱身跳開，回首一看，只見一個碧眼劍眉的中年壯士，挺一口刀，從背後殺來，他身後又有五個人，一個是背厚腰圓，一個是面黃肌瘦，那三個便是梁銘粹劉申徐少德，王代見對方添了人，也不覺心慌，光欽見他舉止有些失措，更不遲延，上前便砍，王代看他力量縱橫，不敢用兵器來撓，只好側身躲開，就在這當兒，那邊陡的一聲狂叫，王代急看時，卻是王保倒地，原來光銘與余虎戰了半日，漸漸抵擋不住，便虛砍一刀，轉身便走，余虎不去追趕，打算轉敵梁劉諸人，不防光銘一鏢飛來，余虎急閃，那鏢擦腰飛過，光銘見一鏢未中，再取一鏢，看王保撥開李明那刀要走，於是喝聲着，一鏢打去，恰恰打在王保左肩，撲地跌倒，李明便要一刀砍死，光銘急叫住手，孔天太徐少德搶上去，將王保綑上，交與莊丁看守，王代看哥哥被捉，心中大慌，早吃光欽一腿踢倒，被朱冒聞江綁了，余虎怒憤填膺，拚力向光欽奔去，光欽叫聲來得好，飛身邀住，光銘李明梁銘粹劉申朱冒聞江，便一擁上前觀戰，那壁廂袁瑞一條槍，殺得王仲大汗如澆，孔天太徐

少德就在王仲身後截住後路，防他逃走。那余虎見贏不得光欽，心中焦燥，把刀法一變，賣了個破綻，光欽乘勢使個金蛟劈月，向余虎哽嚙便劈，余虎把腰一挫，從刀口閃過，跳到光欽背後，向光欽脅下，一刀砍去，就聽哧的一聲，血水直流，光銘等大驚失色，搶上前一看，卻見余虎右臂上留了個很深的傷口，光欽竟沒有傷着毫髮，不但衆人詫異不絕，余虎自己也不知怎麼受的傷，兩方愕然木立了半晌，忽的酒店房上格格一笑，衆人抬頭一看，正是倩霞，光欽等這纔明白余虎的右臂，是飛刀傷的，心中大悅，喊一聲一擁而上，余虎受傷，怎敢交鋒，也顧不得王仲，虛掩一刀，向西敗走，光欽等不捨，緊緊追來，正是，

任教蓋世拔山力，難洗今朝滿面羞，

欲知余虎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痴廬主人評曰，包士罔威脅雲飛，累累失敗，此番乃不得不以利誘，而雲飛迄不爲動，活襯出志士孝子，於此中又可見包之計謀，漸有匱乏之虞，卽漸有敗亡之兆也，此種筆法，豈俗子所能夢到，此書雲飛有三大勁敵，武藝之勁敵爲譚國襄，智謀之勁敵爲余武，口給之勁敵爲張籍，此三人者，雲飛均幾爲其所挫，或謂何必寫此，不知若寫雲飛一世無敵手，不惟無此事，抑且無此文，他書或有此陋筆，此書獨不然，借前文雲飛周濟苟少光，遂生出此回苟忠之欽敬，借前文倩霞水中殺一賊，遂生出此回錢傑之洩機，真無一廢筆一空筆，寫張籍欸欸

而談，語語中的，洵不愧舌辯之士，雲飛乃能層層駁辯，終獲勝利，此種舌劍唇槍，較諸以前之長槍大戟，並亦不弱三寸不爛之舌，可以排難解紛，亦可以折衝樽俎，連橫合縱，全賴辯才，言語與武術，固同爲英雄囊中之利器也，雲飛因貪盃被獲，卽毅然戒酒，將雲飛之英孝果毅，刻畫無遺，不僅張籍心折，卽評者亦將五體投地矣，一笑，包士岡爲一己之安危，卽不顧蕭彬之情面，忘卻余虎之功勞，活畫陰險小人，可見昔日陷害駱威，決非一時之糊塗負義也，山莊敗名捕一段文字，迷離愴恍，真不知積玉莊羣雄如何聞信，實則錢傑之同來，酒伙之偷覷，已預爲伏脈矣，

## 第二十五回

（結同心敵人成良友 明大義俠客拯亂民）

話說余虎身負傷痕，落荒逃走，光銘等追趕數里，見趕不上，只得折回，且言余虎一口氣跑了半日，恰經過一座大樹林，回首看背後無人追趕，纔放緩了脚步，傷痕經了震撼，血流不止，余虎不禁仰天長嘆道，「這路雲飛端的棘手，他手下人也竟如此的厲害，王家二位兄弟，與錢傑，業已遭擒，王仲恐怕也難脫身，這四個人與我肝膽相照，患難相扶，今日卻連累他們涉險，我雖百死，怎對得起這四個血性朋友，」想到此處，又憶起蕭彬來，登時把脚一蹶道，「咳，這一場敗，不但送了四個朋友的性命，還連累蕭賢弟，担着血海關係，我真是

笑啼皆罪了，「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心裡就像沸油似的亂滾，又呆立了許久，忽的毅然叫道，「事已至此，與其受人譏嘲，倒不如一死乾淨，家中妻子，我也顧不得了，」主意既定，也忘了身上傷痛，很快的將腰帶解下來，進了林子，尋了棵大樹，在一個粗枝上將腰帶繫好，又四下一望，然後雙手一扯腰帶長嘆道，「我余虎一生正直，不料今日如此死法，真死得太不值得，」嘆罷，又佇立了片刻，把牙一咬道，「這個臭皮囊，有何留戀，我余虎也是個英雄，又何苦活在世上，受那些骯髒氣」於是不再猶豫，雙手一揪腰帶，身軀微聳，將頭頸向上一伸，就覺得呼吸阻礙，頸項奇痛，正在這間不容髮之時，猛從樹上跳下一人，將余虎攔腰抱住，兩手往上一提，早將余虎摘下繩套，放在地上。周身按摩了一陣，余虎悠悠醒轉，睜眼一看，只見身旁蹲着一個人，正是自己的對頭駱雲飛，頓時吃了一驚，掙扎着要立起來，雲飛微笑着將他一攔道，「余捕頭你身體尚未復原，切不要動，余虎哼了一聲，又閉了眼睛，雲飛便在旁邊說道，「小可隱居此地，暫避凶鋒，不想足下仍舊苦苦相逼，小可無可奈何，纔與衆友唐突足下，誰料足下行此拙志，小可真萬分對不住」，余虎聆言，心裡暗笑道，「這意思分明是要收買我，攏絡我，我且給他個不理不睬」，想罷依然閉着眼睛，雲飛又道，「你我雖然處在敵對的地位，但小可實佩服足下的英雄才智，只是欽佩之餘，又要替足下可惜，……」說着頓了一頓又道，「以足下恁般英雄，怎的却甘心作那行同禽獸

的包士岡爪牙，那厮既不曉得尊賢使能，也不知道盡職愛民，只是一味的利祿薰心，我想足下雖替他效力，他未必知情感謝，甚至還要以德報怨，小可此言，大半十不離九，」余虎閉着眼，聽這些話句句打入心坎，不由得暗暗點頭，雲飛見他雖然閉着眼睛，臉上卻有一種悔恨顏色，便又說道，「或者足下還不知那厮以往的惡行，所以不忍相背，其實此賊的罪惡，真是萬死猶輕，小可也便是他當初陷害中的一人，小可若提起昔日被屈含冤的情事，恐足下設身處地，亦必怒髮冲冠，」這時余虎心裡，已是七上八下，覺得雲飛這些話，句句有理，雲飛乘勢就將家中的大仇和包士岡的奸狠，一一說出，余虎一聽，睜開兩眼，嗖的立起身來，用手扶着雲飛兩臂，誠懇的說道，「駱義士，你原來還有這一層不白之冤，真怪我有眼無珠，不識得英雄，竟替那包士岡出力，駱義士可能恕我前愆麼，」雲飛哈哈大笑道，「足下奉公緝捕，怎說有罪，就以足下這百屈不撓的精神，已使我欽服不已，成敗不足以論英雄，我從前輸在足下手裏，如今足下也輸在我手裏，得失相等，更不必再說，話已講明，如蒙不棄，我們從此便由敵人變成良友，戮力同心，也未嘗不是一場佳話，」余虎聽了大喜道，「駱義士，不想你還這般風雅，既蒙台愛，我是求之不得，」雲飛聆言，嗖的竄上大樹，摘下那個繩套，又跳下樹來，然後雙手遞與余虎道「那些撮土焚香，換帖銘誓的俗禮，都無意味，咱們就借這根腰帶，縮個同心之結，算是你我結交的禮儀好麼，」余虎欣然點首，於是余



虎握住一端，雲飛握着一端，兩人便一同縮了個同心結，然後對拜四拜，兩人立起，都喜得手舞足踏，歡喜了一會，雲飛便請余虎往檀玉莊一叙，余虎卻正色道：「駱賢弟你我雖成知己，但有一件，你卻不能留我在莊中居住，」雲飛問道，「這是什麼意思，」余虎嘆了口氣道，「愚兄生性孤僻疏野，你若教我成天的酬酢，就如同拘禁我一樣，我是敬謝不敏的。」雲飛也笑着答應了，於是余虎重繫好了腰帶，挽着雲飛，就往檀玉莊走去，纔走了二里多路，只見前面道上，烟塵衝天，鐵蹄雜沓，余虎不免有些驚訝，雲飛卻道，「這大約是鄙莊的人來接應我的……」言未終，已望見數十騎馬飛奔而來，雲飛眼快，看爲首三人，一個是倩霞，一個是孟雲勝，一個是齊雲標，雲飛急叫道，「我在這裡，」齊雲標把手一揮，那一隊人倏的站住，倩霞一眼看見余虎在雲飛身旁立着，不覺詫異，雲飛識得，因笑道，「來來來，二位師兄與姊姊，余捕頭已與我縮了同心之結，成爲良友，你們還不替我歡喜麼，」孟齊兩人啞然大笑，滾鞍下馬，忙着與余虎携手見禮，惟有倩霞翹着櫻脣，一語不發，雲飛曉得她是因爲余虎曾捉過自己，心中不懌，乘着余孟等見禮的當兒，跑向倩霞馬前，低聲笑慰道，「你怎的如此想不開，他贏過我，我也贏過他，不打不成相識，你又何必掛懷，」余虎因爲滴纔被她飛刀砍傷，不覺有些羞慚，只好覩覩見禮，見禮方畢，又一陣馬蹄聲，破空傳來，雲飛回首一看，卻又是光錚光銳孔天盛孫繼祖四人趕來，當下也與余虎相見了，雲飛怕光

欽放心不下，催着衆人一同回莊，於是有兩個頭目牽出兩匹馬，請駱余二人騎坐，雲飛騰身躍上雕鞍，便與諸人加鞭，往莊中跑去，那消一會工夫，早到埋雲澗下，大家下馬登山，由秦元琦接入莊門，重新上馬，進了內莊，光欽與衆朋友已開信站在宅院門首迎接，雲飛忙搶上前去，略述數語，光欽等便爭先搶後的與余虎廝見，內中只有李明田士璽劉申看余虎身軀瘦小，看他不起，低聲譏笑之間，大衆已一同到了大廳，雲飛急令莊丁將王氏三雄與錢傑釋了綁縛，請到前面來，少時只見從外面闖進四個橫眉豎目的人，見了雲飛等人，方要大叫，忽看余虎坐在雲飛光欽中間，四人不覺呆了，余虎忙道，「四位賢弟休得魯莽，」駱義士與諸位義士，已與我結爲好友，從此兩罷干戈，四位弟兄且請坐地，聽我細說，王保王仲王代唯唯應是，武峻光欽使命手下人抬過椅子，讓三人坐下，惟獨錢傑睜着一雙怪眼，只是惡狠狠的脛着雲飛倩霞，猛然叫道，「這兩個入與我有殺弟之仇，我寧死也不肯干休，」說到這裡，苟忠在座上已看出他是自家手下的頭目，忍不住立起身來喝道，「錢傑你可認得我麼，」錢傑聽聲音很熟，一看認得是他的大寨主，心裡不覺稍緩，但是仍強項的說道，「你如今已歸了駱雲飛，不配作我的主人，你敢管我麼，」苟忠還未開言，李明劉申孫繼祖大叫一聲，拔出刀來，就要酣鬥錢傑，雲飛光欽急忙阻住，余虎王保也忙叫道，「錢兄弟不可，」錢傑看了王保一眼，纔氣哼哼的坐在王代肩下，余虎使道，「錢兄弟，不知者不作罪，在初駱夫人

不認得令兄，纔將他傷了，如今我與駱義士已成良友，請賢弟看我薄面，丟開此事便了，」錢傑方要說話，王氏弟兄也在旁竭力解勸，錢傑自付，憑武力決贏不了雲飛，此時既有余王等調停，只得忍氣吞聲的點頭，雲倩兩人心中，十分不過意，都上前與錢傑陪話，錢傑也就無話可說了，雲飛光欽忙着大排席筵，款待余虎五人，於是余虎坐了首位，王保王仲在左，王代錢傑在右，相繼坐下，然後雲飛光欽武峻荀忠仲卿倩霞光銘袁瑞孟雲勝齊雲標梁銘粹許換章曹光錕曹光銳明修楊綱楊鎮李建龍胡文孝李明劉申孔天太孔天盛田士瓊徐少德秦元培朱冒開江何文瑜孫繼祖龍剛刁元皮鼉毛蛟勾隆陸錦柱秦洪保等，挨次坐下相陪，武峻又命手下到外莊把守，替回何文坦何文埏何文琳秦元埼四人，一同歡聚，少時到齊，相與落坐，賓主傳盃弄盞，談笑風生，十分融洽，直吃到月上柳梢，纔盡歡而散，雲飛已命人打掃出上等精舍，請余虎等居住，自與倩霞到父母房中省視一回，然後歸房就寢，這一天晚上，月亮很是皎潔，映得地上各處，都極明亮，若不是萬籟俱寂，還許疑是白晝，不料在這月光普照之下，竟來了一個刺客，你道是誰，原來是錢傑，那錢傑日間見余王解勸，又看光銘劉申等都怒目相向，敢怒而不敢言，心中卻已打定了主意，夜間去刺殺雲飛夫婦，等到二更時分，乘余虎等睡着，帶了利刀，輕輕開了房門，走出房來，只聽更鑼木柝之聲不絕，錢傑曉得防守嚴密，不敢從寬濶處走，只在荊棘狹隘的地方慢慢前進，身上手上都被荊棘刮破了幾處，暗罵

了兩聲，氣昂昂的纔到雲飛住的院中，卻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莊丁巡緝，錢傑暗喜，一翻身跳入院中，放大了胆子，走近房門，用手一推，卻推不開，錢傑怕撥門有聲，不敢去撥，蹲下身子，在屋子上四面打量，猛看那窗子上面有個罅縫，探進一手去，往上一托，窗子已開，錢傑慢慢爬了進去，瞥見殘燈吐燄，雪恨搖搖，錢傑先吹滅了燈火，大着胆掀開床帳，借着月光一看，只見一個虎頭燕額的英雄，橫臥在床上，臂上枕着一個星眸月頰的美人，正是雲飛倩霞，錢傑看了，不禁一呆，只這一剎時間，雲飛霍的驚醒，颼的躍下床來，赤手便抓錢傑，錢傑吃了一嚇，也忘了手中的利刀，向雲飛使是一腿，雲飛從容避開，月光下仔細一看，認得是錢傑，不覺驚訝，隨即恍然大悟，錢傑見一腿未中，又是一拳，纔伸出手，方看見自己手裡的刀，羞得滿面通紅，咬着牙向雲飛一刀砍去，忽聽一聲嬌叱，倩霞早從床內跳出，手提寶劍，將刀一架，鏗然有聲，火光四迸，那倩霞薄薄衫衣，越顯嫵娜娉婷，錢傑看她這弱不勝衣的體態，那裏放在心上，又見雲飛站在旁邊，並不上前，益發放胆，向倩霞提刀便劈，刀光到處，人影全無，用力過猛，險些跌了一交，只聽背後倩霞笑道，「這樣能耐，也來行刺，真太不量力了，」雲飛也笑了起來，又對錢傑道，「錢壯士你一心報仇，小可很是欽佩，只是你未必贏得了我兩個，依我勸你，不如好好退出，我看在余仁兄面上，不與你聲張，又有誰能知道，你若執迷不悟，休怪我兩個無情，那時驚動全莊人等，

恐怕你難以脫身，」錢傑一言不答，握緊利刀，向倩霞橫砍過去，倩霞大怒，舞動寶劍，逕取錢傑，劍光霍霍不時的往錢傑致命之處飛躍，鬧得錢傑手忙腳亂，一個失神，被倩霞將刀逼住，下面用蓮足一撥，錢傑一個筋斗，倒蹶於地，倩霞趕上前掄刀便砍，雲飛走急上前攔住道，「看余虎面上，饒他一死好麼，」倩霞勉強應了，又將劍攔在錢傑的脖子喝道，「賊頭賊腦的下流賊，端的不知好歹，我只看在……」說到這裡，囁然而止，臉一紅，搭訕着退向帳後去了，雲飛不由得一笑，拾起錢傑那刀，又扶起錢傑道，「錢壯士你太任性了，若沒有我，你就沒有性命了，天已不早，你快去罷，這樁事我定不對人講，但你也就不要相逼了，」錢傑閉言，感極而泣，對雲飛深深施了一禮，一語不發，仍從窗子飛身跳出，越牆而去，回到臥室，推門進去，見王氏三雄兀自沉沉酣睡，單單不見了余虎，正在遲疑，驀地身後足音一響，窺過一人，用在自己家肩頭拍了一下，錢傑回首看時，正是余虎，余虎冷笑道，你作得好事，」錢傑一聽，嚇了一跳，便知不好，只低着頭不作聲，余虎又道，「我對你說，不知者不作罪，駱夫人傷你兄弟，事出無心，你怎的卻一而再，再而三的相逼，若不是駱義士寬宏量大，恐怕你已送了性命，」錢傑驚道，「我去行刺，大哥如何得知，」余虎笑道，「你前一脚走，我後一步便跟隨上你了，你與駱氏伉儷種種情形，我都看在眼內，雖說是兄弟之仇不反兵，但是無心與有意不同，何況當初起釁的，是你的令弟呢，依我看，你就按照駱

義士的話行事吧，錢傑道，「小弟原因舍弟被邱倩霞殺死，氣憤難平，日間橫玉莊中諸人，又都對小弟有威脅的意思，小弟纔想夜裡去刺死駱義士夫妻，繼至小弟被他兩個拿住，駱義士仍舊不肯傷我，好言相慰，我方始覺悟，駱義士實在是個大仁大義的英雄，此時我崇拜他感激他還來不及，安敢再有惡意，」余虎回噴作喜道，「如此纔是。」說着頓了一頓又道，「賢弟可不要多心，並非我勸人不顧同胞之義，實因駱義士非比常人，要是平常人殺害令弟，我先不肯和他干休的，」錢傑唯唯應是，二人談話之間，東方已經發白，王氏弟兄也醒了，看他兩人夜行裝束，立在屋中，都不禁詫異，余虎怕三人責備錢傑，便拿旁的話來打岔，盥洗完畢，用過早點，便談起昨日橫玉莊羣雄交戰的事來，王氏弟兄免不得細問余虎怎樣和雲飛結交，余虎也不憚瑣碎的告知他們，錢傑在旁聽了，更欽佩雲飛的義氣，王氏弟兄也聽得眉飛色舞，正說得入港，雲飛早差人來請余虎等赴宴，余虎錢傑忙着更衣就要前去，錢傑忽的皺眉向余虎道，「余大哥你看，我去是不去呢，」王仲笑道，「你有什麼去不得的，」王代機警，登時看了錢傑一眼道，「你同余大哥昨天晚上端的上何處去了，」錢傑看了看門外，忍不住將昨夜之事，說了一遍，王保聞言，方要開口，余虎卻道「王賢弟，錢兄弟既已覺悟，你就不必苛責他了，」王保依言，便不再說，於是余虎與王氏弟兄錢傑，一同往聚議廳來，到了那裡，雲飛光欽武峻等已坐滿一廳，余虎免不得要謝昨夜相待之情，錢傑見了雲飛，禁不住面

紅耳赤，雲飛卻只作不知，與他照常談話，當下略談片刻，相與入席，席散之後，余虎便對雲飛道，「愚兄有言在先，不能在此久留，乞賢弟放我回京便了，」光欽武峻都道，「正在這歡欣之際，仁兄爲何要去，」余虎道，「小可苦衷，駱賢弟盡知，望諸位恕小可失陪之罪罷，」衆人見說，都不由得將眼光射在雲飛身上，惟有仲卿看了看余虎，微微笑道，「既是余兄執意要去，我們也不敢強留，但我相信，余兄雖想回京，卻未必能够，」余虎聆言，頓時暗吃一驚，雲飛只看着仲卿，連連點頭，光欽卻笑向仲卿道，「人家回去得，回去不得，你如何曉得，」武峻光銘搖手道，「大哥莫亂，魯兄話中有因，你難道忘了他是料事如神的麼，」光欽笑道，「好好，我倒要聽聽這個料事如神的，」衆人大笑，余虎也忍不住問道，「請問魯兄，小可怎的回京不得，」仲卿笑着把手一擺，揮退左右，然後又向雲飛擠了一下眼睛，纔對余虎笑道，「余兄，你拿不住駱雲飛，你就回京不得，」這話一出，不但余虎登時變色，廳上的人，也都吃了一驚，秦元琦噪道，「余兄既回京不得，就住在我們莊中便了，」仲卿道，「秦二哥休亂，小弟已思量一計在此，不僅能幫助余兄回京，還能幫助駱兄復仇，余虎光欽都問何計，仲卿舉目往廳內一望，見除王錢四人外，都是知己，正摩着下頰，看他四人沉吟，王代識趣，拉着王仲錢傑向光欽道，「我弟兄暫告告便，」光欽尚未答言，雲飛在旁急叫道，「王兄不必多心，余仁兄與我已成至交，四位又是余兄的心腹，我安敢疑你洩

漏，來來不要走，請坐，」說着又向仲卿道，魯兄但講不妨，」仲卿領了領首，便笑對光欽武峻道，「駱大哥不是帶回一顆杜昌濬的首級，預備李代桃僵麼，如今正好使用，」余虎聽了，正自摸不着頭腦，苟忠忍不住將杜昌濬怎樣貌似雲飛，倩霞又怎樣想起瞞哄包士岡的話，告知余虎，余虎方始明白，仲卿又道，「如今余兄既愁不能消差，何妨帶了那顆首級去見包士岡，詭稱駱大哥被你殺死，那賊雖奸，也奈何不得你了，」余虎道，「此計雖好，而我怎忍得駱賢弟担這死傷之名，」仲卿笑道，「余兄你枉稱英雄，如何這般婆子氣，並且此計一行，可有兩益，」光銘搶着問道，「魯兄所說第一益，我已曉得，這第二益又是甚麼，」仲卿道，「那包賊聽說駱兄已死，必然防守鬆懈，駱兄再去報仇，管保不費吹灰之力，」一言纔歇，廳上登時掌聲如雷，余虎也喜得一伸大指道，「魯兄神算，真不可及，小可能替駱賢弟效此微勞，也可謂不虛此行，光陰寶貴，就此告辭，」雲飛等，也不再挽留，武峻便令手下將鹽封的杜昌濬首級取來，用木匣裝好，雲飛親手遞與余虎道，「一切掩飾瞞哄之詞，全仗仁兄，余虎道，「這個自然，」袁瑞命人捧過五百兩黃金，對余虎道，「些許銀兩，聊作行旅之用，余虎王保等，欲待推辭，雲飛正色道，「余兄你還同我客氣麼，」余虎無法，只得拿起三百兩，交與王代收好，然後一一與雲飛光欽等執手道別，出了內莊，一齊上馬，雲飛等直送到埋雲澗下，纔與余虎五人揮淚而別，余虎回京交了假雲飛的首級，還了自由之



身，包十岡自有一番驗看，後來曉得是真，心中大喜，琪英開知，也喜出望外，將假雲飛的首級號令，又撤銷，緝捕雲飛的公文命令，琪包二人從此放心大胆，無憂無慮的安居，更加跋扈起來，再說雲飛自余虎走後，便要隨後起身，仲卿攔道，「余兄交了首級以後，那賊免不得要查驗一回，至少得二三十日纔能撤銷緝捕大哥的命令，大哥那時前去，方無阻礙，你幾年都忍住了，如今還忍不住麼。」雲飛嘆道，「以前忍得住，是因為那賊防守嚴密，屢次不能得手，所以強忍以待，此時既有成功之望，心裏便按捺不住，這也是人之恒情啊，」光欽武峻苟忠等，都極力勸慰，雲飛只好壓着滿腔怒火，蘊着一心焦急，在莊中等候，時光這件東西，你越等他他越走得慢，比蝸牛還要慢，你若丟開他不顧，他登時走得極快，比箭簇還要快，這不是怪事麼，哈哈，這話未免太冤屈時光先生了，其實時光並不會作怪，只是人心裡作怪罷了，閑言少叙，雲飛在莊中好不容易耐心等了一月，魯仲卿已打聽得琪包二人撤銷了緝捕雲飛的令，便告知雲飛，雲飛聽了大喜，飛跑到父母房中，將這事稟告父母，並說明自己即日進京報仇，應麟勉勵了他幾句，又道，「緝捕你的命令，雖然撤除，你卻仍須小心，因為你曾被擒一次，京中恐怕已有人認得你，這一點你應當注意，」雲飛唯唯，林夫人皺眉道，「你這一次，可不要單獨去了，最好還教你妻子和你徒弟同去，」雲飛道，「兒子祇帶錦柱前去，倩霞是要侍奉爹爹母親的，」林夫人道，「你不在莊中，曹武諸位都殷勤的看顧

我們，你可以放心，倩霞武藝不在你下，她去助你，我纔心安，」雲飛不敢違拗，退出房來，將父母的話，訴與倩霞，倩霞笑道，「既是婆婆不放心，我就再同你走一遭，」雲飛點頭，便教錦柱打點行李，準備登程，光欽武峻等聞知，倒有多一半要同去，雲飛笑道，「這件事本是個秘密事情，如果成羣結隊的前去，不怕被人識破麼？」秦元琦叫道，「駱大哥差矣，小弟家小都死在琪英那厮手中，大哥要去復仇，小弟也想雪恨，不是正好同行麼，」雲飛道，「真是的，我還忘了二哥有這個大仇哩，既如此，我們便同去，……」話言未了，光銘驀地叫道，「駱大哥你忒也不公，你允許秦老二幫助你，就不允許我幫助你麼，」荀忠田士璵許換章也道，「我們三人進莊以後，愧無毫末功勞，情願隨駱大哥前去，」袁瑞楊鋼楊鎮光鈺光銳又道，「我們與駱大哥交誼最深，我們更願相助，」這句話一出，不好了，衆朋友誰肯承認與雲飛交誼不深，都噪着要去，雲飛真被他們鬧得一籌莫展，明知人多必不成功，正在爲難，仲卿挺身出來道，「諸兄休要打攪，小弟倒有一個計較，不知諸位肯聽否，」衆人齊聲道，「願聽願聽，」仲卿道，「這件事平心而論，實是人多不得，但諸兄都要替駱大哥出力，便不能不想個折衷辦法，」李明大叫道，「快說快說，」仲卿道，「我們莊中也需要有人照料，豈能全去，所以小弟想了個拈圖的法子，拈得去的，便同大駱哥進京，拈得不去的，便同曹武兩兄守莊，這個法子好麼，」衆人點首稱善，李建龍問題，去留的人數，是否

均等，「仲卿道，「自然均等，但是去的闖，須較不去的闖少四個，「光欽不解道，「這是甚麼意思，「仲卿笑道，「駱大哥一心復仇，駱嫂夫人與陸賢侄也須志不旁鶩的協助，更有何人陪着同去諸位斟酌行止呢，故此小弟毛遂自薦，情願同行，一路之上，也好照料，免得分駱大哥的心，又省得撞禍，這麼一來，我四個人就不必拈闖，只請餘人拈闖使了」眾人喜道，「軍師肯去，是再好沒有的了，」當下就由仲卿書闖，寫畢裝在一個竹筒裡，搖了兩搖，放在桌上，讓眾人去拈，結果拈得去的，乃是苟忠曹光銘孟雲勝齊雲標許換章曹光鈺楊錫楊鎮李明孔天太孔天盛田士璽秦元培何文瑜孫繼祖勾隆等十六人，雲飛正愁着路上怎樣走法，仲卿卻對眾人道，「諸兄雖拈着去字的闖，還得聽小弟一言，此次進京，諸兄切不可任着自己性子亂作，更不要露出與琪包二賊，尋事來，只是循規蹈矩的辦事，尤其是李田孫三位，千萬不可飲酒，以免酒醉誤事，依小弟看來，駱大哥與駱嫂夫人陸賢侄，儘可先行一步，我們只作他們的接應，他們怎樣喬裝，我們也不必管，我們人多，便假辦作販賣土物的客人，路上也免得有人盤詰，這個法子好麼，」眾人都道好，雲飛更是贊成，於是雲飛倩霞錦柱，別了眾人，先自登程，仲卿等十七人，領了二十幾名壯丁，將貨物裝載上車子，隨後起身，內中單謙雲飛同着妻子徒弟，往京城趲行，一路之上，端的心中似箭，恨不得一步趕到京城，報了仇纔好，這日經過一條大河，瞥見河中有許多船隻，上面都插着白旗，雲飛細看那

些旗上，都寫着賑糧字樣，雲飛三人看罷，心中都不覺茁出了一種欽佩的心，注目看了一會，方始沿着河邊繼續趨行，行不上二里多地，只見前面一排客店前面，立着一大夥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有老的也有幼的，但是一個個面黃肌瘦，都餓得像枯骨一般，見了雲飛等鞍韉鮮明，包裹沉重，一窩風似的圍了上來，雲飛禁不住問道，「你們都是作什麼的，」那些人亂烘烘的噪雜了一會，纔有兩個壯年的走出來對雲飛道，「我們都是各省的貧民，只因兩月前，有二十幾個客官，自稱奉了山西草上飛楊老爺的命令，出來辦賑，到各處尋訪貧苦的人，吩咐今日，在萬花山東面二十里的迎賓店前聚齊，等候賑濟，我們如約在此聚集，那二十幾位客官，果然押着許多糧車到來，還同着幾個紳士商人，看那模樣，好像這些糧米都是他們募集來的，教我們在此，便是讓那些紳商看他們不是撒謊，那些紳商看得是實，贊美了幾句，便都去了，我們滿打算可以分着糧米了，不料他們到店裡，喚出他們的從人，搬出行李，又一迭的叫從人推了糧車就走，我們問他們，那裏去領糧米，他們都冷笑着說道，「你們都在睡裡夢裏，當我們真要賑濟你們，老實說罷，不過是請你們來作個招牌罷了，」我們聽說都急了，扯着那些人不放，他們登時放下面孔，亮出兵刀火器，威逼着我們閃開，我們人數雖多，却都是赤手空拳，怎敢和他們有兵器的廝鬥，只好眼睜睜看他們押着糧走了，我們沿路乞討的來到這裡，不想他們竟這般忍心，拿我們當招牌戲弄，這店裡老闆，怕我們

攪擾他們的生意，還教我們快些離開，如今見客官好像有些盤費，萬乞救我們一命……」話未說完，雲飛已氣得說不出話來，半晌纔氣昂昂的問那些飢民道，「那廝們是不是帶着白旗，上面寫着賑糧字樣，」那些人道，「不差，」雲飛叫道，「你們不必憂愁，好在那廝去之不遠，我趕上去，替你們奪回糧米如何，」那些人聽了，不禁紛紛下拜，有兩個年老的卻道，「客官熱心，我們十分感激，只是那廝們人多，你如何敵得過，」雲飛道，「不妨，我自有的道理，你們切不要動，就在這理等候，少時我還有同伴到來，即使我奪不回糧米，我也有銀錢把給你們，這裏老闖我自對他講話，說着跳下馬來，將馬交與倩霞，倩霞卻秋波澄澄的看着他，有些怨他多事，雲飛識得，微笑道，「你的性子怎麼變得這樣快，從前你也不是好管閑事麼，」倩霞倒被他問得無言可答，錦柱忍不住暗笑，看師傅時已掉轉身竄向店門，接着便聽裡面大聲說了幾句話，師傅便匆匆走出，那店主恭身相送，師傅攀鞍上馬，對自己吩咐道，「你與這些人暫在這裡等候，你魯叔父曹叔父來時，也叫他們在此等我，說着又叮囑衆飢民幾句，與師母嘩喇喇放馬向來路跑去，不說錦柱在此等候，且說雲飛倩霞，向來路飛也似跑，不多時已到適纔經過的河邊，雲飛用手搭着涼篷，遠遠望去，瞥見遠處依稀有些桅桿帆影，便回顧倩霞道，「這廝們已去遠了，這裏又無船隻，如之奈何，」倩霞也蹙着雙蛾道，「天氣寒冷，又怎能泅水過去，就使泅水，也怕追不及他們，」兩人正自躊躇，耳鼓裡忽

的傳來漿聲，接着遠遠有一隻小船，咿咿啞啞的搖來，兩人大喜，雲飛便招手道，「搖船的這裏來，」那划船的只作不聽見，倩霞眼快，看那人是文人打扮，不像是船夫，便一扯雲飛的袖子道，「人家是個讀書人，你怎麼如此粗魯，」雲飛笑了一笑，又高聲喚道，「那位搖船的先生，請這裡來，」那人這纔慢吞吞的向岸邊划來，不一會已離岸不遠，雲飛細看那人，只見他約摸有五十多歲，穿的很是樸素，左手握着一把酒壺，右手盪着那槳，肉紅臉，秤錘鼻，嘴上有幾根花白鼠鬚，看那面貌，十分斷熟，正在目不轉睛的細看，那人抬頭也看見雲飛了，也是不住的打量，兩人對相了半日，那人猛的狂叫一聲，如遇鬼魅慌得手忙腳亂，他不亂還好，這一忙亂，雲飛登時認出他正是那貪利忘義，告發自己父親的李過原，當下不顧一切的，指着他大罵道，「老狗才，今日遇着我了，休走，……」言未終，拉出剛刀，跳下馬來，嗖的竄到那船上，將李過原一把揪住，方要舉刀，岸上倩霞急道，「先不要殺他，留心不要把槳落在水裡，」雲飛依言，劈手奪過槳來，然後踏住李過原的胸膛喝道，「你這老狗，貪着官家賞銀，竟去告發我父親，今日見着我，有何理說，」李過原哀求道，「駱老爺，駱祖宗，饒了我吧，我當初實是一時糊塗，下次再也不敢了，」雲飛道，「我恨你滿口仁義道德，竟生出那樣毒計，我父母險些喪在你手，」正說着，那船沒人駕駛，便在河中亂轉，倩霞見了，忙將雲飛與自己的馬繫在岸邊樹上，然後一個燕子穿雲式，也跳到船上，拿起槳

來，將船撐住，問雲飛道，「這廝是誰，」雲飛道，「這就是那李過原，」倩霞曾聽雲飛說過，當下也不覺氣憤，少停又道，「你先細上這廝，咱們追趕那糧船要緊，」雲飛依言，將李過原用繩索捆好，然後與倩霞輪流打槳，飛也似的，往那糧船追去，李過原仰面躺在船中，只是沒口子的叫饒命，後來見雲飛不睬，又改口道，「駱老爺，你念我從前也作過你的塾師，並且我因為告發令尊，我的渾家大小也送了性命，這一點還不能贖我死罪嗎，」雲飛聽他說出這句話，不覺尋思道，「這廝倒底是個小人，我又何必定要殺他，」想罷便道，「姑念你是個渾人，識理未透，又念在你偌大的年紀，饒你一條狗命，等我追賊回來，放你上岸，但以後你若再犯在我手裡，定然不饒，」李過原見雲飛允許饒他一死，喜得屁股都笑起來，就在這時，倩霞忽的歡呼一聲，雲飛也是精神大振，原來已離那些糧船不遠，雲飛對倩霞使個眼色，霍的立起大叫道，「楊老英雄的船慢行，」喊了兩三聲，一隻糧船上跑出三四個人來，立在船尾向這裏一望，見只是一個少年一個少婦，誰還放在心中，便高聲問道，「來者何人，」雲飛笑道，「小可與草上飛楊老英雄是莫逆之交，聞知楊老英雄到此，特來拜見，」那些人中有個人道，「楊老英雄不在船中，你有什麼言語，我可以轉告，」說話之間，兩船業已靠攏，雲飛倩霞顧不得李過原，早雙雙縱上船尾，那些人見了忙道，「有話請講，何必上船，」雲飛曠目大喝道，「人面獸心的匪徒，竟以無告貧民作為香餌，騙取糧米，使貧民遠困

異鄉，欲歸不得，你們的良心何在，楊老英雄一世威名，豈不要送在你們這夥東西手中，」那些人聽了惱羞成怒道，「我們騙米不騙米，干你甚事，要你來多管，你此時已在我們船上，叫你插翅難逃，不要走，」說罷大喊抄傢伙，取過一柄魚叉，向雲飛劈臉就刺，雲飛用刀一架，跟着一個連環進步鴛鴦腿，就聽那人哎呀一聲，翻身落水，旁邊那些人看見，怒氣冲天，拉出兵刃，惡狠狠搶上前來，將雲飛圍住，這當兒其餘的船，也得了信，掉轉船頭，一字排開，將雲倩兩人，去道截住，大刀濶斧的殺上前來，正是，

向在平原稱巨擘，

更從水面顯威風

欲知雲倩兩人，怎的取勝，且看下文分解，

痴廬主人評曰，化敵爲友，是第一快事，此回寫余虎之烈，雲飛之義，終能罷戰言和，相知恨晚，慷慨淋漓，感人彌深，錢傑夜刺雲飛，爲雲飛所擒，憐其志向堅決，竟爾不殺，此是何等寬宏，何等義氣，無怪倔強不遜之錢傑，亦爲之感極而泣，可見待人以誠，天下無不可感之人也，忙中不漏好整以暇，是著者唯一長處，檀玉莊中，至此回可謂人才濟濟矣，而寫來賓主分明，層次清晰，毫無呆滯不靈之處，於諸人言語舉動中，均能保持個性，無相混淆即次要之角色，亦各有相當之潤色，不使冷落，此等筆法，直可追遡水滸紅樓矣，此書智謀之士，若雲飛，若倩霞，若余虎，若武峻，苟忠，若光銘，若錦柱，若巖明，若包士岡，或心思靈



敏，或經驗宏富，或頭腦清晰，或胸懷好險，或粗中有細，心雖不同，而智謀則一，然欲求此中之出類人才，則不得不屬之仲卿，緣仲卿天賦奇才，復具料事如神之本能，非雲飛等所可比擬也，李代挑僵之計，固為駱邱荀二人所想出，而總其大成，假手於人，收意外之效者，則為仲卿，故曰仲卿之智，蓋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琪英包士岡撒銷緝捕之命令，雲飛急急赴京，讀者方慶其一路無阻，得雪深仇，乃中途拯亂民而趕糧船，又生出無限波折，使性情急躁者讀之，必怨作者之紆緩，殊不知情事愈急，用筆愈緩，凡百忙中能用閒筆者，方是大作家，大手筆，古昔名著，莫不皆然，

## 第廿六回

（追山寇莽漢墮牢籠，救蛾眉英雄入虎穴）

話說那六七艘糧船，欺雲飛倩霞勢孤，將二人團團圍住，或站立在船頭，或立在船尾，向雲飛兩人，奮力攢擊，那李過原綁在船上，動彈不得，早被那些人提到糧船上去了，雲飛從未經過水戰，此時又是担心，又是高興，那口刀也有時加緊有時鬆懈，倩霞知道雲飛不諳水戰，便使那口劍，左遮右攬，護翼雲飛，戰了半晌，那些人漸漸不支，有三隻船，已杳焉無人，倩霞忽的靈機一動，對雲飛鞘言道，「你且上那空船上等候網人，」雲飛會意，躍上旁邊一隻空船，他剛跳上那船，就見倩霞喝聲着，七口飛刀同時打出，那些人如何防備得這一着，

一個個撒手丟下兵器，倒在船板上，被倩霞檢壯健傷輕的，提起來擲到雲飛立的船上，雲飛挨次網好，倩霞這纔笑吟吟的用寶劍指着那其餘的人笑道，「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你們傷天害理的騙取糧米，如今仍被人奪去，我本要殺死你們這夥東西，但看在楊老英雄面上，饒恕你們這一遭，這幾隻船中，撥出一隻給你們，放你們回去，被我擒獲的人，却須替我將這些糧米好好送到萬花山東面，二十里的迎賓店前，纔放他們回去，話已說完，快些將船一一交齊，」那些人不敢違抗，垂頭喪氣，將嘔肝盡血，喪心蔑理得來的糧米，連船一併交給人家，又將李過原抬到船頭，交與雲飛，雲飛見了李過原，猛的想起一件事來，便對李過原道，「李過原，你真的改悔了麼？」李過原道，「小人怎敢撒謊，」雲飛道，「既如此我煩勞你一件事情，你可願意，」李過原道，「小人願意，」雲飛使道，「這些狗才，都是山西太原府草上飛楊大貴楊老英雄的手下人，他們奉命賑濟，卻將糧米騙到手中，戲弄飢民，你如今隨他們一同回去，替我轉告楊老英雄，說我奪他糧船，並非得已，我行色匆匆，不能親去告罪，請他原諒，但這些狗才的背主行爲，你就不必使楊老英雄知道了，話已講完，你便同他們去吧，」李過原道，「小人與他們同行，倘他們半路加害小人，如何是好，」雲飛道，「這不要緊，日後有空，我還去拜望楊老英雄，那時若不見你，我就將他等的劣跡告知楊老英雄，使他們受罰，」李過原這纔放心，心中卻又生了主意，便同着那其餘的倒運蛋，乘了

一隻糧船，往太原而去，這裡雲飛用刀挑開那被擒諸人的繩索，點了點人數，恰是十二個人，便命他們分在六隻船上駕駛，雲倩兩人到各船上巡視一回，又從艙板底下搜出四個人來，都是先前對敵時，藏起來的，雲飛也命他們幫助划船，人多手快，那消一刻功夫，早到岸邊，雲飛倩霞押着衆人，將糧米一一搬到岸上，又將船上放的運糧車子，也連上岸來，又督促着衆人將米裝上車子，倩霞便到樹邊去解馬匹，纔解下兩匹馬，忽聽樹後有人呻吟，倩霞大疑，拉着馬轉到樹後看時，卻見一個滿面油滑的男子，匍匐地上，呻吟不止，倩霞忍不住問道，「兀那漢子，你是作甚麼的，爲何在這裡呻吟不止，」那男子抬起頭來一看，見是個美貌少婦，牽着兩匹駿馬，再看兩馬，登時嚇了一哆嗦道，「快快將這兩個畜生拉開罷，」倩霞察言觀色，已經了然，便冷笑了一聲道，「你這人莫非是被我的馬踢傷了麼，」那男子哼了一聲道，「誰說不是，這兩個畜生端的可惡，竟將我腰上踢得很重，你………，」倩霞不等說完，喝道，「且休巧言，你分明是想盜我的馬匹，我的馬纔將你踢傷，」那男子怒聲道，「你這人怎麼如此講話，你的馬踢傷了人，你還誣賴人偷你的馬，」倩霞笑道，「你不必放刁，我的馬善通人意，你不去動他，他決不傷你，不然我怎肯丟下馬，放心他去，你如今若從實招認，我還給你些銀子，讓你調治傷痕，否則我要重重的懲罰你，」說着回手拉出寶劍，向他面前一晃，那男子頓時啣了一口冷氣，見倩霞說的如同目覩，料想欺瞞不了，當下只

得招認道，「小人實是困窮不堪，不得已而出此，望求夫人饒恕我這一遭吧，」倩霞這纔點了點頭，從懷中取出十兩銀子，擲在地上，牽着兩馬，回到岸邊，雲飛已等得不耐煩了，皺着眉問她上那裡去了，倩霞笑着述所以，雲飛也不覺啞然失笑，於是夫妻二人，騰身上馬，督催着衆人，推了糧車，向迎賓店行去，不一會已望見迎賓店前那些飢民，那些飢民看了雲飛夫婦，押着糧車回來，歡聲雷動，蜂擁前來，拜伏道左，不住口的念佛叩拜，雲倩兩人慌忙下馬攙扶，那些飢民立起身來，看見那些推車的人，認得正是戲弄他們的客人，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鼓噪上前，便要與他們拚命，雲飛連聲喝住，正在排解，錦柱已同着幾個人跑上前來，雲飛看那幾個人一個是仲卿，一個是許換章，一個是孔天太，一個是孟雲勝，一個是秦元琦，光銘苟忠等人，卻不知往何處去了，正在詫異，錦柱已叫道，「師傅快發放了他們，咱們有要事商議，」雲飛驚道，「有什麼要事，你且快說，」錦柱便道，「師傅與師母去了不久，魯曹諸叔父便來了，弟子正訴說師傅往何處去，猛的從西邊來了一大夥人，都騎着快馬，提着長槍，一見這些飢民，便倏的站着，一齊大喝着說，「快將你們分到手的糧米交出來，饒你們的性命」話剛說完，那夥人中早有兩匹馬走了出來，樣子很像是首領，弟子一看，其中一個，正是那青鳳嶺漏網的新七，弟子與衆位伯叔，一者恨他們是怙惡不悛，二者又看他們欺凌飢民，不由得生起氣來，李伯父頭一個就竄出去了，跟着孫叔父田叔父三師

伯也都指着他們大罵，那新七認得我們，登時嚇了一跳，他旁邊那個賊頭，自稱火祈明，便與李伯父交起手來，三叔父等人也將新七圍住廝殺，苟伯父楊家二位伯父曹家二位伯父孔二叔何叔父勾叔父又一擁上前，攔住那夥賊兵，鬥了一會，他們卻敵不過，往來路逃跑，李伯父田叔父不捨，緊緊追去，曹二叔父放心不下，便與苟伯父等也追下去了，至今尚未回來，魯伯父請孔二叔前去探視，也沒有音訊，弟子與諸位伯叔，都十分怙悒，「錦柱說罷，雲飛不禁頓足道，「不好，又生出事來了，這廝們既從西邊來，大約是萬花山的竊賊，其中又有青鳳嶺的餘黨，必然不肯甘休，說不得又是一場廝殺，」說着把眼睜着仲卿道，「魯兄對此，有何意見，」仲卿道，「苟曹諸兄還未回來，那山賊的情況，與萬花山的地勢，我你都不明瞭，豈能妄加調度，爲今之計，駱兄可在此處發放饑民，請陸賢姪與秦大哥再領五六名莊丁前去找尋苟曹諸位，若尋不着，便乘勢探視那萬花山的地勢，好作準備，」雲飛點頭稱善，秦元培與錦柱便要上馬，倩霞叫道，「我也隨你個去，」仲卿道，「嫂夫人前去更妙，」於是邱陸秦三人，躍上征騎，鞭梢一舉，霎霎眼已轉過旅店，無影無踪了，這裡雲飛仲卿忙着先將那些糧米，挨次散給飢民，然後又發放了楊大貴的手下人，衆飢民一個個歡天喜地的逐漸散去，末了還剩下三四十人，死也不肯去，口口聲聲要帮着雲飛攻打萬花山，雲飛搖首不肯道，「我還有要事在身，若諸位朋友安然回來，誰願意與那山賊糾纏，你們又何用幫助，

……」正說着，那迎賓店主忽走出來，向飛雲施禮道，「小人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向尊客說，」雲飛道，「老闆有話請說，」店主道，「那萬花山的賊人，十分凶悍，尊客雖然英雄，卻怕他們人多勢大，那時連累小店，小人真擔當不起，尚望尊客與我們方便纔好，」雲飛尚未開言，仲卿已在旁微微笑道，「我們怎肯連累你們，我們不過在此略等一會同人，片刻就去，你不必害怕，」那老闆又行了個禮道，「如此多謝尊客，」拜畢方要轉身，仲卿忽的計上心來，叫道，「老闆回來，我還有事相問，」那店主走向問道，「尊客要問什麼，」仲卿道，「你可知這萬花山上有多少山賊，爲首的都姓甚麼，」那店主道，「小人只知爲首的大王，姓花單名一個洪字，使一條六十餘斤的赤金鎗，兩臂有千斤力氣，這地方的人民，都畏懼他，官兵屢次收捕他，都被他殺的五零四落，他手下約莫有六七百人，都是亡命凶徒，此外小人便一毫不知了，」雲飛道，「那厮們既是打家劫舍，你們店中卻怎的能平平安安的開設呢，」店主嘆了口氣道，「我們既然怕他，官兵又不能庇護我們，我們還有什麼法子，每年只好忍痛拿出一二百兩銀子，送給他們，作爲租借他們的地錢，這纔能勉強立足，但有一樣好處，交了這筆錢以後，住在我店中的客人，他們從不劫掠，因此客人們都喜住在小人店中，」雲飛聽畢，正嘆息官兵無用，盜賊猖獗，忽聽有人叫了一聲魯大哥，雲飛仲卿等急看時，卻是孔天盛回來了，孔天太忙問事體如何，孔天盛跳下馬來，頓足道，「壞了，李田兩位，都

中了那廝們的道兒被擒去了，」衆人聆言大驚，雲飛急問道，「怎的會中他們的道兒，」曹荀諸兄，又在何處，」孔天盛道，「李田二位被捉，我本不知，後來遇着曹荀諸兄，方纔曉得，據曹二哥說，李田二位前一脚追下山賊去，他便與荀大哥等後一步接應下去了，口裡還叫他二人止步，李田兩位，却只作不聽見，發瘋也似的追趕，一直跑了十數里地，那些山賊便倏的站住，那新七火祈明就與李田二位捉對兒酣鬥起來，等曹荀諸位到了切近，從兩翼又抄出無數賊兵攔住，荀大哥等大怒，用力抵敵，曹二哥覷着方便，施展開剛鏢手段，一連打壞二十餘人，那火祈明等重復逃奔，曹二哥等不合倚仗得勝，一直追趕，走不上二里，忽見前面有座大山，道路也漸漸坎坷起來，那新七等毫不遲疑，向山環裡逃去，李田兩位跟着一個箭步，緊緊搶了進去，他們纔進山環，就聽震天價一聲巨響，曹二哥等大吃一驚，慌忙跑到山環邊一看，就見山環那地上平空陷下一個大坑，此時圍滿了山賊，一齊用繞鈎繩索將李田二位鈎搭起來，用繩綁了，曹二哥等大怒，一擁上前去救，還未衝進山環，就聽梆子響，火箭齊發，勢如驟雨，孫兄弟楊二哥都受了傷，曹二哥只得退了回來，恰好遇着我，我便請他們先回來，行了不久，又遇着駱嫂夫人與秦大哥陸賢姪，一問所以，駱嫂夫人便要去探那萬花山的形勢，于是荀大哥曹二哥等又陪着一同折回去了，只命我與楊家二位兄長和孫兄弟回來報告，」許煥章聞言訝道，「楊孫三位又往那裡去了，」孔天盛道，「就在後面，」說不了，果然馬蹄達達

，楊鋼楊鎮孫繼祖已乘馬而來，雲飛等忙上前慰問，楊鎮嘆了口氣道，「我們悔不該隨駱兄前來，如今李田兩位身入牢籠，反累得駱兄不能早日到京，看起來都是我們不好，」雲飛道，「二哥何出此言，我們自家兄弟，患難相共，說什麼連累二字，何況此次罪還在我，我若不去追趕糧船，怎能勞諸兄在此久等，諸兄不在此等候，又怎能同山賊爭鬥起來，……」楊鋼不等說完，便道，「駱兄不必說了，如今我們先想援救李田二位之法要緊，」仲卿聽罷，忽憶起孫楊二人受傷，便同傷在那裡，孫繼祖道，「我傷的是左臂，楊二哥傷的是右腿，那廝們火箭端的利害，幸虧我們身體靈活，不然准得變成火刺猬一樣，」雲飛見說，忍不住笑了起來，仲卿卻道，「我們既允許那店主不連累他，不可失信，現在我們就也往萬花山進發，沿途尋個險峻堅固之處，暫作爲大本營，纔好調度，」雲飛領首，便轉身對那不肯走的饑民道，「你們無有兵器，若去攻山，豈不是白送性命，現在我們到萬花山接應同伴，我們的車子什物，無人看管，便求你們分一分神好麼，」那些飢民道，「只要老爺放心，我們情願效力，」雲飛大喜，就留下兩名莊丁，與衆飢民押了什物車子，尋一個僻靜地方隱藏，並吩咐道，「那萬花山山賊，狡猾異常，我等一時未必得手，你們不可隨意露面，以防那廝們看見，你們的飲食，我自有錢給你，」說着從行囊中取出一百兩銀子，交與莊丁，眼看他們押車投東而去，這纔與仲卿孟雲勝許換章楊鋼楊鎮孔天太孔天盛孫繼祖並十二名莊丁，攀



鞍上馬，離了迎賓店，順着大道往萬花山前進，一路之上，除了荒荒野草以外，只有枯木小山，毫沒有險固之處，仲卿對雲飛道，「如此看來，尋大本營是無望了，現在只好先會苟曹諸位再說，」雲飛一個是字沒有答出，陡的前面塵土大起，早從一個土阜後搶出一隊人來，楊鋼孔天盛大叫一聲，拍馬向前，跑到切近一看，不覺吃了一驚，來的正是苟忠曹光銘，雲飛等招呼了一聲，躍馬上前廝見，雲飛看光銘隊中，錦柱攙扶着光鈺，勾隆扶着文瑜，曹何二人都是身帶創傷，不覺一驚，再點人數，單單不見了倩霞齊雲標，掌不住手足冰冷，心頭亂跳，方要動問，光銘已向自己叫道，「駱兄，小弟端的對你不住，齊三哥與嫂夫人都失陷在萬花山中了，」仲卿孟雲勝等聆言大驚，雲飛忙問失陷的情形，苟忠便將邱齊二人如何失陷，曹何二人如何受傷，一一說與雲飛聽，原來倩霞與錦柱秦元培遇着苟曹等人以後，心中暗忖，「雲飛正在發放那些飢民，沒有空暇，我何不先同苟曹等人探一探萬花山的形勢，也好作雲飛攻山的幫助，」想罷就請孔天盛伴着楊鋼楊鎮孫繼祖先回迎賓店去報告雲飛，自與苟曹等人折向萬山去，走了半日，已望見萬花山轟立前面，齊雲標便指着田李二人被捉的山環給倩霞看，倩霞留神看那山環中，曲折紆迴，十分崢嶸，山峰之上，隱隱有些人聲，料知必有埋伏，再與衆人轉到山前，只見那山長有四十餘里，山坡之上，處處是亂峰怪石，疊蒼叢榛，只有正中一條寬濶山道，直通山巔，半山中有一座大寨門，寨門之上，插滿刀槍，滿山上竟

沒有可乘之處，倩霞等正觀看間，驀地背後脚步聲響，錦柱回首一看，猛的身後搶過一簇人來，口裡大喝道，「無知小厮，安敢偷探，」光銘拉出刀來，回首望時，只見一夥山賊，都用紅布包頭，爲首五人，一個是疙疸麻臉，便一桿剛叉，一個是劍眉蜂睛，鈎嘴鷹鼻，使兩柄鬼頭剛刀，一個是銅鈴大眼瘦小身軀，使一隻火尖槍，一個是窄額頭，凸胸脯，使一隻鐵脊矛，一個便是那新七，領着那三十幾名山賊，大踏步的搶上來，這壁廂光銘迎住那麻臉的，錦柱迎住那鈎嘴的何文瑜迎住那瘦小的，齊雲標迎住那窄額的，光銑秦元培便與新七交起手來，荀忠與勾隆就擋住那夥賊兵，刀來槍往，叉去矛迎，只殺得地動塵飛，難分難解，光銘忽的思想道，「強龍不敵地頭蛇，這幾個無名小卒，還與我們厮拚了這半日，倘使驚動山上人等，恐怕難以脫身，我只好先下手爲強了，」想罷颯一聲跳出圈外，那麻臉不捨，掄叉追來，光銘將手一揚，喝聲著，麻臉的額角上，早中了鋼鏢，狂叫一聲，骨碌碌的倒在地，賊兵大驚，分兵來救，光銘又是一標，一個山賊右眼已成了個黑窟窿，撲通跌翻，倩霞在旁見了，不覺手癢，插了寶劍，綻破櫻桃，大喝狂賊休走，雙手一分，七口飛刀已飛到山賊隊中，那些山賊雖然凶狠，也是皮肉生成的，如何吃得住這幾下；喊了句我的媽，抱着頭，放開大步便跑，新七等不敢戀戰，也賣個破綻，繞山而逃，齊雲標叫道，「這厮們不從正面上山，必有秘密捷徑，我們不可放鬆，只顧追去，或者得着要領，也未可知，」叫罷，揮動剛刀，

當先追去，倩霞光銜緊緊跟隨，這一來苟曹諸人，精神大振，舞刀掄槍，火雜雜的只顧追趕，那齊雲標跑的最快，不移時已望見新七督促着羣賊，沒命的逃奔，齊雲標也不作聲，閉着嘴，提着氣，一面跑，一面注視他們的方向，正追着，自己身後，又有脚步声，回頭一看，卻是倩霞光銜，低低的招呼了一聲，仍舊專心一志的追趕，跑到一個山口前面，那新七便急急跑進山口，齊雲標方要追進去，倩霞忙叫道：「三哥不可魯莽，」齊雲標立住脚喘息着道：「看這廝們惶恐的情形，不像有甚埋伏，何不加緊追上他們，」倩霞道：「不要亂，冒冒失失的追進去，必然中計，我倒有個主意，這廝們的埋伏，必是在這山上，爲的是引誘我們追進，塞斷山口，亂箭齊下，我偏不由他打算，等苟曹諸位來到，請他們由小路登山，將山上埋伏的賊纏住，三哥與我便從山口殺進，使他們首尾不能相顧，即使攻不得大寨，也殺個痛快，三哥意下如何，」齊曹二人聽了，鼓掌稱善，這當兒光銘苟忠等，業已隨後趕來，問光銜等爲何不進山口，齊雲標將倩霞的計策，告知衆人，光銘聞言首先叫道：「來來，就是我先登山，」光銜何文瑜也道：「我也去」，秦元培勾隆也道：「我也去」，於是留下苟忠錦柱在外面接應，光銘等便奮勇由小路搶上山去，到了山頂一看，果然有一隊弓弩手，雄糾糾的紮在那裡，那個首領，約摸有二十餘歲，白淨面皮，粗眉大眼，手裡持着一張弓，他旁邊還立着兩人，一個是矮胖漢子，一個就是那火祈明，他們見光銘等撲上山去，頓時嚇了一跳，光

銘不敢怠慢，喊一聲拉刀逕取那首領，那首領哈哈大笑，身軀微側，將手一勒那弓，弓弦響處，一箭已到光銘額角，光銘眼明手快，將頭一低，鏗的聲正釘在自家頭巾上，光銘不覺吃了一驚，光鈺大怒，挺刀便向那首領衝去，那首領喝了聲著，光鈺左臂已中了一箭，險些滾下山去，秦元培勾隆一擁上前，卻吃火祈明和那胖漢攔住，何文瑜怒氣勃發，一柄刀沒頭沒臉的向那首領亂砍，那首領也不抵敵，持着那張弓，只顧節節後退，光銘攙扶着光鈺，又不能阻止文瑜不追，只得喊道，「何三弟，快些轉……」一言未歇，何文瑜哎呀一聲，已中箭跌倒，勾隆棄了火祈明，不要命的背起文瑜，光銘也背起光鈺，一口氣奔下山來，秦元培且戰且走，覷個方便，也滾到山下，火祈明追到半路，吃錦柱截住，一路萬勝花刀，殺得火祈明，招架不住，仍逃上山去，光銘等這纔放下受傷的人，秦元培舉眼不見了倩霞雲標，慌忙問詢，苟忠頓足道，「你們方始上山，駱嫂夫人與齊三哥，便殺進山口去了，」光銘喘息着嚷道，「不好，我們不在山上纏住那夥賊兵，他們身入險地，豈不要吃苦麼，」錦柱聆言，就要闖進山口去救，苟曹等人勸道，「他兩位若沒有失陷，自己也能出來，倘若失陷，進兵也是無益，如今我們只好在此等候片刻，他兩位如再不出來，必然失陷，我們還是趕緊告知你師傅，你師傅智勇兼備，或者救得了他兩位，」錦柱細想，也是有理，無奈何只得隨着他們上馬，攙着光鈺文瑜，轉回原路，恰好遇着雲飛仲卿等，當下雲飛聽苟忠說罷，氣得說

話不出，回手拔刀，一手牽過馬來，飛身跨上雕鞍，便要揚鞭，仲卿忙叫道，「駱兄息怒，此事是性急不來的，與其憤怒前去，何如你我思個計出萬全的計策，安然救出失陷的諸位呢，」

「光銘等也上前勸阻，雲飛這纔跳下馬來，氣昂昂的恨道，「這廝們欺我太甚，我若不去破了那萬花山，也教天下人恥笑，」仲卿道，「駱兄休急，這萬花山是必須要破的，只是遲早的分別罷了，如今我們已失陷了四位，傷了四位，而萬花山的形勢與人數，我們仍未探得，不能不算棘手，但是不明他的地勢，是無法取勝的，依小弟愚見，人多白晝去探，容易被那廝們覺察，莫若請一兩位有輕身本領的，乘夜前往暗探，將他的險阻人數，一一偵知，再細尋出他的破綻，小弟那時略施小計，保管破得此山，」雲飛不等說完，搶先說道，「這探山的差使，我情願担任，」荀忠皺眉道，「駱賢弟你還沒有看見那萬花山的險峻哩，有幾處峭壁亂石，除非飛鳥可以直上，比我們的埋雲澗，端的有過之而無不及，你却如何進得去，」

「雲飛聽了微笑道，「如果此處像我們的埋雲澗，那倒好辦了，不是小弟誇口，從前與曹二哥奪那埋雲澗時，並不會怎樣費力，」仲卿道，「只是黑夜與白晝不同，駱兄還須小心纔好，此事人多不得，但一人前去，又嫌勢孤，最好再有一位方妙，錦柱越衆出班過，「小侄才願隨我師傅前去，」雲飛看了他一眼道，「你倒是去得，」衆人都道，「祝駱大哥馬到成功，」雲飛道，「小弟也願不負諸兄的渴望，」說話之間，那天色業已漸漸昏黑，四野寂靜

，不見其他人影，陣陣涼風過處，有如胡茄，雲飛抬頭看了看天，便道，「是時候了，請諸兄靜待好音便了，」仲卿道，「小弟與荀曹諸兄，便在東邊樹林中等候，駱兄少時可到那邊去尋我們，」雲飛應了一聲，便將身軀紮縛了一回，又在地上檢了十幾顆可手的石子，放在囊中，將那柄祖傳剛刀，插在背後，也不騎馬，與仲卿等，道聲再會，便帶着錦柱，大踏步的向萬花山行去，初更時分，已到了萬花山下，借着暗淡的星光，打量那山，端的層巒疊障，極爲雄壯，錦柱又指着田李二人失陷的地方，讓雲飛看，雲飛點了點頭，拉着錦柱便往那山環奔去，錦柱慌道，「弟子聽三師伯說，那地方除陷坑之外，還有火箭，師傅不要去」，雲飛對他笑道，「你今日怎真這般膽怯」，錦柱也笑道，「真是的，弟子自師母失陷以後，一想師母那樣的能爲，都失陷在裡面，心中不由得便餒起來」，雲飛道，「這也難怪你，可是我心中却又與你不同了，我一聽你師伯師母失陷，我便焦急憤怒到不可名狀，此時心中只存了一片破山救人的心，其餘什麼完全顧不得了，如今我和你先到那山環去細看一番，好在我們不被他們覺察是沒有危險的，」錦柱應是，於是二人放輕了脚步，向那山環走去，等到了山環切近，果然那山頂之上，隱隱露出殺氣，雲飛仔細觀察一番，尋不着一些破綻，心中暗道，「如此不進山是不中用了」，想罷身上的熱血，頓時沸騰起來，用手一拉錦柱，向後退了幾步，附着他的耳朵低聲說道，「我如今便進山去探看，你便在這附近等我，若天明我還不出

來，你就趕快回去，報知魯曹諸伯父。」錦柱道，「還是弟子替師傅進去罷，弟子一死，可謂輕於羽毛，師傅倘有疏虞，師祖的大仇，讓誰去報呢？」雲飛聽了，不覺感動，用手拍着他的肩頭苦笑道，「好孩子，難得你有這片好心，只是師傅比你強的多哩，那能死在裡面，我是逗你玩呢。」說着見錦柱不語，自家暗暗潛氣內轉，提着氣輕輕跑向山環，就聽颼的一聲，已鷹隼般飛到半山之中，錦柱聞聲趕來，看師傅如此本袖，不覺寬慰了許多，自在下面等候不題，且說雲飛竄在半山，運足目光，四下細看，只見自己的上下左右，都是荆棘峭石，略定了定神，一手揪着一根小樹，一手從背後拔出那口刀來，向着那些荆棘一路亂劈，不一會已劈成了一片光滑的坡，便又插了刀，向上爬了幾步，又拔出刀來砍荆棘，就這樣的劈一會，爬一會，已離山頂不遠，隱隱約約已聽見上面有人講話，雲飛怕被人聽見，不敢再劈，只用力分着荆棘，扁着身體，挨到山頂旁邊，只聽自己頭上人聲漸近，卻沒有燈亮，雲飛暗忖，「這廝們在黑闇處立久了，自己若有聲響，他們是聽得見的」，想罷只得卷伏着身軀，伏在山坡上，耐心聽他們說些甚麼，就聽一個尖銳的嗓子說道，「郝頭領今天真辛苦了，白日施放了半天火箭，晚上還須加緊防守，無怪大寨主十分誇獎他」，說罷又一個人低聲冷笑道，「別稱贊他了，他辛苦算是活該，想他們作首領的，大秤分銀，大罈吃酒，這點辛苦，不是應當的麼，內中就苦了咱們，實惠得不着不要緊，還須跟着他們整天整夜的勞累，端的是燒的

甚麼香，許的甚麼願」，那先說話的道，「得了，算了罷，咱們若不是被亂寒所迫，誰願意當強盜」，那後說話的，聽了也歎息了一口氣，雲飛正暗想強盜也有良心發現的時候，那先說話的又道，「真是的，今天怎麼來了那些個客商，于頭領還受了一鏢哩」，那後說話的道，「這都是那新七不好，他小子寄人籬下，就該安分纔是，他却煽弄寨主，替他怎的報仇哩，雪恨哩，要不然于頭領也不致受人家一鏢，王老八也不致送了性命」，那先說話的道，「誰說不是呢，你還沒看新七拿住那姓田的姓李的時候，凶神似的樣兒哩，一步一棍的將人家打到大寨，後來陳頭領看不過了，向大寨主說了句公平話兒，纔將那兩人送到土穴裡幽囚起來」，雲飛聽到這裡，曉得田李二人未曾喪命，暗暗歡喜，只是記掛着師兄妻子，不知存亡，正在勾起愁腸，那後說話的又道，「今天捉住一個姓田的姓李的以外，不是還困住一個黃臉漢子麼」，雲飛一聽料是齊雲標，連忙傾耳，聽那先說話的道，「是的，那傢伙也真傻，單身獨人就敢殺進毒龍口」，那後說話的道，「我聽老周說，還逃跑了一個女子哩」，雲飛一聽，真是又驚又喜，卻聽那先說話的道，「不能罷，進了山他就出不去，怎能逃跑呢」，那後說話的方要再說，那先說話的攔道，「得了，別說了，叫郝頭領聽見，咱們又有樂子了」，那後說話的冷笑道，「他呀，他早和四寨主喝酒去了，他說加緊防守，不過就是那麼句話罷了，」雲飛聞言，曉得山頂這時只有這兩個人，登時放心大胆的拔出刀來，颯的竄了上去。那



兩人猝不及防，喊叫都喊叫不出，腿一軟，不由得便跪下了，雲飛指着他兩人低低喝道，「今天困住個黃臉大漢，現在那裡，」一個慌了道，「小人領你老人家去，」雲飛將頭一點，一抬腿先踢倒一個，解下他的腰帶，緊縛綁起來，又割了一塊衣襟，將他雙手繫上，往下一悠，早將那人悠下山頂，尋了個堅實小樹，將衣襟繫好，那人已不由自主的吊在半山，雲飛方始用手指着另一個，命他引路前進，那人戰戰兢兢的，引着雲飛前進，纔走了十幾步，就見他故意邁開大步向前跳了兩跳，雲飛心知有異，也照着他那樣子，跳上兩跳，却順手抓着他的領子，往後一拖，就聽撲通一聲，那人已一個倒栽葱，跌到陷坑中去了，雲飛就着坑口，敲開火石一看，只見下面都是礮石，那人已跌得半死，就在這時，忽的人聲嘈雜，腳步亂響，漸漸逼近，雲飛不敢怠慢，刷的一下，已跳在坑口一個大石後面，不一會便聽亂哄哄的嘈道，「準是又有不知厲害的小子掉在陷坑裡了，」聲盡處，瞥見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搶過許多山賊，一個個拿着繞鈎鐵鏈，向坑中便撈，卻沒有一個留神到坑邊的大石，雲飛乘着他們忙亂的當兒，輕輕的只一溜，早從幾個山賊背後溜過，然後慢慢向山寨中走去，有了上次的經驗，行走間十分提心，蹙過了一段路，猛覺眼前一亮，只見前面有一道寨柵，寨門前立着許多山賊，輪槍使棍的守那裡，雲飛從黑影裡，移近寨柵，覷着那些人稍一疏忽，自己雙腳一頓，已越過那重寨柵，又行了不久，道路漸漸平坦，雲飛暗暗想這必離大寨不遠了，果然走

不上半里，又見一座大寨門，這座寨門便與滴纔那個寨門不同了，堂皇富麗，十分雄壯，把手的山賊，也增加了許多，還有一件，燈籠火把，閃爍明亮，好雲飛，端的一身是胆，那裡把這些山賊放在心上，從囊中取出一顆石子，颯着一個山賊用力打去，打個正着，那山賊哎喲一聲，用手握了臉吼道，「不好，有賊，」他旁邊的人都笑道，「甚麼賊，敢上咱們這裏來，這準是狐仙爺和你玩笑，咱們可不要罵呀，」那山賊沒好氣的揉擦了一會，也就罷了，雲飛見了，不禁暗笑，再取出一顆石子，又往那山賊打去，那山賊這次連哎喲都沒有了，嘆的睡到地上，在地上亂滾，那些山賊看了，不由得凶性勃發，那管你什麼神，什麼仙，喊一聲都向黑影裡搶去，雲飛在黑闇處看得清清楚楚，向旁邊一跳，讓過那些山賊，趁勢跑向寨門，一個旱地拔葱，又竄過那座寨門，隔着寨柵，還聽那夥蠢材，亂哄哄的吵嚷，雲飛也不管他，向內走了兩步，就見寨中房屋帳篷，如同蜂窩似的擁着，各屋中帳中都射出燈光來，雲飛不覺躊躇道，「這倒不好在地下行走了」於是身軀一晃，躍上一間房屋，接着竄房越脊，向內奔去，繞到後面，就見一個大院落，白粉牆垣，朱紅瓦甍，伏在牆上看時，只見院子正中有七間大廳，廳上掛滿紗燈，燈光下照見廳上坐着許多人，當中一把金漆交椅，坐着一人，深眼濃眉，鷹腮鼠耳，嘴上虬髯叢生，臂間筋肉，盤根錯節，如同鱗皮一般，雲飛暗想這必是大寨主花洪了，再看他旁邊又坐着兩人，左邊椅上的生得青臉稜眉，兩隻眼睛，便如兩

個血球，身軀十分高大，那右邊椅上的，生得卻很白皙，襯着烏黑的長鬚，分外文秀，舉動間頗像光銘，雲飛還要再看，忽的從廳外跑進一人，向那花洪稟道，「毒龍口困着的黃臉漢子，至今罵不絕口，他們都不敢去捆他，五寨主勸他投降，他也不允，命小人請問寨主怎樣處置」，那花洪聽了，正在沉吟，那左邊椅上的忽叫道，「誰耐煩和他糾纏，你同五寨主說捆得上他便押在土牢裡，捆不上他，便用亂箭將他射死了，好在還有那姓田的姓楊的當釣餌哩」，那人應了一聲，向外便走，雲飛暗暗着急，明知三師兄性情倔強，這一來豈不要送命，想罷把牙一咬，急忙跳出院子，在房上隨着那人便走，轉了幾個灣，已到了房屋的盡頭，看四外無人，托的跳下房來，仍在那人身後跟隨，又走了一會，離那些房屋已遠，雲飛腳下一用力，趕上那人，用手一扳他的肩膀道，「站住」不料那人十分油滑，乘勢向後一仰，倒在地上，雲飛搶上去方要揪他，那人喝了聲「慢來」，就地一滾，滾離雲飛，霍的跳起，從背後一拔，拔出一桿火槍，向着雲飛，舉槍便放，正是，

鼯鼠那堪同虎敵，

羔羊枉自與狼爭，

欲知雲飛受傷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痴廬主人評曰，雲飛奪糧船之後，命李過原傳信於楊大貴，解釋誤會，讀者方以為李已洗心革

面，痛改前非，而不知適爲渠肆毒作地，試觀李過原「這才放心，心中却又生了主意」二語，便知余言非謬也，騙糧諸猾，先時既云携有火器，何以對敵雲倩時，不加施放，此點似有小疵，上回倩雷繫馬於樹，離岸他去，人皆以爲疏漏，讀至此回，見盜馬受傷之男，方悟著者真心細如髮也，因追雲飛趕糧船，錦柱等待於迎賓店，又因青鳳嶺新七之漏網，遂生出萬花山一段熱鬧文字，結縫緊嚴，毫無呆滯不靈之弊，手腕章法，均稱上乘，曹荀等人追擊新七時，雲飛未在，於是田李遭擒，楊孫被創，第二次探山，雲飛亦未參加，結果又歸敗畝，如此寫雲飛，真有隔牆畫美人之妙矣，倩雷自出場至今，無一次受挫，讀者固覺快意，而用筆則不公矣，故此回乃使之自困於萬花山中，妙在敵人不知其受困，無從乘危劫取，雲飛以爲伊亦隨衆人葬身於賊窟，不知其生命依然無恙，且弗知其被困之處，無從加以救援，叙事愉快，令人無從揣測，可謂以文爲戲，雲飛夜探萬花山一段，驚魂動魄，輝煌譎詭，直令閱者之心弦，隨雲飛而震盪，筆下如有神助。

## 第廿七回

（國棟倒取萬花山 荀忠暗伏毒龍口）

話說那山賊舉起火槍，向着雲飛便放，雲飛猝不及防，吃驚不小，赶忙一個箭步，跳離數丈，再看那山賊，卻已扭轉屁股要逃，雲飛這纔曉得這廝是虛張聲勢，自己一時不察，倒被他嚇

了一跳，心中大怒，從兜囊中取出一顆石子，瞞着那山賊後腦海打去，那山賊應聲跌倒，仰面朝天，動也不動，雲飛搶上前一脚踏住，然後俯身拾起那火槍一看，果然是桿空槍，自己也不禁笑了起來，便將槍背在自家身後，然後在那賊身上按攢了一陣，那賊悠悠醒轉，雙手抱了頭，只顧呼痛，雲飛將刀向他面前一閃，喝道，「你若喊嚷，我使一刀，快將山中的人數，與爲首的姓名武藝告訴我，饒你性命」，那賊哆嗦了一會，便對雲飛告道，「小人這山共有七百四十六個夥伴，大寨主姓花，單名洪字，使一條六十斤的赤金鎗，力量最大，二寨主姓晏，名叫成雄，善使蛇矛，三寨主姓祖，雙名天明，便兩條銀鏢，四寨主姓樂名濤，善舞雙刀，五寨主卻是大寨主的姪兒，名叫花云亮，其餘的首領，也有一二十位，雲飛又問道，「那把守毒龍口，專管射箭的是誰」，那賊道，「那便是五寨主花云亮，他的箭法，端的百發百中，雲飛還要問時，忽覺面前燈光一閃，有一大羣人走來，雲飛不敢停留，回手挽起那賊，飛身而起，跳在一處叢林後隱藏，那賊見了自家人，方始要叫，雲飛業已覺得，慌忙用手握住那賊的口，挾着他一口氣就往叢林後一個峰頭上跑，到了峰頭，將那賊放下，又指着他罵道，「大胆的好賊，竟敢叫喊，留你何用」，說罷拉出刀來，便待砍下，那賊嚇得冷汗直流，哀告道「小人方纔喉嚨發癢，欲要咳嗽不料老爺疑我叫喊，如今饒了我，我接着說便了，雲飛聽了這牽強可笑的話，倒不禁笑了起來，卻又問道，北邊山環埋伏個姓郝的，名叫什麼」，那賊

道，「他叫郝超，專管施放火箭」，雲飛問道「新七在你們寨中排作第幾位」，那賊道「新七在我們寨中，本算是個客位，最近他才正式坐了第十位，他以下還有秦迪，柳進，于珍，李廷玉，孫氏五虎，孫福，劉祿，耿壽，馬喜等人」，雲飛聆言，一一記在心中，又問道，「這山峰叫什麼地方」，那賊道，「此地喚作小雲峯，北邊就是大寨，西方是水，東方是萬花第一峰，直通山脚，就是全寨門戶，南方是毒龍口，便是五寨主把守之處」，雲飛一聽毒龍口，驀地憶起齊雲縹，便又盤問道，「今天困住的黃臉漢子，現在那裏」，那賊道，「就困在毒龍口的山洞中」，雲飛忙道，此人可曾受傷」，那賊道，「沒有，他踏着機關，那洞口有一道鐵門，便將洞口封住了，他只是不能出來，沒有飯食，此外並沒有受傷」，雲飛又道，「你們可還困住個女子麼」，那賊搖首道，「沒有」，說着又思索了一會道「嘔嘔我想起來了不錯，白天是有個女子，同着那黃臉漢子殺進毒龍，後來新七引誘着那黃臉漢子，追入山洞困住，那女子便不見了，大約是逃出去了」，雲飛滿打算捉住此人，問出倩霞下落，誰想他還是不曉得，心中頓時焦急起來，猛的靈機一動，問那賊道，「你們毒龍口附近，除了那山洞有機關外，還有什麼機關」，那賊想了片刻道「還有一處」，雲飛忙問何處，那賊道，「那地方喚作藏經樓，又喚作迷陣，並沒有機關，只是外人進去，便繞不出來，除非將台階上的第七塊磚抽去，裡面的人纔能出來」，雲飛點了點頭，又問道，「那山洞與藏經

樓，有人看守沒有？」那賊道，「怎的沒有？」雲飛不再盤詰，伸手解下那賊的腰帶，就要綁。那賊慌了道，「怎麼，你老爺子還不肯饒我，雲飛笑道，我且帶你到一個地方去，」說罷不等那賊開口，一腿踢倒，用腰帶綁好，然後單臂挾着那賊便往東邊走去，一路上有好幾次撞着大夥山賊，都仗着身軀的矯健，沒有被他們覺察，不一會到了那山環脚下，雲飛忽的想起陷坑火箭，又想起山坡的險峻來，暗想「挾了這麼個人，怎麼出去呢？」躊躇半晌，忽的一笑，就放下那賊，低聲問道，「除了這山坡外，別處還有出去的道路麼？」那賊那敢支吾，便道「有有，沿着這山坡往北，有一條甬路，可以出去」，雲飛解了那賊的縛，卻將他的左腿，用那腰帶繫上，一手揪住腰帶，一手用刀抵在那賊背後，叫他前導，那賊只得乖乖的引着雲飛投北，霎時間果然從黑暗中看見一個山洞，那賊俯身鑽進，雲飛怕有不測，忙抽了刀，取出火石，擦着跟他前進，好半日纔到了盡頭，雲飛從火光中看時，見那洞口，卻被一塊極大的岩石塞住，雲飛方要問怎樣出去，那賊不慌不忙，在靠近洞口的一條罅縫中，探進手去一摸，就聽嘩啦一聲，那大石已離了原位，滾出洞去，二人便僂僂着身體，走出洞外，雲飛吩咐那賊，仍將洞口塞好，就見他又在洞口外石壁上按了一下，那岩石又滾進去，將洞口塞上，雲飛不覺暗暗點了點頭，轉過臉來，辨了辨方向，便押着那賊往南行去，行了幾步，雲飛把手掌拍了兩拍，就聽前面黑影中，也照樣拍了兩拍，雲飛敲開火石一照，見錦柱

已聞聲尋來，見了雲飛，立在北方，不覺訝道，「師傅怎的從北邊出來，事體如何」，雲飛笑了一笑，指着那賊道，「你且網上他，隨我進去，教你師伯師母」，錦柱聽師傳言語間，似乎十分高興，心中也是歡喜，便將那賊捆好，問道，「將這廝放在何處」，雲飛道，「就將他放在這裡便了」，錦柱道，「倘若山裏的有人出來，救了他呢」，雲飛笑道，「這廝告訴我山中許多秘密，我已答應饒他一死，放在這裡，就讓山中人救他便了」，錦柱道，「只是他若叫喊，驚動山中人，我們可是有些不便」，雲飛道，「這般說就先將他的嘴杜上，使他不能叫喊」，錦柱依言行事已畢，雲飛就附着他的耳朵，吩咐了幾句，錦柱領首，師徒二人走到那山洞口，雲飛照着那賊的樣子，在石壁上按了一下，那山洞果然開了，於是雲飛在前，錦柱在後，相率進內，雲飛又在罅縫中摸了兩摸，那石塊果然復歸原處，不移時出了那洞，二人便一選地往南方走去，錦柱身入虎穴，不覺有些懷懷，看師傅時卻好像到了故鄉似的，路徑十分熟悉，心中又不禁暗暗佩服師傅的才能，只這一夜之間便將這偌大的一個萬花山，探得清清楚楚，正想間忽見劈頭走來一大夥山賊，錦柱正要拔刀，雲飛卻牽了他一隻胳膊，跳上附近一間房屋，讓過那些山賊重復前進，少時到了小雲峰，師徒二人略休息了一會，就奔毒龍口，那道路頓時坎坷起來，聽那更鑼木柝之聲，也漸漸的增多，雲飛知道事已緊急，又叮囑了錦柱一番，錦柱唯唯領命，說話的當兒，瞥見眼前黑忽忽的一件大東西，阻住去路，雲



飛聽了聽沒人，擦開火石一看，卻是一座樓閣，巋然獨立，雲飛打量了一會，暗忖道，「這裡是藏經樓」，便叫錦柱在下面守候，自己一聳身竄到樓頂，然後兩腳勾住瓦壩，來了一個夜叉深海的架式，又擦開火石，向那樓上匾額一看，果然是「藏經樓」三字，雲飛心裡高興，險些倒跌下來，赶忙一翻身，跳落埃塵，錦柱忙問如何，雲飛笑道，「果然是藏經樓，只不知你師母在那層樓上，並且我聽那廝說，這裡有人看守，怎的如今一個人也沒有呢，不要他瞞哄我吧，」錦柱道，「但那廝告訴師母那條甬道，卻是真的，我想他未必敢說謊」，雲飛點了點頭道，「或者看守的人躲懶，也是有的，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你師母困在裡面哩」，錦柱聽了不解，方始要問，就見雲飛又敲火石，向樓閣的階石察看，接着聽雲飛歡呼了一聲，喚道，「錦柱這裏來」，錦柱俯身去看，見那階石上第七塊磚，有些鬆動，正在詫異，雲飛已用力往外一抽，便聽樓內轟的一聲，烟霧衝天，雲飛急擦火石，就見一道鐵門霍的啓開，一個女子披髮仗劍，飛跑而出，凝眸一看，果是倩霞，雲錦二人，喜出望外，忙上前招呼，倩霞卻嬌喘吁吁的叫道，「快走快走」，雲飛倒被她鬧得不知所以，跟着她飛跑了一程，回頭看時，只見那藏經樓的地方，火光燭天，人聲撼地，心裡不禁詫怪，倩霞又催道，「快走，雲飛就引着她往小雲峰跑去，到了小雲峰，還隱隱聽見人聲吶喊，雲飛停步道，這裡僻靜，我們可以略略休息」，倩霞這纔止住脚步，三人擇了塊大石坐下，雲飛便問倩霞怎樣困

在藏經樓，如今又爲何這般慌張，倩霞一面挽着青絲，一面喘着對雲飛道，「我同三師兄殺進那山口以後，見靜悄悄的沒有人迹，我二人正自彷徨，卻見那新七領着二十餘人搶上前來，吃我二人拼力殺退，猛的山頂一聲梆子響，亂箭齊下，我二人慌忙閃避，不得已只好往山裡奔去，卻不知曹何諸位，怎的竟沒有纏住山上的賊，讓他們得空放箭，這時新七又領了幾個人，迎面殺來，三師兄生起氣來，把牙一咬，不要命的衝了過去，那新七並不還手，與那些只顧後退，三師兄不捨，緊緊追趕，我放心不下，也只好在後跟隨，繞了幾繞，眼看着新七等逃入一個山洞，三師兄毫不猶豫，也搶進去，我情知不妙，喊他轉來，卻已不及，纔跑到洞口，就聽震天價一聲響，洞口已關上一道極堅固的鐵門，我用劍砍了兩下，只是不動，正在焦急，忽從山洞旁又闖出一夥人來捉我，被我用飛刀傷了幾個，轟然四散，我暗忖這時來路上必已有人攔截，倒不如乘那厮們不防，往山中主要的巢穴殺去，憑着自己飛刀，或可取勝，想罷便往山深處走去，走到那個樓前，忽聽裡面有人講話，我聽那口氣，很像是山中甚麼堂文案的人，不覺心中一動，想這裡面的既是文人，必然胆小，我何不拿住一兩個，威脅着他告訴我山中路徑，和那山洞的機關，好救出三師兄呢，想着又仔細打量了半日，覺得這樓好像沒有甚麼機關，我用劍觸地，慢慢走了進去，進去以後，果然沒有機關，聽那說話的聲音，鬚鬚是在樓上，我便小心翼翼的上了樓，仍尋不着那說話的在那裡，我不敢久待，

下了樓打算出去，卻總找不到樓門，越繞越迷，這纔曉得中計，心還不死，樓上樓下的亂走，總是繞不出去，用寶劍，用飛刀，四面砍了一回，仍舊無效，無計可施，只得坐在地上靜候時機，直等到此時，你在外面也不知動了甚麼機關，樓內的磚縫中，都射出亂箭來，我忙用飛刀撥禦，同時樓內四面都着起火來，十分猛烈，我正在焦灼，瞥見身邊一堵墻垣，轟的坍倒下來，頓時現出一道鐵門，我急用劍劈開鐵鎖，那門霍的啓開，卻得逃出樓外，「雲飛聽了大怒道，「那個山賊竟敢哄我，若非你有飛刀和寶劍，不被劍射死，也要被火燒死，」說着又自責道，「自己也忒魯莽了，險些因抽了一塊磚，送了自家妻子的性命，」倩霞笑道，「事已過去，不必題了，」錦柱忽問道，「師母既知道三師父被困的所在，何不一同去救援，」雲飛道，「我也是這般想，而且不妨仍用先前的計策，」錦柱唯唯，倩霞忙問何計，雲飛對她附耳說了，喜得她連連拍掌，接着對雲飛道，「錦柱便作誘敵之人退出山去，我幫着你好麼，」雲飛搖首道，你辛苦了，你還是同錦柱先回去休息罷，「倩霞點雲飛這一說，也覺得自己有些疲乏，只可領首應允，於是三人漫山越嶺，繞過藏經樓，逕奔毒龍口，這當兒耳鼓邊，忽的傳來一種諷浪笑傲之聲，眼光也覺得一亮，倩霞暗暗扯着雲飛的袖子道，「前面便是三師兄被困的山洞，既有人把守，恰好用着你那計策，」雲飛笑而點頭，三人又輕輕走了幾步，已望見一個山洞前，席地坐着二十餘人，洞旁放着兩個絕大燈籠，反襯得四野越發黑闇，那夥人中

，有兩個似乎是首領，一側是骨瘦如柴，一個是長身，腰細正盤膝對坐閒談，雲飛細一打量，覺這兩個十分面熟，略一尋思，登時認出這兩個，正是從前在黑狗村援救邱良時，自己的手下敗將，自擒了翟授楓，奪了黑狗村以後，這兩個便不知去向，如今卻在這裡，思想間卻又憶起舅兄從前被害的情況來，心中又悲又怒，轉念一想，倩霞就在身邊，若被他知道這個是翟授楓的爪牙，必然不顧一切，同他們拚命，豈不誤了大事，「想罷只得回身拍了拍倩霞二人的肩頭，自己在往後一讓，倩霞識得，伸手拔劍，颼的竄了出去，那兩個冷不防嚇了一跳，叫聲阿也，把刀一亮，慌忙應戰，那瘦子又回頭呼道，「快些鳴鑼，」那些山賊聆言，舉鑼在敲，錦柱更耐不得，從黑影裡搶出，剛刀過處，早有兩個山賊屍橫地上，餘下山賊大驚，顧不得敲鑼，論刀舞棍，將錦柱圍住，倩錦二人原不是真要廝殺，鬥了一會，虛晃兵刀，一齊向北飛跑，那些人那裡肯捨，留下兩個山賊，領着衆人，提着一個燈籠，拱力追去，轉瞬之間，已沒了影子，雲飛見大功告成，十分歡喜，提刀的手一緊，騰身跳出，先結果了兩個山賊，又吹滅了那餘下的燈籠，走到洞口，果然，這鐵門緊緊關着，用手推了兩下，只是不動，有了上次的經驗，又不敢亂想什麼法子，呆立了半晌，忽回裡面用力喚了兩聲三哥喚了三聲，纔隱隱聽見洞裡應了一聲，又大聲問道，「三哥受傷沒有，」這話一出，裡面又沒聲響了，急得雲飛抓耳撓腮，忽聽鐵門邊有人低聲叫道，「師弟我在這裡，雲飛順着聲

音尋去，卻見那山洞中有條罅縫，齊雲標便從罅縫放出聲音來，雲飛便道，「累三哥受驚了，」齊雲標道，「這算什麼，裡面除了沒有飯食以外，毫沒有苦楚，師弟又怎知我困在這裏，」雲飛道，「此非談話的時候，等救出三哥再爲奉告，小弟囊中有些乾糧，便從石縫中塞進，請三哥充飢，」齊雲標道，「甚好，田李二位困在何處，你知道麼，」雲飛一面送進乾糧，一面答道，「這倒不知，……」話言未了，猛的一陣脚步亂沓，又夾雜着談話道，「秦通柳進真個魯莽，放下山洞，不去看守，卻都去追賊，倘使有人乘這時候救出那黃臉漢子，那還了得，接着又一個人道，「誰說不是，」雲飛一聽，曉得有人來了，慌忙退出洞口，躍到洞旁躲藏，剛剛藏好，已望見燈籠照耀，蹙過一大叢人來，到了洞口，見橫躺豎臥的倒了五六個死屍，都不覺叫了起來，一個窄額頭凸胸脯的狂叫道，「這必是那個奸細殺的，秦柳二位纔生起氣來，追下去了，」說着回首對身旁一個人道，「陳二哥你看是麼，」那人聽了冷笑道，「秦柳二位，不能這樣義氣吧，」雲飛聽那聲音廝熱，凝眸望去，頓時吃了一嚇，原來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許久未見陳國棟，再往那人叢中細一注目，那陳國棟果然也在其中，不由得又驚又喜，那窄額頭的又道，「陳二哥總看不起他兩個，」陳國棟笑了一笑，便道，「我們先不要門口，看看那黃臉漢子逃走沒有，」陳國棟點頭道，「這話不錯，」便差兩個山賊到洞口察看，少時轉來告道，那人還困在裡面，聽他嘴裡似乎咀嚼甚麼食物，那窄額頭

的嘆了一聲道，「奇怪，誰給他的，不要在這左近又有甚麼奸細罷，」陳國棟便道，「快些搜尋，」雲飛一聽，曉得藏不住了，心中已盤算好了，伸手拉刀，跳在洞前，大喝駱雲飛在此，衆山賊看見大驚，陳氏兄弟也是一跌，那窄額頭的，已挺起一棍鐵脊矛逕刺雲飛，雲飛舞刀敵住，陳國棟陡生一計，用手一扯國樑，拔出刀來，大喝「李賢弟少歇，看我捉這廝，」那窄額頭將矛一撤，跳出圈子，讓國棟去鬥雲飛，陳國樑更耐不得，抽出剛刀，助國棟雙戰雲飛，兩人得空，就向雲飛擠眉弄眼，雲飛乖覺，看他弟兄的作態，心下瞭然，賣個破綻，向北便跑，國棟大叫那裡走，鎗刀追去，那窄額頭方要隨後趕去，却吃國樑攔住道，「看守洞口要緊，免得踏了上次的覆轍，」那窄額頭的只好停住脚步，和國樑在此把守，且說雲飛佯輸詐敗，一逕地便往小雲峰跑，半晌到了小雲峰，停住脚步，向後細聽，聽那國棟足音漸近，就將手掌拍了兩下，國棟果然循聲跑來，纔到切近，雲飛嘆翻虎軀便拜，國棟慌忙答禮，又道，「賢弟你好大胆，竟敢深入虎穴龍潭，」雲飛答道，「因鄙師兄與兩位好友被困，故此不避斧鉞前來解救，賢昆玉怎的竟在此落草，」國棟嘆道，「我等與金紹隆村長逃出薛家村以後，無處存身，我二弟與這山上的四寨主樂濤，有一面之交，因此與金程兩位前來投奔，蒙那樂濤不棄，留在寨中，只是山中除樂濤以外，俱是貪狼凶淫之輩，那花洪尤其是橫暴異常，愚兄與金程等人，深悔當初錯了念頭，不該在此棲身，」雲飛聽了，登時滿面惶

恐起來道，「金家伯父與賢昆玉，若不是小弟連累，焉能至此，小弟罪孽，端的濯髮難數了，」國棟慌忙勸道，「事已過去，賢弟又何必痛自苛責，我輩性情相投，更說不上連累二字，賢弟且說因何到了這裡」，雲飛道，「端的一言難盡，請問大哥我那田李二位，是否遇害」，國棟道，「田士璽兄弟，原與我們相識，我已略施小計，救他兩人不死，只是田兄弟性情粗魯，我又不敢去看視他，怕他見了我亂說，鬧出事來，賢弟既來，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雲飛道，「小弟目的還不只是救人，意欲破了此山，替地方除害，大哥可肯援手麼」，國棟忙道，「禁聲」說罷四下觀察了一番，回身答道，「我弟兄爲賢弟入地升天，死而無怨，不過此事，恐怕不能從命，因爲那藥濤雖非正人君子，待我弟兄，卻是不差，我怎肯相背，最不得已，也只是袖手旁觀，棄之而去罷了」，雲飛道，「大哥忠厚待人，小弟非不得知，但是此山不除，這地方數萬生靈，將永遠沉淪苦海，難道大哥還等那些庸懦無能的官兵前來剿捕麼」，國棟聆言如夢初醒道，賢弟之言是極，我幾乎因小節而壞大義，看在黎民身上，我弟兄情願幫助賢弟攻破此山，卻有一件，尙求賢弟俯允」，雲飛道，「大哥有話請講」，國棟道，「破山之後，乞留藥濤一命，以報他待我之情」，雲飛聽了道，「有何不可，光陰寶貴，小弟就此告辭，至於鄙師兄與田李兩位，全仗大哥看顧」，國棟道，「這個自然，但賢弟若沒有他事，何不同我見一見金程二公，就是舍弟也想念賢弟不置，我們藉此也可高議

破山之策，賢弟意下如何」，雲飛喜道，「大哥說的是，只是小弟這身裝束，怎能混到你的屋中」，國棟道，「不防，這裡避靜，賢弟儘可在此略等，愚兄便作爲追你不上，中道折回，候秦通柳進回到那洞前，我便與舍弟卸了差，取一身衣服到這裡來，賢弟換上衣服，便可隨我混到屋中去了」，雲飛點首應允，國棟又叮囑他不要性急，然後一口氣跑下山來，復回毒龍口山洞，雲飛在這裏足足等了一個更次，纔聽見國棟國樑的聲音，漸漸逼近，雲飛怕有訛誤，還不敢露面，等國棟輕喚了兩聲「駱賢弟」，這纔從山石後繞出，國樑與雲飛一向濶別，見了面自是高興得不可名狀，國棟從身邊取出一捲衣服，遞與雲飛道，「賢弟且請換上，」雲飛知道是那話兒，便將自家的黑箭衣脫了下來換上那身衣裝，頭上也用紅布包了，居然像個山賊模樣，陳氏兄弟見了，不覺一笑，國樑又將自己的刀鞘解下來，讓雲飛跨上，便將雲飛那刀提了過來，雲飛卻道，「此刀乃是小弟祖上傳留的，二哥還請留意，國樑掂了掂那分量，果然與平常的刀不同，便道，「賢弟放心，我知道你還仗着這刀報仇哩，」雲飛也笑道，「二哥真好記性，」三人說着話，便走下山峯，向北行去，不到半里多地，只聽人聲嘈雜，燈光閃躍，雲飛曉得已離大寨不遠，心下反覺有些慌張，不禁暗笑道，「方纔單人獨身，初入虎穴，倒極鎮靜，如今身旁添了兩個好友，又喬裝山中的人，怎的反有些怯懦呢」，思想間已越過了兩重小寨門，雖然都有人把守，但是看了陳氏兄弟，老早就躬身侍立，誰敢上前盤



詰，雲飛也便放心大膽，昂然前行，須臾到了陳氏弟兄住的院落，國棟便讓雲飛進去，國棟已飛步當先跑入房中，轉眼間就見金紹隆程鎮急急走出，見了雲飛，喜得嘴都合不攏來，雲飛方要參拜，國棟低聲道：「這裡耳目太近，進屋再說」，雲飛依言進了屋子，國棟又故意引到密室，雲飛這纔拜見紹隆與程鎮，接着便道：「累伯父飄泊天涯，都是小侄之過」，紹隆慌忙攔起道：「賢侄若說連累了我，那麼李過原係從我口裡探出機密，我又當置身何地呢」，程鎮在旁插言道：「總之是造化弄人，就不必再提他了」，陳氏兄弟也各稱是，大家這纔相與落坐，紹隆道：「賢侄為何到了這裡，令尊大人還康健否」，雲飛方答了一句「家父尚為康健」，就見國棟驀地跳出密室，不一會又進來道：「我已派心腹看守好了，我們商量大事不妨」，說着又向雲飛道：「賢弟的打算，我已告知金程二公，二公都願意早些出了這個盜窟哩」，紹隆也對雲飛道：「愚伯看那花洪淫威日著，深悔在此棲身，賢侄若有計攻破此山，愚伯喜歡不盡」，雲飛答道：「山中諸盜，俱是桀驁之輩，又倚仗着地勢之險，若無內應，頗難殲滅，如今伯父與程家叔父，陳家二兄在此，可稱天假機緣，這內應一事，就全仗伯父與陳家兩位兄長了」，紹隆聽罷，連連頷首，雲飛又轉身對國棟道：「小弟適纔在塞中東北方，得了一條秘道，小弟想破山之時，便由此空殺入好麼」，國棟聆言，慌忙擺手道：「賢弟你說的敢是塞北的亂石洞麼」，雲飛道：「小弟不知是否亂石洞，但那秘道卻在一個

山洞中」，說着就將那形勢訴與國樑，國樑笑道，「果然是亂石洞，不過現在你只好罷了這個念頭罷，和你同來的兩位，便是由此處出去的，卻被那秦通柳進看見了，他兩個也直追出去，又從山脚下尋着一個寨中頭目，被網在那裡，從那頭目口裏，得知賢弟已曉得這條秘道，他們急急報與花洪，花洪已差人將那洞口堆砌死了，此處只好算作廢物了，那花洪爲此事震怒異常，還命人滿山搜查好細，又差新七領着孫福劉祿耿壽馬喜，領一百寨卒下山去追令友，所以我兩個直忙到如今，纔到小雲峰去尋你，」雲飛聽了，又是一驚，程鎮道，「此處雖然不成，再想別法，」，雲飛道，「這一來更全仗衆位的內應了」，國棟笑道，「這個自然，請問賢弟對於山中地勢，可曾明瞭」，雲飛道，「小弟這一夜之間，已略有所得，惟有毒龍口與萬花第一峰，還不甚清楚」，國棟道，「萬花第一峰，只是天然險峻，把守的便是樂濤與孫氏四虎，卻都不是精細之人，有一兩個內應，便可成事，但這毒龍口卻難，那花云亮箭法如神，又兼機詐百出，他兩個幫手，一個是火祈明，一個是孫大虎，也都十分兇悍，此處卻有些棘手」，雲飛想了一想過，「此處倒也不難，小弟那裏儘有暗器高手，可以暗器勝他」，紹隆皺眉道，「不成，此人善使連珠箭，你暗器未出，他的弓箭已到，如何是好」，雲飛忍不住說道，「拙荆對於接箭接鏢等事，倒能够勝任，此事可以無庸憂慮」，陳氏兄弟聽了驚道，「原來賢弟已經授過室了，我們還不曉得哩」，雲飛只是微笑，金紹隆道，「如

此看來，這萬花山已在我們掌握之中了」，國棟搖手道，「不妥，那萬花第一峯，雖然易破，但寨中人聞訊，豈能不去救應，那花洪晏成雄祖天明三個，都有萬夫不當之勇，我們四個便有通天本領，也怕阻止他們不住，接應不得駱賢弟」，雲飛聽了也是躊躇，國棟忽叫道，「有了，駱賢弟那裡可有賊人夙不認識的人麼」，雲飛想了一回道，「那新七是青鳳嶺，漏網之賊，那麼破青鳳嶺的諸位，他必然認識得，那秦通柳進又是翟授楓的羽黨，那麼惡虎莊武家堡的人，他們也必認得，並且今日白晝，去與賊人交了兩次手，小弟同來諸位，恐怕賊人都認得了，大哥問這個，敢是要找幾位來臥底麼」，國棟點頭，又道，「但據賢弟此言，這條計又不中用了」，雲飛道，「且慢，容我仔細想想」，國棟國樑不語，靜靜的看着雲飛，待了一會，雲飛忽的張目道，「鄙師兄孟雲勝，與鄙友許換章，賊人都不認得，只好請他兩位來了，國棟道，「但不知那二位肯冒這個大險麼」，國棟搶着道，「大哥難道忘了，從前在北京梁府上，不是會過這孟大哥麼，你看他那英雄氣概，必然肯來，光陰難再，大哥你便將山中諸賊，姓名列清，使駱賢弟回去，也好與那諸位友人斟酌」，國棟依言，就將寨中賊首的名單開上，遞與雲飛，雲飛連連稱謝，又秘密計議些破山之策，東方已經發白，雲飛起身辭道，「天快明了，再遲恐怕出不得寨門了」，國棟道，「此時山中人一半在藏經樓救火一半在滿山搜查還是我送賢弟出去罷」，言已又向雲飛道，「賢弟破山之時，望乞饒恕變溝一

命」，雲飛連連應允，又囑託國棟看顧三師兄與田李二位，然後與國棟別了紹隆程鎮國樑，輕輕的走出院子，由國棟引着，遮遮掩掩的混出萬花山，珍重而別，不說國棟回山安排內應之計，單講雲飛出了萬花山，興高彩烈，與夜間初來時，蘊滿焦灼的樣子迥若兩人，正走着，猛的劈面颯過一大叢人，這時節天已大亮，認出那隊人中，頭一個正是新七，只見他領着那些人，垂頭喪氣的走來，雲飛欲要躲閃，業已不及，新七見是雲飛，惡狠狠一挫牙齒道，「原來是你這廝，偷入我們山寨，不要走看槍」，雲飛哈哈大笑道，「你這狗頭，不知從何處撞着對頭，卻到我這裏來討野火，我就先宰了你，給那萬花洪傳個信」，說罷拔出刀來，逕取新七，新七還未交手，那孫福劉綠已雙雙跳出，於是三個人丁字脚步，圍住雲飛，新七又將手一招，那些山賊也放屁添風的，裹上來，雲飛不慌不忙，施展開他那天字第一號的神威，大戰羣賊，鬥到分際，劉祿哎呀一聲，翻跌到數十丈外，新七稍一錯愕，被雲飛一刀，砍中肩頭，紅光崩現血水長流，叫聲走罷，掩着傷痕，領着一羣倒靛蛋，向北逃去，雲飛長笑道，「那裡的火箭，老爺已經曉得了，饒你們性命去罷」，新七等聽了，又羞又氣，負傷忍辱的退進山去，雲飛不再耽擱，大踏步的往東走去，走了三里多地，望見前面有座樹林，預料仲卿等必在林中，正想間，猛聽颯的一聲，一隻鋼鏢，劈臉走來，雲飛一挫身軀，將手往上一綽，早將那鏢綽在手內，凝眸向林中一看，就見嘖嘖跳出四個人來，頭一個正是

光銘，第二個是苟忠，那兩人一個是孟雲勝，一個是孔天太，雲飛高叫，「曹二哥是我」，光銘等呀了一聲，等跑到臨近，笑得拍手打掌，雲飛被他們笑得不知所以，低頭往身上一看，也不禁笑了起來，原來自己出了萬花山後，竟忘掉喬裝，此時還是紅布包頭，青布短襖，懸着腰刀，幸喜那祖傳剛刀，還未忘在山中，因又笑道，「爲這身裝束，險些中了曹二哥的神鏢」，光銘也笑道，「誰叫你扮成這山賊模樣呢」，雲飛不服道，「若不仗着這身服裝，就得了破山之策麼」，苟忠聆言大喜道，「駱賢弟你已有了破山的計策麼」，雲飛笑而點頭，光銘等這一喜，端的眉飛色舞，大家衆星捧月似的，將雲飛捧進林中，一面嚷道，「魯大哥快來呀」，仲卿正在林中，與倩霞審問擒住的耿壽馬喜，一聽光銘喊叫，忙抬頭看時，只見四人擁着一個山賊走來，當是又捉了賊人，等雲飛到了切近，捧着出來，也不由得笑了起來，雲飛顧不得更衣，見了耿壽馬喜，網在地上，忙問怎樣捉住的，仲卿道，「這兩個一個叫耿壽一個叫馬喜，尊夫人與陸賢侄回來不久，那新七便領着他兩個還有一大夥賊人飛風似的起來，曹二哥哥二哥衆位使出去迎敵，那新七中了尊夫人飛刀，敗陣而走，孫兄弟擒住這耿壽，勾兄弟擒住這馬喜，我們正向他兩個盤問萬花山的形勢，大哥卻回來了」雲飛道，「不須問這厮們，萬花山的形勢人數，小弟已得八九，少時我們便作攻山的準備吧」，仲卿聽了十分歡喜，將嘴一撇楊銅孔天盛便將兩個賊押到林子背後去了，雲飛舉眼一看，見曹光銜楊鎮

何文瑜等，也坐在林邊，精神奕奕的看着自己，不覺訝道，「曹楊諸兄的傷處，已痊愈了麼？」孫繼祖嘴快搶說着道，「多虧孟大哥深謀遠慮，離莊之時，帶了幾味草藥，如今恰好給我弟兄療治好了創傷，」孟雲勝在旁笑道，「這也是你們受傷不重，不然的話，我這從師傅那裡偷學皮毛的，可就束手無策了，」衆人見說，不禁狂笑，倩霞卻問雲飛，「我和錦柱回來了這半日，你纔回來，端的你又往那裡去了？」仲卿道，「是的，咱們莫談閑話，先問駱兄探山的情形，與田李齊三位性命如何吧？」雲飛笑答道，「好叫諸兄歡喜，鄙師兄與田李二位，非但沒有傷殞性命，還可以作我們的內應」接着就將自己探山的種種情形，詳細說了一遍，聽得衆人不住的點頭，及至說到火燒藏經樓，巧遇陳氏弟兄，衆人喜得手舞足蹈，孟雲勝笑道，「怪不得你說破山已有了把握哩，原來陳氏昆仲也在山中，大約三師弟和田李諸位的性命，還是他兄弟保全的呢？」雲飛點頭道，「誰說不是哩？」說罷又將自己與陳氏兄弟所定的計劃，一一說出，衆人愈加欣喜，惟有仲卿閉着眼，皺着眉，一聲不響，雲飛忙問道，「魯兄對此還有什麼意見麼？」仲卿張嘴道，「孟許兩兄，山賊雖然不識，但在這當兒前去拜訪陳氏昆仲，能不能免去那厮們的疑心呢，那厮若起了疑心，連金陳諸位都有危險，好在我們已明瞭地勢，不怕中甚奸計，並且齊田李三位，都在山中，臨時祇須打破樊籠，就添了內應的聲勢，又何須畫蛇添足，再去漏破綻呢？」仲卿說畢，雲飛連連鼓掌，孫繼祖竊

的大叫道，「魯大哥既有了主意，咱們就去攻山，好出一出我肚裡的鳥氣，」光銘忙道，「孫兄弟不要亂，還聽魯兄調度」，孫繼祖這纔安靜下來，仲卿又向雲飛道，「大哥可與那陳氏昆仲，約定攻山的日期麼」，雲飛道，「他弟兄或今日或明日，打算乘空討個巡山的令，出山來與我們相會，免得臨時不相認，就在那時約定攻山日期，並問明我等攻山的人數，他弟兄纔好響應」，仲卿頷首道，「如此看來，陳氏昆仲倒是有心的人了」，孔天太在旁插嘴道，「這兩個不但心思縝密，而且生來口巧舌能，瞞哄那蠢如鹿豕的山賊，管情萬無一失」，荀忠忍不住問道，「孔兄認識他們麼」，雲飛笑道，「我和孔兄，同這兩位，還有梁劉胡李諸兄，雖稱不起總角之交，也算得相識最早哩」，光銘光鈺等聽了，方始明白，仲卿道，「好了，商議既妥，我們便早着分派罷」，說完頓了一頓，又道，「此次攻山，可分作三路，第一路直攻萬花山第一峰，第二路暗襲毒龍口，第三路作爲全隊的接應，駱大哥曹二哥曹三哥楊家二位兄長作爲第一路，駱嫂夫人荀大哥孔家二位兄長作爲第二路，陸賢侄與孟大哥許大哥及秦何兩位賢弟，便同我在此看守耿馬二賊，專候佳音，諸位意下如何」，雲飛等俱各稱善，孫繼祖卻噪道，「他們都去殺賊，卻叫我在這裡死守，不是悶死人了麼」，仲卿道，「你武藝極高，所以我纔求你保護，若換個別人，我還真不放心哩」，孫猷子聽畢，信以爲真，又高起興來，仲卿又道，「諸位雖分作三路，從三路中又須分成無數小隊，譬如第一路

直攻萬花山第一峰，等到破了寨門以後，必得分頭廝殺，最要緊的是接應內應的諸位尤其是截斷那廝們歸路，使他不能進大寨報信，駱嫂夫人善接暗器，到毒龍口，便專心對付花云亮，使他騰不出手脚，其餘諸位，就紮住山口，以防寨中人逃走，說到這裡，楊鋼卻道，「那萬花山中，少說也有六七百人，我們便有內應，也不過三四十人，如何佔得上風」，仲卿笑道，「楊兄何如此怯懦，駱氏伉儷，一個石子如神，一個飛刀入妙，曹二哥曹三哥勇如獅虎，苟大哥陸賢侄猛若熊羆，孟許孔秦諸兄，也是久經大敵的勇士，這一來兵力就足，並且陳氏昆仲，肯作內應，必然也有心腹的助手，胆小焉得將軍作，從前奪檀玉莊，攻青鳳嶺，也未見怎樣人多啊」，楊鋼見說，不覺紅了臉，就在這時，忽的一個莊丁來報道，「林外有兩個姓陳的，來見駱莊主」，雲飛忙叫快請，自與錦柱孟雲勝孔天太搶了出去，到了林外一看，果然是陳氏弟兄，只見他兩個領着一百餘人，立在林外，雲飛倒有些錯愕，國棟一眼看見孟雲勝孔天太陸錦柱也在雲飛身邊，不覺狂喜，便回身將手一擺，那一百餘人，一字排開，自與國棟上前廝見，雲飛就請兩人入林，國棟卻指着那一百人對雲飛道，「這些人都是愚兄心腹，賢弟可以放心」，雲飛笑道，「大哥領來的，小弟怎敢多疑」，國棟不覺大笑，顧不得與陸孟孔三人叙澗，隨着雲飛走進林去，瞥見一個少年書生，與十幾位英雄氣慨的，起身相迎，雲飛上前一一介紹已畢，大家便席地坐下，雲飛開言道，「大哥二哥來得正好，我們



正商議攻山的日期哩」，國棟點頭道，「此事遲則生變，賢弟如果佈置停妥，明日即可舉事」仲卿插言道，「佈置倒已停妥，只是首領雖多，手下人却少」，國棟道「不妨，小可與家兄，共有二百餘名心腹，賂賢弟這裡再有四五十人，便可成事」，並且還有齊田李金程五位哩」雲飛點頭道，「若果如此，人數已足，祇是我們兩下尙未完全認清，臨戰又是雜亂，須想個標幟纔好，免得傷了自家的人」仲卿道，「這倒不難，此時正當秋末時節，菊花盛開，我們就以菊花爲記，每人頭上插上一朵，攻山之時，或不至誤認」衆人聞言稱是，當下議論已定，便將攻山的人數步驟，告知陳氏弟兄，二人記在心中，又略談了片刻，二人便辭了雲飛等人，逕回萬花山，這裡仲卿和雲飛，又商量了一會，決定將那些飢民召集來，就將適纔拋棄的兵力，讓飢民使用，錦柱自告奮勇，前去召集，等到次日上午，人已聚齊，共是十七位首領，二十名莊丁，四十二名飢民，除仲卿與孫繼祖勾隆，領着十名莊丁，在此看守什物車子以外，餘人便往萬花山進發，纔離了樹林，方要分路，一轉眼卻不見了苟忠，雲飛不覺焦急起來，命莊丁四外尋找，只是尋不着，倩霞憤然道，「不必再找，就我與孔氏昆仲，也足攻得下毒龍口，何必多耗時候呢」光銘等領言，也不禁生起氣來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夙日相交，如今大敵當前，卻暗暗躲避起來，端的心肝何在」雲飛忙道，「衆位休亂，聽我一言」衆人見說，都不覺望着雲飛，雲飛不慌不忙，說出兩句話來，正是，

軍中猛將潛踪去，

意外良機破空來，

欲知雲飛說出甚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痴廬主人評曰，此回寫萬花山之聲勢人物，不是黑狗村，不是檀玉莊，不是青鳳嶺，而花洪之兇悍，更不是翟授楓，姜天杰，譚國襄，讀者細心參閱，自能知其筆墨變幻之妙，雲飛夜探萬花山，無一懈筆，非駱雲飛不能探萬花山，非著者不能寫雲飛探萬花山也，萬花山之聲勢，浩大極矣，云人物，則有花洪晏成雄祖天明花云亮之智勇，論地利，則有毒龍口萬花弟一峰亂石洞之險峻，此外新七火祈明秦通柳進諸盜，亦是凶恨之輩，今雲飛巧遇陳氏弟兄，而萬花山拱手去矣，不特寫出雲飛之得人，兼亦描盡國棟之才幹，火燒藏經樓一段，匪夷所思，而堵砌亂石洞一事，尤覺出人意表，苟此洞不塞，則雲飛等長驅直入，易如反掌，便索然無味，迺著者故弄狡獪，使之得而復失，曲折愈多，愈見精彩，前文李過原出首，金紹隆棄家而逃，讀者皆以爲閒文散筆，而不知恰爲此次內應伏線，隔年下種，無跡可尋，寫青鳳嶺漏網之新七外，復寫黑狗村漏網之秦通柳進，照顧前文，固居主要意旨，而萬花山爲逋逃淵藪，亦躍然言下，不知地理者，不可以行軍，然不明地理者，卽可以行文耶，著者於未破萬花山之前，先將地勢一一煊染，使人一目了然，亮無混亂，於是左之右之，靡不如意，行文

如行軍，信然，孟許二人臥底一事，議而不行，可見無刻板之文章，亦無刻板之兵法也，寫國棟之作內應，著者極有深意，作內應者，即等於賣友，然則陳國棟之與包士岡，詎非一邱之貉乎，余曰不然，蓋包士岡之賣友，係求一己之私榮，而國棟之賣友，乃為萬民之安全，包士岡賣友之後，對友之家小，嚴緝窮搜，而陳國棟賣友之後，則懇留友之性命，此所以國棟終不失為英雄，而包士岡終不免為小人也，此等意旨，奈人尋味，篇末整軍待發，而苟忠忽爾失踪，藉以牽動下文驚心動魄之情事，作者行文之法，大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概。

## 第廿八回

（俏倩霞荒山鋤巨蠶 勇雲飛通衢雪深仇）

話說雲飛當下對眾人說道，「苟兄為人正直，斷不肯臨難苟免，我料他必有什麼奇計，單人攻山去了」，秦元培冷笑道，「我不信，我不信，駱大哥如此英雄，都不能單人破山，何況他呢」，駱嫂夫人說得是，咱們攻山要緊，誰耐煩去管他」，雲飛不便再說，便按着仲卿的計策，將全隊分成三路，奔向萬花山，如今且說萬花山上羣賊，自新七狼狽逃回以後，無不大怒，依着花洪，便要帶傾寨之人去趕雲飛，卻吃祖天明攔道，「據我看來，那駱雲飛十分詭詐，我們恃有地利之險還不怕他，倘使離了本寨，未始操得勝算，那時若有傷損，豈不挫了銳

氣，我寨中既捉住他們的同黨，更不怕他們不來。」花洪這纔氣哼哼的忍住，卻命闖寨人頭，磨拳擦掌，一等雲飛到來，便殺個痛快，此日吃過午飯不久，忽見幾名寨卒，火速報道，「駱雲飛領着許多人前來攻山」，花洪一聽駱雲飛三字，圓睜怪眼，咬響鋼牙，喝叫手下人抬過我的兵器來，手下人方要移步，早有陳國棟越眾出班，笑道，「割鷄焉用牛刀，寨主且請少歇，看我與舍弟，並幾位頭領下山，管情取得駱雲飛性命」，花洪尚未開言，金紹隆在旁笑道，「欒四寨主，勇猛過人，寨主何不就差他領本部寨卒下山迎敵，小可與程鎮替守寨門，再請幾位首領下山幫助，可操必勝之權，寨主若親自下山，反倒示以不武」，晏成雄聽了道，「金兄說得是，小弟可以同着金程二兄，再帶上新七秦通柳進李廷玉，孫福劉祿，便到第一峰去助欒兄弟，寨主再通知花賢侄，加緊防守，那厮們縱有迪天本領，也飛不進來，何況我們比他人多勢大呢」，花洪聽了喜道，「既如此說，全憑二弟調度便了」，晏成雄躬身答應一聲，便同着金紹隆程鎮新七李廷玉秦通柳進孫福劉祿，點二百名山賊，撲奔萬花第一峰，纔到山頭，已聽見喊殺聲音，原來欒濤一見雲飛到來，便領了孫氏四虎下山迎敵，只留郝超守寨，當下晏成雄見了，急令新七領秦柳孫劉四人，出去幫助，自與金程李郝把守寨柵，卻說新七等纔衝下山去，便見天旋地轉，海覆江翻，兩下裡奮勇廝殺，欒濤雙刀加雪，與雲飛殺作一團，孫二虎與楊鋼，孫三虎與楊鎮，孫四虎與曹光銘，孫五虎與曹光鈺，也大呼酣

戰，新七冷眼看樂濤時，只見他已有些喘乏，時時露出破綻，雲飛卻總傷不着他，新七大疑，暗忖雲飛爲何這樣不濟，邀功心盛，發聲喊，搶上前去，打算助樂濤雙戰雲飛，卻猛聽的正東方步聲雜沓，一隊人飛也似衝上前來，新七一看，頓時吃了一驚，那爲首的人，正是自己的對頭陸錦柱，方要縮身退回，錦柱已掄刀赶上，新七無奈何，只好破出死命，敵住錦柱，孫福劉祿恰遇着秦元培何文瑜，便捉對兒廝併起來，秦通柳進看孫四虎孫五虎鬥光銘光鈺不過，大喝我來也，一齊抽刀去助二孫，光銘光鈺認得這兩個是翟授楓的羽黨，禁不住心頭火起，棄了二孫，便取秦柳，孫四虎孫五虎欲待上前幫助，只見一個赤面鬚翁，一個白臉秀士掄上前舞刀就砍兩個只好用力相迎，光銘看那兩個不是別人，正是孟雲勝許換章，明知這兩個山賊，死期已至，便專心致志的抵敵秦通，不管閒事，果然那邊鬥不上三合，孫四虎已手脚亂顛，身軀亂晃，許換章得着空罅，一刀劈去，直砍在孫四虎的頭頂，翻身便倒，接着孫五虎哎呀一聲，也隨着阿兄了賬，秦通見了大怒，捨了光銘，逕取許換章，孟雲勝大叫慢來，飛身敵住，那邊樂濤聽說折了二孫，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揮動雙刀，便奔許換章，恰撞着光銘，兩個人一語不發，掄刀大戰，三口白刃，飛騰出沒，就像三道長虹，那壁雲飛己會合許換章，領着衆飢民，掃滅了那些山賊，孟雲勝陸錦柱，也將秦通新七擒住，孫福劉祿見勢不妙，心中慌亂，被秦元培何文瑜雙雙砍倒埃塵，孫二虎見了，欲要轉身來救，吃楊綱

一刀連頭都砍碎了，孫三虎一看，魂飛天外，兩脚一軟，向着楊鎮撲的跪了下去，楊鎮倒不忍殺他，一腿踢去，打算將他踢倒縛上，不料正踢在孫三虎小腹之上，就見他兩眼一翻，登時喪命，楊鎮正在一怔的當兒，驚的頸後一股涼風，楊鎮急急低首，鏗的一聲，頭巾已落在地上，楊鎮大駭，跳開身回頭一看，卻是那柳進，冷不防來暗算，楊鎮狂吼一聲，方要和柳進拚命，就見光錕已追上柳進，一刀砍下，兩人重復狠鬥，鬥到分際，光錕喝聲着，柳進的頭，已滾出老遠，這一來楊鎮大悅，方要同着楊許秦何，去助光銘，卻聽雲飛叫道，「楊二哥，此時不攻山更待何時，」光錕叫道，「快快」，語音未絕，光銘精神煥發，就見白亮亮一件東西飛到欒濤手腕，欒濤叫聲哎喲，丟了左手鋼刀，光銘趁勢一刀，捲到欒濤右手，欒濤吼一聲，右手刀也拋了，雲飛一眼看見，急請大師兄與錦柱光錕楊秦許，先自撲上山去，自己一聳身跳在欒濤背後，恰巧光銘揚刀待劈，雲飛先使個掃堂腿，將欒濤掃倒，然後叫道，「曹二哥手下留情」，光錕住了手道，「這等賊徒，留他何用，」雲飛急道，「二哥留他我有用處」，光銘只得插了刀，搶上去將欒濤細縛起來，命衆飢民將他丟在新七秦通一處，好生看守，自與雲飛隨後登山，誰知欒濤山下被擒之時，正晏成雄峰頭受傷之際，原來晏成雄身在山上，心在山下，一見新七等遭擒，柳進等喪命，登時怒憤填膺，打算領着一半人，下山和雲飛拚死一戰，正在傳命點兵的當兒，忽見金紹隆跳在前面道，晏寨主要下山，我願

奉陪」，晏成雄纔說了一句，「金兄同去最好」，金紹隆冷不防抽出鋼刀，覷定晏成雄就是一刀，晏成雄作夢也想不到有此一着，當下如何躲得及呢，把頭一偏，左肩上已中了一刀，紹隆夙知他十分凶猛，所以這一刀是用力砍的，直砍得晏成雄肩頭上，骨頭都碎，哎喲一聲，翻身跌倒，衆山賊見事出意外，都嚇得呆了，金紹隆方要結果晏成雄，李廷玉大叫道，「金紹隆你莫非瘋了」，搶上前，舉矛就刺，金紹隆急忙招架，郝超也喝叫衆賊去捉金紹隆，程鎮大嚷一聲，「我的心腹在那裡」，一言未了，早從山賊叢中搶出一百多個壯士，虎也似向郝超撲去，郝超驚得不知所爲，領着衆賊，慌忙攔住，程鎮得空，領着十餘人跳向寨門，一齊用力亂砍，不移時鐵索已斷，兩扇寨門，嘩喇喇開了，恰逢孟雲勝曹光錕等，搶上山來，見寨門大開，滿心歡喜，潮湧般殺進寨門，孟雲勝等見程鎮頭巾旁，插着一朵菊花，曉得是自己人，便領着衆飢民，專往不帶菊花的人叢中殺去，錦柱眼快，見晏成雄渾身浴血，顛巍巍的從地上爬起來，看他那身裝束，知道必是賊中的首領，蘊着擒賊擒王的宗旨，一個健步蹤到晏成雄身邊，一刀砍下，晏成雄此時料知大事已去，性命難逃，已將死生付之度外，忍着疼痛，拾起一柄刀，與錦柱不要命的厮併起來，那邊郝超纔殺退了金程的心腹，卻又撞着程鎮，只得抖擻精神，用力抵敵，程鎮卻攔不住，秦元培何文瑜見了，一擁上前，要助程鎮，卻又見金紹隆敵不得李廷玉，於是秦元培去助程鎮，何文瑜去助金紹隆，孟曹等人，領着衆飢

民，會合金程那一百多名心腹，協力殺賊，當這兒雲飛光銘已押着樂濤新七秦通，隨後登山，錦柱見師傅到了，精神大增，一路刀，殺得變成雄招架不住，光銘見了，不覺大喜，喊一聲，「強將手下無弱兵」，一言方歇，錦柱剛刀過處，晏成雄死屍骨碌滾下山峯，郝超見了，心胆俱裂，抽身要走，程鎮一刀，連肩帶背，劈作兩片，那些山賊見首領死的死，傷的傷，只剩李廷玉一人，無心戀戰抱頭鼠竄的潰進寨去，雲飛急請光銘光鈺，與秦元培在峰頭掃蕩殘賊，自與雲飛錦柱，許換章楊鋼揚鎮程鎮領着那一百多名心腹，分兩路向大寨殺去，沿途撞着逃竄的山賊，立即殺個罄盡，中間兩道寨門，業已攻破，衆英雄喊殺之聲，與山賊哭號之聲，鬧成一片，就見那刀鋒劍影，直衝散了血光屍氣，火雜雜的一齊攻到內寨，猛聽得一陣脚步聲響，從那大寨門內跑出一個人來，正是李明，隨後陳國棟陳國樑田士璽，也急氣敗壞的敗退出來，雲飛急從他們肩頭往後望去，只見那花洪倒提着一桿亦黃色的溜金鎗，緊緊追了出來，他身後緊隨着一個白面長鬚之人，持着兩根銀鏢，還有一個青年婦人，握着雙劍，一疾疤麻臉，縛着劍，掄着一隻鋼叉，也都惡狠狠的奔出，李明陳國棟抬頭見了雲飛等人，喜出望外，李明大叫，「駱大哥快來」，雲飛只這一聲裡，早讓過四個人，擋住花洪去路，花洪見李明喊雲飛作駱大哥，曉得他是雲飛，禁不住怒髮衝冠，將鎗一起，向雲飛當頭打下，雲飛見他力氣雄厚，不敢怠慢，也使出平生神力，將刀往上以架，剛好架住，花洪此時也看出雲飛是個勁敵，更不敢輕



視，兩個人各起鬥心，就在這內寨門前，一來一往，奮力廝殺，這當兒陳氏兄弟，已指着那白面長鬚的衆人呼道，「這廝就是那祖天明，不要放他走了」楊鋼許換章聽了，掄動兵刀，便取祖天明，祖天明便發了雙鏢，力敵二人，那婦人便是祖天明妻子，怕丈夫有失，也搶上來幫助，陳國棟陳國樑大叫一聲，雙雙擋住，楊鎮見那麻臉的立在寨門邊呆着，方要上前，程鎮一拍他的肩膀低聲道，「那麻子名叫于珍，他受了貴友的鏢，尙未痊愈，何不上前拿他」，楊鎮點頭，挺刀逕奔于珍，于珍慌忙應戰，孟雲勝陸錦柱得空，便扯着程鎮道，「讓他們這裡交鋒，咱們且進內寨去搜拿殘賊」，程鎮道，「好極快隨我來」三個人領了四五十個人吶聲喊一聲直衝進寨去，寨門邊只立着二十幾個山賊，如何抵敵得住，早呼號一聲，轟然四散李明用手一扯田士璽道，「咱們被擒，受了許多骯髒氣，那麻了好像是受了傷，咱們不殺了他出一氣」田士璽欣然贊同，兩個莽漢想如何便是如何當下狂吼連聲，飛也似撲向于珍，楊鎮見他兩人跑來，暗忖且讓他兩個出一口氣，便虛掩一刀，讓兩個去鬥于珍，于珍與楊鎮鬥了半晌，已經不支，怎敵得這兩個莽漢，早吃李明一刀砍倒，田士璽搶過去用力一脚，正踹在子珍頭顱上，腦漿迸裂，死於非命，那張麻臉也染滿了鮮血，倒把老天賞給他的圈點，掩沒住了，祖天明見于珍死在田李二人手中，怒不可遏，兩條銀鏢，就地一捲，直捲到楊鋼的踝子骨，楊鋼叫聲不好，托的往上一跳，避過雙鏢，治好許換章一刀向祖天明肩背砍來，祖天明未打

着楊鋼，便慌忙將右手鋼翻腕一架，扭回身左手一鐮打去，打算將許換章用殺手鐮打死，不料許換章也不是弱者，早已提心，見一鐮打來急將刀縮回，往旁邊一掃，鐮的一聲，火星亂迸，却將那鐮掃開，此時楊鋼又一刀向祖天明分心刺來，祖天明左手鐮，虛照一下那右手鐮却又葉底偷花打了進來，楊鋼一個失神，壓抑不及，被那鐮梢打中左臂，負痛而走，楊鎮大怒，舞刀奔上，祖天明却已架開許換章的刀，騰身跳出圈子，楊許二人大喝休走，大踏步的追去，祖天明驕的蹶過一堆亂石，腳不點地的奔往南方去了，楊許二人那裡肯放，回頭喚了十幾個程鎮的心腹，領着路去追祖天明祖天明的渾家，見祖天明逃走，心中慌亂，被陳國棟一刀砍去，螻首飛墮，鮮血四濺，只剩下一個孤鬼似的花洪，被雲飛逼得團團亂轉，脫身不得，田李二陳看見雲飛刀光霍霍，不離花洪左右，花洪那條金鐮，也只在雲飛頭頂上盤旋，刀鏘映着日光，輝照出金銀二色，就見黃雲纏住白雪，白雪遮住黃雲，飛騰穿插，變作一團殺氣，鬥到分際，雲飛忽的變了手法，將那柄刀橫劈豎劈，狂風驟雨的亂砍，花洪大怒，也掄發了那鐮，夾七雜八的亂打，又拼了二十餘合，忽聽雲飛喝一聲着，一刀橫飛過來，花洪急用鐮一隔，卻不知雲飛這是虛着，見他祇顧隔架，將刀一起，和身撲到花洪脅下，一刀刺去，花洪一鐮隔空，曉得中計，便將鐮往下一捺，剛好將雲飛那刀格住，雲飛就勢將刀旋了個花，向前一送，刀尖已到花洪前胸，花洪欲要後退，業已無及，便聽哧的一聲，雲飛那柄刀

，已刺入花洪胸中，花洪驚地一聲狂號，撲通跌倒，那鏢落在地上，砸成一個深坑。陳氏弟兄等，喝彩不知高低，雲飛將刀一舉，大喝諸兄隨我來，喝罷，頭一個跑進內寨門，田李等掄刀舞棍，一擁而入，恰巧孟雲勝與錦柱程鎮等，已掃淨了內寨殘賊，將花洪等的家眷，也單安置在一處，掃出那七間大廳，放好棹椅，專候雲飛等到來，當下雲飛四下視察了一番，便先與衆人到大廳坐下歇息，方纔落座，手下人報說，曹二莊主已押解着樂濤等到來，雲飛忙與衆人接入，將樂濤秦通新七三個賊首丟在階下，請光銘光錕坐下，略一問詢，方知光銘等，因萬花第一峰地勢險惡，又加着地理不熟，好容易方將山賊撲滅，金紹隆何文瑜殺了李廷玉，請何秦兩人把住山峰，方始一同入寨，光銘等聞聽雲飛殺了花洪，都讚不絕口，雲飛又向陳氏昆仲，金家郎舅，殷殷道了謝忱，倒鬧得四人期期艾艾的說了一大套謙詞，雲飛猛的開言道，「此山渠魁雖除，却聽那花云亮十分棘手，毒龍口這半日又無音信，不知勝負如何，再者許楊二位去追祖天明，也未見回來，那位願去探詢……」說不了，錦柱起身道，「弟子未曾大廝殺，願走一遭，」李明田士爾楊鋼程鎮也道，「我們也去，」雲飛叮囑小心，又道，「此山賊首固然可恨，但有些賊兵卻因爲飢寒所迫，不得不挺而走險，我們不可決心殲戮，只鋤了爲首的賊黨，那些賊兵就放他們逃命去罷，五人領首，帶了十幾名莊丁了，由程鎮引路，逕赴毒龍口，這裏雲飛又請孟雲勝，領着幾名飢民，去接仲卿等人，再請金紹隆陳國樑去搜查寒

中的錢糧，以作發放山賊眷屬賑濟飢民之用，自與國棟等在廳上，稍事休息，如今且說錦柱五人，離了大寨，饒過了小雲峰，已聽見毒龍口那邊，殺聲振耳，五個人催着莊丁，努力前進，不一會經過一片瓦礫場，錦柱便指着這裡對楊鋼等道，「這裏便是藏經樓被我師傅燒了，楊鋼等聽了，都點頭贊嘆不已，又走了十幾步，便是一個山洞，這時洞前地上，倒着七八個沒頭屍首，那洞口的鐵門，業已啓開，錦柱不覺大喜，暗想三師伯諒已被人救出，楊鋼等看了，却都不解，程鎮便指着洞對錦柱道，「這洞門便是陳氏昆玉設計啓開的，那位齊仁兄出洞以後，便往毒龍口接應去了，我們要去，還許遇着哩，」楊鋼等聽了方纔明白，越發欣喜，談笑之間，已遠遠望見前面山口中，密匝匝的槍刀如林，霧沉沉的塵土飛飄，想是那壁廂已殺得難分難解，錦柱等脚下一加緊，赶到切近，便見許多山賊，拿着槍刀，雄糾糾的面南立着，看那樣子，好像還不知大寨已失，寨主已死，再從那些山賊肩上，向前望去只見那火祈明持着一根火尖槍，一個矮胖漢子，提着雙斧，如石像似的立着，因為山賊人數很多，再往前便看不清了，錦柱卻料知那對面必是倩霞與孔氏昆仲，只不明白火祈明等爲何不上前交鋒，正想問，李明田士璽就要拔刀殺上，程鎮急道，「二位不可魯莽，且隨我來，於是程鎮引着四個人，和那些莊丁，便繞過一堆亂石，從小路登山，蹇到峰頭往下一望，這纔明白山賊不動手的緣故，就見下面山口中央，立着二人，一個是花云亮，一個便是倩霞，那花云亮

持着一張弓，倩霞卻赤着手，倩霞身後果然是孔天太孔天盛，領着二十餘人靜悄悄的立着，兩隊中人都凝神無語的看着倩霞與花云亮，不曾留意到山上，錦柱暗想師母這方只有二十餘人，怎的竟能攻進山口，他卻不知倩霞用的是激將之法，故意帶着少數人要與花云亮比試暗器，花云亮雖然精細，卻也年輕好勝，並且還不知大寨已失，自然允了入山，這當兒剛剛議好章程，開始比試只見花云亮左手摯弓，右手取箭，搭上弦，颼的一聲，勢若流星，已到倩霞臄肩，倩霞嬌軀略轉，左手驀地一綽，那隻箭已被綽在手中，不妨花云亮第二箭已到，倩霞右手一起，早將第二箭接住，接着第三箭又奔咽喉而來，倩霞雙手齊舉，將兩手的箭一夾，恰好將那第三箭夾住，那第四箭却又矮矮的飛向踝骨，倩霞兩隻小腳兒往上一縱，又讓過那箭，方纔落地，花云亮大喝一聲，第五隻雕翎，已離倩霞俊眼不到半寸，這一來不但孔氏弟兄心慌意亂，連楊鋼等都失聲喊叫不妙，好倩霞端的神閒氣定，將頭霍的一側，那箭卻已擦耳而過，掉落地，鬧得兩隊中，一個個目瞪口呆，連花云亮也不覺怔了一怔，倩霞見花云亮發怔，急將手一起，幸虧花云亮眼快，慌忙將頭一低便聽錚錚的聲音，頭巾上已中了自己的箭，倩霞更不遲延，隨手拋了手中的箭，一聳身跳在花云亮面前，一揚手一口飛刀映着日光四射，直飛到花云亮額角，花云亮急急伏身，那飛刀抹過花云亮頭頂，練子直搭在他的肩頭，花云亮用手一扯，方要扯住，忽見倩霞將手又是一揚，一口飛刀早到嘴邊，花云亮急閃，

練子又搭在右肩頭上，兩個肩頭無形中加重了幾斤重量，花云亮方暗叫不好，第三口飛刀又直撲向面門，花云亮兩肩被飛刀練子搭住，身軀有些連轉不靈，只得將弓往上一擋，就聽撥刺一響，那張弓已被飛刀劈碎，花云亮往後一仰，死屍栽到塵埃，血流滿地，山賊大驚，火祈明挺槍先出，那胖漢便是孫大虎，也掄動雙斧，直奔情霞，這壁窟孔天太孔天盛，勇氣倍增，雙雙擋住，情霞收好了飛刀，抽出寶劍，領着那二十多人，一齊殺入賊兵隊裡，那些山賊人數雖多，卻總是烏合之衆，又目覩首領身死，早已挫了一半銳氣，如何當那得勝之後的女英雄，當時就見人頭滾滾，血水潺潺，賊兵一個個抱頭鼠竄，錦柱等便從山峰上衝殺下來，情霞見了錦柱等，益發欣喜，只苦了那些賊兵，躲避都難，火祈明便撇了孔天盛，轉身來敵，一眼看見程鎮雜在錦柱一處，又見田李兩人也在這裡，登時恍然中了內間之計，不禁瞋目大罵道，「好你個狼心狗肺的程鎮，我寨主那一樣待虧了你，竟如此甘心賣友，」程鎮揚眉答道，「你們作強盜的根本就沒有仁心義氣，你若說我內間是敗義，那麼你們搶劫淫擄這萬花山附近的數萬生靈，你們又有什麼義氣，」火祈明無言可答，越發憤怒，覷着程鎮便是一槍，程忙抽腰刀抵禦，程鎮武藝本來低微，火祈明又在憤怒之際，如何當得住，只得且戰且走，火祈明不要命的追來，恨不得立刻一槍刺死，錦柱楊鋼怕程鎮有失，也慌忙趕來，程鎮身軀肥胖，腰腿不靈，跑到一個石壁旁邊，腳下一蹶，撲地跌倒，火祈明搶上去舉槍就刺忽的一

聲斷喝，從石壁上跳下一個人來，黃面微鬚，正是齊雲標，見火祈明長槍已到程鎮後心，急急將刀一掃，將槍恰掃在程鎮腿上，火祈明乘勢一送，程鎮腿上早着一槍，却逃了性命，火祈明越怒，向齊雲標，劈臉運刺，齊雲標急駕相迎，這時錦柱楊鋼已經趕到，見齊雲標救了程鎮，無不慶幸，忙上前將程鎮纏扶起來，剛剛縛好傷痕，又見石壁上跳下兩個人來，錦柱楊鋼看時，卻是許換章楊鎮，楊鋼忙問「祖天明怎麼樣了」，許換章搖頭道，「那斷腿也真快，我兩個也真無用，竟不知他逃往何處去了，我們正追着，恰巧撞着齊三哥，便一同到這裡來接應」，許換章纔說到這裡，那邊火祈明已喊了聲哎唷，中刀而踣，齊雲標一個健步，趕上前一刀劈下，火祈明急使一個就地十八滾的勢子，避過刀鋒，縱起身，方待逃走，齊雲標左手一起，喝聲着，一隻袖箭，正釘着火祈明後跨，撲地跌倒，楊氏弟兄跑過去，搭胳膊擰腿的細綁起來，錦柱等都向齊雲標道驚，齊雲標笑道「只怪我無能，纔中了奸計，怨得誰呢」，說着話，楊鋼便抗起火祈明，六個人仍奔戰地，到了那裡一看，那些山賊已所剩無幾，孔氏弟兄纏住孫大虎，依然得不着他的破綻，倩霞與田李二人正在殺賊，一眼看見齊雲標與錦柱等走來，不覺大喜，益發奮力殺賊，錦柱見那些賊雖然拚命招架，卻已露出不支的形勢，憶起師傅的吩咐，便大聲對羣賊喝道，「你們聽著，大寨主花洪已死，花云亮又已身亡，火祈明也被我們擒住，你們還逞什麼好漢，趕快拋下兵刀，逃命去罷，錦柱這句話，

真個靈驗異常，方纔說完，就見那些賊兵，拋戈棄兵，如鳥獸散，連累得那孫大虎，也登時心下慌張，吃孔天太孔天盛刀劍齊下，劈作四片，這萬花山賊死的死，傷的傷，擒的擒，逃的逃，已經沒有存留的了，衆英雄好不歡喜，又四下搜查一看，就押了火祈明逕赴大寨而來，雲飛早已得知，率衆出迎，當下見了齊雲標，都不免慰問一番，然後相與入內，到了大廳，按次落座，將火祈明也丟在樂濤等一處，雲飛忽問道，「列位到毒龍口去，可曾遇着苟大哥麼的，衆人都言不見，光銘聽了，笑向雲飛道，「如何，……」言未盡，手下人報進廳來道，「魯老爺到山，」雲飛喝叫快請，不移時就見仲卿緩緩的踱進院門，孟雲勝孫繼祖勾隆也隨着進來，衆人慌忙讓坐，仲卿且不坐下，先向雲飛夫婦與光銘道，「恭喜大功告成」，雲飛笑道，「魯兄施此妙計，我們還未拜謝，怎麼倒先恭維起來了」，李明在旁忍不住噪道，「都是自家人，鬧什麼虛文，還是快點擺上慶功席筵罷」，仲卿笑着李明道，「你不要噪，這回若不因爲你同田老大作事魯莽，何至就誤路大哥進京的程途」，田士鯁在旁嚷道，「又拉上我作甚麼」，衆人見兩個大漢同仲卿門口都忍不住大笑，正在高興，瞥見院門邊人影一閃，接着闖進一個滿身灰塵的人來，雲飛眼快，見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失蹤半日的苟忠，只見他氣喘吁吁的，還提着一顆人頭，登時失聲叫道，「好了，苟大哥回來了」，衆人聆言，都不由得向廳外看去，苟忠卻已走上廳來，許換章看那人頭，正是那漏網的祖天明，又是驚



異，又是佩服，叫道：「這不是祖天明的首級麼，苟大哥怎的會殺了他，」苟忠喘息着先就坐了坐，雲飛接過人頭，與大眾觀看，果然是祖天明的首級，曹光銘與秦何等人，這纔曉得苟忠不是臨難苟免的人，又是羞愧自己的多疑，又是佩服雲飛的知人，都忍不住的問苟忠怎樣殺了祖天明，苟忠喘息定了道：「小弟當出發之時，便已思得一個險計，因為人多，未便說明，我便偷偷的隱藏過了，等你們尋我不着，向前走了，我便急急的先奔向毒龍口，從山峰邊小路登山，斬去荆棘，混入裡面，找了一個將可容身的小洞，略為隱蔽，打算駱家弟婦一到，乘那花云亮專神守禦的時候，出其不意的除了他，作為內應，不料後來駱家弟婦孔氏昆玉，卻進山與花云亮比試，我一想我的計策，已歸無用，就想出去幫助，我纔一移步，便聽有脚步聲響，向洞口走來，我偷眼往外一看，卻是幾名山賊，持着火箭，輕輕的伏在峰頭上往下窺，我曉得他們必是奉花云亮密令，暗算我輩，我便不容分說，從洞口跳出，掩在他們身後，一刀一個，都送了終，於是乘勢向山下一望，見山口內，兩方已列成陣勢，我方要找路下山，纔轉過山洞，劈面便撞着這祖天明，我見他沒有插着菊花，便一刀砍下，他也急忙還手，我看他舉動間，還有些喘息，我料知後面必有人追趕，越發奮力攻取，這廝真個不弱，與我殺個平手，我殺得性起，也顧不得一切，只管尋他的破綻，直到適纔，他方始漸漸不支，被我用拖刀計揮為兩段，我割了他首級下山一看，那山口內死屍遍地，血水成渠，看那

云亮也倒在死屍叢中，孔氏昆玉都不知那裡去了，想是殺往大寨，我也提着人頭，放膽往內寨而來，過了兩道寨柵，却杳焉無一人，直到了這內寨門首，方看見許多人，雖是山賊打扮，卻都插着菊花。我便問他等你們在那裡，這纔曉得你們已破了大寨，殺了群賊」，苟忠說罷，衆人無不贊他足智多謀，光銘按捺不住，離了座位，向苟忠道，「小弟有眼無珠，竟錯疑苟兄臨難苟免，今聽苟兄說罷，慚愧無地，小弟便在苟兄面前請罪了」，苟忠見說搶着道，「自家弟兄，說甚麼請罪與否，本來小弟不告而去，卻也有些過失」，雲飛笑道，「苟大哥雖然不告而去，但是卻建了這意外奇功，總而言之，衆朋友中，患難相共，疾病相扶，人數雖多，心卻只是一個，所以累沉禦侮殺賊，都獲了最後勝利，現在萬花山已破，可算爲此地人民，除一大害，不過這地方的官兵，雖免不開信前來囉嗦，我看還是早些處置了這些賊首，發放山賊們的眷屬，趨路要造，衆人鼓掌稱善，這時金紹隆陳國樑已查明了寨中錢糧，回到廳上，雲飛便令先帶樂濤，手下人應了一聲，將樂濤押到廳前，雲飛道，「樂濤助桀爲虐，本當處死，現有陳氏昆仲，金家郎舅替你求情，饒你不死，你還有甚話說」，樂濤抬起頭來，惡狠狠的望了雲飛等人一眼，又向着陳國棟金紹隆看了兩眼，只是默默無言，光銘在旁說道，「這厮眼露凶光，放了他，難免滋生事端」，雲飛長笑道，「量他又不是三頭六臂的人物，他若尋仇，遇着我時，那便講不得情面了」，衆人領言大笑，仲卿插言道，「雖

然饒他不死，此刻卻放他不得，在駱大哥小事未了之前，放了他，恐怕走漏機密，反生不便。」雲飛領首道，「魯兄此話，不爲無見，只是我們一路上，若再携着他，豈不更加累贅。」仲卿道，「小弟已思得一個計較，這次雖是新七故意起釁，到底還是我們人數過多，鬧的麻煩，再者曹楊諸兄傷痕雖愈，精神仍須修養，莫若駱大哥與嫂夫人陸賢侄，以少數人入京，我與衆位弟兄陪着陳金諸位，押着樂濤，以大多數人回莊，一者省得碍得大哥路途，二者也省得早放了樂濤，壞了正事，大哥意下如何……」話未說完，光銘搶着說道，「也是這樣想」，楊鋼秦元培等雖然願與雲飛入京，只是眼見此次是因爲人多，纔鬧出事來，再者經了這番血戰，精神上也確是感覺困乏，當下使不約而同的贊成，雲飛見衆友意見已定，就命手下將火祈明新七秦通耿壽馬喜五個賊首，一齊押到廳前，新七到了此時，不覺深深一嘆，暗悔自己不該和雲飛作對，以致鬧得性命不保，光銘等見了新七，無不咬牙切齒痛恨，雲飛開言道，「新七，你從青鳳嶺逃脫，就應當安分守己，改行爲善，不料你又投奔這花洪曼成雄，殘害生靈，我不殺你，也對不起譚國襄，和附近的良民，那位仁兄與我宰了這廝，一言方歇，齊雲標已怒目橫眉，挺刀而出，指着新七大罵道，「失心狂賊，你誘我進了山洞，陷入機關，險些喪命，如今且叫你嘗嘗我的手段」，喝畢，順手一刀，新七的頭，已滾到階下，憤得火祈明等身上，都是鮮血，雲飛又回顧倩霞，指着秦通哽咽道，「這廝是翟授楓的

餘黨，當初舅兄也受了他不少的骯髒氣哩」，倩霞聽了，蛾眉倒豎，提劍走到秦通面前罵道，「賊胎賊骨的下流賊，你幫着翟授楓那老賊，害了我哥哥性命，你一向逍遙法外，今天落在我手裡，將你劈屍萬段，也不過解了我一半怒氣」，說罷劍光一閃，秦通早追新七去了，光銘仲卿等，無不鼓掌稱快，倩霞怒氣未息，一眼看見火祈明，又指着他罵道，「你這厮幫那花洪，不知害了多少無辜，這次爭鬥你又是一個罪魁禍首，賊七既死，你也和他一路去罷」，說着啞嘆一聲，火祈明的脖子上，已成了個大的疤，自然二十年後又是好漢一條了，光鈺國棟等觀呼聲中，耿壽馬喜却已面無人色，匍匐階下，只是打戰，雲飛看了，不禁動了惻隱之心，怕倩霞性子暴烈，又殺他兩個，便離了座位，上前扯住倩霞道，「賊魁已死，姊姊就饒了這兩個從賊吧」，倩霞一雙星眼，睜在二賊身上，半晌纔冷笑了兩聲，插了寶劍，李明孫繼祖大叫道，「駱大哥你爲何不讓嫂夫人殺這兩個賊」，雲飛正色道，「我有言在先，不可決心誅戮，現在罪魁已除，又何必多殺這些惡人呢」，仲卿光銘等也各稱是，雲飛便令將耿壽馬喜，與樂濤押在一處，候自家復仇以後，一同釋放，然後取出陳國棟那張名單，從頭至尾查看了一番，見這萬花山羣賊，此刻除去樂，耿馬三賊，尙存人世以外，其餘賊首俱已被殺，於是就請陳國棟，領着心腹，將全寨的牛羊貨財，悉數運到廳前，再請金程兩位，將山賊的眷屬，與幫助攻山的飢民，也都喚來，不一會都已到齊，雲飛仲卿等輪流撫諭幾句，便把

這些錢糧，挨次分給飢民與山賊家眷，令他們分頭下山，另覓樂土，飢民中有不願意離去的就編在莊丁隊中，陳氏弟兄那二百多名心腹，卻都願意跟隨，雲飛等自是歡喜，將餘剩的錢糧，又賞賚了那些心腹。當上草草用了酒飯，拾掇一番，放火燒了寨柵，出了萬花山大寨，魯仲卿荀忠曹光銘孟雲勝齊雲標曹光銓陳國棟陳國樑金紹隆程鎮楊鋼楊鎮李明孔天太孔天盛田士璉秦元培何文瑜孫繼祖勾隆等二十位英雄，領了那二百四十餘名手下，仍扮作販買土物的客人，最可笑的是將樂濤等，藏在貨車內，也算作土物，與雲飛夫婦珍重告別，推着車輛，逕回山西積玉莊，且說雲飛目送衆朋友去遠，方始回首對倩霞錦柱笑道，「曹二哥等此次同來，倒好像是專爲破萬花山來似的」，倩霞忍不住笑道，「你這人忒也古怪，人家好意助你入京復仇，你非但不知感激，見人家去了，你反而有慶欣的意思，我真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性情」，雲飛嘆了口氣道，「荀曹諸兄，待我的情義，我豈不知，不過這報仇一事，萬萬不是人多辦得成的，一者人多口雜，難免不走漏風聲，二者這件事我已負疚了許多年，我曾立誓，非單身手擒了那賊，不算對得起祖父，如果借助於人怎能洗去我這累次失敗的恥辱呢」，倩霞聽了，不覺粉頸低垂，暗暗佩服丈夫的堅決志向，錦柱更不必說了，三個人痴立了許久，倩霞忽味的笑道，「那麼我和錦柱隨着你去，不也是幫助你麼」，雲飛莊容道，「你是孫媳，他又是奉了爹娘的命，隨着來的，豈沒有復仇的職務，至於旁人，怎好勞動」，倩霞道

「我辯不過你，趨路罷」，雲飛這纔如夢初醒，攀鞍上馬，征鞭一舉，三騎神駿，已嘩喇喇絕塵而去，在路非止一日，這日已望見北京城垣，雲飛登時精神大振，方要催馬，倩霞忽的靈機一動，把馬一帶，走到雲飛馬旁，附耳說道，「你就這個樣子進城，不怕被人識破麼」，雲飛道，「京中已親眼見了我的假首級，有誰能識破呢」，倩霞道，「話不是這樣講，常人好瞞，公人難欺，你既被擒過一次，必有公人認得你了，那時若走漏了風聲，豈不爲山九級，功虧一簣麼」，雲飛聽了，連連點頭，忽又皺眉道，「不這個樣子，怎麼個樣子好呢」，倩霞又向他耳邊低低說了兩句，雲飛呆了一呆，猛的叫道，「爲大事也顧不得了，就依着你吧」，他夫婦這一搗鬼，倒把馬後的錦柱，弄入五里霧中，不知師傅等葫蘆裡裝的是甚麼藥，當下三個人便在大道旁一家客店裡住下，次日清晨，三個人走出店來，卻都改換了一個模樣，那錦柱是頭上挽兩個抓髻，背着一個書箱，完全是一個書童打扮，那倩霞屏去釵環，梳了辮子，戴上一頂瓜皮小帽，穿上長袍，踏着靴子，便像一個書生，那雲飛的打扮，卻更出人意外了，上頭挽了個寶髻，戴上他夫人的釵環，穿了他夫人的衣裳，臉上薄薄敷了一層脂粉，乍望去，居然是個窈窕少婦，那客店中人在這短時間，那裡分得清他們是易劍而弁，易弁而劍，倩霞又雇了一乘轎子，讓雲飛坐了，自與錦柱騎着馬，牽着雲飛那馬，相與進城，這一來果然安安穩穩的混入京城，尋了一個僻靜的客店住下，到了晚間，雲飛等恢復了本

來裝束，令錦柱看守行李，與倩霞帶上那柄祖傳剛刀越牆而出，逕奔鼓樓包士岡宅院而來，到了包宅門首一看，雲飛不覺一驚，見那門首燈火全無，也無家丁把守，蟻蝟滿牆，塵土狼籍，雲飛乘四外無人拉着倩霞，騰身跳上牆去，向內走了幾步，見那偌大一所宅子中，都是黑闐闐靜悄悄的，有如鬼域，雲飛頓時心焦起來，倩霞從未到過此處，也不知雲飛爲什麼着急，兩人痴立了半日，雲飛心還不死，同倩霞攀房越脊，竄過了幾重院落，不但是人影俱無，連貓犬聲都聽不見，倩霞再也忍耐不住，扯着雲飛袖子道，「怎麼這大的地方，一個人也沒有呢」，雲飛嘆了口氣道，「那賊分明是不住在這裡了，我們在這裏也是無用，明日仔細訪查便了」，倩霞勸慰了幾句，兩個人都無精打彩的回到店中，錦柱聽說包士岡遷了居，也是焦灼，這一夜就在這焦灼無聊中，度過去了，到了次日，雲飛與倩霞錦柱又喬粧出了店門，專往稠人廣衆中去，訪查包士岡的住所，正行到一個十字路口，只見來往行人，亂烘烘的走來走去，車馬也是絡繹不絕，街道雖濶，還覺得十分擁擠，雲飛生性最厭煩囂，此刻又是這樣裝束，越發感覺不便，就在這當兒，瞥見街道中心的行人，忽喇喇的一閃，都往道旁擠去，嘴裏低聲嚷道，「太歲來了」，雲飛心知有異，凝眸望去，就見幾匹馬得得而來，馬後又有一輛轎車，車邊緊隨着一匹馬，馬上那人，清睛濶口，突頂圓額，嘴上有幾絡鬚鬚，腰間懸着一把腰刀，向那前面騎馬的中間一望，登時心中跳躍不止，原來其中一個，不是別

人，正是包士岡的僕人王福，急往轎車裡細看，不是包士岡是誰，這一喜真是如狂如癡，這一怒真是目張眦裂，全身內血液，立刻蓬勃起來，兩隻眼睛，也幾乎噴出烈火，拳頭握緊，轉身對倩霞附耳說了一句，從錦柱衣襟底下，扯過那柄祖傳剛刀，順手一把，扯下頭上的釵環，倒剝下那外面的雲裳，就從人叢中，一個旱地拔葱，已跳在包士岡車前，這圓額漢子，便是蕭彬，在馬上左顧右盼，猛見道旁跑過一個短衣披髮之人，腿上卻穿着一條寬闊干的女褲，正自不解所謂，就見那人一伸手，將轎車的馬環揪住，蕭彬喝道：「你作甚麼？」王福等聽見，也回頭亂喝道：「快走快走，車裡坐的是包大人，你不要尋死！」雲飛聽得是真，將刀一亮，大喝道：「你們這群奴才，還認得駱雲飛麼？」這話一出，嚇得王福等，屎滾屁流，叫聲有鬼，一個個從馬上掉了下來，車內包士岡叫聲阿也，魂飛天外，在車內只顧亂撞，百忙中卻又恍然大悟，一迭的只叫「余虎害我」，蕭彬大叫一聲，跳下馬來，挺刀逕取雲飛，正還未到，轟的一聲嬌叱，倩霞已去了喬粧，跳在街心，刀劍相擊，鏗然射出火星，四下裏行人，大驚大叫，街面上的官兵，蜂擁前來，錦柱早抽刀攔住，雲飛凝住了精神，飛隼似的撲向轎車，伸手將包士岡牽出車外，那些官兵慌忙上前救護，吃錦柱阻住，那裏溜得過來，蕭彬被倩霞逼得風車般亂轉，只能保全自家的性命，王福等早躲入人叢，無影無蹤，雲飛這時，一脚踏住包士岡，恨得牙齒亂響，指着他大罵道：「賣友求榮的狗奸賊，也有今日，你從前的



奸詐那裡去了，「言已先用刀剝去包士岡雙手，痛得包士岡喊叫連聲，滿地亂滾，頭上的汗珠，有黃豆大小，雲飛看他氣息漸漸微弱，便向他頸項上一刀砍去，包士岡那顆腦袋，已骨碌碌的滾到蕭彬腳邊，蕭彬見了，又氣又急，拚力去敵倩霞，雲飛在側喊道：「姊姊看余兒面上，手下留情，」，一言未絕，驀的兩旁街道上，狂吼拿刺客，聲盡處，從另一條街上，搶過許多官兵，刀槍劍戟，排山倒海的搶來，雲飛方要上前迎敵，背後一條街上，又是一聲大喝，早衝出一隊馬軍，弓上弦刀出鞘，從那四散的人堆中，飛奔將來，兩旁店面的房上，也站滿了捕快巡丁，口口聲聲的拿刺客，正是，

勢利場中驅群醜，

刀槍林裏困英雄，

欲知雲飛倩霞錦柱怎的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痴廬主人評曰，此回緊接上回，藉前回佈置於先，藉此回渲染於後，藉前回伏脈於先，藉此回響應於後，兩兩參照頓異成彩，攻山三路軍，一虛，一實，一半虛半實，錦柱一路，全虛也，雲飛一路，全實也，倩霞一路，半虛半實也，虛實雜陳，奇正相生，便覺目迷五色，熱鬧異常，同時寫十對人廝殺，絲毫不亂，百忙中偏不忘照應光銘之鋼鏢，雲飛之信義，可謂從容之至。

晏成雄何等雄武，衆山賊何等剽悍而金紹隆竟敢於敵人四佈之中，拔刀行刺，此是何等膽略，讀者切莫以其武藝低微，小覷之也，大破萬花山，用筆極輕靈簡淨，蓋兩次攻山失敗之累，墜文字後，必須有如湯沃雪之笙，以調濟之也，寫倩霞花云亮比試暗器一段，別開生面，不蔓不支，齊雲標之脫險，毒龍口之沉沒，只於此中夾寫一二語，筆下玲瓏可愛，萬花山之群賊，或死或擒，俱有涵義，莫不合乎其人之身分，可見著者一筆不苟，篇末寫雲飛通衢復仇，雖著墨不多，而字字精彩，句句警醒，使讀者心中大快，有如久病初痊，久醉初醒，於是此書之第一樁公案，雲飛之第一樁大事，即在讀者快意之中了結，讀至此，爲之浮一大白，

## 第廿九回

（楊大貴假意留賓 黃子肅真心救友）

話說當日那些官兵捕快，開得包士岡大人被刺客殺死，誰不怕担着干係，所以急急聚集，不要命的從街道四面殺來，雲飛此刻大仇已報，心滿意足，精神大振，那怕兵多將勇，與倩霞錦柱合在一處，背靠着背，作成三角之形，使發了雙刀一劍，便如長虹貫日，倏蟒翻江，只殺得血雨紛飛，人頭亂滾，那些官兵，卻只是不退，雲飛正殺得高興，忽的轉念道，「不好，此刻恐怕琪英那厮已得了信，倘使再像上次來一個緊閉城門，我們卻怎的脫身」，想罷已得了主意，一面廝殺，一面低聲對倩錦兩人講話，等到說完，三個人使霍的一字排開揮動兵

刀，向官兵人多處殺去，官兵還以為他們是拚命死戰，方要用力抵禦，卻見雲飛在刀槍林中，一個旋風舞，身子已跳在官兵頭上，官兵正自驚愕，倩霞錦柱也施展開輕身的本領，踏上官兵肩頭，三個人腳不停的踏着衆官兵的肩頭，逕往路旁房屋奔去，鬧得衆官兵鼓噪呼痛之聲不絕，雲飛卻早跳到店房上面，那些站在房上助威的捕快巡丁，都被攢下房來，跌得頭破血流，雲飛等也不管他們死活，竄房越脊，一直往居住的客店中跑去，所幸他們身軀輕捷，雖然白晝中在房上行走，卻未被人覺察，不一刻到了那個客店，大着胆跳下房來，讓錦柱進內付賬，這客店地方偏僻，還沒有得知包士岡被刺之事，錦柱安安穩穩的付了賬，牽了馬匹行囊出來，雲飛叫聲快走，騰身上馬，飛也似向城門跑去，到了城門，守門的官兵，方要上前盤詰，雲飛把馬一夾，大喝讓路，不等那些蠢貨悟穿，三騎馬已衝出京城，無影無蹤，那些蠢貨正自驚疑，猛的一大隊鐵騎奔來，喝介閉城門，並且忙着詢問方纔有無某種裝束的三個人出城，那些蠢貨一聽，暗暗叫苦，明知要犯已逸出城門，卻不敢隱瞞，只得據實回覆，那領兵官聞言大驚大怒，命將這些蠢貨綁了，押着去回報九門提督，如今且說雲倩霞三人逃出京城，一口氣直飛馳了四五十里，纔放慢下來，倩霞方要下馬略歇，雲飛驀的叫了一聲不好，倩霞兩人倒嚇了一跳，忙問怎的，雲飛用腳頓着鑼叫道，「只顧和那群死狗廝殺，竟將那好賊的首級丟在街心了」，錦柱也叫道，「真是的，沒這賊的首級，怎樣讓太師傅太師母快心呢」

，倩霞在馬上卻一聲不響，雲飛回轉頭來向她一看，她忍不住味的笑了起來，從馬鞍邊解下一個包裹來，向雲飛一揚道，「你看這是甚麼，」雲飛急看時，正是自己以為丟在京中的包士岡首級，不覺驚喜道，「你甚麼時候拾起來的，怎的我一路都沒有看見呢，」倩霞抿着嘴笑道，「你們雖說精明，到底還有些粗心，只顧抵禦敵人，連這樁大事都忘掉了，你說完那手下留情後，那教師便賣個破綻，閃入人叢我趁勢從腳邊拾起這人頭，脫下外衣來包好，同你禦敵，後來到了客店上馬以後，我便把他繫在馬鞍旁邊，你趕忙着出城，不曾注意，請問你若沒有我，你還有面目去見爹娘麼，」雲飛被她說得面孔紅了半日，搭訕着打開行囊，換了件外衣，然後一迭的催着赶路，倩霞見了，知他有些羞愧，不禁暗笑。當下三個人一勒韁繩，緊打兩鞭，十二個銀蹄，又踏着征塵，飛馳而去，不到幾日，已入了山西地界，又不數日，便回到積玉莊，曹光欽武峻荀忠聞得雲飛回來，說不出的歡喜。與衆弟兄一齊出莊迎接，當下相見，少不得握手叙濶，光欽等不知雲飛功成與否，礙着莊丁們，又不好問，都耽着心事，惟有仲卿察言觀色，業已了然，方纔入莊坐定，仲卿把手一揮，屏退左右，霍的起身，對雲飛拱手道，「恭喜駱大哥大功成就，」武峻訝道，「駱大哥得手不得手，你怎的得知，」仲卿笑道，「你們忒也粗心，駱大哥雖是個深沉不露的人，只是你們只看駱嫂夫人與陸賢侄的面色，就可以知道他們心裡是快活是失意了，」這句話一出，鬧得幾十條視線，都集在倩霞錦柱

的臉上，倩霞忍不住笑道，「你們諸位不必看我，我告訴你們四個字罷，大功告成，」衆人聆言，一個個眉飛色舞，意氣歡揚，秦元培秦元琦都向雲飛問道，「駱大哥你可曾替我弟兄殺了琪英麼，」李建龍在旁笑道，「天下沒有這般便宜事，破了萬花山後，你們都回來歇息，卻讓駱大哥僕僕風塵，入京去替你報仇，不用說駱大哥報自家的仇，沒功夫顧你，便是有功夫，也不能作這個冤桶，」秦元培指着他笑罵道，「麻賊，我不過順口問這麼一句，你便編排我一頓，無怪他們都說你不是東西，」雲飛笑道，「李大哥夙日雖不是東西，這次所說的，倒像東西，因為小弟只殺了這包士岡奸賊，還幾乎出不得城，那有空暇去殺那琪英呢，」雲飛說完，衆人忍不住鬨堂大笑，苟忠指着雲飛笑道，「你這一解釋，李大哥越加吃虧了，李建龍只點點頭，有氣沒力的哼了一聲，衆人看了他這形狀，又不禁失笑，光欽忽道，「這包士岡奸賊的狗頭，我們都沒有見過，駱賢弟何不取出來讓我們看看，」雲飛答道，「正要給諸兄觀看哩，」說着向倩霞手裡接過那個衣包，放在地上，方要打開，武峻卻道，「駱兄回來，還未稟告伯父伯母，我們怎能先自過目，」仲卿道，「此言極當，駱大哥不必客氣，還是先去稟見罷，」雲飛聽了正中心懷使道，「如此少時再與諸兄觀看了，」光欽光銘也道，「是極是極，」於是雲飛倩霞提了那衣包，逕往父母的院中來。應麟夫婦聽莊丁報說雲飛歸來，不知他成功與否，心中十分忐忑，此刻見雲飛倩霞笑吟吟的提了一個布包進來，便

有七分瞧科，應麟心裏卻又跳起來，怕的是又錯殺了他人，繼至雲飛恭恭敬敬的將刺死包士岡的情形，稟告完畢，與倩霞打開衣包，應麟與林夫人急看時，不是殺父仇人包士岡的腦袋，是那一個，應麟登時淚流滿面，指着包士岡的人頭哽咽罵道，「爲你這賣友求榮的好賊，二十餘年來，我何曾好生安眠，若不是我少鵬賢弟傳授我兒子武功，我幾乎飲恨而亡，我真真不知你這廝，藏着甚麼心肝」，說完咬牙切齒的恨恨不已，雲飛忙勸道，「爹爹不必哀痛，兒子如今已手刃了此賊，爹爹總算對得起祖父在天之靈了，如今可以準備祭品，將這狗頭供在祖父靈位之前，也讓祖父早些瞑目，應麟含淚點首，雲飛便教倩霞且將人頭包好，喚進莊丁來，命他們去預備祭品，雲飛便辭了父母，提了人頭，到大廳上，重又屏退了左右，讓曹武羣雄觀看，光欽睜着碧眼咬牙道，「看這廝外表，也像個人樣，怎的心裏卻比狗彘都不如呢」，陳國棟在旁笑道，「這纔叫做人面獸心哩」，衆人聞言，不免贊嘆了幾句，雲飛方將人頭包好，莊丁已來報道，「祭品已經齊備」，雲飛吩咐道，「趕快掃出一間淨室來，莊丁們領命，忙着辦理，不一會諸事俱已停妥，雲飛便帶着錦柱，並幾名心腹莊丁，到淨室裡排香案，兢兢業業的供上祖父的神主牌位，將齊些祭品，都陳列在案上，將包士岡的首級，便放在祭品中間，然後請了爹娘出來，光欽武峻等也都到來，仲卿已作成一篇祭文，當下宣讀已畢，應麟當先主祭，林夫人雲飛倩霞隨後行禮，孟雲勝齊雲標陸錦柱金紹隆程鎮曹武荀魯羣雄

，一齊助祭，祭罷，雲飛便從身邊取出鋼刀，將包士岡那腦袋，劈成無數碎塊，喝令心腹丟出喂狗，又請倩霞親送爹娘回到院中，這纔命莊丁排開席筵，與衆弟兄一齊落座，雲飛方纔坐定，舉目向座上一看，見全莊好友，都在座上，內中單短何文瑜與孔天太，忙問何三哥孔大哥那裡去了，朱冒答道，「他兩個因爲有幾位熟識的客商來連我們的煤，怕路上不好走，請他兩個護送一程，他們情不可却，只好衛護幾里路，只怕今明日也就回來了」，雲飛這纔明白，於是左手持壺，右手持着大盃，對衆友大笑道，「小弟因前次在京飲酒誤事，曾說一日不報仇，一日不飲酒，如今且喜大仇已報，小弟便要開戒了」，仲卿聞言，一伸大指道「駱大哥快人快語，我首先贊同，劉申李明噪道，「駱大哥開戒就開戒罷了，那有許多說的」，袁瑞瞪了他們一眼道，「你們知道甚麼，駱大哥有此一舉，纔是義士孝子的存心哩」，光錕光銳都道，「袁大哥之言是極」，駱大哥既說明了開戒，今天咱們是盡醉方休，衆人聽言，鼓掌稱善，苟忠卻把手按着酒盃，向雲飛問道，「駱賢弟，你乘此時，何不將報仇時的情形，告訴我們一番，也教我們越加快意」，雲飛笑道「好，既是諸兄愛聽，小弟便敘述一番，作爲諸兄的下酒物罷」，說着，一手舉盃，一手扶案，便滔滔不絕的講起來，講到那手刃包士岡之時，聽得個衆人，歡聲雷動，許換章叫聲痛快，取過大杯，一飲而盡，刁元笑道，「許大哥怎的只管飲酒，卻不吃菜，許換章笑道，「這樣快事，還不够作下酒物，吃菜作甚麼」，光欽等都笑起來，

這一席酒，只吃得樽空肴盡，衆朋友一個個醺醺大醉，回到房裡，都鼾鼾的睡了，次日清晨，雲飛等又到大廳相聚，說到昨天的歡樂，正在高興，忽莊丁來報道，「何三老爺，孔老爺回莊」。雲飛急叫快請到廳來敘話，言未了，只見何文瑜孔天太，滿面怒容的走進廳來，一見雲飛，便大叫道，「駱大哥回來得正好，」雲飛等忙問怎的，何文瑜氣哼哼的道，「我同孔大哥護送那些客商運煤，走在楊家屯，忽從屯裡搶出一夥人來，喝令我們站住我便將我們莊裡的旗子拿出給他們看，那廝們卻越發咆哮道，不必道字號，我們認得你是那駱雲飛的同伴，那姓駱的曾奪過我們主人的糧米，如今你們快快將煤留下，放你們過去」，孔大哥聞言便說前次奪糧是你們主人手下的不是，並非駱莊主存心起釁，那廝們都拍着兵刃道，「不必多嘴，乖乖將煤留下，饒你們性命，我們那時再也忍耐不住，便罵聲不知好歹的東西，拔出刀來，同他們廝拚，那個爲首的名叫傅銘樞，卻很是了得，鬥了半日，不分勝負，忽的屯裡又衝出一夥人，爲首一個自稱毛調富，帮着那傅銘樞來敵我們，我們敵擋不住只得敗陣而走，煤車和那幾位客商，都被他們擁進屯裏去了，那傅銘樞還大嚷着要駱大哥前去會他」，雲飛一聽此言，霍的立起，喝叫「莊丁們快備我的馬來」，胡文孝急勸道，「那楊大貴原是豪傑之士，豈肯與駱大哥作對，這場是非是那傅毛二賊，瞞着他幹的，我與大貴相處多日，深知他決不是氣量褊淺的人，何況前次奪糧，是他手下人谷由自取呢，大哥且休惱怒，從長計較，如果他真個不懂交情，我與



建龍情願代大哥剪除了他，雲飛見說忙對胡李二人道，「楊大貴與二位賢弟相交，我非不知，巨耐他手下人欺我太甚，二位既知道楊大貴不是小人，我又怎肯和他破臉，不過我只不明白，我命那李過原對他解釋，怎的他還矇在鼓裡」，仲卿忽問雲飛道，「李過原是何等樣人」，雲飛就將前事說了一遍，仲卿頓足道，「這便是大哥的失着，那李過原既貪利忘義於前，怎能保他不挾嫌煽弄於後，那楊大貴必是信了他的挑撥，纔和大哥過不去」，雲飛恍然道，「魯兄此言極有見地，如今我須到楊家屯去分割，免得這嫌隙越弄越大，仲卿道，「大哥忠厚待人，卻忘了這李過原是什麼心地，此等人怎能付以重任」，雲飛見說，越加懊悔，急着要行，光欽道，「賢弟可與幾位弟兄同去，那厮們好使好，不好使火拚了他」，李建龍道，「楊大貴認得我與文孝，我兩個同駱大哥去，或者能够波平浪靜」，武竣道，「駱大哥走一遭好，只是人心難測，大哥切宜留意」，荀忠聞言變色道，「我經了那杜昌濬欺資全一事後，總覺得天地間，真人太少，非我莊中之人，都難免對駱賢弟存着不利之心，更加先入爲主，李過原既挑撥於前，那楊大貴對賢弟的分割，恐怕不肯盡信，武兄囑咐賢弟小心，我極贊同」，這話一出，梁銘粹曹光銳等，都不放心起來，俱要隨雲飛同去，雲飛大笑道，「青鳳嶺萬花山那般厲害，小弟都好好進去，好好的出來，如今這個小小的楊家屯怕他甚麼，再者那楊大貴我也久聞他是個好漢，倘若一見相投，未嘗不可洗滌前嫌，重新交好，有胡李二位並小徒同去，人已够了，在他本人未露鋒鏑之時

，我們豈可先去起釁，」仲卿插言道，「駱大哥只要見機而作，是不妨事的，那楊家屯離此不到六十里路，我莊的強盛，他們必然風聞，諒他們也不敢公然破臉，那傅毛二賊，奪了我們煤車以後，還難保不受埋怨哩，」仲卿說罷，衆人無不點頭，雲飛便令莊丁備好馬匹，帶了兵刀，與胡文孝李建龍何文瑜陸錦柱，別了衆友，出了莊門，逕往楊家屯撲奔，行了一天，次日清晨，已到了楊家屯外，瞥見前面大道上，有幾輛車子，緩緩走來，車前一騎馬上，坐着一人，抬頭見了何文瑜，慌忙滾鞍下馬道，「你們諸位可是積玉莊中的麼，……」一言未畢，見了胡李，兩人不覺一怔道，「李爺胡爺怎麼也來了，」李建龍向那說話的一看，認得是楊大貴的心腹管家楊奎，也便招呼道，「楊管家你往那裡去，你家爺可在屯裡麼，」楊奎咳了一聲道，「我屯裏新請來兩位教師，前天在屯外給我們家爺得罪了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我家爺十分生氣，埋怨不已，命我押着這奪來的煤車，去給那位英雄陪話，方纔看那位好像那天押着煤車的，所以冒問一聲，不料卻遇見二位老爺，」李建龍聞言，回首看了看雲飛，雲飛對他把頭一點，李建龍便指着雲飛對那楊奎笑道，「巧極了，這位便是煤車的主人，我兩個恰巧住在他的莊上，聞聽此事，陪着他來，特地給你雙方調解，你快回去報知你家爺，說教他只管放心，我們這位駱莊主，夙來是寬宏量大，決不能怪他的，」楊奎聆言大喜，回首令那些押車的站住，又轉身對胡李二人道，「二位老爺，且陪着駱莊主在此少待，等我

去報知家爺，」說罷跨上馬，緊打兩鞭，飛也似向屯裏跑去，雲飛是個坦白的人，聽了楊奎說的話，也就釋去疑雲，對胡李笑道，「果不出二位賢弟所料，」何文瑜也點頭道，「聽他們這般講來，也很在情理之中，倒是我與孔大哥忒覺魯莽了，」雲飛笑道，「何三哥怎的倒自責起來，這場是非，誰也怪不得的，」正說着，只見煤車後面塵土大起，幾匹馬風馳電掣的價飛到面前，第一匹馬上那人，早跳下來大叫道，「怠慢怠慢」，又叫「胡李兩位賢弟，那位是駱英雄，」李建龍胡文孝顧不得見禮，急向雲飛道，「來者便是楊大哥」，雲飛忙下馬道，「小可駱雲飛，特來拜見」，那楊大貴雙手一扶雲飛，定睛看了半晌，滿臉推下笑來道，「自聞閣下大名，只恨無緣不曾拜識，不想你我莊院，只隔咫尺，今天相會，真遂了我平生大願，」雲飛一面遜謝，一面看那楊大貴時，只見他身高五尺，赤紅的臉兒，襯着嘴上的花白鬚鬚，十分精神，兩道白眉，斜飛入鬢，眼光灼灼的目注着自己，只是微笑，半日纔與胡李兩人見禮，又見過了何文瑜錦柱，然後便請雲飛入屯，雲飛欣然應允，一同上馬往屯裡走去，楊大貴吩咐手下將煤車暫押入屯裡，陪着雲飛進了自家宅院，到客廳裏坐下，將屯中的友人教師，都給雲飛介紹了，那傅銘樞毛調富向雲飛說了許多告罪的話，雲飛都一笑置之不理，楊大貴又與胡李二人，提起昔日相聚的情景，衆人大悅，慢慢便談到雲飛奪糧的事，楊大貴只是皺着眉，頓着脚，深悔誤派了那些貪心的手下人，雲飛與胡李兩人，只是解勸，又談

了一會，楊大貴便命治筵，款待雲飛五人，筵上傳盃弄盞，十分快意，當晚雲飛等就宿在楊家屯裡，次日天光方亮，雲飛尙未起床，便聽屯外人喊馬嘶，鬧成一片，雲飛大驚，推被而起，跳下床來，持刀在手，喚醒錦柱四人，低聲說道，「你我中了那厮的計了，分明是昨日穩住我們，今天請官兵來此捉捕」，胡李兩人也變色道，「果不出武大可所料，小弟兩個忒粗心了」，正說着，只見楊大貴慌慌張張，領着幾名家丁，走進屋來，何文瑜方要開口大罵，雲飛急忙以目示意，止住何文瑜，自向楊大貴問道，「楊兄敢是有甚要事」，楊大貴見雲飛手裡拿着剛刀便道，「駱兄諒已聽見屯外的人聲了，卻是貴莊的人，因你一夜未歸，將鄰屯團團圍住，口口聲聲的要你哩，雲飛訝道，「敝莊子到這裡，需要一天的路程，怎他們卻來得這般快着，錦柱在旁道，「師傅何不去看看」，胡李二人也各以爲然，於是雲飛挺刀在前，同着錦柱四人，與楊大貴出了楊宅，「逕的便奔屯口，沿途只見屯中的人，都拿着兵刀，立在牆垣旁邊，雲飛怕有不測身子，只靠着楊大貴，預備一旦生變，就拿他作爲盾牌，繼至上了屯中上牆，向外一看，不覺疑雲滌盡，原來屯外圍的，果是自家人，瞥見刀槍林中，曹光欽武峻躍馬橫鞭，向屯中大叫道，「楊大貴，你把我家駱莊主怎樣了，」雲飛忍不住牆上叫道，「曹武兩位兄長，我在這裡，」光欽武峻見雲飛安然無恙，十分歡喜，把手一揮，那些莊丁退了幾步紮住，雲飛回首向楊大貴笑道，「來者果是鄙友，楊兄能允他們入莊麼

「楊大貴笑道，「有何不可」，於是喝令開了屯門，自與雲飛出屯接見，雲飛出了屯口，向自家隊中仔細一看，只見曹武兩人以外，孟雲勝梁銘粹曹光銓曹光銳明修劉申孔天太龍剛秦元琦皮窳都雄糾糾氣昂昂的，立在隊中，心中十分的感激，便招呼一聲，上前替楊大貴一一介紹，命錦柱與秦元琦皮窳，領着莊丁在屯外等候，自與曹武羣雄，相與入屯，忙得楊大貴手慌腳亂，催着家丁火速準備席筵，席間雲飛便將傅毛二賊的誤會，與楊大貴的情意，告知曹武衆人，衆人也就疑心頓銷，李建龍忽問道，「從莊子到此處，須得一天路程，曹大哥武大哥爲何來的這般迅速」，武峻笑道，「自你們起身，我們放心不下，當天下午便離了莊院，請孔大哥引路，到這裡來接應，不料到了屯外，卻不見駱大哥與你們的蹤跡，我們忍不住就將屯子圍住，誰想是楊老英雄竟如此義氣，留住你們」，說罷雲飛等都笑起來，楊大貴摸着鬚鬚笑道，「楊某自十五歲起，闖蕩江湖，結交下許多好漢，卻總未見過像駱兄恁般的義勇豐姿，此次一見，喜出望外，焉肯加害」，光欽碧眼中含着愧色道，「楊老英雄這般講來，我們真個鹵莽萬狀了」，楊大貴叫道，「哎呀，我一時不慎，倒叫曹兄抱歉，該死該死」，當時在座諸人，無不欽佩楊大貴的義氣，等到席散，雲飛等起身告辭，楊大貴苦留不住，帶着教師家丁，親送出屯口，將煤車全數送還雲飛，那些客商也都放出，殷殷的訂了後會，這纔洒淚而別，不說楊大貴逕回宅院，且說雲飛等衆朋友率隊回到村中，荀忠等問起楊家屯

的情形，雲飛從頭叙了一遍衆人都都稱贊揚大貴不已，惟有仲卿聽着，只是微笑道「且看後來如何」，雲飛笑道，「魯兄忒多疑了，你還沒見過那楊老英雄的面容，怎能便加疑猜」，仲卿道，「不然君子之交淡於水，我總覺這姓楊的對大哥過於狎昵，那傅毛二賊原是此次禍首，爲何一見大哥又謝罪不遑，總之小弟自聽說杜昌濬那樁事以後，便感到大哥太忠厚待人，不免有受騙的時候，」說到這裡，雲飛不禁點首道，「這一點我非不知，無奈性情難變，魯兄既如此錯愛，此後我自留神便了」，說罷忽又觸起一件事來，忙問道「，那樂濤欺壽馬喜仍在莊中拘禁着麼，」光銘插言道「，我們從萬花山回來，便將他三個軟禁在莊中，日前大哥回來，正要釋放，不料恰又因這場事就攔住了」，雲飛叫道，「如此說來，我未免有些失信於三個山賊了」陳國棟忙道，「賢弟饒了樂濤等性命，他們已感恩非淺，怎敢還責備賢弟失信」，雲飛正色道，「大哥差矣，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我不允許饒他們便罷，既然應允，豈可遲延，來來快將樂濤三人押來」，手下人領命，將濤馱馬三個押到廳前，雲飛又訓誡了他們幾句，每人給了五十兩銀子送出莊去，不說三人各尋生路，且說從此以後，檀玉莊楊家重餽贈宴飲，不時往來，流光如駛，又早是暮春時節，忽一日雲飛省過父母，正與倩霞在屋中飲些薄酒閒談，忽見錦柱飛走跑進房來，一見雲飛便道，「師傅的故人黃子肅，現在莊外求見，」雲飛愕然道，「黃子肅，又是誰呢，這名字十分熟悉呀」

錦柱笑道，「師傅忘了，不是從前在京中額王府救出他的意中人，成全他們的姻緣，還命弟子護送回里麼」，雲飛驀地憶起道，「不錯，我想念他得很，快請到客廳相見」，錦柱領命出去，倩霞忙問所以，雲飛略告訴她兩句，又自語道，「他怎麼知道我在這裏」，正說着，錦柱來報道，「已請在大廳」，雲飛便丟下酒盃，往客廳而來，纔踏了進去，瞥見正中椅上，坐着一人，果是那多年未見的黃子肅，那黃子肅一見雲飛，慌忙立起，搶上前叫聲駱恩公，撲翻身軀便拜，雲飛慌忙答禮，一面纔起子肅，一面問道，「黃兄不在家鄉享福，怎的卻來到此處」，子肅立起身還未答言，猛的廳外數聲大叫，子肅兄久違了，聲盡處躡進一大夥人來，子肅急看時，只見其中有幾個夙識，正是自己從前在河南惡虎莊會過的曹光鈺曹光銳胡文孝李建龍秦元培秦元琦何文玘何文埏，忙搶上前見禮，光鈺武峻忍不住問光銳道，「四弟爲何認得此位」，光銳笑道，「武大哥不曉得，怪不得他，怎麼大哥如此的健忘，我們在河南時，你同二哥有一次從山東回莊，我不是告訴你駱大哥差陸賢侄護送這子肅兄，路過咱們莊子，我還請何氏昆仲，代送到江西麼」，光鈺聽了，不覺啞然道，「我真個忘了」，也上前與子肅見禮，光銳又忙着與武峻等介紹，好半晌方纔重新落座，雲飛舉眼不見明修，便問衆人道，「明修大哥怎的不來」，許換章道，「方纔在屋中靜坐想，也快來了」，子肅便問雲飛道，「明長老爲何也在此地」，雲飛笑道，「明長老因嫌京城煩囂，故此也遷到敝莊居住」，子肅點了

點首，半晌又問道，「何五壯士往那裡去了，何文理等一聽，忍不住失聲淚下。雲飛也悽然答道，「何五哥二年前便已作古了」，黃子肅不覺失聲驚詫，旋又自責道，「是我不應提起此事，累諸位傷心，」仲卿道，「黃兄不知，怎能怪罪」，雲飛又接着問道，「子肅兄因何來到此地」，子肅口裡有一句話要說，看着武峻苟忠等，又訥訥不肯出口，雲飛心知有異，便道，「這諸位弟兄俱是我心腹至交，黃兄有言，但講不妨」，子肅方始說道，「駱恩公可認識此地一個姓楊名大貴的麼」，雲飛點首道，「認得，敝莊與他莊常有來往」，子肅又問道，「此人心地如何」，雲飛道，「此人生性正直，不愧是個前輩老英雄，就以對我那一見如故的情誼，也是輕易見不到的」，子肅不覺嘆道，「恩公忠厚待人，險些爲人所賣」，雲飛驚道，「子肅兄何出此言」，光欽武峻等也目注子肅，滿面疑容，仲卿卻在一旁閉目點頭，子肅頓了一頓又道，「我對恩公實說了罷，我自別了恩公，在江西故鄉住了一年，雖以前對恩公說永不出山之想，但靜極思動，又想出來作一番事業，恰值會試期近，我便入京應試，湊巧中了第七名進士，殿試以後就放了陽曲縣知縣，嗣後漸漸升到太原知府，……」子肅說到這裏，雲飛忙起身道，「原來是太尊辱臨，小民不知，多有冒犯」，子肅慌忙扶着道，「恩公爲何未能免俗，那太尊小民的稱呼，豈能用在故人的身上」雲飛叫道，「話不是這樣講，太尊此來，大半是因小民在京中殺了包士岡，受上司之命前來捕我，太尊不必爲難，寬宥



頭，債有主；官家雖看得我是個反叛，其實小民心中道理分明，士爲知己者死，太尊今日綁了我出去，獻與官家，刀鋸鼎鑊，死而無怨」，子肅見說，哭倒於地道，「恩公何出此言，子肅不肖，安肯作此禽獸，我此來實是來解恩公厄難，以報大德」，武峻等見雲飛子肅的舉動，都看得呆了，仲卿忙在旁說道，「太尊有話請坐，駱兄也不必性急，慢慢講個明白」，雲飛對仲卿道，「此非是小弟憤激之語，實是心腹之言，我生來再不會怨恨故友的」，子肅慍淚道「只是恩公如此稱呼，端的令我置身無地」，雲飛大笑道，「子肅兄原來爲此，好好，子肅兄我不稱呼就是了」，子肅這纔坐下，接着說道，「我升任知府不久，便有檀玉莊洪大奎的家屬前來告密，說是曹武兩位佔了他們的山莊，害了他們的家主，搶掠淫縱，無法無天，我一聽卻吃了一驚，情知曹兄是恩公的至友，斷不肯爲此，便不動聲色的，將他們軟禁下來，又不到三月，青風嶺譚國裏的心腹，又來報案，說是恩公燒了他們的山寨，殺了他們的寨主，我見強盜自投羅網，便一一的斬首，卻還不知恩公與曹武兩位俱在此莊居住，所以我對僚屬，只說恩公行縱靡定，緝捕不便，他們正是求之不得，前兩月此地提督轉調他省，又從河南衛輝府新調來提督嚴唯明，此人到任以來，便向我打聽恩公的蹤跡，我只推不知，不料前日那楊大貴忽到府衙前投首，說恩公隱藏檀玉莊，與曹武諸位圖謀不軌，他本要領村人洗蕩貴莊，爭奈勢力不敵，一向隱忍着，今聞新任提督到此，所以特地出首，他情願作爲內

應，那嚴唯明一聞此言，登時大喜，就向我說明，要來攻打貴莊，我攔阻不得，只好說恩公久有勇名，更兼此地兵微將寡，如果冒然圍捕，恐怕打草驚蛇，反爲不美，莫若到省裡去調大兵，網羅四布，管保成功，嚴唯明也深以爲然，茲說從前在衛輝府時，就因兵少未能將恩公捉住，此次切宜謹慎從事了，我這纔知他與恩公原有舊隙，於是假意贊許，命他造起文書，到省裏去調兵，我又特將楊大貴喚到密室裡仔細問詢，又才知這件出首的計策，與恩公陽爲和好的主意，都由一個叫李過原想出來的，據那楊大貴說，這李過原與恩公也有仇隙，還殷殷的求我早日派兵，免得恩公脫逃，我一面稱贊他，一面將他敷衍出去，暗思省內果調大兵前來，恩公斷難抵禦，因此不顧性命職責，喬粧到此通報，依我勸恩公，還是暫避凶鋒，以免履險耽驚，子肅說罷，氣得曹武羣雄，一個個面皮紫漲，說話不出，李明劉申田士璽秦元琦孫繼祖，都忍不住大叫道，「那廝們要來只管來，我們併着這顆腦袋不要，也不使那廝們殺進莊來，」雲飛急道，「諸位兄弟，話不是這樣講，我等雖然同心合意，但是以這小小的積玉莊，要抵禦山西全省兵力，談何容易，即使僥倖殺退官兵，然而官兵方面，依樣可以增兵，兵力仍舊有增無減，而我莊人丁卻定是有減無增，那時候外援既絕，財糧耗盡，豈不是束手待斃，再者我等原是安善良民，又非故意反抗官府，只緣豺狼當道，爲貪官污吏所逼，纔不得已齊聚於此，作個避亂秦人，較不得那梁山泊的嘯聚山林，必懷叵測，那些貪官

污吏，既放我們不過，我們只有避之一法，大丈夫四海爲家，又有那惡虎莊的前車之鑒，何必因一時憤恚，枉送衆朋友與兒郎們的性命呢？」說罷目注衆人，靜待回言，正是，

雄辯高談驚四坐 俠肝義膽照千秋

欲知衆人聽了怎樣回答，且看未章分解，

癡廬主人評曰，雲飛殺死包士岡後，衝出京城，迅疾如風，不特當日守城者措不及防，卽我請至此處，亦覺目瞪口呆，筆法之雄邁神速，令人嘆絕，

包士岡賣友求榮，而自膺京堂職後，恐怖驚嚇，竟無已時，雖多方防範隱藏，卒爲雲飛磔死，祭於駱威靈前，小人長戚戚之語，可爲包士岡寫照，

一日不復仇，一日不飲酒，大仇旣報，欣然開戒，磊落鬯快，寫豪傑作事，純乎天籟，楊家屯切煤，無禮殊甚，而雲飛於憤怒中，一聞胡李之言，立即回噴爲喜，極寫雲飛大度，

官場中人，大都貪利忘義，而寫黃子肅位至知府，始終不忘雲飛恩，殊屬難能可貴，著者嘗語余曰，天地間萬事萬物，無絕對是非，對何種人，何種事，均不能一概尊崇，一概抹殺，余頗首肯，今寫子肅冒險報德，余知其意有在也，雲飛對衆友之談論，詞正義精，面面俱到，不意此書正旨，至此揭出，對李過原託以重任，是雲飛失算處，然此正寫雲飛之坦

白忠厚，非常人所能也，寫楊大貴誠懇好客，令人神往。苟不讀至此回，孰知其心同蛇蠍耶，著者形容口與心違之奸雄，淋漓盡致，嗚呼！人心險惡，世道荊榛，余讀至此汗涔涔下矣，

### 第三十回

（海水滔滔群雄破浪 雲山渺渺俠士留蹤）

話說當日衆人聽雲飛說罷，一個個虎頭低垂，默默無言，半晌光欽忽叫道，「賢弟此事，雖是斟酌盡善，只是不宰了那嚴唯明與楊家屯那一夥狗男女，怎出得這口惡氣」。仲卿在旁插言道，「這個容易，現在只求先議妥離了此地後，更在何處棲身，其餘的都是些不急之務」，武峻點頭道，「魯兄說的是，只是我們此刻人數，較前加了數倍，官中此時又防守甚嚴，既是離開這山西，依舊無有安身之地，那能再有像檀玉莊的機會」，苟忠也皺眉道，「自我們破了萬花山，差不多知己的朋友，都聚在此處，他處更無知己，如果貿貿然聞名投奔，一者顯得我們太沒有志氣，二者又難免誤交結像楊大貴杜昌濬的一流人」，苟忠說罷，廳內諸人，都不由得吁了一口氣，子肅看着衆英雄，也是踟躕無計，暗想「我用穩兵之計，希望止住嚴唯明，讓他們悠然脫身，不料他們竟無所適從，悔不該我主張到省裡調兵」，想到此處，雲飛驀地大叫道，「衆兄弟不必煩惱憂慮，想我輩銅頸鐵骨，肝膽相照，屢經患難，都能够化險爲夷，如今人數增多，根基鞏固，怎的倒頽唐畏縮起來，如今且先給子肅兄接風，宴後

以一夜工夫，每人都想個投奔去處，提出來大家商議，擇個安全的打算，既刻啓行，不是勝似這無謂的紛紜麼」，仲卿光銘聽了，首先鼓掌道，「到底是我們駱大哥臨事不亂，我們就依言行事便了」，於是雲飛使命手下人擺上佳筵，請子肅入座，子肅見衆人都是豪放爽快，也就不推辭的放量飲酒，仲卿雲飛見衆朋友飲酒，都不似往日歡懽，也不說破，兩個人故意插科打諢，逗着衆人發笑，果然喝了半晌大家都有說有笑起來，把一肚子的愁腸，早拋在九霄雲外，席散以後，子肅告辭回城，臨行時緊握着雲飛雙手，淚眼婆婆的道，「自今日一別，不知今生能否再與恩公相見」，雲飛也悽然答道，「未來之事，誰能預計呢」，說罷又按住子肅的肩頭，正色說道，「如今在位的官員，只知道自飽私囊，與援親近，出娘胎也不知道什麼叫救國救民，我生不辰，不能烈烈轟轟的作番事業，救人民於水火之中，你如今既作到這個位分，必須秉着良心，作一兩件救國救民的事業，纔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國家，你若聽我言語，十年後或者還有會面的日子，否則此一別即成陌路，好自爲之」，說罷也不再講，與曹武羣雄親送子肅出了莊子，洒淚而別，那子肅回到府衙，對衆僚屬當然有一套託詞，等退到後堂，將這事告知雲珠夫人，雲珠夫人也很贊他能勉力報恩，夫婦不由得便談起從前在京中的纏綿舊事來，誰想他夫婦密談之時，也正是雲飛伉儷計議之際，那倩霞斜倚在一張椅上，蛾眉深鎖，只是思量，雲飛石像似的坐在對面，凝視着她，靜待回答，好一會倩霞

纔把纖手一拍，笑道：「有了，有這麼一個好去處，你會想不起來。」雲飛忙問何處，倩霞笑道：「乾元山你的令師那裏，不是好一個隱居地方麼？」雲飛笑道：「你這話又聾了，如果祇是爹娘岳母帶着我兩個與錦柱，何處不可棲身，如今有四十餘位朋友，三四十位眷屬，三千二百多名村民，拖泥帶水的，請問你路上怎樣走法？」倩霞抿着嘴笑道：「聾子，還說我聾哩，那次從韜光寨往此地來，是怎樣來的？」雲飛搖頭：「此一時彼一時也，那時官軍只認得我們幾個人，如今嚴唯朋是我們舊冤家，又有楊家屯那一夥狗奴才，我們莊中人，他們都認得多一半，我你若三三兩兩的分開走，豈不是給那廝們圍捕的機會麼？」倩霞翹着櫻唇道：「照你這樣前怕龍，後怕虎，不要說想不到安全之處，就是想到了也是脫身不得。」雲飛笑道：「你恁地性急還沒有等我說完，師傅那隱龍觀，原是他老人家修真養性之所，我們帶了這一大夥人前去，一者房舍不够，二者豈不是攪擾他老人家不得安居麼？」倩霞蹙着雙蛾道：「似此如之奈何？」雲飛道：「我已與曹武諸兄議妥，每人想個安全去處，明早一齊提出斟酌，如果他們想不出來，只好乘省城大兵未到之時，先掃蕩了楊家屯，然後悄悄的退出山西，再作道理，這一來無有楊家屯的接應，那嚴唯明也就不敢窮逼，等省城內官兵到來，我們已離了山西，他們自然趕不上了。」倩霞道：「這個法子暫救燃眉，倒可以行得。」兩人說着話，天已昏黑，手下人掌上燈來，夫婦二人草草用過晚飯，正在盥洗，猛的莊丁進來

稟道：「上次來的那位伍雲發老爺，同着一位姓陳的要見莊主」，雲飛驚訝着向倩霞道：「二師兄蚤夜前來作甚」，倩霞也是驚訝不止，雲飛急叫快請，倩霞道：「二師兄不是外人，就不必請到客廳了」，雲飛點頭，又命莊丁道：「便請到我屋中來便了」，莊丁領命退出，不到頓飯時，院中一陣脚步聲，有個人叫聲四師弟，正是伍雲發的聲音，雲飛急忙出屋相迎，燈光之下細看時，瞥見伍雲發滿面風塵之色，身邊還有一個書生模樣的，舉動之間，十分熟悉，方要問詢，就見那人叫聲駱大哥，搶上前來拜見，雲飛慌忙扶住，定睛看時，纔認出那人是從前京中在梁銘粹宅內，會過的陳景初，登時呀了一聲道：「陳大哥爲何與鄙師兄一路同行呢」，景初笑道：「提起來話長，且到屋中相告」，雲飛這纔上前與伍雲發施了禮，將二人請到屋內，少不得又與倩霞景初二人介紹一番，大家落座，雲飛劈頭便問道：「二師兄蚤夜前來，必有非常事故，……」，伍雲發點頭笑道：「師弟真個善猜，事情緊急，我也不敢耽擱，就告訴賢弟罷」，師傅知道你目下有一樁爲難的事情，難於決斷，故此命我同着陳兄來喚你同着曹武諸位到師傅那裡暫避鋒頭」，雲飛訝道：「陳大哥怎的又在師傅那裡住着呢」，景初方要答言，雲發忙笑道：「少時再告訴你遲，如今且問你贊同此議麼」，雲飛道：「師傅吩咐，怎敢有違，只是隱龍觀地方狹小，我們這三千多人，怎麼住得下呢，並且各地方官兵，防禦甚嚴，我們這一大夥人在路上走，豈能不受攔截，這些村人莊丁隨我多年

，更無有臨難棄之之理，所以小弟就爲這兩事，躊躇不已」，伍雲發笑道，「地方可以無庸憂慮，至於路上行走，更是容易，只須如此如此，」雲飛大喜，也顧不得再談，跳出屋子，喝令莊丁火速分請曹武羣雄到大廳議事，自陪着雲發景初往大廳來，不一會諸人魚貫到齊，都不知雲飛葫蘆裡賣什麼藥，十分忐忑，孟雲勝眼快，看伍雲發坐在大廳上，不覺吃了一驚道，「二師弟爲何這時前來，莫非有甚麼大事不成」，光欽等這當兒也看見伍雲發了，忙着向前相見，伍雲發陳景初，一一相見已畢，雲飛便忙着請衆人落座，仲卿忍不住問道，「伍兄夤夜前來，必與我們行動有關，難道隱龍老師，又曉得我們的困阨，有什麼指示麼」雲飛一伸大指道，「魯兄真不愧料事如神」武峻光銘袁瑞等聽了，不覺眉飛色舞叫道，「伍兄帶着這好消息來，我弟兄歡喜不盡，請快說罷」，伍雲發笑了一笑便道，「鄙老師因諸兄有此爲難的事，所以請諸兄到鄙師那裡，暫住幾時」，孟雲勝齊雲標急插言道，「觀中地方狹小，我們三千多人，怎能住得下呢」，雲發笑道，「大哥三弟休要疑惑，師傅說住得，豈有住不得之理，事情緊急，且先議論怎樣走法」雲飛聽了，也叫道，「二師兄說得是，咱們便先斟酌走法，免得臨時無從措手」，光欽武峻等曉得隱龍道人，夙有一種神秘的舉動，令人捉摸不定，當下對這件突如其來的事，雖然懷疑，卻並不十分駭怪，只有苟忠，陳國棟，梁銘粹等，不知隱龍的爲人，簡直是墜入五里霧中，又見仲卿道，「這件事不早些規定，恐怕今夜也睡不



安枕，依小弟愚見，我們此次行路，最好按前次駱大哥從韜光寨回莊的法子，分成無數小隊，……」話未說完，楊鎮急道，「使不得，那官兵倘若見我們落了單，豈不要捕拿」雲飛忙道，「楊二哥不必憂懼，魯兄此計，與鄙老師不謀而合，老實說，適纔小弟在私室與賤內議論到此事，也怕分開行走，官兵們來囉唆，繼至鄙師兄對小弟說了鄙老師的計算，小弟纔悟出此計並無防礙」雲飛說罷，衆人都不由得用着懷疑的目光，看着雲飛，仲卿也笑問雲飛道，「請問駱大哥，小弟此計，怎的竟與令師不謀而合」雲飛笑道，「鄙老師命我將全莊人分成無數小隊，每隊中請一兩位，勇士領導保護，喬粧成各色的人，陸續起身，避人眼目，此外再留下幾位智勇兼備，心無牽掛的朋友，領着些心腹莊丁，仍在莊中稍作勾留，專爲抵禦官兵追擊，這一來既省得大隊惹人注意，又不怕官兵阻截，這方法豈不是與魯兄方纔所說，不謀而合嗎」，仲卿聽了，方始恍然，衆人也不住的鼓掌稱喜，武峻光鉅叫道，「主意既定，便請駱兄分派，最好在兩三天內就走他娘」，光欽卻切齒道，「魯賢弟曾說要宰那嚴唯明與楊大貴易如反掌，此刻既議妥了投奔去處，我可要請教魯賢弟，怎樣能替我們出這口惡氣了」，仲卿笑道，「曹大哥何必性急，等分派好了走路與留莊的人數，自然還你一顆楊大貴或是嚴唯明的腦袋」，光欽這纔不言語了，苟忠武峻便催着雲飛快些調度，雲飛道，「我們既決意棄了此莊，當然大多數的人都算作走路的，尤其是婦孺老弱，更是停留不得，所勾留的

人，除了我們衆人中幾位勇士，和一些莊丁外，都不必多事俄延，但是路上保護的責任，也很重要，諸兄切不可都留此地，總而言之，凡我們朋友中，俱要戮力同心，分肩鉅任，雲飛說罷，衆人都轟雷似的應了一聲，雲飛又接着說道，「還有一事，也當注意，路上雖是分開行走，卻須先預定幾個地方，作爲聚齊之所，以免呼應不及，這件事關係全體，十分緊要，大家切莫疏忽，……」伍雲發不等說完，搶着叫道，「四師弟此言極有見地，我還未想到這一層哩」，言已看了陳景初一眼，不禁微微一笑，景初也笑道，「有了這個方法，令師的計策，纔能够安然成功，駱大哥真不愧是他老人家的得意弟子」，光欽等見說，也都欽佩雲飛心思縝密，於是雲飛在這夜靜更深之際，便開始分派，先命錦柱將全莊名簿取來，雲飛展開細細一算，見全莊首領共是四十七人，再加上伍陳二人，共是四十九人，莊丁婦孺共是三千三百一十五人，首領的眷屬，共是五十多人，雲飛看畢，便自任留莊之責，便又請武峻袁瑞梁銘粹曹光銳李明劉申田士璽徐少德陳景初九位朋友，領一千壯士，同自己守莊，然後將其餘人等，分成三十八隊，每隊六十餘人，各請一位首領保護引路，至於各隊人喜歡怎樣喬粧都可隨意，分派完畢，衆人都十分滿意，伍雲發忽的叫道，「四師弟你與衆朋友都贊同棄了此莊，但你能担保全莊莊丁婦孺，也願意隨你們走麼」。雲飛方要答言，仲卿已笑道，「伍兄此言，不爲無見，只是小弟們日間已向全莊人詢問明白，他們都願意同行，不然我們怎肯

貿然分派」，伍雲發道，「既然如此，待我實說了吧」，雲飛等一聞此言，登時愕然，孟雲勝也變色對伍雲發道，「二師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這次行路，關係全莊人的性命，你怎的竟拿這戲言瞞哄呢」，伍雲發笑道，「大哥休要生氣，我雖不才，還不至這般卑賤，實對你說，師傅現在已不在乾元山隱龍觀居住了」，雲飛等聆言，越發驚駭，雲飛急問道，「師傅不在隱龍觀，却在何處」，雲發道，「你與邱家師妹結褵，三朝以後，師傅不是帶着我走的麼，誰知他老人家回到觀中不多幾日，便命我收拾行囊丹藥，我問他老人家往何處去，他老人家只是笑着說，你不用管，祇隨着我帶你到一個好地方去，我又說，大師兄三師弟還不知，你老人家遠走，是否得告訴他們，他老人家又笑着說，他們日後自然知道，不必告知，說完了便牽着我離了隱龍觀，逕上了東方大路，路上走了半月，已到了山東，只見他老人家毫不遲疑便奔黃河口，到了海濱，也不知他老人家到何處一轉，就見海面上來了一隻帆船，划到岸邊停住，師傅便牽着我上了那船，船上佈置十分雅潔，船夫對師傅，都小心翼翼的伺候，我到了此時，端的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行了三天已划到一個島上，我看那島上，古木參天，碧陰匝地，青山綠水，別有一種景色，師傅牽着我棄舟登岸，早有千百個島民鼓舞而來，都喚師傅作主人，抬來兩乘小轎，請師傅和我乘了小轎，直抬到一個華麗宅第之前，師傅下了轎，便到一處大廳坐下，那些島民恭恭敬敬的道了安置，蜂擁退出，又有侍從點上麝香，獻上

茶來，我真像作夢似的沉沉迷惘，……」說到這裡，曹武群雄一個個咋舌不止，連雲飛與孟雲勝齊雲標都暗稱蹊蹺，雲飛忍不住說道，「聽二哥此言，鬍鬚師傅在島上已住過許久，而且還很受那島民的愛戴哩」伍雲發點頭笑道，「誰說不是哩，當時我仔細一問，師傅纔告訴我，原來他老人家未收我們四人作弟子時，便已有了此島，島上出產，極爲豐富，他老人家又竭力經營一番，分外富足，因此島民十分愛戴，推他老人家作爲島主，島上人民，原是野蠻獷悍，自他老人家作了這無冕之王，島民的知識教化，一日千里，只緣他老人家記挂着駱家伯父，故此回到祖國看視，這纔在乾元山建了隱龍觀，收了我四個人作爲徒弟，直等到成就了四師弟的婚姻，這纔復回此島，……」曹武羣雄，聽到此處，益發贊嘆不置，雲飛不覺淚流於睫嘆道，「原來他老人家在隱龍觀委曲了這十餘年，竟完全爲的是我一家，此恩此德，端的怎生答報」仲卿忙着勸解，雲飛方含淚請伍雲發接着說下去，伍雲發接着說道，「前三月，這位景初兄乘船遇險，被浪風吹到島上，被師傅留住，管理島上文書，直到一月前，師傅忽將我與景初兄喚到面前說，他老人家偶占一課，知道四師弟已報了大仇，將有一場困難，命我兩個到此處，請駱家伯父與師兄弟並曹武諸位，一同到島上居住，免得天涯飄泊，無所適從，我兩個人領命前來，果然師弟有此爲難的事，如今黃河口已預備大船一千隻，我們只管動身，話已說明，大師兄還以爲我是戲言麼」，雲發說罷，雲飛等一個個眉采

飛動，李明大叫道，「這可好了，衆人中那個不肯去，便吃我一刀」，衆人聽了，越加歡喜，誰還肯計較他這鹵莽話頭，雲飛舉眼向廳外一看，見東方已露出魚肚色來，便道，「天已大明，且各歸房歇息，走路的方法儘可仍照前議，不必變更，只請二師兄領幾名莊丁，作爲總嚮導，以便聚齊引路，衆人都道，「妙妙」，歡天喜地的退出大廳，雲飛急命幾名莊丁，打掃出兩間精舍，請雲發景初兩人歇息，自回到臥室中來，倩霞見他一夜未歸，知道必有重大事項商議，芳心中忐忑不安，也是一夜未眠，此刻見雲飛笑吟吟的回來，曉得事已有了端倪，不覺暗喜，等雲飛方纔坐下，便笑着問他事體如何，雲飛高高興興的告訴了她一遍，她也不禁咋舌，半晌定了定神，纔道，「師叔真不愧是鼎天立地的人物，有了這麼大的土地，作了這麼大的事，竟一點破綻不露，在隱龍觀中無聲無臭的作了十幾年道士，連我們這些親近的人，都瞞得騰騰的，他老人家真有不可捉摸的神道哩」，倩霞說罷，雲飛愈是崇拜師傅到五體投地，有了這般快心事，睡魔早已遠避，又閒談了幾句，業已日上三竿，雲飛略略盥洗一番，便到父母房中問安，將師傅差二師兄的來意，也乘勢稟知爹娘，應麟見說，也是錯愕道，「不料你師傅還有這麼大的某業，怎的我們一向都不知道呢」，雲飛便問爹娘肯去與否，應麟道，「你師傅與我情同手足，你師傅的心，便是我的心，不必遲疑，但有一事，你須審慎，你舅兄的墳墓，就在此莊，你岳母妻子肯棄了他遠去麼」，雲飛道，「倩霞對此

層，還沒有提出，想她也是無可不可的，林夫人在旁笑道，「咳，別不害羞了，你妻子賢淑守禮，她不肯說出貪戀她哥子墳墓，泥住我二老的行動，你還說人家無可不可哩」，應麟也笑道，「你母親說得是，你還是先教你妻子去徵你岳母的意見罷，你岳母與妻子，如果不忍棄了你舅兄墳墓，你便同她們商議，怎樣的遷葬」，雲飛唯唯領命，回到房中，將爹娘的吩咐，告訴了倩霞，倩霞果然落下淚來，雲飛使催着她去問岳母，少時倩霞高高興興的回來，對雲飛說道，「我母親說，我們祖貫雖在廣西，但我們卻久在山東居住，我父親的墳墓，也在山東，這次既然路過山東，我母親意欲將我哥子的靈柩，便葬在我父親的墓旁，問你的意思如何」，雲飛大喜道，「有何不可，岳母端的十分體諒我，少時便命莊丁們請出靈柩來便了」，倩霞聞言，自是快慰，雲飛無意中，又了結這一樁要事，更加喜悅，顧不得早餐，便到大廳與曹武群雄繼續議事，又召集全莊人士，撫諭一番，然後便督促着壯丁們整理行囊兵器，準備車輛馬匹，又請龍剛苟少光去收拾錢財賬簿，秦元培秦洪保去結束文書，衆英雄的家眷僕從，也紛紛的拾掇收藏，全莊中人，一個個手忙腳亂，沒一些空閒，雖然如此，卻每人都是歡天喜地，毫無怨言，常言道得好，衆志成城，又何況這三千多人，一齊胼手胝足的努力奮鬥，到了第二天下午，諸事完全齊備，雲飛喝令大排席筵，請全莊人士都來赴宴，上至莊主，下至僕役，都濟濟一堂，歡呼痛飲，直到更漏三擊，纔盡歡而散，次日天明，大開

西南二門，三十八隊中，有的喬粧亂民，有的喬粧客商，形形色色。光怪陸離，伍雲發領了二十餘人，扮作獵戶，肩着剛叉，牽着獵犬作爲全軍嚮導，先自啓行，雲飛站在莊門前，殷殷囑咐大衆小心，又特別叮嚀倩霞好生保護爹娘岳母，倩霞欣然點首，與那三十七隊，一齊離了檀玉莊，散作三十八隊，一心心往山東進發，只剩下雲飛武峻袁瑞梁銘粹曹光銳李明劉申田士璽徐少德陳景初十位英雄，領着一千壯士，閉了莊門，暫作留守，如今且說那楊大貴，自依從李過原的計策，到太原府告密以後，受了那嚴唯明許多獎勵之言，心中極爲得意，暗暗叫着雲飛的名字道：「姓駱的你雖聰明，卻識不透我這穩軍之計，這一來管保叫你全莊化爲灰燼，你死後卻不能怨我狠辣，破人買賣，如殺父母之仇，我一輩子倚着慷慨好義之名，用賑濟的招牌，募集錢糧，纔弄成現在這般基業，誰叫你多管閑事，將我嘔盡心血騙來的糧米爭去，還幾乎被人識破我的計謀，你如今死在眼前，也是罪有應得」，這幾句話，差不多他天天得念誦一遍，李過原又勸他道：「省城大兵來時，恐怕那厮們聞風先逃，莊主何不請一兩位教師，預先在檀玉莊附近埋伏，一者防他們逃走，二者也讓官中看我們努力報國」，楊大貴聞言大喜，就命傅銘樞毛調富，引着四百名莊丁，在檀玉莊左近巡綽，一見雲飛等有逃走模樣，即便阻截，傅毛二人領命去了，這裡楊大貴與闔屯中人，摩拳擦掌，只等官兵到來，立即去圍檀玉莊，怎耐官場的事兒，都是紆緩慣的，連嚴提督性急，都是沒用，省城的大

兵，依舊沒有音信來到，只急得楊大貴抓耳撓腮，明知此事遲則生變，倘若洩漏風聲，只雲飛一人，就可以要自己的命，這天晚上正在房中悶坐，忽的僕役來報，說屯外有位武官讓家爺出見，楊大貴想必是嚴唯明有甚機密吩咐，高高興興同着李過原迎出屯來，到了屯外一看，只見燈籠照着一匹馬上，坐着個武官，馬後還有幾名隨從，楊大貴忙躬身問道，「老爺可是從太原府來的麼」，那武官燃着小髭笑道，「我奉嚴提督密令到此吩咐楊大貴一樁機密事情」，楊大貴忙道，小人便是楊大貴，請老爺入莊坐地」，那武官欣然點首，將馬一帶，領着隨從進了屯口，楊大貴兢兢業業的請那武官到自家宅院中大廳坐下，就燈光下細看那武官時，約摸有三旬光景，而皮很是白皙，很像個書生模樣，毫沒有糾糾武夫的氣象，楊大貴暗忖此人必是嚴唯明的心腹，屏退下人，方要開言，那武官已低聲說道，「嚴大人有書一封，命你拆閱」，楊大貴聞言慌忙立起，那武官從身上掏出一封嚴密的信來，交在楊大貴手上，楊大貴赤紅臉上，布滿了笑顏，用舌尖舐了舐嘴唇，慢慢將信拆開，只見上面寫道，

省城大軍已到，暗中埋伏，以免賊黨聞風逃逸，定今夜三更，圍攻賊巢放火為號，屆時汝率部曲，從速前往接應至要至要，

下面還蓋着一個嚴唯明的鮮紅印章，楊大貴看罷大喜，忙着對那武官道，「嚴大人的命令，小人已經曉得，謹如所命，還沒有請教老爺尊姓。」那武官大刺刺的說道，「我姓顧，是嚴



大人的副將，大人吩咐你的事，不要忘了」，楊大貴連道不敢，那願副將便起身出了宅院，上馬帶着從人，嘩喇喇跑出屯口去了，楊大貴聳着肥臀，直等馬蹄聲去遠，纔回到大廳，急命下人去請李過原，不一會李過原已搖搖擺擺走了進來，楊大貴便將手裡的信給他觀看，李過原看了半晌，抬頭向楊大貴道，「恭喜莊主，大功告成，今夜擒住那駱小畜生，不但莊主報了前仇，連小人也解了心中惡氣，只是那夥賊十分凶悍，莊主若去接應，還須多帶幾位勇士，以防不測，楊大貴點首道，「師爺說的是，我看新來的樂濤，倒是武藝高強，他又與姓駱的有仇，便帶他去如何」，李過原擊掌道，「着着着，他若去時，管情萬無一失，楊大貴越加喜悅，一迭的喚下人去請樂濤，須臾廳下人影一閃，樂濤已蹇上廳來，你道樂濤爲何在這裡，原來這小子生就的怙惡不悛，被雲飛釋放以後，便對耿壽馬喜，商議復仇之策，那耿馬兩人，良心未死，只是不肯，他一怒撇了兩人走了，路上恰巧遇着毛調富，他兩個本是相識，毛調富一問所以，曉得他也吃了雲飛的虧，暗暗歡喜，就帶着他到楊家屯，見了楊大貴，楊大貴就留下他當一名教師，今晚聽楊大貴呼喚，慌忙前來，上廳向楊大貴李過原各施一禮，問道，「莊主有何差遣，」楊大貴便將嚴唯明信上的意思，撮要告知樂濤，又道，「我打算今夜去時，請教師同行，也出一口氣」，樂濤連聲答應，這裡楊大貴聚齊屯丁，選出四百人來，每人叮嚀幾句，又另請二位教師同行，這兩贖教師，一個姓殷名江，一個姓晁名森

，也是傅銘樞那一流人，當下草草用過晚飯，大家一齊披掛上馬，出了屯口，兼程往積玉莊飛奔，幸喜他們都騎着快馬，不到三更，已走完了這一天多的路程。楊大貴曉得積玉莊已近，忙令大衆小心，又差兩名心腹，去尋傅毛二人，通知他們，準備攔截，兩個心腹方始領命去訖，便見那正西方高處，火光大起，楊大貴見了大喜，指着那火光對欒濤道：「那起火地方，好像是埋雲澗，乘官兵未起之際，你我何不先奪了此處」，欒濤欣然點頭於是緊打兩鞭，吶聲喊領着衆人，一直衝去，纔到埋雲澗下，只見山頂上，火勢極猛，上面人聲嘈雜，顯得十分慌亂，其中還依稀有刀兵衝擊之聲，好像有人廝殺一般，楊欒兩人越喜，急令殷江屍森領一百人退後接應官兵，兩人領着那三百名屯丁，便向山上搶來，還未超過水灘，猛的背後一聲大喝，從黑影裡橫殺出一隊人來，屯丁大亂，楊大貴兀自疑是官兵，連叫「我們是楊家屯裡的人」，他不說還好，此言一出，那隊人，更死命的殺來，一個人大罵道：「人面獸心的楊老賊，安敢行詐，」語音未歇，隊中百十個火把，一齊點着，楊大貴聽那聲音好象武峻，登時一個寒噤，險些落馬，就火把中看時，來者不是武峻是誰，只得指揮屯丁，奮力接戰。武峻一眼看見欒濤，怒氣衝天，掄叉逕取欒濤，欒濤舞起雙刀敵住，楊大貴方要上前夾攻，早見劉申田士璽兩馬飛出，楊大貴將白鬍子一挽，挺槍直上，鬥了三合，劉田卻敵不住，忽的那邊欒濤哎呀一聲，跌下馬來，楊大貴大驚，暗叫不好，「我還是先去會合官兵，再

來交鋒吧，」想罷把馬一夾，領着身邊屯丁，殺開一條血路，向來路跑去，走不上半里，又見前面燈火大明，殺聲振耳，卻是般江屍森，正與袁瑞李明捨死忘生苦鬥哩，楊大貴這時已有一半覺悟，顧不得去接應，般晃兩人，牽着一百餘名心腹，向斜刺裡便跑，纔跑了幾十步，又見劈面殺出一彪人來，燈籠高舉，旗號飄揚，都是官兵打扮，楊大貴喜出望外，忙令衆人停住，還未上前招呼，就聽官兵隊中大喝，「甚麼人擋路」，楊大貴大叫道，「是小人楊大貴前來接應」，那隊官兵，便霍的一閃，從隊中走出一騎馬來，楊大貴定睛向馬上那人一看，不覺魂飛魄散，來者那裡是甚麼官軍，正是自己最怕的駱雲飛，急欲回馬，不防左邊撞出梁銘粹，右邊撞出曹光銳，兩騎馬剛好將楊大貴夾在中間，楊大貴施展開輕身本領，將身軀一長，兩隻脚已踏在馬鞍之上，方要騰身而起，忽然後面有人叫了一聲「楊義士」，楊大貴回首一看，燈火中認得正是那送密信的顧副將，喜孜孜的喚道，「顧老爺快來，……」言未絕，梁曹兩人，雙槍齊下，頓時將這老奸巨猾的草上飛，刺死馬下，雲飛看了大笑道，「景初兄真是妙人，你叫這一聲不打緊，竟送了老賊的性命」，梁曹兩人也忍不住大笑，那假粧顧副將的陳景初，也催馬進前笑道，「這廝該死，怨得誰呢」，說着又道，「殺死這廝的，不是我，不是梁曹二兄，卻是龍剛大哥，你想他若不雕得那一顆假圖書，就能騙得這廝來麼」，景初言已，雲飛等越發大笑，笑音未歇，鸞鈴響處，武陵提着樂濤的首級，袁瑞提着

般江的首級，李明提着晁霖的兩條大腿，同着劉申田士璽一齊都到，雲飛慰勞幾句便道，「梟獍已除，此地不可久戀，快會合徐大哥，即刻走罷」，衆人稱是，劉申性急，拍馬便往埋雲澗火光處去迎徐少德，這裏雲飛查點衆莊丁，只有二十幾個受傷的，沒一死亡，雲飛十分欣喜，查點完畢，劉申徐少德已領着一百名放火的莊丁來到，雲飛見人數已齊便道，「我們走罷」，景初急道，「我們服裝不一，最好也是分開行走」，雲飛笑道，「陳兄說得是，我們分作十隊行走便了」，當下計議停妥，也不回莊，每人領了一百名莊丁，散作十隊揚長上路，惟有雲飛策馬走了幾步，回首望着那夜色蒼茫的積玉莊，不禁勾起了無限幽思，不忍離去，那些莊丁不知莊主思量甚麼，又不敢催促，好半晌雲飛纔霍的驚醒，用手拭去眼中淚痕，領衆莊丁快袂前行，走了十天，已到了山西直隸交界的太行山，只見伍雲發單人匹馬，立在山脚之下，一眼看見雲飛，便笑着將馬一帶，迎上來，到了身臨切近，笑問道，「你怎的這般遲緩，武袁諸位，昨日便過去了，你卻此時纔到，駱伯父與你的夫人，都十分懸念，命我在此略等」，雲飛苦笑了一笑，默默無言，雲發料知他必有心事，也就不再多說，到山谷中喚出自己領帶的莊丁，讓雲飛與那一百莊丁，也粧作獵戶模樣，一齊動身，路上伍雲發同起殺死楊大貴的情形，雲飛一一告知，伍雲發聽了十分快意，忽的說道，「我再告訴你一件快事，我們離了莊子不到一日，忽有兩個人自稱傅銘樞毛調富，領着數百人攔住去路，說是

奉了他們莊主之命，專爲阻截強人，我正分辯不是強人，是安分良民，却好曹二哥那一隊趕到，曹二哥看了他兩個，便登時怒氣衝天罵他們是楊老賊的走狗，催馬使與他兩個廝併起來，不上三合，兩個賊都被曹二哥鋼鏢打下馬來，吃我們梟了首級，那些狗腿早已四散，曹二哥對我說，這兩個賊便是楊大貴的死黨，必是奉令在此阻攔我們逃走，「卻鬼使神差的死在我們手中，……」雲飛聆言，喜溢眉宇，叫道：「我只道這兩個賊業已漏網，誰知仍舊喪了性命，可算是快心之至，如今祇未能手刃了那個禍胎李過原，不無缺憾」，說罷已將方纔的鬱悶，丟到九霄雲外，和伍雲發說說笑笑，努力前進，又行了十餘天，已越過直隸，入了山東地界，這日行到武城郊外，只見倩霞領着幾名莊丁，在那裡停鞭相候，雲發忙上前招呼，倩霞下馬見過雲發，便對雲飛道：「我母女從前便住在這個城內，我父親的墳墓，也離此地不遠，公公婆婆與我母親，都在墓旁等你準備，埋葬我家哥子你快些去罷」，雲飛依言，一齊上馬直奔向賢峰墳墓，果然邱母與應麟夫婦，並許多村民都在那裡，雲飛恭恭敬敬的拜見爹娘岳母，這纔親眼看見岳父的墳墓，忍不住失聲淚下，倩霞母女，更是泣不可仰，半晌方將邱良靈柩，葬在賢峰墳旁，大家又免不得揮淚致祭一番，光陰寶貴，不敢多事俄延，上馬登車，繼續躡行，路上雲飛忽的想起一樁事來，因問倩霞道：「舅兄靈柩，已葬在岳父墓旁，不知那何五哥的靈柩葬在何處」，倩霞搖首笑道：「我卻不知」，伍雲發笑道：「我聽何家昆仲的

口氣，好像要帶着靈樞到島上去，再爲安葬」，雲飛聆言點了點頭，便不再問了，一行人又走了二十餘日，已離黃河口不遠，四十八隊人，也逐漸聚齊，等到了黃河口大衆也就不再藏頭露尾，在岸邊上繫上幾十座帳幕，宿過一宵，次日清晨，也不等附近的官兵前來盤詰，由伍雲發將船隻喚齊，果然不多不少，整整的一千隻，舟人見了伍雲發陳景初，搶着叩拜，見了雲飛等人，不覺愕然，繼至伍雲發向他們解釋一番，他們纔知雲飛是島主的弟子，不敢怠慢，殷勤的請雲飛等上船，於是駱顯麟，駱雲飛，邱倩霞，曹光欽，武峻，魯仲卿，苟忠，陳國樑，袁瑞，孟雲勝，伍雲發，齊雲標，梁銘粹，許換章，曹光鈺，曹光銳，明修，陳國棟，楊鋼，楊鎮，李建龍，胡文孝，李明，陳景初，金紹隆，程鎮，劉申，孔天太，孔天盛，田士璽，徐少德，秦元培，秦元琦，朱冒，聞江，何文玘，何文埏，何文瑜，何文琳，孫繼祖，龍剛，刁元，皮蠶，毛蛟，勾隆，苟少光，陸錦柱，秦洪保，等四十九位英雄，同着各人的眷屬親族，林夫人，邱母，杜阮藍閔四位夫人，武夫人，魯正忠，魯母，林露妍，苟夫人，苟二夫人，金程二位夫人，梁夫人，田夫人，秦母，秦夫人，率領着那三千三百一十五名莊丁婦孺，分乘那一千隻大船，扯滿帆篷，乘着長風，破着巨浪，便向隱龍道人居住的世外桃源划去，划去划去，漸漸的沒人那風濤烟霧之中，他們從此得了真正的棲身之地，永遠不回来了，萬紫千紅的一條野道上，百花盛開，幾隻蜂蝶，往來飛翔，矚矚之聲，不絕於耳，道左一條

小溪，水音潺潺，十分清越，往東幾步，便是一座小橋，直通對岸，岸邊一叢矮樹，樹旁有三間草房，門窗上，斜掛着一個酒帘，裡面酒香撲鼻，直與這邊花香，互相氤氳，這當兒小溪兩邊，都是靜悄悄的沒有人跡，忽的一種馬蹄得得之音，穿花而出，不一會果然一個人騎着一匹白馬，慢慢走來，那人生得骨重神清，風流瀟灑，頭上戴着一頂瓜皮小帽，穿着一件藍衫，騎在馬上，左顧右盼，十分閒暇，就見他到了小橋，跳下馬來，牽着馬走到酒肆門前，將馬拴在矮樹上面，便踏進酒肆裏來，微微咳嗽了一聲，裡面應聲答道，「來了」聲盡處，軟簾一起，走出一個五旬上下的老者，精神很是矍鑠，一眼看見這個人，忙笑着點了點頭道，「黃老爺今天怎麼來的這般早」，那人微笑着道，「今天心裡有些不快，未曾讀書，所以來來得早了」那老者又笑道，「真是的，大春天怪膩人的，還讀甚麼勞什子書，不但是春天，就是秋天冬天也不必讀書，人家說什麼讀書上進，求取功名，依我看來，您要想作官，還是先交幾個王爺老爺是正徑，不然的話，您有一肚子的書，也作不了芝麻大的官，我老頭子說話耿直，您想是不是」，那人聽了，不禁微嘆了一聲，那老者叫道，「您瞧，您高高興興的來了，我卻說這該死的話，惹您不快活，真是昏了頭，得（句）咱們還是來一斤陳紹，澆澆愁吧」，那人笑道，「你不必不安，我另有心事，並非聽你的話不快，你快取酒來吧」，老頭子聆言，這纔又勾起興致來，跑到裡面先燙酒，這裡那人，自在一個臨窗的桌子坐下，等老者將酒肴取來，纔斟了一盃，

忽見天上雲氣密布，雷聲隆隆，那人對老者道，「雨來了，你快將我馬牽進店來」，老者應了一聲出去，將酒帘，將馬牽進肆來，那人一盃方乾，雨已淅淅瀝瀝的下來，那人滿腹牢騷，又看了這瀟瀟春雨，不禁潸然淚下，一時感慨叢生，命老者取紙筆來，龍飛鳳舞的填了一闋「憶王孫」，那詞是：

不堪回首話前塵，往事如烟空斷魂，偶憶當年笑語溫，尙傷痕，春雨淒淒不忍聞，

寫罷，自己默誦了兩遍，點了點頭，將筆放下，又飲了一盃酒，就在這時驀地對岸有個女子聲音叫道「不要走了，且到那酒肆中避一避雨」，說畢又一個男子應了一聲，接着橋板嘎嘎作響，馬蹄之聲，已達肆外，老者忙出去招呼，不一會肆門一動，走進一個女子來，只見她生得明眸皓齒，螓首蛾眉，雖是荆釵布裙，反顯得十分淡雅，那人看了不覺暗暗咋舌道，「比我那雲珠端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正自思想之間，那老者又引着一個壯士走了進來，那人略用眼角望了一望，便低下頭去，看桌上的小詞，忽聽那壯士咳了一聲道，「誰把這馬匹放在屋中」，這幾個字講得清清楚楚，並且十分宏亮，那人聽這語音很耳熟，不由得抬首仔細一望，恰好那男子也向這桌上看來，四道目光，射個正着，都不禁呀了一聲，那壯士忙叫道，「子肅兄爲何在這裡」，黃子肅且不答言，搶上去便向那壯士道，「恩公且受子肅一拜」，雲飛慌忙扶起道，「我尋得你好苦，偌大一個弋陽，步遍了也尋不着你一點影蹤，不想誤打誤撞的，在



此相遇，總算不負我當初那十年後相見的一句話了」，子肅聽了，頓時驚得舌橋不下，暗忖，「這位駱恩公真是了不得，當初不過信口說了那一句，十年後或者還有會面的日子」，而十年後的今天，竟不遠千萬里到這裡來訪我，端的是言而有信」，想到這裡，超發欽佩雲飛到五體股地，半晌纔問道，「恩公這十年都在何處，又如何知得我棄官不作，回到故鄉來呢，」雲飛微笑了一笑道「一言難盡」，說着扭回頭，對那女子道，「這位便是黃子肅兄，你且廝見，」於是倩霞子肅互相見了一禮，子肅使命老者將自己桌上擦抹乾淨，另整盃盤，請雲飛夫婦坐了，雲飛一眼看見桌上那闕「憶王孫」，忙拿起來誦閱，子肅攔阻不及，雲飛業已讀完，因笑向子肅道，「子肅兄忒多情了，人生在世，悲歡離合，俱是過眼烟雲，回想他作甚」，子肅見說，不禁胸襟開朗，俗念滌盡，打起精神和雲飛對酌起來，偷眼看雲飛時，雖是滿面風塵之色，那十年前的瀟灑英姿，依然存在，沒有一絲頹唐神態，心裡更是欣慕，酒酣，子肅再也忍耐不住，又問道，「恩公這十年來的棲身之處，可肯見告麼」，雲飛聆言大笑，推盃而起道，「子肅兄何如此尋根覓底，我輩游子行踪靡定，國中海外，都能隨心所欲，到處棲身，此次前來，不過是實踐那十年後相見的一句話，更何必提起前情，徒增悵惘，說罷便令酒家取大盃來，將樽中餘酒，悉數倒在盃內，舉起來一飲而盡，又向子肅照了盃，這纔坐下，子肅見說，大叫快哉，更不再問，一迭的喚老者取酒來，又與雲倩兩人喝了半晌

，說了許多快人快事，只見雨已漸止，雲飛笑着立起身來道，「酒已够了，就此告別」，子肅聆言，驀地掉下淚來，哽咽道，「恩公又要去了，我黃子肅，不曉還有今天這樣的幸運麼」，雲飛大笑道，「子肅兄真未能免俗，你忘了我方纔的話麼」，子肅聞言，登時收淚笑道，「我真個忘了」，雲飛見說，叫了一聲好，同着倩霞走出肆外，解下兩匹神駿，跨上馬背，向子肅道聲珍重，那兩匹馬也長嘶了一聲，放開八個銀蹄，踏着濕泥，在那雨後斜陽之中，過了小橋穿入林中，冉冉而沒，

詞曰

寶劍橫秋水，向人間傾肝瀝胆，碧空長倚，眼底仇讎襟上血，鼠輩身其有幾，斬不斷情田花蕾，驀地嫻緣紅細繫，看珠聯璧合稱雙美，集至友，共生死，神龍現首偏無尾，沒來由雲烟變幻，風波忽起，收拾邯鄲遊俠態，轉瞬南天北地，傾多少英雄悲淚，塵世艱辛都歷遍，莽天涯何處，驅征驥，空俠骨，無從泄，

痴廬主人評曰，此回爲全書結尾，慘淡經營，煞費苦心，寫來極見精彩，以臨事不亂之雲飛，忽爾踟躕無計，洵令讀者一驚，而伍雲發陳景初一來，如湯沃雪，以前所謂難題，均迎刃而解，讀至此，真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花明又一邱之樂，檀玉莊人數，達三千之多，領袖亦埒半百，如果一一渲染，勢必拖沓呆滯，今著者先將全體分爲四十隊，繼又分成四十八隊，而

內中祇實點雲飛雲發倩霞三隊，虛點武峻光銘袁瑞三隊，於是全隊神采，已躍躍欲活，此種避重就輕之法，著者最善用之，由伍雲發口中，述出隱龍在海外所立之基業，筆筆神奇，直如海市蜃樓，不可捉摸，魄力之大，立意之高，令人駭絕，遷葬邱良何文瓚，及結束莊中賬簿錢糧等瑣事，可謂百忙中一絲不漏，雲飛計誘楊大貴，以客觀描寫，頗有回味，但讀者則幾隨楊變諸猾墮入玄中一笑，傅毛二賊之死，只於伍雲發口內，約侵提出，簡潔之至，或同李過原罪魁禍首，胡竟逍遙法外，殊不知小說中苟無一毫遺撼，便索然乏味，不書李過原嚴唯明被殺，正所以留此有餘不盡之意，耐人作無限之思也，十年後相見一言，不過信口一語，而雲飛竟不遠千萬里，賤此之約，寫豪傑之重然諾，令人油然而起敬仰之心，雲飛至酒肆避雨時離別之情緒，淒婉之景象，使人黯然魂銷，雲飛倩霞乘馬穿林，冉冉而沒，直使讀者目逆而送，作無限惆悵，掩卷以思，若有所失，文情之動人如此，小說之感人如此，反之，以誨盜誨淫爲能事者，其於社會上之影響爲如何，此作者著書立說，所以始終以教仁教孝爲不移之宗旨也，一部大書，偏以一短小精悍之短文作結，不落尋常窠臼，

狗熊借題發揮，聲音可是低了此。

——幹嗎提錢哪！那能，都一樣，一樣，不分上下……我這就給您燙酒去……

賬房先生臉上堆着笑：一面回身命令那個怔忡着的鄉下老：

——去！這兒站着等甚麼？快去擺桌子，叫竈上趕緊上菜去！

鄉下老帶着他那滿身的髒臭氣味走開，賬房先生繼續給狗熊上順。

——鄉下人，您別怪罪，等會兒叫掌櫃的來陪諸位喝兩盅……實在，太辛苦啦，大

冷得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奇侠别传 第2集

作者=陶君起著

页数=288

SS号=13247133

DX号=

出版日期=民国23.12

出版社=全民报社